时代书局



鬼遮眼 3

幽冥之门

夜明珠神秘重现，徒弟仨冥界惊魂；
妖师家重重险阻，茅无极生死未卜……

千年一遇的九星连珠异象出现，旷世天劫来临，谁将力挽狂澜？

俞鑫 著

ART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鬼遮眼 ③

俞鑫 ◎ 著

幽冥之门

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藏书

ART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遮眼．3 / 俞鑫著．--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1
ISBN 978-7-5699-0011-8

Ⅰ．①鬼… Ⅱ．①俞…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4392 号

鬼遮眼 3：幽冥之门

著　　者 | 俞　鑫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曾　丽
责任编辑 | 梁　静
装帧设计 | 蔡小波　王艾迪
插　　画 | 苗　子　姜石育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0316-365499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mm　1/16
印　　张 | 24
字　　数 | 39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011-8

定　　价 | 34.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欲知《鬼遮眼》前传故事，请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经典」微信公众号（ID：dujingdian）
回复关键词“鬼遮眼”即可获取

目 录

第一章　奇怪的丝线 / 001
第二章　阴阳两相隔 / 008
第三章　重建黑水镇 / 018
第四章　月圆人亦圆 / 026
第五章　神秘夜明珠 / 036
第六章　黑水河惊变 / 043
第七章　灰鹰山灵媒 / 055
第八章　冥界惊魂旅 / 066
第九章　六道金刚咒 / 074
第十章　血海浪滔天 / 082
第十一章　南疆黑巫族 / 096
第十二章　阿修罗一族 / 103
第十三章　祭台的秘密 / 117
第十四章　黄泉不归路 / 124
第十五章　冥河垂钓叟 / 135
第十六章　怨路无限长 / 141
第十七章　八具无名尸 / 147
第十八章　密林青衫客 / 154
第十九章　三生转镜台 / 163
第二十章　重返人间界 / 171

第二十一章　妖师冢地宫 / 178
第二十二章　血池底鬼影 / 187
第二十三章　地狱镇陵兽 / 194
第二十四章　西山面具人 / 201
第二十五章　南疆蛊毒咒 / 209
第二十六章　黑巫现真身 / 219
第二十七章　破坏养尸地 / 227
第二十八章　玄空的哑谜 / 234
第二十九章　诡异的黑影 / 245
第三十章　破面文曲穴 / 253
第三十一章　机关现杀机 / 262
第三十二章　鬼髯血蝙蝠 / 271
第三十三章　黑水镇异变 / 280
第三十四章　密室朱漆门 / 289
第三十五章　地河狼头鳗 / 299
第三十六章　黄沙死亡虫 / 308
第三十七章　恐怖霸王蝎 / 316
第三十八章　古画中少女 / 324
第三十九章　墓室金甲妖 / 331
第四十章　是真还是幻 / 339
第四十一章　溶洞底鲛人 / 347
第四十二章　九星连一线 / 357
第四十三章　紫月的阴谋 / 363
第四十四章　命运的玩笑 / 370

第一章
奇怪的丝线

阴罗山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后。

灯下黑般的夜晚刚刚过去，阳光撑开邪恶的鬼手，照耀四方。

黑水镇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镇外有一方树林，种的都是银杏树，林间树影婆娑，随风摇曳。此刻天光灿烂，莺飞草长，不少树枝都抽出了新芽，翠绿欲滴，十分可爱。树叶上清冽的晨露更饱满得像是珍珠一样，颗颗珠圆玉润，不断地从树叶上滑落而下，颇有一番“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奇妙之感。

整个树林中都回荡着晨间鸟儿欢愉的吟唱，不时还能看到胖嘟嘟的野兔从洞里冒出头来，你追我赶来回奔跑，好一片撒欢的天堂。

此刻，一个窈窕清丽的倩影正踏枝点叶，十分灵巧地穿梭在数十株参天银杏中间，她的身子仿佛没有重量，薄薄的银杏叶经她曼妙的足尖轻轻一点，竟只是微微弯折，待回复原状时，却将那女子整个人像露水似地给弹射了出去。

她就像云雀一样轻盈，虽然没有翅膀，却依然能纵跳如飞。只要她愿意，甚至可以十分轻易地在树杈间捉住那些来不及飞走的斑鸠和喜鹊。她此时看起来十分焦急，时不时会低头四处察看，似乎正在找寻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奇怪，声音明明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她一边寻找，心中一边犯了嘀咕。

在她一对秀目的正前方位置，忽然凭空出现了一串雪花状的光瓣，只见那光瓣优雅地绕成了一圈螺旋，随着螺旋转动的频率，出现了一个如同踏着华尔兹舞步的，裙裾飞扬的小精灵。

小精灵离她的位置不过咫尺之间，这突然的出现倒让女子没有想到，她神色一慌，一双莲足刹车不住，身子竟从银杏树枝上仰倒了下去，还好她反应迅捷，及时地将脚背一勾，整个人倒挂在了树枝上，那姿势倒有点像是猫头鹰。

“姐姐，你没事吧？”这顽皮的小精灵正是花妖宝儿，她见自己闯了祸，忙飞到马小倩身边关切地询问了起来。

“你这小丫头片子，每次都是突然出现，想吓死姐姐啊！”

马小倩嘟着嘴抱怨着，随后双足一勾一带，整个人像荡秋千似地在空中倒飞了一道华丽的弧度后，翩跹地落在对面的银杏枝丫上。

“噗——”宝儿捂嘴偷笑了一阵，仿佛在为自己的恶作剧得意，她见马小倩时不时地东张西望，不禁问道：“姐姐又要去找那个人吗？”

马小倩瞪了宝儿一眼，道：“小孩子家别老这么多问题好不好？”

宝儿吐了吐舌头，又道：“之前已经露馅过一次了，这光天化日的，要是让别人再看到你就完蛋啦！”

“……”

“我只是想看看他死了没有。”马小倩轻描淡写地说道。

“管他做什么，死了不是更好吗？这样我们也报仇了！”

马小倩兰指一弯，一颗荧光闪闪的露珠准确无误地弹到了宝儿的身上，宝儿抖了抖身上的露水，哆嗦着打了个喷嚏。

“哎呀，人家的新裙子……”宝儿双手叉着腰，米粒大的小嘴撅得老高。

马小倩莞尔道：“嘻嘻，谁让你八婆来着？姐姐什么事你都要管呢……”

“那是因为，宝儿真的很在乎姐姐啊，你不是说过，姐妹间不应该有所隐瞒的吗？”

宝儿说着，竟显得有些黯然神伤，双手极不自在地玩弄着衣角，“如果姐姐觉得宝儿很烦的话，我以后还是不要出现好了……”

马小倩见她眼圈都泛红了，忙将她捧在手中，心疼地宽慰道：“宝儿乖，刚才是在同你开玩笑呢，姐姐难道还不明白你的心意吗？”

“我们现在去找那个人，就算他死，也只能死在我的手上。”

马小倩望向丛林深处，一对剪水双瞳中不经意间掠过一抹淡淡的忧色。

马小倩在银杏林中纵跳如飞，一路惊起了不少撒欢的麻雀，宝儿则是紧随其后，生怕一眨眼就跟丢了，渐渐地，银杏树开始变得越来越密集，枝叶间葳蕤交错，遮挡住了阳光，光线也是越来越昏暗，此刻已是来到了银杏林的腹地。

宝儿背后的薄翅高速扇动着，周围的树木像过山车一样飞快地从她身边掠过，她本是林中精灵，虽然身材迷你，却也能十分自如地穿梭于茂密的枝叶间，

这样见缝插针的活计在她看来就如同玩闹一般。然而，当她偶然间从两棵较为低矮的树干间穿过时，却蓦地在空气中撞上了什么东西，那东西极富弹性，由于是高速滑翔的状态，她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反作用力传来，接下来身子便重重地弹飞了出去，在半空中直栽了好几个跟头才停下来。

马小倩回头道，“宝儿，怎么了？”

“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宝儿稳了稳有些眩晕的脑袋，说道。然而当她再往两棵树中央看去时，却依旧是空空如也，并无任何异状。

“好奇怪喔！刚才明明是有什么东西的啊！”宝儿嘟着嘴，心中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马小倩见她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便跃上了其中一棵树上察看。身为考察团领队，她经常需要埋首于一堆堆繁琐的数据之中，并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与联系。这样的工作习惯也让她练就了心细如发，眼尖如针的本领，她一眼就看到，在两棵树之间，连着一根极其细微的透明丝线，这根丝线大概只有毛发的一半粗细，在阳光中不断折射出荧荧光泽，也亏得有这层光泽作引，要不然连马小倩也是极难留意到的。

她原本以为这丝线是系在两棵树之间，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只见这丝线两头都是远远地延伸了出去，一头是朝着林外的方向，另一头则似乎还通向林子深处，极目望去仍看不到尽头，给人的感觉倒像是有人揣着个毛线团子一路走过一般。马小倩将手指放在那丝线之上，一拉一弹，那丝线左右发颤，竟如同琴弦一样发出了一阵阵嗡嗡的瑟音，很是奇怪。

宝儿吮着一根食指，大惑不解道：“姐姐，这是什么东西呀？”

马小倩也是摇了摇头，她这会儿临时改变了主意，道：“咱们顺着丝线的方向找找吧！”

银杏林的尽头是一座巍峨的老山，因为山上岩石遍布，土质稀松，并不利于耕种，因此也就一直这么废弃着，没人上去过。约莫过了一盏茶的时间，银杏林眼看着就要到尽头了，除了几只隐遁在草间窥伺的豺狼嚎猪，便再没什么新的发现。马小倩这时也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找错地方了，她要找的是茅无极，可不是被这根破丝线给牵着走。

马小倩看宝儿有些乏了，便用自己也没底气的声音鼓舞道：“说不定这丝线和他有联系呢，咱们顺着它走，一定错不了。”

宝儿在半空中一起一伏，口中不满道，“那它要是通向湖北，咱们不得跟到湖北去呀？”

两人一边说着，一边拨开了一堆浓密的银杏叶，这时展现在眼前的景象不禁让两人大吃一惊。

只见眼前有一方半径在十米左右的圆形空地，空地四周都围着银杏树，唯独这片空地上寸草不生，甚至连一片银杏叶都看不到。在空地中央的位置，则建造了一个六角星形的低矮石台，这样的六角星形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像是两个等边三角形一上一下锁成的形状，看起来倒像是某种神秘的符号。

马小倩只感觉耳中嗡的一声响，忙用手将耳朵给捂住，表情十分奇怪。

“姐姐，你怎么啦？”宝儿飞到她脑袋边上，关切地问道。

马小倩口中喃喃道：“唔，这里有股强大的磁场……”

“磁场？”宝儿显然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满脸的讶异与好奇。

马小倩点了点头，解释道：“磁场便是一种特殊的能量脉冲，你没发现这里连树叶都没有吗？想必就是受这磁场的影响了。”

“咦，那宝儿怎么没感受到这种能量呢？”

马小倩和煦一笑，“傻瓜，磁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目前的修为还不够，没有达到眼通，耳通的境界，没有第六感，就自然无法感知到了。”

宝儿满脸羡慕道：“哇，这么说来，姐姐还真厉害！”

“那还用说？”马小倩一扬眉，得意洋洋道。

马小倩这时发现，那根古怪的丝线正是从那石台的方向延伸出来的，似乎那里便是起源。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她从十来米高的银杏树上纵身一跳，轻巧地落在了地面上，朝那石台走过去。

远远地，马小倩看到在那奇怪的六角形石台上，似乎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待赶到一看，却发现是两个人。

一个是阿桓，另一个则是一具通体溃烂，身材高大的僵尸。两人都躺仰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此时的阿桓遍体鳞伤，已是衣不蔽体了，而那具僵尸则几乎是泡在一摊墨绿色的尸血之中，前额笔直地插着一根到处是缺口的桃木剑，这木剑要刺破头盖骨，得需要多大的力道啊，马小倩心中也是啧啧称奇。

石台上有许多深一道浅一道的划痕沟壑，看样子这里曾发生了异常激烈的打斗。马小倩颇觉得有些意外，没找到茅无极，却意外找到了他最得力的弟子。

那根透明丝线正是从那具僵尸的脊背处牵出来的，只是马小倩想破脑袋也实在想不出这根丝线是干吗用的，另一头又会延伸到什么地方，刺眼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曝晒在僵尸朽烂不堪的身体上，发出“嗞嗞”的声音，不断冒起一阵阵散发着恶臭的青烟，看样子似乎正在融化。

宝儿这时也赶来了，当看到衣不蔽体，几乎是赤条条的阿桓后，不禁“哎呀”尖叫了一声，赶紧扭过头去。

“男人身上不就多了个把式么，有什么可害羞的？”马小倩狡黠一笑，俯身去探他鼻息，却见他面目死灰，气若游丝，不禁眉头一皱，又去摸他脉象。

阿桓的脉象如同深谷落雪，微不可查，已是命在顷刻了，但马小倩同时也感觉到，在他的气脉中始终还存有一线没有放弃，看起来倒像是有某种精神支撑着他，才让他没有倒下。

马小倩从那僵尸身上扯了一大片衣布盖在了阿桓身上，又回头对宝儿说道：“好啦，你可以回头了。”

宝儿从手指缝中瞧了一下，这才放下心来，问道：“姐姐，他死了没啊？”

马小倩道：“他伤成这样，和死了没什么区别了，没一个大夫能救得了他。”说完，她话锋一转，又道：“唉，可谁让他这么好命，遇到我马小倩呢……”

“姐姐，你……”宝儿话还没说完，便看到马小倩从脖子上取下那串做工精致的纯银项链，随后又将项链上的球形吊坠给扯了下来，放在掌心里。

但见马小倩手掌一挤一握，还没看清使的是什么手法，那球形吊坠便像是核桃似的裂成了均匀的两半，一颗深褐色的药丸暴露了出来。

“蓬莱岛的还神丹！”宝儿失声叫了出来，随后愕然道：“姐姐，你不会是想……”

马小倩不以为然道：“他曾舍身救过我，今日我救他徒儿一命，也算是不拖不欠了。你知道，姐姐是最不喜欢欠人家人情的呢。”

宝儿一脸的不可置信，“可这是保命的家伙啊，你今天给了他，要是以后你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

马小倩轻松一笑：“噗，放心啦。你不是说姐姐很厉害的吗？姐姐会保护好自己的。”

“……”

“我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了！”

“嘻嘻，大人们的事，小孩子怎么会懂呢？”

“哼，不许说我小孩子，宝儿不小了！”宝儿撅着嘴道，她想生气，但见马小倩那嬉皮笑脸的样子，却又气不起来，趁着这个机会，马小倩已经将还神丹喂到了阿桓的嘴里，接着又在他喉头按摩了一阵，好让他顺利咽下去。

“姐姐，那个人真的值得你这样做吗？”宝儿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从她认识马小倩起，还从没见她这样对一个人上过心。

阿桓服下还神丹后，不到片刻工夫，脸色便慢慢开始红润了起来，蹙成一堆的额头也渐渐舒展了开来。

马小倩看到阿桓的身体状况有了起色，脸色也轻松了不少，在一旁自言自语道：“还神丹只能保住他心脉不失，若要完全恢复还需要用中药细细调理。”

这时宝儿忽然指着阿桓的胳膊惊叫道：“姐姐，你快看！”

马小倩循声望去，但见阿桓的胳膊上有两排鲜红的牙印，创口处还不断渗出黏稠的脓水，看起来十分恶心。

马小倩耸了耸肩，示意自己也没办法。“中尸毒了吗？这下他那个不负责任的师父可有活干了……”

另一头的僵尸此刻已经化得只剩一堆枯骨了，恶臭无比的尸液几乎流遍了半个石台，宝儿捏着鼻子，满脸厌恶道：“咱们还是快点离开吧，这里我片刻也不想多待了。”

马小倩看了看天色，首肯道：“好吧，他师父如果没死，此刻也应该回到镇中了，你将他绑结实了，可别让他掉下去。”

“什么？！”宝儿的嘴巴长得老大，一脸不可置信，“还要带上他呀？”

“当然啊，做事要善始善终嘛！把他丢在这不是便宜那些野狼了？”马小倩见她满脸不情愿，只一哂：“他身上这么脏，我可不要背喔，只有辛苦咱的乖宝儿了……”

宝儿嘟着嘴，还想要争辩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只见她手中法杖一挥，竟变出一串长长的青绿藤蔓，将阿桓自上而下缠绕了好几圈，随后，她看也不看，一手拉着藤蔓直接垂直飞了起来，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与此同时，阿桓那笨重的身躯在她看似随意的动作下竟也悬空升了起来！

马小倩十分满意地笑了，心中说着：“茅无极啊茅无极，你又要欠我一个大人情了。”

临走时，她留意到石台的六个正角上有一些十分拗口难念的古怪符文，这些符文都是深红色的，看上去像是用油漆刷上去的一般，马小倩微微有些惊愕，口中颇为玩味地说着："冥界的文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第二章
阴阳两相隔

虽说白雪健步如飞，但当茅无极和云中子赶回黑水镇时，也已经是接近晌午了。此时的黑水镇与几日前已是大变了样，道路破败不堪，房屋左倒右倾，狼藉一片，有些地方的火势还没来得及扑灭，一路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袅袅的黑烟，一具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上蝇虫乱飞，臭气熏天，耳边呼天抢地的哭声一阵接着一阵，晚上天黑尚且不觉得什么，这大白天的看到这样的惨景更是触目惊心。

一路上时不时会有满脸黑泥，衣衫凌乱的小娃子跑过来向两人讨东西吃，望着那一双双哀求乞怜的眼神，茅无极感觉心都碎成渣了，童年本应是阳光灿烂，无忧无虑的，这样惨绝人寰的剧变将会对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茅无极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想。

这百废待兴的萧索景象，两人只感觉步履沉重，心里头像堵着什么似的，十分难受，走了一路，也叹息了一路。

当茅无极和云中子来到镇政府大院时，看到院子里围了一圈人，每个人都表情凝重，浑身脏兮兮的，像是刚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当看到茅无极过来后，人群主动让开了一条道路。

院中整齐地摆放着几具尸体，每具尸体上都盖着白布，但仍是隐隐可以闻到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腥臭味。

马小倩此刻正蹲在墙角，呆呆地望着地上的尸首，眼睛都哭红了，而小兰则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脊背，温言温语地安慰着。

“可怜的孩子们，小倩姐就不该带你们来的……”

“这……这可如何向你们的父母交代啊？”

马小倩哽咽着说道，肩膀上一阵接一阵地颤抖，显然是伤心至极，这倒是茅无极第一次看她掉眼泪，本以为她是个要强的女人，没想到也有如此柔软的一面。

马小倩抬头看了茅无极一眼，眼神似乎有些哀怨，抿了抿嘴，却最终没说什么。

这时一阵冷风吹过，其中一具尸体上的白布被吹开了一角，露出了一个几乎被烧成了黑炭的骷髅头，围观的人群看了无不是大惊失色，有几个胆子小的甚至都叫出了声来。

马小倩怔了一下，旋即竟一下子奔了过去，只见她颤抖地从尸骸的颈骨上取下一串被熏得灰黑的玛瑙项链，稍微一使劲，酥脆的颈骨便裂成了粉末，她将玛瑙项链抱在胸口，像是丢了魂似地呜咽着："丫丫……是丫丫……"

茅无极对丫丫这个刁蛮的小丫头也颇有印象，想起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妮子转眼间竟变成了一堆烂骨焦炭，心中也不禁一阵阵唏嘘。

"师父！"

人堆里这时忽然传来一声兴奋的呼唤，随即冲出来一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一下子将茅无极抱住了。

茅无极也是难抑心中的激动，手摸着他头上的盘髻，声音也发了颤："发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徒儿不孝，让师父担心了！"

茅无极打趣一笑："你哪次没让为师担心过？都习惯了。"

大难不死，阿发眼中充满了愿景，只见他双手抱拳，信誓旦旦道："以前是徒儿不懂事，师父请放心，徒儿以后一定谨遵师训，潜心向道，凡事三思而后行，光耀我茅山门楣！"

茅无极大感意外，心中想道："这小子怎么突然开窍了？"

他看着阿发，上下打量了一阵，用一种既高兴又奇怪的语气说道："才不见了几个时辰，你给为师的感觉大不一样了。"

阿发搓了下膀子上污泥，不好意思地笑道："衣服被那帮唠什子的抓烂了，不然这天气鬼才愿意打赤膊呢！"

茅无极笑了笑，道："倒不是说这个。你的眼神看起来更清澈了，不像往日那般混混沌沌的，稀泥扶不上笔。"

"是吗？"阿发表情看上去似乎有几分不自然，只听他干笑了两声，道："老子不是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吗，这次的劫难虽然残酷，却也让我明白了一些东西呢！"

茅无极捋须道："你能这样想，为师也就可以放心了。"

"对了，桓儿怎么没同你一起来？"

茅无极四下看了看，却并没有看到阿桓的身影。

阿发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在东街遇到了敌人，就分头走了……"

茅无极一听，方才的好心情全都被冲散了，眉头上愁云密布，三个徒弟，两个生死未知，心想自己这做师父的还真是不称职，连自己的徒弟都保护不好。

这时听到小兰一声接一声的呼唤，"大叔，大叔……"

"小兰？能再看到你真是太好了。"

茅无极冲着小兰和煦一笑。

小兰亲昵地挽着茅无极的胳膊，关切地问道："茅大叔，你没受伤吧？"

"大叔没事的。"

"嗯，要是大叔有什么事的话，小兰在这世上就没有依靠了呢……"

小兰听两人提到阿桓，便说道："大叔是在找阿桓哥吗？他现在正在一楼休息室里，好像伤得还挺重……"

"啊？！"茅无极一惊，"怎么不早说呢？"

小兰看上去一脸无辜，"我……我以为你们知道的啊……"

茅无极顾不得多问，赶紧心急火燎地往休息室赶去。小兰望了一眼仍蹲在地上抽泣的马小倩，也跟了过去。

阿桓此刻已经被换上了一身肥大的花布褂，这布褂与他的身材十分不协调，袖筒宽大得足以容下他三条胳膊，衣摆却是短了好几寸，黑不溜秋的肚脐眼都露出来了，看起十分滑稽。除开衣服不说，他脸上倒是擦得干干净净的，看起来倒不像是昏迷，而是在熟睡一般。

"这……"茅无极哑然道。

小兰吐了吐舌头，"唔，衣服是问郭婶借的……"

"什么？！你给他穿大妈的衣服啊？"阿发一个没憋住，终于笑了出来。

"有什么办法啊，镇民家里都遭了灾，要不是看在茅大叔面子上，郭婶还不愿意借呢！"

"这么说，也是你给他换上的喽？"阿发露出了一个怪异的表情。

"是喔，他送回来的时候脏死了，浑身都是泥，我换了三盆水才替他擦干净哩。"

小兰边说着，边指了指铜盆里那滩浑浊得几乎已近全黑的洗脸水。

“天呐！”阿发咋舌道，“你还给他擦身子，有没有搞错？！”

“唔，有什么问题吗？”小兰歪着脑袋，眨巴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问道。

“没……没啥……”阿发坏笑着，心中却快嫉妒出火来。

茅无极瞪了阿发一眼，佯怒道：“发儿，别胡闹。”说着，便坐在阿桓床边，替他号起脉来。

号脉是个细活，要求手到，眼到，心到，方能准确地定位症结之所在。约莫过了一盏茶工夫，茅无极脸上由阴转晴，右手习惯性地开始捋起下巴的山羊胡须来。

阿发这时凑过来问道：“师父，师弟他啥情况？”

“还好，只是失血过多昏过去了，不过桓儿中了尸毒，看来这几天有得折腾了。”

阿发一听心中也放下心来，他想起当初黑旋风中了尸毒后那一顿翻来覆去的折腾，还真是麻烦，不过自己中狐媚之毒时阿桓这小子也没少取笑自己，这回自己刚好可以借机报报仇，出出他的洋相，想着想着，他不禁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阿桓没事，茅无极心中也轻松了不少，当下便向道谢道：“小兰，你替桓儿忙上忙下的，真辛苦你了。”

小兰摸着头上两尾麻花辫，甜甜地笑道：“嘻嘻，别谢我，要谢就谢小倩姐，是她把阿桓哥背回来的呢。”

“马小倩？”茅无极一愣，双眼下意识地往门外望去，此时乡亲们已经将院子里的尸体陆续抬走了，而马小倩则跟在队伍后头，落寞的背影十分凄凉。不知怎的，茅无极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竟隐隐有种心疼的感觉。

“大叔，大叔？”小倩见茅无极一脸呆滞，轻轻唤了两声。

“嘘……”阿发冲她做了个噤声的动作，笑嘻嘻地说道：“一提到那个女人，师父就会发呆呢。咱们还是先出去好了。”

阿发说着，便拉着小兰要往外走，“小兰妹子，我几天没洗澡了，你能不能也替我擦擦身子？我可比他干净多了呢……”

“等等，干什么去？”茅无极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从背后叫住了两人。

“哦，阿发哥让我给他洗……”

小兰话还没说完，就被阿发慌慌张张地捂住了嘴。

“我有件衣服脏了，想让小兰帮洗洗。”阿发灵机一动，撒了个谎。

“这么大人了，还让个小丫头给你洗衣服，害臊不？”茅无极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接着又将一张写满隽永小楷的纸交给了递给了小兰。

“这些药材，你替茅大叔去济善堂里抓三副回来。”

“嗯，真希望阿桓哥能早些好起来！”

小兰拿着药方，蹦蹦跳跳就出去了。

茅无极这时像想到了什么，又问道：“对了，发儿，咱们带下山的菖蒲叶还有多少？”

“这个……我不记得了耶……”阿发窘着脸，为难道。

“你这臭小子！”茅无极狠狠地在阿发脑门子上敲了一下，“这些祛尸毒的材料不是一向都是你负责保管的么，怎么，都忘到九霄云外了？”

正说着，屋外响起了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巧云和老和尚并排走了进来。

“师父，大师哥，可找着你们了呢！”巧云一见面就激动地喊道。

“云儿？！”茅无极满脸惊喜，赶紧迎了上去，将巧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那神态看起来像发现了某件失而复得的至宝一样。

“师父，我没事……”巧云柔声笑道，却感到有几滴滚烫的东西从眼睛里滑落了下来。

“巧云师妹！”阿发这时也跑了过来，一下子将巧云给紧紧抱住。

巧云小巧的脑袋枕在阿发的肩上，显得有些不自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道：“大师哥，轻点，我……我快透不过气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阿发一听忙将巧云放了开来，嘴里却一个劲地傻笑。

“咦，大师哥，你不是一向叫我小师妹的吗？怎么突然改口啦？”再次见面巧云也是十分开心，不忘找这滑稽的大师兄揶揄一番。

阿发显得不以为然，嬉皮笑脸道：“叫什么还不是一样？你都是我最喜欢的师妹呢！”

“师父，你看看大师哥呀，他又胡说八道了。”巧云嘟着嘴告状道，那水灵的模样看起来更加可爱了。

师徒三人你一言我一语，亲密无间，全然忘记了其他人的存在，这时只听一声如同空谷回音般的男中音：“师徒情深，羡煞旁人，善哉，善哉……”

茅无极转头一望，却见是与巧云同行的老和尚，不禁抱歉地笑了笑，说道："大师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老和尚恭敬地一屈身："多谢道长妙手回春，老衲已经无碍了。"

茅无极见他慈眉善目，气度不凡，知道必定是位方外高人，当下便谦恭道："举手之劳，无足挂齿。敢问大师法号是？"

老和尚和善一笑，缓缓吐出了几个字："阿弥陀佛，老衲法号玄空。"

茅无极大吃一惊，"阁下就是九华山的玄空大师？"

玄空依旧是一副气定神闲的姿态，温言说道："正是老衲。"

巧云暗想，师父周游宇内，见多识广，尚且吃惊成这样，这老和尚一定非同凡响。

阿发看起来似乎并没将玄空老和尚放在眼里，只是撇了撇嘴："一个只懂烧香拜佛的老秃头，有什么好奇怪的啊？"

"发儿，不得无礼！"茅无极厉声喝道，"佛门与道门同为人间正道的中流砥柱，玄空大师更是德高望重的佛门前辈，你一个小辈，怎可如此失了礼数？"

说着，茅无极又赶紧向玄空道歉："黄口小儿出口无礼，还望大师莫要见怪。"

本以为玄空会生气，哪知他竟爽朗地笑了起来："无妨无妨，老和尚我本来就是秃头嘛，年轻人没有说错，哈哈哈！"

这话说得大家心中都是一松，气氛也变得活跃了起来，巧云这时插话道："师父，要不是玄空大师出手相救，你现在就见不到你的宝贝徒弟啦！"

茅无极一听，眼中崇敬之意又增几分，慌忙要拱手道谢，哪知玄空摆了摆手，道："哪里哪里，要不是你们徒孙俩把我从西镇救回来，我恐怕现在已经变成那群僵尸的点心了，该道谢的应该是我才对。"

"哎呀！二师兄他怎么啦？"

巧云这时看到了躺在床上的阿桓，忙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桓儿被僵尸咬了，不过并无大碍，不必为他担心。"

茅无极见玄空头上隐隐有些虚汗，知道他的旧伤并未完全痊愈，便礼貌地将他扶进屋来坐下。

"听闻大师一直在云游四海，不知为何会突然来这黑水镇之中？"

玄空看着茅无极，露出了一个谜样的微笑："我与道兄的目的是一样的。"

茅无极怔了一下，脸上再次出现了凝重的表情，口中喃喃道："九星连

珠……”

师父在与玄空老和尚在一旁不知在聊些什么，阿发百无聊赖，他见巧云溜了出去，自己也偷偷地跟了上去。

看热闹的人们此刻已经渐渐散去了，偌大的庭院显得空空荡荡的，而巧云此时正满脸焦急地寻找着什么。

“出来，都看见你了！”巧云双手插着腰，一脸不悦道。

只见阿发从墙后傻笑着走出来，“其实师哥不是想跟踪你……”

“哼！信你才怪！”巧云不满地嘟了一下嘴，接着又问道：“你有没有看到云大哥啊？”

阿发一听不开心了，“原来你是在找那个小白脸啊。”

“不许这么说云大哥！”巧云瞪了阿发一眼，转头又要走。

又找了几个房间，她见阿发还跟在自己后面，不禁有些生气道：“我说大师哥呀，不要老是跟着人家好不好啊？”说完，她嘴里又嘟囔了一句：“我又不是犯人……”

阿发调皮一笑，说道：“师哥还不是担心那小白脸欺负你么。”

“云大哥是谦谦君子，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呢。”

“这年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阿发一抬头，看到巧云又跑开了，不禁伸手喊道：“小师妹，你又要去哪里？”

“人家要去尿尿，你也要跟来吗？”巧云揶揄道。

阿发嘴里一阵发笑，心里却想着：“那当然是最好了。”

眼看着巧云猫着腰进了偏房的茅厕，阿发守在门外不远处，高高地喊了一嗓子，“师哥替你把风啊。”

茅厕内没有回应，却隐隐可以听见巧云两只脚踏上茅坑木板的声音。民国时的厕所还十分简陋，只用一个大瓷缸埋在土里，再在瓷缸上再架两块木板子给方便之人蹲坑解手。

一阵细缓的水流之声传来，听得阿发一阵不安地躁动，心跳的更快了，腿脚不听使唤地向茅厕靠近了两步，想了想，觉得有些丢人，又退了回来。

“呀！什么东西？！”茅厕内忽然传来巧云惊慌失措的尖叫。

机会终于来了！阿发心中一阵激动，口中喊道：“小师妹，师哥来保护你！”看他那架势，真恨不得立马冲进茅厕里。

本以为可以窥探点春色，哪知还没走到门口，就看到巧云提着裤子从茅厕里出来了。

“里面，里面有东西……”巧云藏在阿发身后，紧紧抓住了他的衣服，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阿发见她害怕得像只小兔一般，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护花使者的使命感，存心要在她面前表现一番，当下拍着胸脯道：“乖，别怕，有师哥在呢！”

他本以为是什么老鼠虫蚁，掀开帷布一看，却见昏暗的茅厕角落里有一大团用麻布袋罩着的东西，似乎还在微微蠕动。

阿发紧盯着那物事，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安慰着身后的巧云：“别怕……别怕……”自己却是不敢向前。

“那是什么东西啊，刚才吓死人家了……”巧云不敢进去，站在外面偷瞄了一眼，不安地说道。

阿发这时看到门口立着个舀粪用的粪瓢，便握着把手，将粪瓢朝那物事扔了过去。

“唔……唔……”那物事被砸中后，忽然发出了一声怪叫，巧云和阿发被吓得不轻，也跟着尖叫了起来。

没一会工夫，躲得老远的巧云看到阿发提着个缩成一堆的老头走了出来。那老头须发蓬乱，满脸泥污，身体不断地颤抖着，像个小鸡子一样。

“你也老大不小了，还干这档子事！”阿发知道巧云在看着，故意将声音提得老大，用一种对待战犯的口吻训斥着。

“打死你个老变态，打死你个老色狼……”不等他解释，阿发便一阵拳打脚踢，一副痛打落水狗的爽快姿态。

那老头本来就瘦得跟竹竿似的，在阿发的猛揍下缩得更紧了，嘴里呜呀呜呀地惨叫着。

巧云看不过去了，赶紧冲过来阻止，“喂，你干吗打他呀？”

“他偷窥你，还不该打？”阿发说着，又是一脚踢在那老头身上。

“等等……”巧云忽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将那老头的脸掰了起来，吃惊道：“这不是考察队的老蔡吗？！”

老蔡看样子是被吓坏了，抹了把鼻涕，神经质地浑身一抖，又重新缩成了一团。

后来大家才知道，老蔡是为了躲避僵尸，才一直藏在茅厕里，虽然臭是臭了点，但总算捡回了一条小命。等老蔡恢复后，连给马小倩招呼都没打，就连夜赶回了县城里，看来这次黑水镇之行可把他这条老命给吓掉了一半了。

马如龙是被几个饿得只得下河抓鱼吃的小娃子给捞上来的，被发现时他那鱼漂一样臃肿的身体正浮在河面上，十分显眼。本来他在黑水河下藏得好好的，没想到中途将那用来呼吸的芦苇管给折了，在水下憋着又不敢出来，直接导致大脑缺氧晕了过去。还好他福大命大，被几个小娃子踩着肚皮跳了几下，呕出了几大口水后又醒过来了。那几个小娃子平时没少被他欺负，其实也不是存心要救他，见他醒过来后，都三五个一群地围着他撒尿，等他跳起来要发火时，又都哄笑着跑开了。

马如龙浑身湿漉漉地走在大街上，走了一路，衣服上的水也滴了一路，那加厚的眼镜镜片上也布满了一层水雾。他本想找几户人家要点东西吃，但这幅落水狗的姿态非但没招来同情，反倒还无端挨了几顿痛揍。他平日里欺压乡里，胡作非为，老百姓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此役中他的保安队更是全军覆没，没人再对他忌讳，纷纷群起而攻之，就连三岁的小孩也冲他吐口水，可见镇民们对他的厌恶之深。想来还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当初那飞扬跋扈的马大队长，如今竟落得这般人人喊打的凄凉境地，真是可悲又可叹。

圈哥和四宝两兄弟见事情过去，也是如获新生，激动得紧紧抱在了一起，也许是知道自己说不动茅无极，便早早地离开了黑水镇，此刻不知道又去哪里挖坟盗墓了。

下午的时候，茅无极让二麻子将所有人集合起来，清点人数后发现只剩下不到一百人了，也就是说，这场惨烈的人尸大战夺走了三百多条活生生的生命！

剩下的人被分成了十几个小队，开始在全镇收集死难者的尸体，这些尸体都中了尸毒，白天在阳光的曝晒下，病毒失去活性会暂时隐遁，但到了晚上尸毒弥散，尸体就极易尸变，这样无异于在自家后院埋下了无数枚定时炸弹，如果不及时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百多具尸体，真正完整的却没有几具，个个都是死相恐怖，肢体分离，浑身青黑，有些甚至根本无法分辨面容。二麻子在西街一家垮塌的民居往外抬尸的时候，发现了一具被压在了烂墙下的尸体，这具尸体被压得四分五裂，几乎都成了肉饼了，腥臭无比，他和另一个劳工用铲子铲了一个时辰，吐了三四次，

才将那些破碎不堪的尸块给全部收集起来。

所有的尸体都被抬到了镇外的一处荒地里，垒成了一座小山，此时夕阳已经烧红了半边天。

幸存的镇民们在尸山外围成了一个大圈，个个都是面色沉重，没有一个人说话。

夕阳的余晖像滴血的伤口，将那些支离破碎的尸体印照得光怪陆离，如同浸泡在血海之中，指尖大小的绿头苍蝇漫天乱飞，不时发出“嗡嗡”的声响，气氛诡异得让人窒息。

这些人曾经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邻居，如今却都是阴阳相隔，变成了一具具臭气熏天的尸体，一切的一切，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无比可怕的梦魇，怎能不教人肝肠寸断！

茅无极拿着火仗，从人堆里走了出来。这时几个死了丈夫的婆娘再也忍不住了，跪在地上开始呼天抢地号啕大哭了起来。

茅无极摇了摇头，将火仗扔进了尸堆中。

那场大火一直烧了整整一夜，滚滚黑烟笼罩了刚刚转晴的天空，熊熊的火光传出了二十几里，连附近山上的猎户都看见了，那些恐怖的尸体在火光中一阵接一阵地痉挛着，姿势怪异无比，看起来就像是要从火光里爬出来一样……

第三章
重建黑水镇

逝者已矣，生者坚强。为了不让黑水镇被永远地从地图上抹去，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再次重建家园。这次灾劫虽然已经过去，但大家心中的创伤却不知需要多少年才能平复。由于田地久未耕种，早已荒废，茅无极将幸存者安置好后，便开始大开粮仓，让二麻子挨家挨户的派发大米，以解决燃眉之急，而小兰和巧云心灵手巧，则带头领着镇里的妇女们做针线活儿，做些衣物布鞋分给大伙儿穿，镇里头的四家绸缎庄此刻发挥了大作用，几百匹上好的布料在巧妇们穿针走线的手下变成了一件件琳琅满目的衣服，除了临时组建的刺绣组、耕作组，又陆陆续续的有七八个组别组建了起来，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大家尽快能走上正轨。

镇里的男人们，在茅无极的带领下开始着手收拾破败的小镇，一栋栋在灾难中化为废墟的房舍再次拔地而起，遇到什么脏活儿累活儿，茅无极也总是自己身先士卒，吃的也和大家一样，都是粗茶淡饭，闲暇之时他还不忘与镇民们聊天沟通，为他们做必要的心理疏导，这样一来，大家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群策群力，互帮互助，拧成了一股绳，就连平日里经常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们也都摒弃成见，你帮我洗衣，我给你倒水，跟亲姐妹似的，这样温馨的场面在这狗屁倒灶的动荡年代可是十分少见的。

这几天天气有些变凉了，但大部分人都还是穿着草鞋，巧云带着镇里的姑娘们打算赶制一批布鞋发给大伙儿，承诺的工期是三天。这些布鞋看似容易，要做起来还真折腾人，又要量尺寸，又要在硬邦邦的鞋帮子上穿针引线，流程十分复杂，七八个姑娘们一整天不眠不休，手酸得都快抬不起来了，也才折腾出了十几双，离任务目标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第二天，黑眼圈肿得像熊猫似的巧云开始在镇子里给刺绣组招募新丁了，一上午下来，虽然也有四五个姑娘报名，但测验时，

不是眼神不好老扎着手，就是绣出的东西乱七八糟，这样的人招进来也只会帮倒忙，巧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找师父茅无极求助，但这是个细活儿，让这帮粗胳膊壮膀子的大男人们出出苦力还成，动针线做女红的事儿只能是干巴巴的瞪眼。

下午的时候，茅无极和阿发换了衣服，准备和几个镇民去地里干活，却看到马小倩满面春风地向几人的方向走来。

一帮子乡下的贼汉子都盯着马小倩白花花的大腿瞄，眼睛都看直了，马小倩却是混不在意，嘴角一阵媚笑，斜着眼睛瞥了他们一眼，哪知这动作在他们看起来却更加勾魂。

阿发抹了抹嘴角的哈喇子，将几个呆住的贼汉子推到了一边，坏笑道："看什么看，不用问也知道是来找师父的。"

"大英雄，这是准备去哪里呀？"马小倩看着茅无极那身农民装扮，颇有些忍俊不禁。

"镇外有几十亩水稻，再不松松土就该荒了。"茅无极憨厚一笑，"你怎么还没回县里？那里的生活可比这儿好多了。"

"哼，我愿意待哪就待哪，你管得着呢……"马小倩调皮道。

茅无极这时注意到马小倩手中拿着一张笔迹潦草的告示，便问道，"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马小倩将那告示在茅无极眼前一晃，瘪嘴道："怎么，连你宝贝徒弟的字都不认得啦？"

茅无极仔细一看，却是上午巧云张贴在矮墙上的招募书，不禁一笑，"你拿这个做什么？"

马小倩一扬眉："人家也要加入刺绣组！"

茅无极一愣，随行的几个镇民也都怔住了。

"你？"

"怎么，不行吗？"马小倩顺着几人的目光将自己自上而下打量了一圈，"人家也是女孩子耶！"

"刺绣组很苦的，像你们这样的官家大小姐……"

"敢瞧不起人！"马小倩一哂，"你前些日子被李副官抓伤，腿上的伤口还是我给你缝的呢。"

茅无极以为她是在开玩笑，便道："别闹了，我这还有活干呢。"

"不信你自己撩起裤腿看看嘛！"

茅无极将信将疑，但在马小倩面前撩裤腿又有些害羞，便尴尬道："那……你背过身子去……"

马小倩扁了扁嘴，背过了身去，心中却想道："你哪个地方我没看过？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茅无极撩起裤腿找了一圈，最后果真在大腿内侧找到了一道长约七八厘米的伤口，伤口此刻已经结了痂，隐隐可以看到有几根蚕丝般的细线整齐地将两边的皮肉缝合起来，每根细线的角度几乎都是平行的，十分工整，最奇怪的是，茅无极竟感觉不到丝毫痛楚，好像那道伤口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你自然不会发现，那时候你已经晕过去了。"

茅无极发现马小倩不知何时已经转过了身子来，赶紧将裤腿拉下，脸红得像番茄一般。

旁边的几个镇民都开始哄笑，阿发的嘴更是张成了"O"字形，仿佛听到了史上最具爆炸性的新闻。

"师父，你，你们……"

阿发像个木偶似地在两人身上指来指去。

茅无极大窘，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便赶紧打岔道："你们看看，今天天气挺不错呢……"一抬头却发现一片阴沉沉的，更是窘得无地自容。

马小倩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脸戏谑道："怎么样啊，镇长大人，现在还怀疑我的绣功吗？"

"你下午直接去找巧云吧，她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茅无极语速极快地回了一句后，将草帽往脸上一盖，生怕别人发现他的窘态，忙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马小倩好像天生就是块做绣娘的料，效率是其他人的三四倍，人家还在鼓捣鞋帮子，她就已经做好了一双布鞋了，刺绣组有了她的帮忙，第三天早上便已做好了一百二十双布鞋，除开分给大伙儿的，还能存下十来双备用。吃过早饭后，绣娘们踩着一双双崭新的绣花鞋，开始挨家挨户地给镇民们派发布鞋去。

马小倩捶了捶有些酸痛的肩膀，准备回屋睡觉，这时巧云端着个装满新布鞋的簸箕走了过来。

“小倩姐，这些鞋……”

还没等巧云说完，马小倩便苦着脸道：“巧云妹妹，对不起喔，姐姐太累了，就不和你们去送鞋了。”

“这样啊。”

巧云故意装出一副为难的表情，“本来还打算让你带给耕作组的，看来只好找别人了……”

耕作组是茅无极牵头的，马小倩哪会不知道，只见她一把抢过巧云手中的簸箕，脸上笑开了花，“姐妹们连续工作了这么久，也一定都累坏了，还是……还是我去吧！”

“怎么，姐姐不去睡觉啦？”

“我自己的工作，没理由推脱给别人啊！”

马小倩装模作样地解释着，抬眼一望，却发现巧云正在捂着嘴偷笑，这才知道她是在取乐自己。

“好啊！你这小丫头不学好，倒开始拿姐姐开涮了！”

马小倩放下簸箕，便要去挠巧云的纤腰，两人嘻嘻哈哈，你追我赶，闹做了一团。

一场秋雨一场寒。刚刚下过雨的苍穹碧空如洗，一轮暖色调的七彩霓虹远远地挂在天边，一切显得祥和而安逸。

湘西气候湿润，多光照，种的都是早季的粳稻，这样的稻子一年可以种三期，再过一个月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了，放眼望去满目金黄，耕作组的赤膊汉子光着脚丫，在田间的水渠里踩得啪嗒啪嗒响，黝黑的皮肤上油光四射，四处折射着夺目的阳光。

为了让大家劳逸结合，茅无极定下了“二一制”，即工作两小时，休息十分钟，这样大家活儿也干了，身体也得到了休息，因此也并不觉得累。

这会儿又到了二一制的休息时间，阿发吆喝了一声，大伙儿便哄闹着在田间散开了，有在树荫下咬着狗尾巴草闭目养神的，也有三两个一群，在田间泥巴路上找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来，点上几个烟泡的，一个个的脚上全是稀泥，却也没有人去蹭干净，像是裹上了一层粗糙的布靴。

茅无极找了个清静点的地方，席地而坐，开始打坐吐纳，鼻息间不断呼出一阵阵清润的潮气。

阿发这时拿着个牛皮水壶走了过来，边走边将那水壶放在耳边摇来摇去听声音，显然是里面的水所剩不多了。

“师父，喝点水吧？”

阿发将水壶递到茅无极面前，却见他眼不睁嘴不张，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您不喝的话，那我喝了……”

阿发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咕噜几口将水壶中的茶水喝了个精光。这牛皮水壶中装的全是菊花茶，清香扑鼻，祛燥解渴，本来是小兰偷偷塞给阿发，让他带给茅无极喝的，哪知茅无极像从来不会渴似的，一个下午没喝一口，倒全是装进阿发的肚子里了。

这一带是丘陵地貌，几十亩高高低低的稻田在风中飘摇翻滚，像是夕阳下金黄色的海浪，阿发搓着脚趾间的黑泥，冷不丁打了个哆嗦，口中抱怨着：“娘个球的，这鬼天气说变就变，倒还真有些冷了。”

远远的，一个窈窕修长的倩影正不紧不慢地朝着稻田的方向走来，刚刚下过雨的路面上泥泞不堪，她又跨又蹦的，笨拙地避开一摊摊浑浊的泥水，生怕一身整洁的黑衣会被弄脏，那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姿态看起来倒是十分滑稽可爱。

她依旧是一身性感的紧身衣，齐臀小皮裤将她丰腴的臀部曲线勾勒得更加火辣迷人，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天已经渐渐转凉了，她这一身单薄的衣裳不禁让人有些担心她会不会着凉。

几个眼尖的远远看到她，已经开始瞎起哄了，坐在路上的几个寂寞的老男人们一边坏笑着咬耳朵，一边自觉地站起身，让开一条道来，有几个好事之徒更是一阵接一阵地吹起口哨来。

那女子一脸不以为然，仿佛对这样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当她路过一直盯着她大腿看的二麻子身边时，微微停下了脚步，戏谑道：“你看够了没有？”

“怎么可能看够？”二麻子见她一脸娇态，心中更是喜欢，沾满黄泥的手指朝着茅无极的方向一指，讪笑道：“你的老情人在那儿呢！”

那女子一顿，又问道：“那天的事儿，你还没有告诉他吧？”

二麻子知道她是指掩饰武功的事，当下嘿嘿一笑，道：“小倩姑娘，你就是给我吃了熊心豹子胆，我也不敢啊！”

“哼，谅你也不敢！”马小倩得意道，“你要是哪天嘴巴拴不住了，哼哼……”

马小倩边说着，边威胁地瞪了他一眼，又是一阵娇媚无限。

马小倩刚一走，立刻就有三四个满脸好奇的汉子围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问刚才说的那件那事儿，一个个的嫉妒得眼珠子快冒出火来。

“仙人板板的，你们俩做啥事儿了？老实交代！”

“是啊是啊，那骚娘们儿你也吃得住？”

“二麻子，你真走了狗屎运了！”

“你们猜啊？哈哈哈！”二麻子双手一插，故意调他们口味，这卖乖的姿态立刻引来笑骂不断。

茅无极这头正在专心打坐，意识都已经神游太虚了，却忽然闻到一股子浓烈的香水味，那是一种独特的兰花香，沁人心脾，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茅无极睁开双眼，与目光平行的地方正看到一双嫩白修长的美腿，光滑的如同凝脂一般，抬眼一看，发现马小倩正亭亭玉立地站在自己身前，与自己不过数尺之距，此刻正一脸媚笑地望着自己。

“小倩，你……你怎么来了？”

茅无极看到其他耕作组的成员们都望着他坏笑，颇有些不好意思。

“我没打扰你吧？”马小倩十分娴熟地一撩发，蹲了下来，正与茅无极面对面地平视。

“咳咳……”一旁的阿发这时做作地咳嗽了两声，随后知趣地说道：“那个，师父，我先下地干活儿了。”

“嗳，等等……”茅无极唤了两声，阿发却跑得更快了，看样子是存心要让师父尴尬。

“这臭小子！”茅无极白了他的背影一眼，转头又朝着马小倩干笑了两声。

单独和马小倩待在一起茅无极感觉十分不自然，马小倩伶牙俐齿，而他在女人面前却往往笨嘴拙舌，本以为阿发在气氛不至于会变得尴尬，却不料那小子却溜得比老鼠还快。

这些天茅无极和马小倩的绯闻在黑水镇中传得是沸沸扬扬，起先也只是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若是换作别人也就笑笑过去了，结果对象却是他们的新镇长茅无极，这样的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足以演变成社会事件，这些花边新闻经镇里的长舌妇们添油加醋地一阵瞎忽悠，整个镇子立刻变得沸反盈天了，茅无极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作为当事人的茅无极自己也是略有耳闻，

为了避免这些三俗庸事打扰清修，一直刻意想避开马小倩，能绕道就绕道，能不打招呼就不打招呼。他一直坚信谣言止于智者，结果却没想到黑水镇的人根本不是智者，顶多也就一市侩小民，因此流言也就越传越凶，有几个好事的赌徒甚至都开始下注赌他俩的婚期了。马小倩平时与别人交流得不多，只有她一直被蒙在鼓里。

这回看来是避无可避了，茅无极虽然勉强挤出几丝笑容，却显得无比僵硬，比鬼还难看，这位在妖魔鬼怪面前意气风发的天师在女孩子面前却表现得十分紧张，像个小媳妇似的。

茅无极这头正琢磨着该怎么应对，马小倩却已经贴身坐在了他旁边。

“你出汗了。”

马小倩伸出两根柔软的玉指在茅无极额头上抹了两把，茅无极却浑身一抽，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不自觉地将屁股挪开了两寸。

“我又不是老虎，你干吗这么怕我啊？”马小倩见他神情紧张，十分好玩，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男女授受不亲，你没听过吗？”茅无极一板一眼地说道。

“啧啧。”马小倩瘪了瘪嘴，“你这人还真是老古板，当初说这话的人肯定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不管男女都是从娘胎里出来的，能有什么不一样？”

“开工喽！”阿发扯着嗓子大声吆喝着，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已经结束了。

“我得去干活儿了。”

茅无极起身就要走，却被马小倩硬生生地给按了回去。

“喂，我说你这人也太没礼貌了吧，人家好心好意给你们送鞋来，你连句话都不愿意与我多说。”马小倩交叉着双手，背过身去，故作生气状。

茅无极闻言一脸惊喜，“刺绣组的鞋都做完了？速度还真快，这下可好，大伙儿不用挨冻了。”

马小倩颇有些哀怨地看了茅无极一眼，说道：“既然你心里头装着那么多人，怎么不知道关心关心我？”

茅无极这时才发现马小倩白皙的脸蛋上多出了两个黯淡的黑眼圈，秋波流转的眼瞳里也满是疲惫，心中顿时知道这几日来的赶工一定十分辛苦，虽然茅无极心里头感激，却始终没有说出口。

“呐，拿去，一共十八双！”马小倩似乎还在生气，将身旁的竹编簸箕往

茅无极身上重重一扔。

“小倩……”茅无极此时倒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马小倩捂嘴一笑：“好啦，和你开玩笑的呢，快拿去分给大家啊！”

本以为她会伤心，却没想到突然又笑了起来，倒让茅无极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女人心海底针，的确比那些古怪拗口的经文还难琢磨。

“嗯！那我要这双好了。”茅无极说着便从簸箕中挑了个做工最粗糙的，准备套在脚上。

“嗳，等等。”马小倩这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从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块用方形手帕包裹住的物事，三两下打开一看，竟是一双酒红色的布鞋。

“你穿这个，其他的分给他们好了。”

茅无极接过布鞋，发现这双鞋做工十分精致，所选布料也是上乘，摸上去十分光滑柔软，鞋面上还绣着几只祥瑞之兽，看上去十分有气势，鞋帮子也是明显是加厚了，拿在手中很有质感。

鞋上还残留着马小倩的体温，茅无极感觉心中暖洋洋的，嘴上却推诿道：“这么好的鞋给我这个粗人穿，不太合适吧？”

“你不要就扔了吧。”马小倩淡淡地说了一句，起身准备离开。

“小倩……”

忽然被叫住，马小倩一回头，发现一向不苟言笑的茅无极竟对自己露出了一丝微笑。

“上次你救了桓儿，谢谢你了。”

“哟，原来木头人也懂得感恩呐，真不容易呢！”马小倩调皮一笑，欢快地跑开了。

第四章
月圆人亦圆

由于茅无极每天忙得抽不开身，阿桓这几天全都交由小兰负责照料，可别看小兰年纪小，做起事来却是相当麻利，上上下下，又是洗又是擦的，完了还得替他煨药，忙得不亦乐乎。这小丫头青涩得就像刚结缔的柠檬果，哪怕见到光着身子的阿桓也并不会大惊小怪，反倒是当成了一件极为平常的事，倒把个阿发给弄糊涂了，这丫头的两性意识难道还没开始萌芽？

僵尸之祸几乎将镇里大大小小的饭庄酒楼全都破坏了，大伙儿的日子都过得很是拮据，已经好几天没开荤了，茅无极向来吃得清淡，并不觉得什么，却把二麻子和阿发两个无肉不欢的吃货给憋坏了，见着人家碗里有猪油都想凑过去舔两下。第五天中午，马小倩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虽然依旧是几个素菜，却分别用红烧、煎炸、清蒸、油焖、熏烤等方式来烹调，做出来的成品花样百出，香气扑鼻，看起来更像是一件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让人不忍下筷。

一大桌子菜在大家的啧啧称赞中一扫而光了，阿发平时吃素菜如同嚼蜡，今儿也狠扒了大几碗饭。就在大伙儿满足地剔牙打饱嗝的当口，小兰晃着马尾辫一脸兴奋地跑了进来，原来昏迷了四天的阿桓终于醒过来了！

这四天了多亏了小兰精心的照料，阿桓才没像个干榨菜似地馊掉，此刻的他看上去有些懵懵的，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冗长的沉梦。

阿发跟在小兰身后，屁颠屁颠地跑了进来，一见面就说道："你个臭小子，终于舍得醒了？"

"师兄？！"阿桓惊喜地叫出了声，此时他仍感觉头脑昏昏沉沉的，不禁拍了拍脑袋，奇怪道："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想装傻？这几天有小兰妹子伺候着，我看你都不想起床了。"阿发笑嘻嘻地调侃道。

"僵尸王，僵尸王……"阿桓忽然面色变得紧张起来，口中絮絮叨叨着，"僵

尸王去哪里了？我记得……”

阿发抓住了他胡乱挥舞的双手，笑道：“别提那唠什子的，晦气，早就化成一堆臭水了！”

阿桓长长地舒了口气：“我本来抱着必死的决心，想与它一起玉石俱焚的，没想到还能捡回一条命。”

“喂喂，你杀那僵尸王，到底用的什么招式，竟然这样厉害！”阿发边说着，边狡黠地搓着手，笑道：“有空也教教我呗？”

阿桓没理他的玩闹，四下里看了看，显得有些惘然若失。

“怎么不见小师妹？”

阿发跷着个二郎腿，嘴中十分不满地哼了一声，“人家是找到组织的人了，一大早就和云中子去后山玩喽！”

阿桓一听便不说话了，心中笼罩着一层厚重的落寞感，连小兰递给他的毛巾也不知道接。

“桓儿！”

一个熟悉得让人落泪的声音响了起来。

当看到茅无极跨进房门的那一刹那，阿桓感觉身体像不受控制了一样，连鞋都忘了穿，一下子就奔了过去。

阿桓紧紧地抱住茅无极，鼻子里满是那熟悉的檀香味，声音也变得哽咽了：“师父，我……我没给您丢脸吧？”

茅无极点头如捣蒜，口中欣慰道：“桓儿，你知道你做了一件多么让为师自豪的事吗？你居然手刃了一只强大的飞尸！”

阿桓心中一颤，这是师父第一次毫无保留地表扬自己，他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骄傲？我真的是师父的骄傲么……”

站在门口的马小倩看到这师徒情深的一幕，眼中竟也不由得变得潮红了起来。

咚咚咚咚。一阵不紧不慢的木鱼声传了过来，原来是玄空老和尚走了过来，他刚收到阿桓苏醒的消息，想要亲自看看这位曾经在西镇救过自己的大恩人。

见了面后，玄空只是在阿桓头上摸了一摸，阿桓便感觉混沌的头脑立刻变得清润了不少，心中觉得神奇，立刻给玄空施了一礼。

茅无极见自己的好徒儿举止谦恭，大方得体，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和蔼道：

“桓儿，你昏迷了这么久，肚子一定饿坏了吧，快穿上鞋子吃饭去！”

阿发吐了吐舌头，怪腔怪调道：“可是师父啊，没菜啦……”

刚说完，阿发头上又是冷不丁挨了一下敲，不禁开始呜冤了：“我又哪里说错了啊？”

茅无极见他一脸憨态，不禁又好气又好笑道：“你没说错，可是你太贪吃了，也不知道给桓儿留点儿。”

“谁知道他突然醒过来啊……”阿发小声嘀咕着，侧眼看了看阿桓，发现他正幸灾乐祸地望着自己偷笑，心想这小子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尽知道寻自己的不快活。

“噗，瞧你们几个，我再去做点不就成了？”马小倩一哂，目光不经意间落到了玄空老和尚身上，发现他正讳莫如深地看着自己，脸上的笑容立刻收敛了起来。

“师父，我给你看样东西。”阿桓神神秘秘地说道，却发现茅无极正盯着马小倩离去的背影，像没听到似的。

阿发贼头贼脑地跑过来，歪着嘴巴小声说道：“师父这是间歇性花痴症……”

“嗯？你刚才说什么？”茅无极像是突然从睡梦中清醒了过来，笑眯眯地望着阿桓。

阿桓并不说话，脸色忽然变得凝重了起来，缓缓抬起了握成拳状的右手，这只手小兰当初怎么也掰不开。

阿桓将拳头平摊在大家眼前，与此同时，五根手指次第张开，只见一个通体莹绿的圆珠在他手心显露了出来。

珠子晶莹剔透，珠体上浮刻着一些艰深拗口的雕文，仔细看去，似乎还在隐隐放出光泽。

阿发大吃一惊，“这不是黑旋风送给巧云的那颗夜明珠么！”

望着那颗珠子，玄空老和尚半睁半闭的双眼忽然一下子全睁开了，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色彩。

马小倩将饭烧好后，阿桓便端着个瓷碗坐在圆桌上兀自吸溜了起来，看得阿发口水连连，却又不好意思跟着一起吃。

茅无极此刻正在阿桓身后来回踱步，一会儿工夫，只听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所以，你说这颗夜明珠是黑旋风从僵尸王那里偷来的，被僵尸王夺去了，最

后又到了你的手里。”

阿桓口中含着半口饭，含糊不清地说道：“是啊，僵尸王没了这珠子，好像蔫了不少，要不然我是决计打不过它的。”

茅无极点了点头，两指捻着夜明珠细细观瞧着，阿桓见师父在思考，也没敢打扰他，吃饭也是轻嚼慢咽的。

茅无极看了一阵，良久才说出一句话，“这不是颗普通的珠子。”

阿发一听差点倒栽在地上，他本以为师父会说出什么与众不同的话来，这不是等于没说吗？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吧。

吃过饭，阿桓拉着阿发急着去后山找巧云，茅无极则独自回房，准备温习一些道门经典，如《抱朴子》、李淳风的《金锁流珠引》，扬维德的《六壬神定经》，袁天罡的《五行相书》等，这些日子天天领头干体力活，带来的一堆道书估计都结了层灰了。虽说茅无极的道术修为已达出尘之境，但仍不忘钻研古经，潜心修持，人不可一日不思，不可一日无学，作为道门标榜，他深谙其理。

茅无极的寝房在镇政府大院的三楼，隔壁就是玄空老和尚的房间，当路过他房间时，茅无极还特意往油纸窗里望了望。他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正在床上打坐，隐隐还有宝蓝色的光泽四处流窜，极是绚烂。

在中华大地，基本上是“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状态，“释”便是佛门，在正义力量中，佛门与道门更是同气连枝，共同抵御妖魔邪祟对人间的渗透，两派虽都是清修为主，修持方法却是大相径庭，茅无极一直对佛门禅理深感好奇，对其严谨深奥的法门更是由衷佩服，前几年看过几本佛经，但那也只是管中窥豹，他一直很想亲眼见识禅宗法术的真容。而玄空老和尚便是禅宗一脉中的佼佼者。

虽然心中好奇，很想停下来看看，但茅无极始终是道门中人，难免会有门户之见的顾虑，为了不给人留下口实，茅无极只得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

“道兄，可否进来一叙？”

茅无极一回头，发现不知何时玄空已经推开了门，微笑着望着自己。

茅无极刚进房坐下，玄空便说道：“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茅无极当是方才自己那一点小心思被看破了，正满脸尴尬地准备解释，却听到玄空颇有些郑重地说道：“那颗夜明珠……”

“大师说的可是我徒儿阿桓带来的那颗？”茅无极问道。

“正是。那颗珠子光泽妖冶，煞气四溢，而且周身有一股奇怪的能量场，

恐怕不是什么祥瑞之物。”

“嗯，这个我也有所察觉。只可惜目前还并不知道它的来历和用途。”

茅无极说罢，从袖口中掏出了那颗妖光四射的夜明珠，显得一筹莫展。

玄空依然是一脸慈态，在茅无极身边坐下，边端详着夜明珠边问道：“道兄可知这上面的符文是什么意思？”

茅无极叹息一声，“说来惭愧，茅某虽然平素对各族文字也颇有些研究，但这上面的符文，却也是从来没有见过……”

“嗯。”玄空微微点了点头，似乎陷入了沉思。

茅无极又问：“大师苦行三十年，饱览珍品古玩，曾是醇亲王的御用玉鉴师，能否看得出这颗夜明珠是什么材料做的？”

玄空老和尚摇了摇头，说道：“老衲闻所未闻。”

“那这可奇怪了。”茅无极看着那颗夜明珠，愈发觉得神秘莫测。

“只有一种可能。”玄空老和尚忽然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说道：“这夜明珠并非人界之物！”

日子波澜不惊地过着，这一夜茅无极睡得很沉很沉，迷迷糊糊中似乎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声音十分尖锐急促，似乎还伴随着一声声怪桀的狞笑。

茅无极陡然间睁开双眼，但见整个屋子内一片漆黑，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阴寒的晚风不住地往屋里头灌，凉彻心肺。借着走廊的灯光，隐隐约约看到油纸窗外有一个模糊的黑影。

“谁在外面？！”茅无极一个激灵，大喝一声。

“嘿嘿嘿嘿……”

屋外这时阴恻恻地响起了一阵诡异的笑声。那笑声不阴不阳，似男非女，像一条冷血的毒蛇，顺着茅无极的背脊慢慢地向上爬去，直入头顶。茅无极心中一凛，拿起挂在床头的天师剑，一个箭步便冲了出去。

走廊的白炽灯不停闪烁着橘黄色的冷光，黑影依旧站在窗外一动不动，茅无极此刻与他不过数尺之距，却依然只是看到一团模模糊糊的黑影，竟看不清他的面容。

这时，那团黑影从面对窗口的方向慢慢转过身来，那动作十分怪异，像是一帧帧正在不断切换的电影胶片，他的身体也变得虚虚实实，闪烁不定。

茅无极目光突然一沉，一剑朝那黑影刺了过去，然而还是慢了一步，那黑影竟从镇政府大院的三楼直接跳了下去。这三楼离地面至少有十来米高，当茅无极再往下望去时，发现那黑影也正望着自己，他此刻已经跑出了院门口，虽然离了这么远，但那带有挑衅意味的冷笑仍十分清晰地传了过来。

“哼，宵小之辈，装神弄鬼。”

茅无极双足一点，如同一枚轻叶般从三楼飘下，朝着那黑影离去的方向发足追去。

夜浓如墨，星月晦明，疾风惨淡，镇民们都已经睡下了，整个黑水镇看不到一丝灯光。在一片漫无边际的黑暗之中，似乎潜伏着无数冷意森然的嗜血猛兽，极尽肃杀之意。

那黑影越跑越快，爬屋上树，无所不能，虽然茅无极步如行云，但每次眼看要追上时，一个不留神，又被他给拉开了距离。也不知是追了多久，那黑影忽然消失不见了，茅无极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四处紧张地张望着，那黑影就像是黑夜的化身，此刻正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冷冷地窥视着他，而他则像一只迷途的困兽，茫然不知西东。

他这时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空气中也是弥漫着薄薄的水雾，他这才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条河。原来已经来到了东西镇交界处的黑水河边了。

轰隆隆，几声炸雷忽然在天上爆开，声若天崩，像要将这夜空给撕得粉碎，茅无极毫无心理准备，心中突突直跳，刚走出几步，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传来，一道光华四溅的闪电将他旁边的一棵水杉树给劈成了两半，树枝上还隐隐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火星子，焦臭扑鼻。

刚才还好端端的天空此刻已是变得厉风怒吼，黑云如山，好似一碗水倒进了滚沸的油锅之中，噼啪四溅，不多时大雨倾盆而下。

四处都没有躲雨的地方，茅无极几乎被淋成了落汤鸡，脸上的雨帘结成了瀑布，衣服也全湿漉漉地粘在了身上，重量几乎增了一倍，但他并没有折回，只是依旧朝着黑水河的方向走去。

此时的黑水河早已不似当初温顺平和之态，只见无数惊涛巨浪拍岸而起，势若千山崩裂，万鼓齐鸣，夜空如同煮沸的墨汁，浓云翻滚，电掣雷鸣，冷雨瓢泼，几乎与河面上无数翻涌飞溅的水花融为一体，暴虐非凡。在这波涛轰鸣，浊浪排空的河面上，河水竟似乎受到某种牵引似地，从一而终地朝着同一个地方涌去，

那是一个淬厉阴森的巨大漩涡，漩涡边上水流疾速，暗涌层层，似乎连河水也变成了墨色。远而观之，这漩涡如同一张狂暴的血盆大口，似乎要将这河水一滴不漏地给全部吞咽下去。

茅无极的目光忽然间凝固住了，表情也变得极为不可思议。只见河对岸的沙地上，竟然聚满了面容枯槁的僵尸！这些僵尸数量奇多，均沿河岸线分布，看上去黑压压的一大片，根本望不到尽头。

茅无极心中吃了一惊，这些僵尸在上次的祸端中已经死伤大半，怎么还会有这么多？

“嘿嘿嘿嘿……”

之前那诡异无比的笑声再度响起，在冷雨的帘幕中显得格外狰狞可怖。

茅无极猛地一转头，发现那黑影正站在吊桥边的哨塔上，手紧紧地扶着操作吊桥的罗盘。

“啊！不要！”茅无极声音显得惊慌而颤抖，快步朝哨塔的方向赶去，然而这时，黑影已经将罗盘顺时针打了个满圈。

茅无极几乎僵立在了原地，他耳边传来吊桥缓缓下落的声音，这几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漆黑的夜幕下，无数只狰狞可怖的僵尸像潮水般涌向吊桥，朝着沉睡的东镇席卷而去，那摄人心魄的嘶吼声震天撼地，如同奏响了一首来自地狱黄泉的哀乐……

“啊！”茅无极猛然间从床上坐了起来，脸上全是豆大的冷汗，贴身的睡衣也全乎被汗水浸湿，黏糊糊地贴在身上。

屋子里静悄悄的，偶有几阵冷风吹得窗户吱呀吱呀响。

原来只是梦魇。

还带着体温的被褥被杂乱地掀在了床脚，回想着梦里发生的事，茅无极仍是心有余悸。

这几天来，他只要闭上双眼，脑子里总是会出现同一梦魇。

他衣服都来不及披便下了床，急匆匆地跑到楼下房间将二麻子从床上揪了起来，当得知巡逻队晚上刚巡视过吊桥时，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多少年了，他从未感到如此心神不宁过，虽然僵尸之祸已经告一段落了，却依然有许多疑团在他心中萦绕不去，始终觉得不踏实。


嘿嘿嘿嘿……
不要！
嘎吱
嘎吱
嘎吱
鼓隆
嗚哇
嗚哇
嗚哇

那神秘的夜明珠究竟来自何处？僵尸身上的透明丝线到底是什么？九星连珠异象将有怎样的预兆？

他知道每个疑问都终将会有解开的一天，他所担心的，是解开这些疑问的代价。

皓月当空，繁星乱缀，反正也睡不着，茅无极干脆倚着走廊上的栏杆，开始欣赏起这片难得的月色来。

他记得许多年前，同样是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年少的他依偎在母亲怀里数星星，父亲过世得早，只有母亲和自己相依为命。

“娘，为什么天上会有这么多星星啊？”

“每个人死了之后，都会化作一颗星星，慢慢的就多了。”

“那为什么星星会发光呢？”

“那是因为他们舍不得自己的亲人啊，发光是为了让亲人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

“那爹是哪一颗喔？”

“你看，你爹在那儿呢……”

娘说着指了指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

“你爹一直看着你，从未离开过。”

“爹……”

虽然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在儿时的茅无极心中，却是深信不疑。

“儿啊，今天村里那个道士又来找你了，为什么不跟他一起走呢？”

“我才不要！我要和娘待在一起，一辈子也不分开！”

娘依然是一声重重的叹息。

说起这道士，来村子也有些时日了，他见茅无极骨骼清奇，三花聚顶，是块不可多得的修道奇才，便想尽办法要收他为徒，哪知茅无极死活不干，见他就躲，他只得在村中暂住了下来。

“儿啊，如果哪天娘变成星星了，一定是你爹身边的那一颗……”

娘说这句话时，茅无极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只感觉有些滚烫的东西滴在了自己的脸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句话竟会成为他心中一堵永远也越不过的围栏。

娘三天后就死了，村里的郎中都说是积病成垢，郁结难消。年少的茅无极

趴在娘的坟头上哭了一天一夜，之前还那么慈爱的娘亲，一下子就化成了一堆黄土，他怎么也不愿相信。第二天早上，当满脸泪痕的他在坟地里醒来时，发现那个道士不知何时已经站在自己身边了。原来道士早知道他娘时日无多，便和他娘偷偷约定，等她离开之后，便由他将茅无极抚养长大。这个道士便是他日后的授业恩师玉清真人。

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茅无极也早已记不清娘亲的样子，虽然这些年来他潜心修道，抛却了大部分凡尘俗念，却始终难以释怀心中的这块郁结，如果那时候自己能明白娘话中的含义，一定会倍加珍视这最后的三天，也一定会用心去记住娘亲的音容笑貌，让它能够永驻心田。

想着想着，天上闪闪放光的星星仿佛都变了样，每一颗星星都变成了一张微笑的人脸，有看不清五官的母亲，有玉清真人，有媚儿，还有徐老倌和猪肉荣……数也数不清，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那样真实地出现在自己身边，却都又像流星一样消逝掉，让人猝不及防。茅无极感觉眼眶变得有些湿润了，他想用手捧起那一张张半透明的笑脸，却发现他们离自己越来越远，最后又重新变回了冷冷放光的星群。

至死至终他都无法逃脱命运翻云覆雨的手掌，分分合合，离离分分，一些人来，一些人离开，而他则只能充当命运的旁观者，渡化得了别人，却渡化不了自己！

“唉……”茅无极蹙了蹙眉毛，发出一声悠长而沉重的叹息。

第五章
神秘夜明珠

这时，一阵絮絮叨叨的嘈杂声将茅无极的思绪拉回了现实，这声音中似乎还夹杂着许多嘤嘤呀呀的啼哭，听得人心中一阵阵发瘆，凄凉无比。

只见此刻的街道两旁稀稀拉拉地蹲着许多人，都是三两个一群地围在一起，分成了若干股，这些人身下都用石灰画了一个大圈，而他们则或站或蹲，表情哀伤地围在圈外，每个白圈周围都摆上了奠茶、奠汤、秉炬等物事，稍微富裕点的，会点上烛火，置上几盘子酒果，而在圈子中通常都会烧一些纸制金元宝、纸人纸马等物，火光沿着街道两侧远远地延伸了出去，连成了两条长长的火龙，而那些站着的人们则拿着一大沓金黄色的纸钱迎空抛洒着，口中一边还在絮絮叨叨地念着什么。

茅无极这时才想到，今天是死难者的头七，亲人们都在用传统的方式缅怀亡灵。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街上的人开始陆陆续续散去，茅无极忽然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唢呐声，这声音抑扬颠倒，平仄无序，全无音律可言，给人的感觉十分刺耳尖锐，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之下显得十分诡异可怖。

茅无极顺着街道的方向望了一圈，却始终没发现那吹唢呐之人，他心中满是奇怪，三两步下了楼，往正街的方向走去。

街上不少镇民都认出了茅无极，纷纷向他点头致意，看他们一个个的面目悲苦，眼中含泪，想必都是心中充满了对至亲的无限怀念，茅无极帮不上什么忙，也只得安慰他们节哀顺变。

茅无极此刻正站在街道中心，这里就是唢呐声传出的位置，整条街道空空荡荡的，除了路旁少数几个仍在烧纸钱的镇民外，便再无他物，最奇怪的是，他们对那声音仿佛根本没听见一样。

那嘈杂的唢呐声仍不绝于耳，似乎正离茅无极越来越近，耳畔还不断传来

锁链拖地的摩擦声，听起来很沉很重，像是那锁链有千百斤一般。

唢呐声与铁链声组成了一段离奇而古怪的音符，将茅无极牢牢地包裹在其中，不断地冲击着他的耳膜，而最让人奇怪的是，四周看不到任何东西，那这近在咫尺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

茅无极像想到了什么，从袖口里摸出两枚翠绿的柳叶在眼睛上一抹，又念了个简短的法咒，眼中顿时出现了一片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茅无极的周围，忽然出现了三列正在行进的游魂，这些游魂通体泛绿，像是照了一层绿色的荧光灯，个个都是七窍流血，面白如纸，眼睛无神地望着同一个方向。每个游魂的手脚都被铐上了手腕粗细的铁链，每走一步，铁链都会发出叮叮的声响，沉重的铁链一个连着一个，将它们像念珠一样给串联了起来。与其说是走，不如说飘更为贴切，因为每个游魂几乎都是足不沾地，而它们的行动也仿佛是身不由己的，像是被铁链给拖着走一般。

茅无极此刻正站在三列队伍的正中央，这些游魂虚虚实实，身体呈半透明状，中间的一队游魂竟直接从茅无极的身体上穿了过去，每走过去一个，茅无极就会不自觉地打个寒噤，像是刮了一阵彻骨的冷风一样。

游魂队伍的外围，每隔十步，便会看到一个歪着脑袋吹唢呐的乐师，这些乐师戴着高头大帽，脸上涂满了油彩，看起来像是唱戏的花旦一样，身上穿的都是陈旧的白布长衫，装扮十分怪异。路两旁的乡亲们仍在不断地抛洒着纸钱，口中一声声地呼唤着故去亲人的名字，黄白纸钱漫天飞舞，加上这支诡异的队伍，看起来像是在送葬。

周围的空气陡然间低了几度，镇民们有些都开始打冷战了，全然不知道正有一支煞气冲天的游魂队伍正从自己身边经过。

迎面走来的一个游魂让茅无极感觉有点熟悉，走近了一看，他又是惊又是喜，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徐大哥！"

有几个镇民抬头望了望茅无极，满脸的奇怪，镇长这是在和谁在说话呢？

然而，徐老倌却对他的呼唤却没有任何反应，它面无表情，目光呆滞，身上的衣服也褴褛不堪，像个木头人似地跟随着队伍的步伐漫无目的地飘飞着。

"徐大哥，你去哪里？"

还没待茅无极说完，徐老倌一下子便溶进了茅无极的身体里，接着又从茅无极背后穿了过来。徐老倌的背影萧索而凄凉，茅无极知道这只是个无知无觉

的魂魄，不禁微微叹了口气。

接着，茅无极又在队伍里找到了猪肉荣和黑旋风，猪肉荣那臃肿的身躯上到处都是裂缝，仿佛只要轻轻一推，立马就会碎成一堆烂尸块，而黑旋风则是脑袋错了位，那张到处是络腮胡子的黑脸直接反过来对着身后，看起来十分怪异。

茅无极想看看这支队伍到底去哪里，他顺着队伍一直往前走，也不知从多少游魂身上穿过，最后终于来到了队伍最前头。

领头的是一个身着冥府官服的福态汉子，他挺着个大肚子，左手拿着一杆写满古怪符文的招魂幡，右手则攥着钢铁锁链的龙头，走起路来招摇过市，十分神气。

茅无极感觉那背影似曾相识，他怔怔地看了一会，忽然试探性地喊了一声："马贵福？"

那汉子听到声音，身子一顿，整支队伍便停了下来，它猛地一回头，一双鼠眼四处瞟了一阵，似乎在寻找着发声之人，当他那狡黠的目光落到茅无极身上时，惊得嘴角的八字胡都快连在一起了，放下铁链撒腿就要跑，那样子活像是老鼠见着猫一般。

"站住！"茅无极一个凌空翻身，正落在它身前，目光炯炯地盯着它。

"妈呀！"马贵福怪叫一声，又回头往游魂队伍里钻，茅无极这时将袖中的千阳缎迅速挽成了一个活结的线圈，旋即往前轻巧地一抛，那线圈不偏不倚地正套在马贵福身上，再见他往回一拉，马贵福便在地上连滚带蹭地被拖了过来。

千阳缎在茅无极手中变得红光四溢，像一根烧红了的铁丝，而马贵福在千阳缎的捆缚下灼热难耐，与之接触的地方不断冒起一阵阵白烟。

"妈的，一天没看皇历，就遇到瘟神了！"马贵福苦着脸抱怨道，说完，头上的阴司帽又开始转了起来，准备使出他那招牌的瞬移功夫。

然而，那阴司帽刚转了不到半圈，就被茅无极直接给摘下，一个光秃油亮的大脑袋顿时露了出来。

"记住，同一种把戏，永远不要在对手面前使用第二次，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对手。"

茅无极神色轻松地看着马贵福胡乱挣扎，然而，它越是用力，那千阳缎就绑得越紧，都快完全没进它那一身肥膘里了。

马贵福挣脱不开，疼得它大喊大叫，对着茅无极就是一阵破口大骂，什么

难听的词都用上了，而茅无极则哼着小曲，微笑着向收拾了秉烛准备回家的李二婶打招呼。

终于，马贵福放弃了挣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直喘气。

“骂累了？”茅无极见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与马如龙如出一辙，不禁感到有些好笑。

“臭牛鼻子，我和你井水不犯河水，你干吗老缠着我？”马贵福气呼呼地问道。

茅无极哼了一声，道：“你这畜生，缺德事做尽，还好意思问我？上次在襄王府让你逃掉了，这次你运气可没那么好了。”

马贵福扁了扁嘴，摆出一副没所谓的无赖表情，道：“过去的就过去了，你抓我有什么用，难不成还能杀了我？”说着竟咧着嘴干笑了起来。

茅无极自然知道它所言非虚，马贵福是冥界公职人员，与冥王定下契约，生杀大权全捏在冥王手里。冥界与人界是一处反平行的存在，茅无极使用人界法术虽可以对其造成打击，却无法将之消灭。

马贵福见茅无极不说话，显得更加得意了，“怎么样，没辙了吧？你要是再不放了我，耽误了时辰，可就是擅自干涉冥界公事，你是聪明人，这样的罪责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吧……”

茅无极根本不吃它那一套，只听他冷笑一声，道：“你这样无品无德之人，还敢妄谈什么公事！我虽不能灭了你，但却能毁去你百年根基，让你做不成阴司！”

马贵福一听脸都吓白了，竟一下子跪在了茅无极身旁，口中连声求饶。

“小的刚才信口雌黄，纯属无心之言，道长您大人有大量，就放过小的吧，小的给您做牛做马了……”

茅无极厌恶地一甩袖，“你以为你这几句虚伪的道歉，就能换回襄王府那几百条性命了吗？”

马贵福没辙了，又是合掌又是磕头，口中无奈地问道：“那到底……要怎样？”

“除非你肯答应我两个条件！”

马贵福见有戏，脸上堆满了惊喜，“只要道长能放了我，别说是两个，就是一百个也得答应啊！”

茅无极眉毛一扬，笑道："这可是你说的。"

马贵福见他笑得不怀好意，微微有些发怵，喉头抽动了几下，却也没敢反驳。

茅无极负手而立，义正词严地说道："第一，你害了多少条人命，就要做多少件善事来弥补，每天日行一善，于你，也算是积攒阴德的大好事。"

马贵福本以为茅无极会想出什么阴招损招来折磨自己，一听这么简单，心中不禁打起了小算盘，"反正你也监督不了我，我做不做都是一样。"想着便笑嘻嘻地满口答应。

茅无极见他那鬼头鬼脑的样儿，冷冷道："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附近一带都是你的辖区，我随便抓个阴魂来问便可知道你的动向，若是发现你食言，到时候可就怪不得我了！"

马贵福吐了吐舌头，泄气道："那……那第二个条件呢？"

"第二个嘛……"茅无极说着，捏出一枚拇指大小的微型铃铛，死死地扣在了马贵福腕部的项圈之上。

"这是什么鬼东西？"马贵福边说着边晃动着手腕，那铃铛虽然也跟着晃个不停，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这叫阴阳铃，一阴，一阳，共有两个。"茅无极说着，自己也拿出了一个同样大小的铃铛来，"我给你的是阴铃，我手上的是阳铃，如果摇动其中任何一个，另一个便会引发共振，就会响了。"说完，茅无极摇了摇手中的阳铃，马贵福腕上的阴铃果真响了起来，声音清脆入耳，竟比编钟发出来的声音还要洪亮。

"阴阳铃有经过特殊的咒符的加持，不会受空间的限制，即使你在冥界，亦可听到铃响。"

马贵福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想道："这些牛鼻子哪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

"以后我若是摇铃三下，便是有事唤你，你收到后要立刻来找我，明白了吗？"茅无极说完，故意咳嗽了两声，接着道："这便是第二个条件。"

"……"

"我可以理解为，我将要变成你的仆人了吗？"

"如果你非要这么想，我也只好同意。"茅无极只一哂，对他抓狂的表情视而不见。

唢呐声停了下来，游魂队伍此刻显得有些骚动不安，如若不是这些金铁锁链的桎梏恐怕早已四散而飞了。

马贵福将招魂幡一挥，吼道："怎么停下来了？给老子继续吹！"

那些一脸浓墨重彩的乐师这才如梦初醒，又拿起唢呐歪歪扭扭地吹了起来，游魂们也重新开始变得平静。

茅无极一皱眉，质问道："你带这些游魂，又准备去干什么龌龊勾当？"

"哎哟！道长啊，这您可冤枉我了！"马贵福忙不迭喊冤道："黑水镇这些天死了这么多人，到处都是孤魂野鬼，今天刚好是头七，再不带它们下去可就进不了轮回投不了胎了！"

"这么说，是例行公事喽？"

"是啊，就是给我十个胆子也不敢骗您啊！您看看，那些都是最下等的阴差，这一带地界小，也就给我分了这几个烂番薯臭鸟蛋。"

马贵福说着，指了指那几个乐师模样的鬼卒。

茅无极见他说得恳切，便已知道他所言非虚，眼见已接近子时，若是再行拦阻，这些可怜的游魂们便去不了阴曹地府了，只能在人间游荡，成为野鬼一群。当下便将千阳缎一收，马贵福像陀螺似地转了一圈后，眼冒金星地栽倒在了地上。

"你走吧，不可忘记我们的约定。"

马贵福舒展了下筋骨，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的，真不愧为马如龙的祖先，那谄媚无耻的样儿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这时忽然看到茅无极胸口的衣缝里隐隐冒出一股冷艳妖冶的光泽，心中很是奇怪，不自觉地下手去探，却被茅无极两根钳子似地手指给死死地掐住了手腕。

"啊，疼……疼……"

"贼心不改，临走还想顺点好处回去？"

"不是啊，你怀里放的啥东西？这光……好奇怪……"

茅无极不明所以，在怀里摸索了一阵，发现只有那枚夜明珠，便托在手中问道："你说的可是这个？"

夜明珠在黑夜里绽出层层荧光，灼灼炽炽，令人不可逼视，流射的青光将周围织成灿美奇丽的光华，仿佛给街道也盖上了一层素裹的绿纱。

在那玄秘荧光的辐照下，游魂们呆滞的目光竟同时改变了方向，直勾勾地盯着那颗夜明珠。

“玄冥珠！”马贵福看上去极是吃惊，“这是我们冥界之物，怎么会在你这里？”

茅无极也是一愕，“你是说，这颗珠子是冥界的？”

“没错。”马贵福说着，狡黠一笑：“你还真本事，居然连这稀罕玩意也能顺出来。”

茅无极摇了摇头，说道：“你说的这玄冥珠是我从西镇意外所得，并非偷来的。”

“你是指那僵尸窝啊？”马贵福说着扇了扇鼻子，露出一个厌恶的表情。

茅无极点了点头，又问道：“既然是你们冥界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人界呢？”

马贵福耸了耸肩，示意自己也不清楚。

“那这上面的符文又是什么意思？”

马贵福瞅了瞅，道：“这跟蚯蚓爬似的，谁看得懂啊！”

茅无极见他一问三不知，不禁有些生气，厉声喝道：“你存心戏弄我是不是？！”

马贵福搓了搓手，显得极是无奈：“道长，我也就一芝麻大点的小官，能保好自己这墩子就不错了，哪还能知道那么多呢？”

茅无极想想也对，心中对这玄冥珠更加好奇了。马贵福这头却在寻思着，要是能将这玄冥珠拿回去给阴监大人邀功，一定重重有赏，说不定还能官运亨通，连升三级。想着想着，他笑眯眯地说道：“道长，既然是冥界的东西，不如由小的带回去吧，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茅无极像在思考着些什么，摇了摇头，“暂时还不行。最近发生了许多事情，都和这颗玄冥珠有关，待我查明真相后自会奉还。”

第六章
黑水河惊变

第二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明媚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让人感觉格外舒服。

巧云今天特意换了身新衣裳，又盘了个新发型，蹦蹦跳跳地往阿发的房间走去。她张开嘴刚准备喊门，但见门开了一小条缝，水灵灵的大眼睛调皮一转，脑中瞬间蹦出了一个坏点子。

这会儿阿发正搬着个凳子坐在水盆边，将脸埋在水盆里，也不知道在干些啥，水盆中的水不断冒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气泡，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

这已经不是阿发第一次做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了，巧云也没感到太奇怪，只是蹑手蹑脚地向他靠近，而阿发则像睡着了一样，一动不动，对身后的巧云浑然不觉。

“大师哥！”

巧云忽然凑在他耳边大喊了一声，接着便开始挠他，她是存心想要吓吓他，只见阿发浑身一震，像是呛了几口水，接着连那水盆也哐当一声摔在了地上。

巧云的恶作剧得逞，不禁开始捂嘴咯咯窃笑起来，然而，当阿发转过脸来看着她时，她的笑容却陡然间完全僵在了脸上。

此时的阿发满脸都是水，本来就不怎么精致的五官完全错了位，呈一种奇怪的螺旋状，像是整张脸皮被一百八十度地搅拌了一圈，扭曲的脸上还可以看到一条条褶皱的裂纹，像个小老头的皮肤似的，看起来怪异无比。

“啊！”巧云吓了一大跳，刚想后退，脚却绊倒了方才掉落的水盆，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阿发背过身去，用毛巾在脸上使劲搓了一圈，再回过头来时，竟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原样。

“巧云，你怎么了？”阿发将巧云从地上扶了起来，问道。

“大师哥，你……你的脸……”

巧云使劲揉了揉双眼，眼前的阿发依旧是那个皮糙肉厚，大大咧咧的阿发，她又去用手捏了捏，却抹下了一手油脂，这才放下心来，心想方才一定是自己看错了。

阿发一愣，也是在脸上抹了两把，“我的脸咋啦？”

“哼！你的脸该洗啦，脏死了！”巧云边说着边将手在毛巾上擦起来。

“我都邋遢惯了，有啥好洗的。”阿发笑着摸了摸后脑勺，又问道：“你来找我有啥事啊？”

“哦，师父让我叫你去一楼开会。”巧云帮阿发叠着被子，轻描淡写地说道。

阿发的目光显得闪烁不定，口中却笑道：“师父还搞得这么正式呢，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晓得哟，大家都在下面，应该是很重要的事就对了。”巧云说完，头发一甩，准备离开了，临走不忘叮嘱道：“你动作快点啊，都等着你呢。”

“知道了知道了，我换件衣服就来。”阿发说着又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巧云扁了扁嘴，边走边咕哝道：“一个大男人还关什么门啊，搞得谁要偷看你似的……”

差不多又过了一盏茶的工夫，阿发笑嘻嘻地走下楼来，但见一楼大厅里坐满了人，茅无极和玄空和尚表情凝重，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巧云则时不时偏着身子与身边的云中子小声絮絮叨叨，打情骂俏，阿桓则孤零零地坐在巧云对面，显得满脸的不快，他见阿发来了，忙冲他做了个鬼脸，示意他在自己身旁坐下。

“你个臭小子这几天老躲在房里搞什么鬼？还得让巧云去叫你。”茅无极瞪了阿发一眼，十分不满地训道。

“这几天脑袋有点疼，就没怎么出去……”阿发嬉皮笑脸地解释着，侧头一看，巧云正对着自己扮鬼脸，又嘿嘿干笑了几声。

“脑袋疼？我看你是脑袋空吧，里头缺货了。”

也许是想缓和下紧张的气氛，茅无极玩笑话一出，立刻引来一阵哄堂大笑，连玄空老和尚也是有些忍俊不禁。

阿发吐了吐舌头，又用手肘推了推旁边的阿桓，问道：“今天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有什么事啊？”

“师父说他准备去一趟冥界呢。”

“冥界？！”阿发失声叫了出来，显得满脸的不可置信。诚然，他连人界

都没转过多少地方，对其余的冥界、天界、魔界更只是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总觉得那些地方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即，如今自己身边之人竟要去涉足，其惊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阿发见茅无极表情肃穆，知道阿桓所言非虚，便结结巴巴地问道："师父，你真的……真的要去冥界？"他根据道书中的描述，简单在脑海中勾勒出了一副万鬼群集的冥界场景，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茅无极微微点了点头，沉声说道："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是时候该有个结论了。"

"道兄真的肯定那颗玄冥珠就是冥界之物？"玄空颇有些担心地问道。

"消息来源可靠，应该错不了。"

茅无极说着，将玄冥珠捏在双指之间，指着上面那一串串古怪的符文说道："如果所料不错的话，这些应该就是冥文了。"

玄空点了点头，捋须道："如此说来，倒和咱们之前的假设十分契合。"

巧云满脸疑惑道："那师父这次去是要归还这颗珠子吗？"

茅无极笑了笑，道："这只是其一，既然这颗玄冥珠是冥界宝物，为何会出现在人界，又为何会被那僵尸王夺去，这一切的一切太不寻常了，其中必然有着某些隐情，为师也是希望能查到一点线索。"

"世伯是在怀疑玄冥珠与百余年来西镇僵尸的形成有关吧？"

"正是如此。"茅无极颇为赞许地看了看云中子，"黑水镇中人尸混居，已逾百年，这阴阳不分，五行不纳的地方，天底下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处了，湘西风水格局外开内和，聚气拢水，本应是一处钟灵毓秀之地，出现这样的异象只能是归咎于外力作祟了。"

阿桓看起来显得极是不放心，"可是，师父你一个人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玄空也表示首肯道："凡人私闯冥界，极易受到阴气侵蚀而殒命，道兄可要三思啊……"

"路都是靠人走的，如果再不能正本清源，彻底肃清僵尸，不仅黑水镇的百姓们每天都要怀蛇而行，对人间界也是一处极大的隐患，所以，即使是龙潭虎穴，茅某也决定走他一遭！"

"可是师父……"

茅无极见巧云似乎有些伤心，便笑着安慰道："若用我一人性命能换回黑

水镇世世代代安居乐业，不是很值吗？”

“阿弥陀佛。”玄空合上手掌，微微一欠身，“道兄高风亮节，老衲十分钦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天下间能做到道兄这样的，又能有几人……”

茅无极和煦一笑：“大师谬赞了……”

“师父，让我们同你一起去吧，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阿桓话一出口，立刻引来巧云和阿发的一阵附和。

茅无极微微一笑，“你以为是去旅游啊？为师一人轻装上阵，早去早回，反倒落得轻便。”

屋内气氛变得一片沉郁，大家忽然都不说话了，仿佛这一别将成永别。倒被突然出现的二麻子打破了沉默，只见他心急火燎地跨进门来，说起话来也磕磕巴巴的，“道长，不好啦，不好啦……”

大伙儿不约而同地望向他，但见他满头大汗的模样，知道肯定没好事发生。

“西镇吊桥被人给放下来了！”

“什么！！！”茅无极猛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听得人心里头咯噔一声响。

“有没有僵尸跑到东镇来？”

“这个倒是没，白天僵尸都见不到人影，不过晚上可就说不好了……”

二麻子的话倒不是危言耸听，经历了两次僵尸之祸，大家都是谈虎色变，虽说西镇僵尸已经被除去大半，但剩下的仍是不小的威胁。

茅无极皱了皱眉，自己接连几天的梦魇没想到真实地发生了。

“先把吊桥拉上去再说吧。”

二麻子的话却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关键是……吊桥的开关已经被破坏了，已经拉不上去了……”

茅无极倒抽了口冷气，口中连声说道：“快，快去安排人，得赶在天黑前赶快修好！”

“大伙儿都试过了，可是没一个懂技术的，根本整不来。道长您快去看看吧，现在大家都乱成一团了，等你去主持大局呢！”

茅无极眉头深蹙，喃喃道：“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冥界之行迫在眉睫，这档子事又片刻不能耽误，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大厅内站起一人，朗声说道：“师父，您是镇长，理应留下来主持大局，

冥界之行就让徒儿代劳吧！”

说话之人正是阿桓。他话音刚落，巧云也站了起来，义正词严道：“我同师哥一起去！”

阿桓望着她，一阵心花怒放。

“喂，你们俩每次都把我抛下，也太不够意思了吧？”阿发撇了撇嘴，一脸不满地说道。

“嘿，行啊你，算你有义气。”阿桓拍了一下阿发的屁股，嘻嘻哈哈的说道。

当三人目光殷切地望向茅无极时，却见他摇了摇头，说道：“此事我不允。”

“为什么啊？”阿桓坚持道：“我们仨一身本事都是师父教的，现在要帮师父代劳，有什么不可以？”

茅无极见几个徒弟都能替自己分忧了，心中十分感动，但作为师长的他需要时刻保持理性，不应该感情用事，只见他叹了口气，沉声说道：“自从来到黑水镇后，我们师徒几人经历了三次惊心动魄的生死离别，虽然最后都化险为夷，但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的，你们可知私闯冥界意味着什么？为师不想再经历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三人见茅无极说得动情，心弦仿佛被人拨了一下，原来自己在师父的心中，竟是如此重要。

“可是师父，你一个人孤身去涉险，可知我们三人心中的感受么……”巧云微微垂下头，黯然道。

茅无极还想说些什么，看到三个徒弟坚毅的眼神，话到嘴巴又咽了下去。

“世伯不必为难，小侄愿陪同前往。”

大厅里忽然传来云中子铿锵有力的声音，只见他将手中白纸扇一展，一股俊逸之气油然而生。

巧云一听喜不自禁，挽着云中子的手臂说道：“好啊好啊，云大哥你能来真是太好了。”说完又一脸渴求地望向师父。

阿桓与阿发互视了一眼，一百个不满全写在了脸上，心想这本是个与师妹亲近的极好机会，却被这小子横了一道，心中都是希望师父不要同意。

哪知，茅无极眉目一展，微微笑道：“世侄的功力不在我之下，既然有你保驾护航，我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阿桓没料到师父会转变得如此之快，他瞪大了双眼，仿佛在问：为什么师

父会对这小白脸这么信任？

“你们准备准备，此事关系重大，明日便动身。”

茅无极说完，便随着二麻子匆匆地往西镇的方向赶去。

“云大哥，谢谢你！”茅无极走后，巧云也笑嘻嘻地挽着云中子的手臂，蹦蹦跳跳地往后院走去，全然将身后炉火中烧的两位师兄当做了空气。

“禽兽！”

“畜生！”

阿桓与阿发互相对着云中子的背影咒骂了一句，这才一口气顺了过来。

当茅无极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黑水河边时，才发现事情远没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只见河边的哨塔已经倾倒在地，哨塔上的罗盘开关也已经折成了好几段，他蹲在地上仔细检查了一阵，发现哨塔桩上的裂口十分光滑，显然是被某种极为锋利的利刃斩断的，能这样均匀地斩断大腿手臂粗细的木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绝非寻常刀剑所能做到，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起来。

将哨塔破坏到这般程度，显然是不想让外人修好它，这位神秘人的险恶用心让人不寒而栗，他究竟是谁？为何要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仿佛答案近在眼前，仔细一想，却又毫无头绪。

这样的破坏程度，粗通工艺的茅无极是完全没有办法修复的，东镇的能工巧匠们也几乎全死光了，他这时想到了一百里外的凤凰镇，便给了二麻子五枚袁大头，让他带着钱去凤凰镇请人来修。

“这钱请省城最好的工匠绰绰有余，你即刻启程，脚程快的话夜里就能到了，晚上天黑路险，你便在凤凰镇住上一夜，明天再回来。”临行前，茅无极叮嘱道。

二麻子看上去一脸为难，“可是，凤凰镇的人都知道这里僵尸多，就怕给了钱也不愿意来啊！”

茅无极这时又将钱袋扣了个底朝天倒在他手上，白花花的银元叮当直响，总共是十枚袁大头。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信没人来。”

要是换做以前的二麻子，给他十个银锄子，他准会贪污了俩，但此时的这些袁大头在他手中却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他决定不辱使命，一定要顺顺利利把人带回来。

其实自从僵尸之祸后，茅无极曾三次派人去县城求援，但到今天为止已经过去八天了，这三人竟然没有一个回来的，他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便又叫了两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带着黑旋风那帮人留下的三八大盖（步枪）和二麻子一道同去，三个乡巴佬头一次用上西式装备，别提有多牛气了，当下向茅无极告了别，马鞭一挥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镇里已经没有马了，因此骑的也是骡子）。

晚上茅无极与一小队人马在黑水河边戒严，他们花了一下午的工夫从东镇运了六车石砖过来垒在吊桥中央，虽然已经认为足够坚固，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决定亲自在河边守夜，等待二麻子回来。

相比于黑水河边的一片阴沉沉，镇政府大院的大厅内，此时却是灯火通明。

明天即将出发的四人正围在玄空老和尚的身边，向他请教如何进入冥界的方法。

玄空老和尚啜了一口苦丁茶在嘴里涮了涮，又咽了进去，开始不紧不慢地讲了起来。

“冥界不是人人能去的，但也不是没有人去过的。”

阿发被他这多重否定的句式给绕晕了，阿桓确是感觉有些好笑，只当是这老和尚搞了一个幽默的开场白。

“你们可听说过酆都？”玄空一边捏着佛珠，一边问道。

“风都？”阿发奇怪道，“那里一定一年四季都刮大风吧。”

巧云和阿桓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阿发浑然不觉，还笑眯眯地等着玄空老和尚的表扬。

“大师说的是被称为‘人间鬼城’的酆都吧？”云中子说道。

玄空略微颔首：“没错，正是此处。”

阿桓斜睨了云中子一眼，似笑非笑地咕哝道：“搞得好像只有自己知道似的……”

玄空继续娓娓道来：“‘鬼城’酆都由来已久，自东汉末年五斗米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开始，便已发现酆都是人界唯一一处与阴间相通之所，然而，许多人只是拟为传说，却并不相信。后人在酆都修建了阴曹地府，还原冥界模样，也仅仅是供旅游开发，全不知‘人间鬼界’的由来是确有其事。”

巧云惊诧道：“那这么说来，酆都真的可以通往冥界啰？”

玄空点了点头，“每晚子时与丑时相交之际，冥河都会短暂与酆都相连，

渡过冥河即可到达冥界了。”

云中子也像是听到了某种稀奇事一样，口中喃喃道：“原来传闻是真的……”

阿桓起初是一脸兴奋，没一会又拉下脸来，质疑道：“可是，酆都在四川，离这里几千里远，我们赶过去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

玄空哈哈大笑，解释道：“小伙子，别着急，这只是第一个方法呢！”

“原来你一直在吊我们胃口啊，能不能一次性全说完啊？”阿发托着脑袋抱怨道。

巧云使劲拧了他一下，告诫道：“大师哥，对长辈不可无礼喔！”

“瞧瞧，小师妹多知道分寸。”阿桓附和着笑道。

“第一个方法是通过外力，那第二个方法则是通过人力。”玄空大师扫视了一眼在场四人，一字一顿地说道：“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灵媒’。”

“灵媒？”几人听后都是大吃一惊。

玄空耐心地解释着：“灵媒又称通灵人，这些人天生异能，可以随意游走于阴阳之间，因此做的都是一些替人与死者沟通的工作，老百姓一般称之为‘问米’。如果有灵媒愿意帮忙，要进入冥界倒也并不是一件难事。”

阿桓这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惊喜道：“对了，灰鹰山半山腰不就住了对通灵人夫妇吗？咱们可以去找他们帮忙啊！”

玄空眼中一亮，“那就太好了。不过灵媒对这些方法通常都十分保密，你们想让他们帮忙，恐怕也并没那么容易。”

阿桓这时小声问道：“小师妹，你觉得呢？”

巧云看起来颇有些担心，“那对夫妇疯疯癫癫的，我们真要去拜访他们吗？”

阿桓耸了耸肩，道：“唉，行程紧迫，目前看来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茅无极在黑水河边巡视了一阵，没发现任何异常动静，几个徒弟第二天就要去冥界了，他心中有些放心不下，便中途抽空回去了一趟。

刚进门，他便看到四人正与玄空老和尚讨论得火热，几个徒弟见到他，都惊喜地簇拥过来。

茅无极看着他们自信满满的眼神，欣慰道：“看来你们都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嘛。”

“师父，明儿一早，我们就去灰鹰山找那对通灵人，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冥界！”

“对对，玄空大师还让我们对他们以礼相待呢！”

三个徒弟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地插着话，茅无极十分感激地对玄空点头示意，玄空也礼貌地还了一礼。

“明天就要出发了，你们今晚早些休息吧。”茅无极说着，又对阿桓招了招手，“桓儿，你随我来，为师有话和你说。”

屋子里的白炽灯不知什么时候坏掉了，茅无极点燃了一根蜡烛，火光扑哧扑哧直闪。

阿桓随手关好了门，走到茅无极身边说道：“师父，您找我啊？”

“我给你的那本《茅山经》，你背到哪一页了？”茅无极轻描淡写地问道。

阿桓没料到师父这时候会检查功课，结结巴巴地说道：“背到……到第五十页了！”

“嗯，进度还不错。”茅无极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阿桓长舒了口气，心想这样也能蒙混过关，不禁有些窃喜。这本《茅山经》是在刚来黑水镇时师父给自己的，充其量也就随便翻过几下而已，只怕连五页都不到。

“第五十页第一段讲的是什么，你背给我听听。”

阿桓脸色一窘，道：“啊，今天这么晚了，就先不要背了吧？”

“少废话！”

“哦……好像是‘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圆乎规，方乎矩，包裹宇宙而无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碍……’”

“停！”茅无极呵斥道：“这明明是《淮南子》里的‘缪称训’篇，你当为师老糊涂还是怎么的？”

阿桓见谎言被戳穿，吐了吐舌头，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虽然这些日子发生了许多大事，但读书学习也是不能停的，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我想你也应该明白。以后不可再偷懒躲工，可曾记住了？”

“弟子晓得了。”

茅无极微微颔首，这时他忽然将一只手搭在了阿桓肩膀上，言辞恳切地说道：“巧云在你们仨中功力最弱，脾气又倔，此次冥界之行，你多注意保护着她点。”

阿桓道：“即使师父您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我们师兄妹关系可好得很呐！”这时他有联想到巧云看云中子时的表情，心中不禁一阵酸溜溜的。

“如此我便放心了。”说着，茅无极又叮嘱道：“如果真遇到什么度不过的难关，就立刻返回，千万不要莽撞行事，保全性命是第一位的，任务完不成，为师也不会怪罪你们。”

师父肩上扛着整个黑水镇复兴的重担，还如此关心这几个徒弟，阿桓顿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

“对了师父，有一个疑问藏在我心里很久了，不知当问不当问。”

茅无极一笑，“咱们师徒俩还有什么说不得的？”

阿桓见茅无极心情不错，心中一宽，道：“茅山不是一向不让收女弟子么，那为什么您会收巧云为徒呢？”

“此事你以前问过我吧？”茅无极忽然敛起了笑容。

“可是您每次都没回答我啊……”

茅无极推开窗户，一抹清凉如水的月光流泻进来。

“唉，既然你数度问起，此事告诉你也无妨。”

茅无极顿了顿，缓缓说道：“其实巧云是为师在山下捡回来的。”

阿桓瞪大了双眼，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捡的？不对啊，第一次看到她时，您说是她父母送过来的。”

茅无极叹了口气，“我不这样说，难道告诉巧云她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吗？那该有多残忍。”

阿桓不说话了，只是呆呆地望着茅无极，心中如潮翻涌。

往事悠悠，折戟沉沙，提起八年前的情景，茅无极依然是记忆犹新。

那是八年前的一天下午。那时山下的几个村子都在闹时疫，死了很多人，衙门（那时还是晚清）非但不管，还将几个村子都给封锁了起来，生怕疫情会蔓延出去，被困在封锁区里的村民们得不到治疗，又没有东西吃，一个个地在疾病与绝望中死去。茅无极实在看不过去了，便和几个弟子带了粮食和按古方制成的草药，准备悄悄运进封锁区里救救大伙儿。在路上，茅无极遇到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女孩，看她的样子并不像是本地人，也没有染上时疫。茅无极见她十分可怜，给她吃了东西，又喂了她几口水，就继续匆匆赶路，没想到那小女孩竟一直跟着茅无极了，几个随行的弟子赶也赶不走。到了疫区后，小女孩又帮着大伙儿发馒头，送汤药，做事细致入微，同行的几个弟子都被传染了，唯独她没有。

茅无极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已经失忆了，她没有名字，没有亲人，也记不清自己从哪里来。在山下的十几天，她一句话都没说，大家都以为她是哑巴，连茅无极也是。直到准备回山的那天，茅无极正在犹豫该不该带她上去，她忽然开口叫了声‘师父’，茅无极见她无家可归，又和自己十分投缘，便下定决心收留了她。茅山一向不让收女弟子，教中的长老们也都一致反对，为了将她留下来，茅无极便想了个办法，平时将她寄养在一个好心的俗家弟子家里，实则和她以师徒相称，教授她茅山奥义和道门经典。后来茅山的几位长老相继故去，茅无极成了实际的掌舵人之一，便干脆将她接上山来住，巧云和阿桓、阿发的寝房都在西山，平时巧云与其他弟子打交道时又都是男儿打扮，因此这些年下来，除了阿桓和阿发，竟也没人发现她是女儿身。

阿桓恍然大悟道：“难怪师父在山上时让她女扮男装，只有我们四人在场时才叫她师妹，原来竟有这般隐情。”

茅无极点头道：“为师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闲言碎语。只是一直让云儿遮遮掩掩的，倒也苦了她了。”

“师父，您这样做也是为了小师妹啊，我想她能理解的！”

“可是，我不太明白……”阿桓忽然脸色变得黯然，“既然小师妹她这么可怜，为什么师父不能像对我们一样公平对待她呢？”

茅无极不明所以，“嗯？为师这些年一直对她疼爱有加，几时亏欠过她了？”

阿桓深吸了口气，鼓起勇气说道：“师父教我和大师兄一身本事，对小师妹却指点甚少，导致她现在连基本的自卫能力都没有，难道仅仅因为她是女的，师父就要偏袒吗？”

茅无极先是一愣，旋即竟哈哈大笑了起来，说道：“这一定是巧云心里的想法吧？你们师兄妹感情好，她什么都同你说。”

阿桓一听，生怕师父会怪罪到巧云，忙摆手道：“不是不是。这一直是我心里的疑问，和小师妹没关系的。”

“你紧张什么，师父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茅无极说着，竟深深叹了口气，“其实你们都误会我了，师父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为师曾用紫薇斗数替巧云算过，发现她是天盘一水二局，命主贪狼，身主天相。乃是阴时阴刻出生的阴女。她这样的相在紫薇斗数中又称三阴之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疑相。”

阿桓显得大惑不解："疑相？是什么意思？"

"疑相就是不明之相，紫薇斗数虽可以算出其命盘，却无法释尽其命理。茅山法术向来只授男，不传女，其实并非是性别之见，而是茅山术讲究以阳制阴，阳盛则阴衰，实际上就是充分利用大自然的各种精纯阳刚之气来施展出万千种玄妙变化。女子属阴，若是强行修习茅山术，阴阳相冲，轻则打乱自身气脉运转，重则走火入魔性命垂危。巧云是阴女，阴力更盛于寻常女子，结果只会更坏处去。所以为师只教她一些不温不火的通用法门，而始终没有触碰到茅山术的真正核心，就是这个道理。"

茅无极一口气说了一大通，但见阿桓一副诧异不已的表情，不禁拍了拍他肩膀，说道："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为师一直不肯教巧云法术的原因了吧？"

"原来是这样……师父用心良苦，徒儿竟还怀疑师父，实在是……"

茅无极和煦一笑，"无妨，这个是人之常情，怨不得你，换作我也会这么想。"

"那为何师父不和巧云言明呢，这样她也就不会误会了……"

茅无极道："我是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你想想看，她要是知道自己是个无父无母的弃儿，还会像现在这样快乐吗？所以，误会就误会吧，为师只是希望她一直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

"师父原来一直在为她着想……"

茅无极笑笑，又说道："你知道么，为师之所以将巧云带回茅山，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为师在山下赈灾时，发现她生来便是阴阳眼，能看到许多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这样奇特的异象是十分罕见的，她的父母必定有是奇人异士，因此，为师将她带在身边，同时也一直在查探她的身世……"

"那现在师父可有查到什么线索？"

茅无极摇了摇头，"巧云来茅山之前的记忆完全就是一张白纸，虽然过去八年了，还是没有一点眉目。"

临走时，茅无极又颇有深意地说道："今天的事你会保密的吧？"当得到阿桓肯定的答复后，脸上笑颜一展，这才完全放下心来，看来今晚的一阵倾吐，也让他心中轻松了不少。

第七章
灰鹰山灵媒

这天晚上阿桓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茅无极晚上和他说的话，他怎么也没想到成天笑脸盈盈的巧云竟有这般可怜的身世，想着想着，心就开始痛了起来，自从云中子出现后，巧云对自己的态度冷淡了许多，每每看到她，虽然还是那个清纯可爱的小师妹，但总觉得隔着一层膜似的，很不自然。夜深了，屋外只剩窸窸窣窣的虫鸣，迷迷糊糊中，他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在茅山一起嬉戏耍玩的情景，那时的他们多么无忧无虑，他就那样牵着巧云的手一直跑啊，跑啊，欢快的笑声一直传出了很远很远……

第二天一大早阿桓就被大厅里叮叮哐哐的嘈杂声给吵醒了，他想起今天要去冥界，不禁心中一阵慌乱，忙用最快的速度洗漱，随后一溜烟地冲出门去，临走时，他又折回来一次，对着镜子自恋地梳了个中分头，心想武功上比不过那个小白脸，形象是绝不能落了下风，当他匆匆忙忙地下了楼，才发现阿发，巧云和云中子都已经在大厅里等他了。

巧云看到他那油亮泛光的中分头后，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师哥，你这头发……”

“怎么？不好看吗？”阿桓感到有些沮丧。

“没有，简直是帅呆啦！”巧云莞尔道，说着便与云中子先走在前头了。

阿发此刻肩上挎着个包袱，鄙夷地朝阿桓扁了扁嘴，故意嘲讽道：“瞧你那得瑟样儿，人家说的反话也听不出来。”

阿桓嘿嘿一笑：“反话也中！最起码小师妹能多看我几眼，不是吗？”

阿发摇了摇头，“还真是花痴，没救了……快走啦！”

白雪耷拉着脑袋无力地趴在房顶上，远远地冲着云中子离去的背影哀嚎了几声，显得十分留恋，这次几人轻装上路，云中子便没带它一道同行。

黑水河边一夜无事。差不多日上三竿的时候，茅无极活动了下逐渐僵硬颈

椎，格格直响，他估摸着几个小辈们此刻应该到了灰鹰山了，心中默默祈愿他们能够顺风顺水，平安无事。

自从襄王府坍塌后，原本死气沉沉的灰鹰山也一扫戾气，矮矮的山坡上开满了连翘，热热闹闹地给大地添上些许暖意。四人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松竹翠林，但见林中古树奇葩，芳草甘木，空气中溢满清新淡雅的微芳，闻之让人心旷神怡，委顿尽销，巧云一路闲庭信步，发现一株翠竹下，堆霞凝紫，姹紫嫣红，各种新奇姣美的鲜花争奇斗妍，芳香四溢，她心中欢喜之至，随手采摘了一朵清雅凝露的娇花，放在鼻尖细细品嗅，这种花她生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想必是这灰鹰山上独有的物种，只觉一股清润素雅的奇香钻进了自己的身体里，仿佛啜了一口万年醇酿，浑身酥颤，回味无穷。

四人且玩且走，不多时便来到了半山腰处，湍急的溪流，破败的老屋，叫不出名的歪脖子树，纵然是白天看起来，也给人一股阴森森的冷意。

巧云这时从包袱里拿出一片粉色的绸巾给系在了头上，刚好将眼睛以下的部分给遮得严严实实。

阿发疑惑道："咱们又不上房揭瓦，你搞这么神秘干啥？"

"你是不知道啊，那老大妈上次把我当成她女儿了，我和二师哥费了好大劲才甩开她，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还是遮着脸好了。"

巧云说完，又冲着阿桓一扬眉，问道："二师哥，对吧？"

阿桓打趣道："这都怪你长得太可爱了，任谁见了都想认女儿。"

巧云啐了一口，娇声道："哼，你就取笑人家吧，下次不同你一道出来了。"说着蹦蹦跳跳朝那小茅屋走去。

"喂，小师妹，我可是在夸你啊！"阿桓也笑着追了上去。

阿发悄悄瞥了云中子一眼，见他面色平和，似乎并未生气，心下便想激他一激，说道："哎呀，他们师兄妹感情深，打打闹闹都好多年了，也不分个场合，真是的……"

云中子听得出他话中带话，只轻轻一笑，摇摇头走开了。

阿桓弓着手指在门口轻轻敲了几下，心里头怦怦乱跳，生怕那疯婆子会突然扑出来，巧云则站在五步开外地地方，神情紧张地盯着门口。

等了一会没回应，阿桓当他们是没听到，刚扯着嗓子准备喊门，门却忽然

吱呀一声打开了一条缝。

门缝中藏着一双眼睛，谨慎地将阿桓打量了一阵后，将半边门打开了。

开门的竟然是个五六岁左右的小娃子。小娃子穿着个红肚兜，胸口挂着一块微微有些生锈的铜牌，头上剃得光秃秃的，仅在前额留了一小撮刘海儿，看起来虎头虎脑的，十分有趣。小娃子开了门也不说话，只是将手指放在嘴上，做了个嘘声的动作，示意让几人先进来。

“我们是来……”

“嘘，小声点……”

阿桓刚准备说明来意，小娃子急了，不等他说完便将他扯进屋来，其余几个伙伴都是面面相觑，也都是跟了进去。

屋子里烟雾萦绕，挤满了人，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浓浓的檀香味。

屋子里的人大多是附近一带的猎户山民，也有的衣着华贵，看起来似乎不像是本地人。大家都神情专注地往里头张望着什么，只有极少数的几个用余光不耐烦地瞟了阿桓一行人几眼，小娃子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一个虎背熊腰的粗大汉身边，轻轻唤了声‘阿爹’，粗大汉则向几人投来警惕性的目光，低低数落了小娃子几句，便双手将他给扣在了怀里。

望着那粗大汉的面容，阿桓和巧云相视一笑，阿桓更是几步跨到了那汉子跟前，毫不客气地拍了拍他肩膀，口中兴奋地喊道：“王二大哥！”

那汉子先是一愣，皱着眉仔细打量着阿桓，确实感觉有些眼熟，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阿桓这时将巧云拉到身边，笑道：“你忘记啦？几个月前我们俩还在这灰鹰山上向你问路来着，那时已经是深夜了……”

“噢……”王二恍然大悟，一边拍着脑门，一边憨笑道：“你看看我这记性！你们不就是那对私奔的小情侣么，怎么着，在外面转悠了一圈，还是家里好吧？”

“唉，别提了。”阿桓装模作样地说道，“那天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去。”

“那可惜了，她爹娘最后同意了没？”

阿桓插科打诨道：“哎呀，她家本来是极为反对的，但她回去后就以死相逼，说今生非我不嫁了，他爹娘没办法，也只好同意。”

云中子和阿发听得直是一阵云里雾里，不知道他们在胡言乱语说些啥，巧

云则是一脸绯红，时不时用眼神对阿桓轻佻的目光狠狠回应几下。

王二一阵闷笑，“两个小娃娃终于修成正果了啊，恭喜恭喜。”

巧云掩面嘀咕道：“他瞎说的，谁跟他修成正果呀，才没那回事……”

王二一哂：“瞧瞧，害羞了，害羞了，哈哈哈……”

阿桓这时伸着脑袋往人群里看了两眼，人太多，只隐隐看到那白内障的干瘦老妪正跪在一个香案前，双眼紧闭，嘴里神神叨叨地念着什么，而她老伴则守在旁边，手中拿着一厚厚一叠碎纸条在快速记录着。

阿桓问道：“喂，王大哥，这都是在干吗呢？”

云中子这时在身后说道：“这应该就是坊间口口相传的‘问米’之术了。”

阿桓回头白了他一眼，扁着嘴道：“我又没问你。”当他发现巧云正不满地瞪着他时，又赶紧转过了头去。

王二大大咧咧地说道：“这位小兄弟说得不错。过几天就是中元节了，我们山里人比你们城里人更信奉人事，都想提前预测下半年的吉凶祸福，也好有个准备。”

“孩子他娘死的早，他说最近老梦到她，怕不是有什么事，所以赶紧带来问米婆这里看看。”

看来刚才给几人开门的就是王二的儿子了，王二俯身摸了摸他滑溜溜的脑瓜子，眼中温情流转。

阿桓点了点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揶揄道：“生意这么好，人都挤破门槛了，看来这行还真有得赚啊！”

王二哈哈一笑，“你以为这么简单啊，这对老夫妇是通灵人，是老天爷给的他们的一碗饭，你瞧瞧，实打实的本事摆在那，收费也不贵，哪像那些三教九流的骗子，搞几个假把式来忽悠老百姓的钱。”

阿桓试探性地问道：“这玩意儿真这么邪乎？”

“那还用说？不准不要钱！这一上午都接了两拨人了，有的还大老远从凤凰镇赶过来的，你信不信？”王二一板一眼地说着，“以前山上的襄王府闹鬼，没人敢过来，现在襄王府塌了，夜里也没有怪声了，大伙儿也都开始陆陆续续地往这里跑了。”

准确点说，“问米”其实是生人能和死后的人沟通的一种方法，一般从事这个特殊行业的人我们都称他们为‘通灵人’或‘灵媒’。在问米过程中，


亡魂要上身喽！
喂，还没轮到你呢，别插队啊！
咦？
大家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
云儿，你刚才看到什么了？

通灵人会把阴间的鬼魂带到阳间来，附在自己身上，与阳间的人对等谈话，做这样的仪式时，大都放一碗米在旁边，因此，这种奇特的仪式也被称之为“问米”。

几人小声与王二聊了一阵，排在前头的人群也慢慢变得稀疏了起来，这下该轮到了王二了，当他看到那通灵人老汉向他点头示意的时候，有点受宠若惊，忙拧着身旁的娃子跑到老妪对面的一个脏兮兮的藤椅上坐下。四人瞪大了眼睛，心中一阵兴奋，心中都想见识见识这民间盛行的“问米”到底有多神奇。

但见在老妪与王二之间，向天摆好了一桌原木案台，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供品，如黄酒、蔬果、香烛等，这些供品的摆设似乎也颇有讲究，都是三个一溜，黄酒则是一上二下地三杯叠在一起，最上面的酒杯里还沾了不少香灰。除开这些繁杂的摆设，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案台中央的一大碗白米了。

碗口破了一个角，仔细看去，那些白米，却是与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不大一样。白米色泽有点变黄，上面铺着一道道古怪的黄色符箓。符箓是用朱砂、鸡血所画成的，虽说四人都是师出道门，对符上的图案却也是见所未见。一道道鲜红的符箓，在白米的映衬下，显得诡异而妖冶。

王二双手合十，对着老妪絮絮叨叨，像在求着些什么，老妪走到角落的痰盂边咳出了一口老痰，这才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案台边。只见她极不利索地点上了案台上的两根香烛，随后竟扑通一声跪在案台前。

阿桓与阿发面面相觑，都是显得有些惊愕，巧云也是觉得很突然，悄悄对着云中子耳语，像在询问着什么。

老妪左手拿着两块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如贝壳形状的物品，那东西看起来圆润光滑，上面刻满了艰深拗口的文字，而她右手则在案台上的米碗中抓了一把米。

旁边一位瘸着腿的老伯捋着胡须解释说，那贝壳状的东西是由龟甲制造的，在灵媒这一行中，称为“问盏”，具体作用是引魂。

简单地说，也就是左手“问盏”引魂，右手“问米”通灵。目的都是让生者能和灵魂沟通。

“叫啥？”老妪用浑浊不清的语调说道。

“曾二妮。”王二显得有些紧张，但显然也是懂些套路的，规规矩矩地报出了亡妻的姓名。

接着，老妪又问了曾二妮的生辰八字和一些生前的喜好，接着，便见她晃动着右手，将白米一颗颗的洒在地上，左手则拿着“问盏”不停地朝天抛去，直到“问盏”连续三次哐当落地，且呈出相反的形状后，老妪才停了下来。

“啪、啪、啪……”‘问盏’的落地声音非常清脆悦耳，阿桓听到，却感觉心里像是被重物敲击着一样，然后脑海就变得有点模糊了。他侧头望了望其余三人，发现每人都是表情凝重，聚精会神地盯着地下那一正一反的两瓣“问盏”。

老妪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便双膝一盘坐在地上，头颅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嘴里念着一些古怪的咒语。咒语声低沉、悠长，伴着香烛燃烧升腾起的烟雾，在阴暗的茅屋中飘荡着，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古怪神秘感觉。

“亡魂要上身喽！”

阿桓身边的老伯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知怎么的，从窗口透进来的阳光忽然黯淡了许多，室内的温度也陡降了好几度，坐在王二双膝上的小娃子开始抱着双肩，微微有些颤抖，这样突如其来冷意实在有些奇怪，而越往老妪的方向靠近，似乎就越冷。

这时，巧云看到人群中缓缓走出一个女人，头上裹着个老气的绿色头巾，穿着一身深色衣服，走起路来像踩着小碎步，看起来迟钝而怪异。

女人面白如纸，像是狠狠抹上几层黛粉，双眼无神地盯着同一个方向，眨也不眨，走起路来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巧云看着她的脸，心中像掉了一颗石子，咯噔响了一下，总觉得有些奇怪。

女人就那样踩着碎步向着老妪越走越近，围观的人群都在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也没一个正眼朝她看。

“喂，还没轮到你呢，别插队啊！”巧云冲着那女人喊了一句。

这一声喊如同在平静的天空里响起了一声惊雷，巧云发现所有人都望向了自己，而那老妪的老伴也向自己投来了一种奇怪的目光，表情略显玩味。

“大家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

巧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悄悄躲在了云中子高大的身躯后面。

“云儿，你刚才看到什么了？”云中子问道。

“那个女人……”巧云朝那奇怪的女人一指，发现她此刻正望着自己，空

洞的眼瞳里看不到任何生气，不禁“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你们，你们都看不见吗？”巧云咬着拳头问道。

云中子摇了摇头，“那边什么也没有。”

阿桓瞪大了双眼，说道：“小师妹有阴阳眼，难道……”

这话说得四人同时一惊，巧云身上更是陡然间冒起一阵刺骨的恶寒，她再看去时，那女人已经离老妪不过咫尺之距了。

接下来，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女人一伸手，竟直接从老妪的身上穿过，随后她盘膝一座，整个人完全融进了老妪的身体里！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案台上的两根大红蜡烛火光倏地一晃，险些熄灭。趴在老太婆脚边的小黑猫也发出一声奇怪的尖嘶，逃难似地跑开了。

巧云这时看到的是两个模模糊糊的重影，她分不清眼前之人到底是之前那老太婆，还是那个怪异的女人。

被那女人附身后，老妪浑身一震，竟像得了羊痫风似地浑身剧烈颤抖了起来，在场之人无一不露出惊骇的神色，坐在对面的王二也是咽了咽口水，看得目瞪口呆。

不过一会儿工夫，老妪便恢复了正常，她挺直了腰杆子，脸上挤成一堆的皱纹也一下子舒展开了，像是年轻了十多岁。她蓦地一睁眼，仿佛变了个人似的，被白内障包裹的浑浊眼球直勾勾地盯着王二。

“二妮，是你吗……”王二壮着胆子问道。

老妪十分机械地点了点头，嘴角咧出一丝歪笑，口中用一种奇怪的音调说道：“死鬼，亏你还记得我……”

王二面容一松，一边嘿嘿傻笑，一边怂恿着身边的娃子：“狗子，快叫娘亲！”

这声音听起来完全像是一位年轻女子的声音，有几个了解‘问米’行当的乡亲面色凝重，大气也不敢出，另外几个从凤凰镇来的外乡人看到这种情况则是傻了眼。

“喂，这也太玄乎了吧？真的假的？”阿发看起来颇有些不相信。

“看起来不像是装的。”阿桓喃喃说道。

然而，在巧云眼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她看到二妮的嘴唇一开一翕，她嘴动一下，老妪也便跟着动一下，老妪此时就像一个毫无意识的傀儡一样，任她随意控制，而二妮死气沉沉的脸上自始至终都看不到任何表情。

王二见到二妮，思念就像泄洪的堤坝，一发不可收拾，前前后后问了一连串问题，像是拉家常一样，而老妪则摇头晃脑地一一作答，口齿伶俐，吐字清晰。直到后面排队的人等不及开始骂娘了，王二才依依不舍地离去。这时，站在老妪旁边的老汉拿着一面鹿皮做成的面鼓使劲敲了一下，面鼓发出一声沉闷而悠长的声音，二妮的鬼魂便一下子从老妪身上跳了出来，像倒带似地朝着刚才出来的方向慢慢退去，她是倒着身子走的，所有的动作就像是来时的回放，看起来十分诡异。

二妮离开后，老妪打了个寒战，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她看起来一脸茫然，仿佛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阿发捂嘴一笑："要是拍话剧，这老太婆绝对是个角儿，演得还真像。"

阿桓旁边的瘸腿老伯看起来是了解些里头的道儿的，他听得有些不高兴了，板着脸说道："信者则灵，不信者勿妄谈！"

阿发想和他理论，却被云中子伸手拦下了，阿桓也是连使眼色示意他不要节外生枝。

大家见老妪百试百灵，一个个的积极性更高了，每人每次都收一块大洋，不多时老头口袋里便开始鼓囊了起来，几乎每个来访者的问题老妪都能一五一十地答出来，像什么兄弟姊妹有几人，亡父去世的具体日期，外婆生前喜欢什么样的食物等，这些乱七八糟的琐碎问题听得阿发都打瞌睡了，等他再醒来时，一屋子里的人全都走光了，天色也渐渐开始黯淡了下来。

阿桓见时机成熟，刚想开口请老妪帮忙，她老伴却朝着离得最近的阿发一指。"到你了！"

阿发也不知怎么地就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坐下，他此时心中仍是将信将疑，心想既然来了，不妨试他一试。

他这次请的是他死去多年的姥爷。姥爷在他六岁时就死了，他无依无靠，这才上山学道。他问了一堆稀奇古怪的问题，像什么姥爷最喜欢哪家妹子，姥爷生前偷看过几个女人洗澡等等，这些都是以前姥爷在世时常在他面前吹嘘的，老妪想也不想，随口就答了上来，还大骂阿发不孝顺，说这几年给他烧的纸钱没以前分量多了什么的，听得阿发唯唯诺诺，心中再不敢有丝毫怀疑了。

在阿发问完所有问题后，双腿哆嗦着准备站起身来，他刚才可是和自己死

去十几年的姥爷在说话，想想都觉得有些瘆得慌。

老妪旁边的老汉这时忽然指着阿桓的鼻子说："你头上有三根刺！需要赶紧将它拔掉，否则会带来一些无妄之祸。"

阿桓听后，大吃一惊，连忙让巧云仔细检查他的头顶，却没有任何发现，就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何来三根刺呢？

老头看着巧云的动作，摇头说："你是看不出来的。算了，多收你一块大洋，坐过来这里吧！"

阿桓以为老人是忽悠他，将信将疑地走到老人的身边。由于他比老人高出了不少，只能坐在凳子上。老人闭目想了一会，然后转身回房间拿了一些红色朱砂出来，递给阿桓一面铜镜，在他头上轻轻划了几下。

在铜镜的照映下，老人的一举一动都呈现在大家眼前。突然，三根白发从阿桓的头发里面冒了出来，老人的手飞快地捏着突然出现的白发，用力一扯！白发应声出现在他手里。而阿桓，则是感到头上一阵电击似的酥麻。

"好了。"老人将白发递给阿桓。他接过白发，这真是从自己头上拔出来的吗？一切都显得那样不可置信，可是，却又由不得他不信，这时是夏天，老人穿着短袖，手里就拿着一些朱砂，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而在自己头上，巧云刚才检查过，连一根白发的影子也看不见，这无端多出了的白发又是……

怪哉，怪哉，真是古怪得很……

后来老头解释，这三根刺，称为"火刺"。每一个人都会有，但有些不会长，有些却会长出来。例如你，长得这么长，会影响到你一生的运气。现在拔了出来，多多少少会改变一点。

阿桓听得连忙道谢，不顾阿发心疼的眼神，拿出两块大洋啪的一下就交到了老人手里。

老人接过银元看也不看就给塞到兜里了，接着就和老妪开始收拾凌乱的案台，又拿出硬邦邦的扫帚在地上扫得刷刷直响。

师兄妹三人见这对老夫妇不好相处，你推我，我推你，都是不好和他们说。最后，三人都齐刷刷地望向了云中子。

云中子知道是逃不掉了，耸了耸肩，走过去向老头拱手作了一揖，"这位老伯，我们是从黑水镇来的，能否请你们帮个忙？"

"你们怎么还不走？打烊了，要问米明天再来！"老头扫帚一挥，毫不客

气下了逐客令。

云中子尴尬一笑，又说道：“实不相瞒，我们找到这里，其实是希望能进入冥界，两位是灵媒，一定会有办法吧。”

老头一听，手中扫帚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本来准备起身离开的老妪也是一回头，十分怪异地望着这四个年轻人。

第八章
冥界惊魂旅

“几个小娃子不知深浅，胡言乱语，老夫可没时间陪你们一起疯！”

“老婆子，该休息喽。”

老汉淡淡地说了一句，便搀着老妪准备往里屋走去。

“这……”云中子和巧云面面相觑，倒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阿桓这时用肘子推了推阿发，小声道：“把包袱给我。”

“干啥啊？”阿发警觉道。

“你大爷的，给我就是了，哪那么多废话。”

阿桓抢过包袱，接着又笑嘻嘻地说道：“老伯，别这么快走嘛，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道理我明白，这样，您要是肯帮我们，我给您十块大洋！”

阿桓说完，在包袱里摸出了钱袋，故意抖得叮当响。

阿发瞪大了双眼，显然是吃惊不小，“你疯啦，十块大洋，够吃多少碗加码粉了！”

老汉听阿桓这么一说，果然转过身来，一双精光四射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手中的钱袋。

阿桓见老汉心动了，颇有些得意地朝云中子使了使眼色，仿佛在向他炫耀一般，你云中子办不成的事，我阿桓却能轻易拿下。

老汉却是出人意料的一笑，“小伙子，要不我给你十块大洋，买你们别去送死。”

这话说得大家伙儿都是一惊，巧云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哪知嘴唇一开一翕之间，竟将罩在脸上的面纱给蹭掉了，一张惊慌失措的鹅蛋脸顿时展露无遗。

“唔……小玲，小玲……”

老妪一双白内障的双眼中闪出异样的色彩，口中聒噪个不停，一下子跑过去抓住了巧云的双臂。

“呀，你干什么，快放开我！”巧云被她枯枝似的双手抓得生疼，忙咿咿呀呀地挣扎着。

其余三人也被她这一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慌忙过去拉扯，那老妪又是吐口水又是用牙齿咬，三个大男人竟是近身不得。

“小玲，真的是你吗，你终于……”老汉呆呆地望着花容失色的巧云，显得有些语无伦次。不过他的眼神很快又黯淡了下来，自言自语道：“不可能的，你不是她……”

巧云被那老妪像玩偶似的又拉又扯，急得快哭了出来，那老汉厉声呵斥了几句，那老妪才依依不舍地放开，呜咽着回到老汉的身边。

“小姑娘，对不住了，自从我家女儿死了之后，她就一直这样。”老汉叹息道。他一边拍着老妪的肩膀安慰着，一边又喃喃说道：“要是小玲还活着的话，应该也和你差不多大了。”

阿发见巧云吓得不轻，忙小声凑到她耳边安慰道：“别理他们，两个老神经病。”

云中子见两老都是年逾花甲，无依无靠的，心中有些同情，问道：“老伯，您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老汉深深叹了口气，仿佛陷入了某种十分痛苦的回忆中，良久，才缓缓说道：“原本我们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一家三口，虽然算不上富裕，但相处和睦，都过得很快乐。小玲从小就很懂事，知道她娘体弱多病，端屎端尿的，从不含糊，她照顾得体贴，她娘的病也眼看一天天好转起来，本来打算等她娘病好了之后，给她说个好人家嫁了的，哪知，哪知……”

老汉越说越激动，声音也变得颤抖了起来，四人也都是个个表情认真，十分专注地聆听着，虽不曾为人父母，但这份浓浓的爱女之心却让他们深受触动。

“那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雨，电闪雷鸣，屋顶都快给掀开了，她娘半夜口渴想喝水，她看家里水缸见了底了，就披着梭衣带着水瓢去外头的河里去舀，我见外面风大雨大，让她接点雨水就好，她怕她娘喝了不干净的水会闹肚子，非得跑去河边打，这一去啊，就再也没回来……”

“哇呜呜……”一说到这，老妪竟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了起来，那哭声撕心裂肺，听得人肝肠寸断。

老汉这时也是老泪纵横，“她娘认为是自己害了小玲，一直走不出心里的

坎儿，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巧云听得有些动容，她此刻再看那枯骨般的老妪，也没之前那般反感了。只听她沉声说道：“人死不能复生，你们还是节哀顺变吧，我想小玲在九泉之下，也不愿看到你们这样伤心的……”

老汉擦了擦眼泪，又板起了之前的一副冷冷的面孔，“我不需要你们同情，你们还是走吧，不要打搅老人家休息了。”

这话阿发听得极不顺耳，没好气地说道：“嗨，这老头，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喂，别这样。咱们还得麻烦人家帮忙的呢！”阿桓扯了扯阿发的衣角，说道。

“这两个油盐不进的老顽固，肯帮忙才怪呢！”

“大师哥，你忘记玄空大师的叮嘱啦？”巧云也朝着阿发连使眼色。

阿发扁了扁嘴，小声嘀咕道：“本来就是嘛……”

这些话老汉全听在了耳里，只听他冷哼了一声，说道：“冥界可不是游乐场，想去就去，想来就来的，恐怕你们一生中遇到的最恐怖的事，也比不上那里的半分可怕。你们几个小娃娃年轻气盛，只是图一时之快，去了也是白白送命。”

“老伯，实不相瞒，这次我们去冥界，乃是要调查一些事情，并不是去玩的，如果真出了什么事，也并非是您的过错，还希望老伯能行个方便，帮帮我们。”

老汉见云中子言辞恳切，句句真诚，不禁问道：“你们要去做什么？”

云中子想了一下，见这老汉并非歹人，便一五一十地将情况全说了出来。

“这么说来，你们几个小娃娃是要去拯救百姓的？”

“事关天下苍生的福祉，若老伯能帮忙，也是功德一件呢。”

“唉，不是我不帮，我等虽为通灵人，但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的。我们是吃死人饭的，天生就与冥界订下了契约，若是随意打破了两界之间的平衡，他日冥界怪罪下来，恐怕我们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你说说看，我们都半只脚踏进棺材里了，只想好好颐养天年，何必去做这些拂逆之事？”

巧云这时坚持道：“可是，那样多的无辜百姓会遭到灾祸，您也不能不管不问呀！”

“哼，别人生死，与我何干！”

老汉刚说完，却发现一个冷冰冰的东西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一转头，却

看到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你自己的命，总该与你相干了吧？”阿桓拿着枪，冷声说道。

“盒子炮？你要做什么？！”老汉的语调中显出几丝慌乱，显然没有之前有底气了。

“哼，这玩意儿是美制勃朗宁手枪，可比盒子炮厉害多了！”

阿桓说着，将枪口对准案台上装米的大瓷碗，扣响了扳机。

“啪！”一声清脆的巨响振聋发聩，瓷碗一下子碎成了几十瓣，碎瓷片弹飞了老远，碗中的白米更是洒得到处都是，老妪被这巨响吓得怪叫连连，老汉也是浑身一震，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

阿桓自己也被吓住了，他第一次使这家伙，没想到有这样大的威力，他耳中此刻仍在嗡嗡作响，手掌被枪膛强大的后着力震得酥麻不已。

阿桓见老汉被吓得不轻，嘴角咧出一丝冷笑，“你想想看，要是这玩意儿打在脑袋上，会不会碎成一摊烂番茄？”

“你一死，你兜里的那些银元可全归我了，现在世道乱，死几个人也没人查，你自己看着办！”

阿桓这样赤裸裸的威胁一个老人家，云中子和巧云都感觉有些不妥，但现在一时也别无他法，便都默默看着，静观其变。

老汉显得有些犹豫，良久才迸出一句话：“除非你们答应我一个条件！”

阿桓见老汉松了口，不禁大喜过望，忙追问道：“什么条件？快说。”

“帮我在生死簿上查查小玲的消息。”老汉见几人一脸不解，又继续说道：“这些年，我们用尽了各种招魂术，却一直没办法将她的魂魄招回来，你们去冥界的话，就行行好，帮我们查查小玲是否已经进入轮回了，如果是的话，是投胎到了哪户人家，我们也好去看一看……”

“那生死簿该在哪里找？”

“阎王殿里分文武四大判官，分属赏善司、罚恶司、阴律司、查察司。阴律司便是崔判官，生死簿向来由他掌管，不过他性格暴戾，铁面无私，要想偷看生死簿的话，你们得多想想办法才好。”

阿发咕哝道：“听起来好像很危险的样子，难怪这老家伙不自己去。”

“有什么问题吗？”老汉又问道。

“好吧，我们帮你！”阿桓一口答应了下来。

“成。我进去拿家伙，你们在这里等我。”老汉得以了解一桩多年的心事，脸色比之前轻松了不少。临走时，他像想起来什么似的，将手在阿桓面前一摊。

“干啥？”阿桓一愣。

“之前那十个银元给我。”

“太离谱了吧！”

“唉，生逢乱世，谁不得替自己多留个后路？钱多人心安，我跟老婆子无依无靠，下半辈子就指着这些钱过日子了。”

阿桓又抱怨了几句，见他的眼神不容商榷，只得乖乖地将银元掏了出来。老汉在手中点了点，狡黠一笑，猫腰钻进了里屋。

老汉一走，阿发就发飙了，“花了这么多钱，你自己去和师父说！”

“嘿嘿，这不也是你同意的吗？”阿桓戏谑道。

巧云这时嘻嘻一笑：“二师哥，还真有你的！这种倔老头都让你搞定了。”

“这还用说吗？你师哥我多聪明，不像某些人……”阿桓说着，侧头朝云中子瞄了一眼，故意咳嗽了两声，“所以说，关键时候，还得用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

过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怪老头还没出来，巧云有些等不及了，猜测道：“他不会耍什么花样吧？”

阿发还在心疼他那十块大洋，便道：“我进去瞧瞧。”

云中子却是不同意：“再等一会吧，就这样闯进去太不礼貌了。”

阿发白了他一眼，小声嘀咕道：“又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会心疼了。”

大概又过了一小会，怪老头终于走了出来，手里抱着一个有些发黑的大铜球。这铜球上已经是锈迹斑斑了，看起来十分沉的样子，怪老头要两只手合抱才能抱得住。

“铛”的一声响，怪老头将铜球重重地扔在了地上，口中不断喘着粗气，有些不高兴地说道：“你们几个小娃娃年轻力壮的，也没人来帮帮我这老骨头。”

“你又没说……”阿发嘟囔道。

“你，去后院舀两桶井水去。”怪老头朝着阿发指了指，眯着眼吩咐道。

“哟嗬，倒使唤起人来了，我可不是你家仆人！”阿发叉着腰，气呼呼地说道。

“养得这么壮又不做事，和养头猪有什么区别？”

“你……”

阿发想要骂回去，他这时发现巧云，阿桓和云中子都望着自己，只得耸耸肩投降了，“好好好，我去我去，为啥倒霉的总是我……”

望着他无奈的背影，巧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云中子也是忍俊不禁，笑着摇了摇头。

怪老头这时不知从哪弄来一大块锡箔纸，将铜球给包了个严严实实，看起来像是用胶水粘在了上面，铺得十分平滑，与铜球全乎合为了一体，看不到一丝褶皱的痕迹。

阿发用扁担挑着两大桶水，跌跌撞撞地从后门走了进来，怪老头冲他一笑，将铜球从中间打开，分成了两个中空的半球，接着，将打来的两桶井水全倒在了其中一个半球之中。

“老婆子，弄好了没有？”

怪老头一喊，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老妪也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她左手提着个绑得严严实实的大公鸡，右手则拿着一个黑瓷碗。

“咕咕咕……”大公鸡在老妪的手中急促的叫唤着，显然是受了惊。老妪用两根手指头掐着鸡脖子，它便叫不出来了。

老妪的指甲看起来有四分之一根筷子那样长，里面结满了黑垢，看得有点恶心，只见她娴熟地将指甲深深地扎进鸡脖子里，玩闹似地划了个圆周，整个鸡头就掉了下来，掉在地上的鸡头嘴喙仍在一张一翕地开合着，一双粗大的鸡腿则伸得僵直无比，身子还在微微颤抖，殷红的血浆不断从断裂的脖子里喷涌而出，老妪将鸡脖子含在嘴里啜了口鸡血，然后又提着死鸡倒扣在瓷碗上，任凭鸡血哗啦啦地溢满整个瓷碗。

四人看得目瞪口呆，巧云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更是差点吐了出来。

“好残忍啊！”巧云扭过头去，不忍再看。

老妪撕下了一小块锡箔纸盖住盛满鸡血的瓷碗，又从头上取下一条皮筋绑住了碗口，在确定绑严实了之后，便见她将瓷碗倒扣在溢满井水的铜球底部。怪老头见井水完全湮没了瓷碗，且确定没有鸡血自碗中渗漏后，便满意地将铜球给重新盖上。锡箔纸在晚霞的辐照下折射出一种近乎诡异的红光，迷离得像伤口渗出的鲜血。

阿桓好奇心盛，不禁问道：“这是搞的什么鬼东西？”

怪老头摇了摇头，笑道："天机不可泄露。"说着，又找来毛笔沾上朱砂，在铜球上游龙走凤地画了一大串看不懂的古怪符文。

阿桓这时侧头，冲着云中子嬉笑道："喂，小白脸，你不是神通广大么，你倒是说说看，他这是在做些什么？"

阿桓本来是想出他的洋相，没想到云中子顿了顿，竟不急不忙地解释了起来，"我虽对民间巫术知之甚少，但想来与道门的奥义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阳消阴长，阴制阳，阳生阴'的道理，同我全真教的'阴煞闭阳关'之局有些相似。"

阿发没听懂，瞪着眼睛问道："怎么个说法？"

"公鸡日出打鸣，因此公鸡血是极阳之物，而井水出自阴湿的地底，终日不见阳光，乃是极阴之物。之所以将盛满公鸡血的瓷碗封存并倒扣在铜球之中，一是为了锁住阳气不至外泄，二是为了镇阳生阴，这和将符纸倒贴在僵尸身上，反倒会加剧僵尸身上的煞气是一个道理。至于最后用极阴之水湮没极阳之物，我想，是为了达到一种'阴阳互冲'的效果，由于瓷碗中的阳力被镇住，当井水中的阴力侵蚀阳力，达到一种无可附加的程度时，便会'阴煞闭阳关'，阳力便会完全转化为阴力，而这样的质变过程中，将会产生一股十分可怕的能量……"

云中子耐心的解释了一大通，阿发听得是云里雾里，为了不丢面子，依然表现出一副渴切的样子追问道："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啊？"

"这股强大的能量足以改变时空运转，在阴阳二界之间建立一个短暂的维度，通过维度中的介质，你们就可以进入冥界之中了。"

阿发一回头，却发现是那怪老头在说话，此时的他脸上现出几丝诧异，啧啧说道："这位年轻人不简单呐，小小年纪居然能瞧得这样透彻，啧啧，没想到牛鼻子中还有这样的人才。要是小玲还活着的话，老夫可是绝对让你做我的登门女婿！"

巧云一听，立马嘟着嘴驳斥道："那可不成，云大哥他不会答应的，对吧？"说完便侧眼瞄着满脸通红的云中子。

阿桓无趣地说道："他说的是假如，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阿发见气氛尴尬，忙出来打圆场，"不过话说回来，小白脸，你懂得还真不少呢！"

巧云得意地一扬眉："那是！云大哥可是当世首屈一指的道术天才呢！"

怪老头没兴趣听他们几人争风吃醋，他不声不响地搬来四张座椅并排摆放，示意让四人坐下来，随后自己又将案台边那个老藤木椅搬到四人正对面坐下，中间则放着那个锡箔纸包裹的大铜球。

"事先声明，我虽可以将你们引入冥界，但却无法提前预知方位，也就是说，你们将会被随机传送到冥界的任何一处位置，所以，你们最好祈祷能顺利进入冥王的辖区内，那里会比较安全。"

阿桓感觉有些奇怪，问道："什么意思？冥界不都是冥王的辖区吗？"

怪老头干笑了两声，却不回答。

"嘿嘿，要发功了吗？"阿发觉得新鲜好玩，在椅子上极不安分地动来动去，乐呵个不住。

"现在时间还早，需要等到子夜，你们可以先睡一会儿。"

油纸窗的缝隙里不断有冷风渗进来，阿桓不自觉打了个寒战，说道："你是在开玩笑吗？屋子里这么阴冷，怎么可能睡得着啊！"

怪老头不说话，嘴角咧出一丝谜样的微笑，一只皱巴巴的老手在铜球上一拨，铜球便像一个陀螺似地原地旋转了起来。与此同时，怪老头口中开始念起了一段玄奥古老的咒语："魂升天，魄归地，人道渺渺，鬼道苍苍，当人生门，人道贵生，鬼道贵终，人道常自吉，鬼道常自凶，虚生实，实生虚，极北阴罗酆，盛南天都峰，若无心想杂乱，则随吾遁入幽冥……"

怪老头闭着双眼，一遍复一遍地念诵着，铜球上的锡箔纸不断折射着幽暗的白光，竟然是越转越快，不时裹带着"呜呜"的风声，四人望着高速旋转的铜球，只感觉怪老头的吟诵声变得悠远缥缈了起来，意识也渐渐开始变得模糊，不消一刻工夫，昏昏恹恹的四人都相继沉沉睡去……

第九章
六道金刚咒

夕阳染红了半边天。黑水镇一处正在复建的工地上，由于新找来的梁柱不牢靠，整个建筑体倾覆，昨夜两个正在砌砖的工人不幸在被当场压死。大家伙儿这会儿正在手忙脚乱地刨土搬砖，旁边放着两个破旧不堪的烂担架，想要将两人的尸体给挖出来，这样的天气尸体放久了容易发臭，而且容易传播疾病，得赶紧埋了。

玄空老和尚站在工地旁边，左手上挂着一串念珠，此刻正双手合十，诵经持咒替亡魂超度。他双眼呈半睁半闭的状态，也许是发现了什么，他目光忽然一紧，直直地朝着废墟中一处齐人高的断壁走去。拨开厚厚的灰尘，断壁底部一个鲜艳而诡异的印记顿时显现了出来。

这印记中是一条用线条简单勾勒出的龙，整个身体呈青绿色，蜷缩成一圈圈的圆环状，圆环中央是一颗圆润的珠子。乍看之下，是一副粗糙简易的龙吐珠的印记，玄空老和尚却不这么认为，这印记中的龙与寻常见到的颇有些不同，只有四指，应该是一种叫“蟒”的动物。

为何在这断壁残垣处会出现‘青蟒吐珠’的印记?

在十米开外有另一处房屋，最早以前是杂货店，此时，在屋顶上，正匍匐趴着一个头戴黑色面罩的身影。那人利用屋顶的飞檐作为掩体，时不时探出头去，细细观瞧着正在沉思的玄空老和尚，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当那人确定玄空毫无戒备之后，将脸埋在飞檐之后，缓缓从身下取出了一枚寒光凛凛的梅花镖。梅花镖在夕阳下隐隐显出一丝乌黑之气，看起来像是淬了毒。

那人娴熟地将梅花镖夹在修长的双指之间，再次从飞檐下探出头来，冷冰冰的目光往玄空老和尚的方向聚焦而去。

就在此时，她整个人忽然呆住了，玄空老和尚竟然不见了!

她半蹲着身子，目光慌乱地在废墟旁的人群中挨个搜寻着，却没有任何发现。

“阿弥陀佛，施主可是在找老衲？”

一声洪亮饱满的声音如同河泽般涌了过来，她矍然一惊，目光骇然地回过头去，发现玄空老和尚正单脚立在背后的另一侧飞檐上，目光平和地盯着自己。

蒙面人脸上现出一丝不可思议的神色，她身子不自觉地小退了两步，旋即身形一闪，转瞬间便飞过了一条街，落到了对面的屋檐上。玄空目光一凛，双脚点出两片蓝光，迅捷地朝她追去。

玄空老和尚站在镇政府的院门外，一脸肃穆地望着院内的三层小洋楼。

那神秘的蒙面人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他在小洋楼里一层接一层地找寻着，一边转动着手中的念珠，一边在掐指算着些什么，锐利的目光扫过任何一个可能藏身的死角。

三楼有一个房间紧闭着房门，他经过门外时，手中念珠竟出其不意地滑落了下来。玄空停下了脚步，幽深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扇雕花木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玄空伸手准备推门，然而，收还没触碰到门把手，却不知怎地，又忽然间停了下来，他俯身捡起那串念珠，掸去上面的灰尘，走开了。

在雕花木门的另一侧，马小倩正背着身子紧贴在门上，额上已是冷汗涔涔。在剧烈的奔跑中，黑色的面罩早已耷拉了下来，此刻只剩一根绳子挂在她秀气的左耳上，随着她粗重的喘息一摇一晃。

马小倩在门缝里看到玄空老和尚已经离开，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将那早已被汗水浸湿的面罩摘了下来，悄悄塞进了床头的一堆衣服之中。

这老家伙还真难缠。马小倩心中暗想道。

她对着镜子简单地将有些凌乱的刘海儿梳理了下，便拉开房门，若无其事地准备出去溜达。

屋外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楼梯是在右手边，她刚走出了两步，却心中猛地一沉，一下子怔在原地。

玄空老和尚此刻正站在她背后三尺开外的地方，原来他根本没有离开。

“阿弥陀佛。”玄空老和尚双手一合，问道：“施主这要是到哪里去？”

马小倩起初有些慌乱，但很快又镇定了下来，只见她脑袋一昂，说道：“你

这和尚还真爱多管闲事，本姑娘去哪，你管得着吗！”

“老衲方才在追一只妖物，不知施主可曾看见？”玄空望着马小倩，眼中精光四射。

马小倩强压心虚，摆做一副刁蛮姿态：“这光天化日的，哪有什么妖物？简直是莫名其妙！”

“本姑娘还有事，就先不陪你了。”

“等等！”

马小倩心中一紧，转身怒视着玄空，“还有什么事？”

玄空冷冷一笑，说道：“施主可曾听说过一句话，花开两面生，人生佛魔间。”

“我可没听过，是哪个闲云野鹤说的？”

玄空见她故意装宝，也并不恼怒，依旧语调平和地解释道：“说的就是‘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意思。如果施主心中存有什么恶念，还是趁早打消了吧。”

马小倩一哂：“那大师可又曾听过‘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哼，你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

马小倩讥诮道：“大师不是什么都知道么，干吗还来问我？”

玄空冷哼了一声，“你用妖术化为人形，虽能瞒过道家天眼通，却难逃我佛门菩提心。”

马小倩微微有些愕然：“那我的身份，大师怕是早就知道了吧？为何一直不揭发我？”

“阿弥陀佛。正所谓凡事留一线，老衲见你一身修为来之不易，曾数次用眼神提醒，让你早些离开，可你似乎并不明白老衲的心意。”

“哦？”马小倩笑得玩味，“大师慈悲为怀，真是让人感动呀。你这样做，难道就不怕养虎为患吗？”

“你要是敢造次，老衲早就收了你了，哪能还让你在这里说话？”

“这些日子老衲不动声色，其实也是在一直暗中观察你，看你来这里到底是什么目的。”

马小倩眼色一淡，“我不说自然有我的理由，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你就不要再干涉了好不好？”

“不闻不问无异于包庇纵容！”玄空义正词严地说道，“人和妖朝夕共处，终究有违天道，老衲见你本性不坏，今日便放你一马，你速速离开黑水镇，到

你该去的地方去吧。”

马小倩的反应变得很激烈。“哼，什么天道彰彰，全都是借口！我问你，妖也是生灵，连鸡鸭猫狗都可以和人待在一起，为什么妖就不可以？妖不为恶，为何驱之！”

“放肆！老衲一再好言相劝，你这妖孽却巧言令色，不思悔改，休怪老衲不客气了！”

玄空目光如电，面如坚铁，看得马小倩心中一阵阵发慌，心中思忖着，这老和尚相当难缠，硬碰硬绝对没什么好果子吃，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下扶着走廊上的栏杆，准备直接跳下去。

“哪里走！”

玄空厉声喝道，紧接着身形一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着马小倩奔去。脚步声疾，身后拖着一长道幻影，但见玄空钢铁似的手爪一伸，正抓在马小倩的肩头，马小倩还没叫出声，接着便直接被玄空从栏杆上给摁了下来。

马小倩被他抓得生疼，不禁怒道：“你这和尚，好生无礼！快放手！”

玄空老和尚冷哼一声，漠然地望着马小倩痛苦的表情，手中力道却是丝毫不减。

马小倩牙关一咬，斥道：“你这和尚，口口声声说什么渡化众生，慈悲为怀，却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怕被天下人笑话吗！”

玄空摇了摇头，“天雨虽宽，难润无根之草，佛门虽广，难渡无缘之人。”说完，玄空抓着马小倩便要往楼梯的方向走去。

“你，你要带我去哪里？”

“九华山菩提洞。”

马小倩脸上骤然变色。九华山是佛门圣地，菩提洞则是用来关押鬼魅妖邪的地方，洞中供奉着十八罗汉的金像，佛光普照，让洞内的鬼魅无处遁形不能为恶，洞外更是有高僧终日诵经，意图化去这些邪祟身上浓重的戾气。

马小倩知道这一关进去，也就别想再出来了，心中不禁有些急了，她忽然身子往后一弯，莲足重重地朝着玄空的下颚踢去，玄空听到风声，下意识地用左手一挡，穿着绣花鞋的脚背正撞在自己手掌上，瞬间就被化去了力道，另一只手却仍旧抓着马小倩不放。

他没料到，这只是马小倩假以诱敌的虚招，眼见一踢不中，借着身体前倾

的力道，又一掌往玄空的胸口拍去，这下玄空就没有多余的手去接了，这一掌暗含内力，结结实实地拍在了他胸口，虽然力道不算大，却仍将玄空震开了一步，那只抓着马小倩的手也自然松了开来。

玄空微微有些惊愕，冷声说道："妖就是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衲若再对你慈悲，便是祸害了苍生！"

玄空说完，双手一合，浑身激荡起一阵澎湃的皓白真气，宽大的袖口都在猎猎鼓舞，真气流转伴随着一股强大的劲风，吹得周围尘灰飞扬，只见他饱满的手掌结了个佛门印决，以怒海腾空之势朝着马小倩击拍而去，马小倩看得心惊，不敢硬接，慌忙侧身避开。玄空不依不饶，袖袍一挥，带出一道宝蓝色光弧，翻掌疾追。

玄空每一掌使老时，都会在掌外推出一记蓝光四溢的掌印，这掌印看起来数倍于他自己的手掌，威力无穷，顺着掌路的轨迹飞出了一尺来远才渐渐消失。

马小倩周围全是玄空的掌风，她见玄空招式凌厉，劲力深厚，心中对这老和尚深不可测的实力也是吃惊不小。亏得她身姿轻盈，迅捷无双，在狭窄的走廊长蹿下跳，身子柔若无骨，可以弯折成任何匪夷所思的弧度，许多看似绝无可能躲过的杀招，都被她优雅轻松地避过。

马小倩的速度快若流云，玄空眼中全是一道道飘逸的幻影，虚虚实实，让人无法分辨。十数招下来，竟是伤不到她分毫。玄空毕竟年事已高，一系列排山倒海般的杀招使出之后，掌风也渐渐缓了下来，马小倩瞧得真切，嘴角咧出一丝媚笑，此时的她手中红芒翻涌，慢慢将双手结成手刀状，如同血色的诡异芒气顺着手掌如同水流一般流淌而下，逐渐汇聚成了两把森寒无比的气刃。气刃上不时还会爆出几丝炽烈的流火，远远看去，像是握着两把烧红的利剑。

此时的马小倩看上去像是变了个人，双眼闪出幽幽红光，玩味似地盯着玄空，脸上的媚意也早已是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冷若坚冰似的脸。

"聚气成刃！"玄空愕然道，"你这妖孽竟有如此可怕的修为，看来老衲更是留你不得。"

马小倩冷声笑道："是吗？那倒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说着，气剑一带一送，斩出两道交织在一起的赤色光刃，如箭离弦，往玄空的方向飞速划去。玄空心中一沉，双手摊张，呈握球状，一上一下蓦地一拉，带出一道湛蓝色的流动气幕，生生的挡在了自己的胸前。

光刃打在气幕上，发出一声尖锐的鸣爆，如同春雷震耳，都齐齐地化作崩碎的烟尘，呛人口鼻。

烟尘散尽，玄空目光一凛，因为他发现，眼前的马小倩竟然突然消失了！

就在他惊愕万分的同时，背后却突然显出一个人影，浅浅一笑。正是马小倩！玄空似乎并未察觉到马小倩的出现，只见她双手交指一握，两柄气刃竟结成了一体，无论体积与威力都是成倍增加，她以一个反重力的侧仰姿势悬浮在半空中，整个身体开始旋转了起来，如同电钻一样朝着玄空的背心处疾飞而去，由于速度过快，周身都被带起了一圈薄薄的赤色流幕。

如此强悍的全力一击，就算是内家功夫练到极致，有神功护体，也难免会落得一个肠穿肚烂，肢体分离的下场。

玄空并未回头，脸上却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口中铿锵有力地念起了六道金刚咒真言："瓦、阿、哈、夏、萨、嘛！"

语毕，但见一道齐人高的金色光罩稳稳地罩在了玄空身上，那光罩光华四溅，璀璨刺眼，乍看之下就如同大罗金刚下凡一般。这正是佛门中玄奥无穷的"金刚罩"。

六道金刚咒，虽然只有六字，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威力。诺那上师初莅临汉地时，即广传此咒。佛门先祖丰上师更有明确开示：此咒普渡众生，有无量无边功德，凡耳闻此咒声，或目观此咒字，或身手触着此咒，均消灭三世业障，将来均得成佛。足以见得此咒之玄妙。

马小倩的气剑并没有遇到想象中的拦阻，如入无人之境，几乎全刺进金刚罩体之中，她心中不禁暗自得意，堂堂的九华山主持也不过尔尔，竟会被自己如此轻易地击败。

但她脸上的笑容马上便僵住了，她感觉有一股强大的劲力将她的双手不断往内吸，无论她如何努力也无法挣扎出来，方才自己这一招便像是融化在了水里，甚至没起一点涟漪。马小倩心下大骇，额头上渐渐沁出了豆大的汗珠，不多时便感觉双手僵麻，无法动弹。忽然，玄空周身一抖，金刚罩光体大盛，一股充盈饱满的真气撞在赤色气剑之上，气剑叮嘣几声就裂成了好几截，落在地上化为一堆黑烟。

几乎是在同时，玄空身形一转，鹰爪似的手一下子就掐住了马小倩的胳膊。他玩味似地望马小倩，仿佛在告诉她这次插翅也难飞了。

此时此刻，玄空的浑厚的手掌中聚起一团澎湃的白芒，眼瞅着就要往马小倩的脑门子上招呼，这一掌非同小可，头骨准得裂成好几十块。马小倩急中生智，竟将披在身上的外衣一脱，露出了一条撩人心弦的粉色束胸，束胸半遮半露，将乳峰勾勒得凹凸有致，但凡男人看了都会心漾神驰。玄空是五蕴皆空的出家之人，所谓非礼勿视，看到这样的情况赶紧用袖袍遮住脸，口中一个劲地念阿弥陀佛。

“你刚才不是要打人家吗，你打呀，你打呀！”马小倩眉毛一扬，颇有些得意地说道。

“竟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真是不知廉耻！”玄空显得十分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楼梯口上来一人，开口就喊：“嗨，小倩姑娘，你怎么在这呐？”

来人却是二麻子。他刚从凤凰镇赶回来，看起来风尘仆仆，一脸疲惫，他本是来找茅无极的，却没想到碰到了马小倩。

“哟，大师也在啊！”二麻子嬉皮笑脸地说道，他见玄空正抓着马小倩的胳膊，两人面色都是十分凝重，不禁一愣：“你们俩在干啥？”

“二麻子，你来得正好，他……他轻薄人家……呜呜呜……”

马小倩说着开始装模作样地抹起眼泪来，一副楚楚可怜的委屈模样。

二麻子见她衣衫不整，香肩外露，心中已是相信了，表情夸张地说道：“大师，想不到你……”

“人家不想活了啦！”马小倩为了将戏演得更真，一下子钻进了二麻子怀里，又是喊又是闹的，不时还得意地瞟上玄空几眼。

二麻子对马小倩早就是望眼欲穿，哪里想到会有这样投怀送抱的好事，心中顿时大喜过望，在她一头软滑的青丝上又是摸又是拍的，安慰道：“喔唷，小宝贝乖，不哭喽。有你麻子哥在，倒是看看有谁敢欺负你！”二麻子说着狠狠地瞪了玄空一眼。

“你快放手，再不放手我……我可要喊人了！”二麻子挺起胸脯，故意装作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玄空心想这小子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知道是解释不清楚了，当下也懒得与他多费唇舌，只是重重哼了一声，甩开了马小倩的胳膊，抛下了一句“你好自为之”后，便啪嗒啪嗒走下楼去。

二麻子确定玄空走远后，又义愤填膺地说道："老秃驴还敢威胁人，你动她一根指头试试？！"

这话其实是说给马小倩听的。马小倩将二麻子搭在她香肩上的手使劲推开，娇声问道："你摸够了没有？"

二麻子坏笑连连，争辩道："我也是为了帮你啊……"

"啧啧，看看你，真是越描越黑，刚才英雄救美过不过瘾？"

"还好还好，嘿嘿。没想到连出家的和尚也能拜倒在你石榴裙下呢，我看你啊，整就一磁铁。"

"怎么个说法？"

"见谁吸谁呗！"

"呸！"马小倩娇啐一声，笑道："油嘴滑舌，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能信男人那张嘴！"

"不过话说回来，今天还真得感谢你呢。"

二麻子戏谑道："你不用以身相许，我二麻子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突然，他话锋一转，又道："当然，你要是坚持的话，我也不会反对……"

马小倩扁了扁嘴，哼了一声，"美死你哦！"

马小倩走出几步，回头看了看满脸失望的二麻子，嘤咛一笑，挑逗似地将外衣脱下给他看，接着又极快地捂上了，只留给他一个销魂蚀骨的媚眼。

二麻子伫立在原地，哈喇子都快流了三尺长，整个人仿佛石化了一样，瞪大了双眼良久不能动弹。

第十章
血海浪滔天

子时。巧云这一觉睡得特别沉，梦中全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景象，还不时能听到女人的哭声。在一片混混沌沌的黑暗中，她看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步履艰难地朝一个中年男人追赶着。男人的脚步走得很快，女人也被落下得越来越远，终于，失去重心的她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膝盖摔得肿痛了她也不去管，而是将小心翼翼地检查着怀中的婴儿，当发觉没事后，不禁用脸贴在婴儿身上，又是一阵幽幽地抽泣。

“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巧云冲着女人大声喊道，女人却像是没有听见一样，看不到任何反映。

终于，巧云走到了那女人面前，蹲下身子，却看到了一张模模糊糊，没有五官的脸，她吓了一大跳，连连后退，那个没有脸的女人却站起了身子，一手抱着婴儿，另一只手颤抖着伸向了她。

“啊！！！”巧云歇斯底里地叫喊着，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惧怕这个女人。她想要跑，一直跑，跑到看不到那女人的地方，一回头，那没有脸的女人又鬼魅般地出现在了自己身前。

此刻的巧云离她不过咫尺之距，她浑身都是冷汗，身体也忽然动不了了，那个女人一步步向她走来，襁褓中的婴儿也在这时停止了哭泣。她那张没有五官的脸朝着巧云越靠越近，巧云瞪大了双眼，心中怦怦直跳，嘴中却喊不出任何声音，只感觉头皮一阵发抽了，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那张脸在巧云的脸上轻轻地蹭来蹭去，她忽然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像是埋藏了多年的酒坛子被突然挖出来一样。

这个女人是谁？自己认识她吗？

正在巧云激烈思索的同时，耳畔传来一声如同春雷爆裂般的巨响，那声音好似近在眼前，又好似远在天边，惊得她猛一下睁开了双眼，眼前烛火闪烁，

绽出一抹抹诡异的橘光，她发现自己仍在那个怪老头的小木屋里。

原来刚才只是个梦。由于受到了巨大的惊吓，梦醒时分，她竟出其不意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一只手从身后搭在她肩膀上，让她又是神经质地一震。

“小师妹，你也醒了？”

原来是阿桓。回头一看，云中子和阿发也站在她身后。

“人家刚被噩梦吓醒，又被你吓一跳……”巧云撅着嘴发脾气。

阿桓耸了耸肩，“我也是啊，被一声巨响给惊醒了。”

“怎么，你们也听到了？”云中子诧异道。

“那是天破声。”昏暗的木屋内，传来一声苍老的冷笑。

几人惊慌地寻找声音来源，发现竟是那个懂通灵的怪老头。此时的他的目光并没有望着几人的方向，而是直直地望着前方，像在观察着什么似的。

阿发气不打一处来，“你不是说要送我们进冥界的吗？这都过了子时了，到底在搞什么鬼？”

“听到天破声，就说明你们已经身在冥界之中了。”

怪老头的声音夹带着回声，显得十分悠远，听起来像是隔着一道山谷。

“娘个球的，当老子们是睁眼瞎吗？这里明明是……”

阿发话还没说完，就像木桩一样呆住了。

他看到在自己身后的椅子上，坐着另一个“阿发”，看上去仍在呼呼大睡，而另外三张椅子上，则坐着巧云、阿桓和云中子，个个都是双目紧闭，一脸酣睡状。

站着的四人时而看看椅子上的“另一个自己”，时而面面相觑，脸上都是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怪老头嘴未动，却发出了悠远的声音，“你们现在是魂魄离体的状态，我只能将你们的肉体保存两日，如不能按时返回，两日后便是你们的祭日。”

这时，屋子里忽然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层青雾，可视范围陡然降了下来，雾霭迷蒙中，怪老头的身躯显得若隐若现，像是一具枯皱的干尸。四人下意识地背靠背贴在了一起，都是紧张兮兮地在雾霭中摸索着。

“地狱就像是一面镜子，人的前世今生都在里面。你们眼中所看到的东西，在‘镜子’里都不是真实的，烛火会指引你们进入幽冥之境。”

自始至终，怪老头的嘴都是闭合的状态，这些絮絮叨叨的话语像是他的腹

语，又似乎来自其他地方，让人听起来渗得慌。

烛火飘摇，闪烁不定。影影罩罩中，可以看到火苗全都倒向了同一个方向。

阿桓这时说道："老头说烛火可以指引方向，咱们顺着这个方向走就好了。"

云中子却是摇了摇头："不对。所谓烛火摇，风吹到，火苗是往北飘，那风便是自南边吹来，南方应该才是出路。"

阿桓看了看巧云："小师妹，你怎么看？"

巧云想了想，道："我觉得云大哥说得有道理呢！"

阿桓又求救似地将目光转向阿发，他却诡谲一笑："我赞同小师妹的！"

四人顺着南方一直走，怪老头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拨开重重迷雾，茅屋的木栅门顿时显现了出来。原来四人一直都在房间之中。

由于年久失修，木栅门早已经是千疮百孔，一股股冰寒刺骨的冷风不断从栅门的缝隙中吹进来，伴随着"呜呜"的声响，仔细一看，栅门底部缺了一大块木板子，那诡异的青雾正是从底下渗进来的。

一团团棉花球似的雾气中，隐隐还可见到自缝隙中照进来的赤色火光，闪闪烁烁，妖冶非常，看得四人一阵胆战心惊，对外面的境况更加惧惮。

阿桓看起来有些紧张，在手上哈了口气，又搓了搓手，在门上只一拉，那不甚牢靠的门栓子便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门吱呀一声慢慢地打开了。

刚打开门，一股呼啸的寒风便拂面吹来，四人衣袂翻飞，都是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浓烈的腥臭味，十分呛人，巧云光闻着就咳嗽了两三声。阿发性子急，冒冒失失就走了出去，还没走出几步，便感觉脚下一空，险些栽了下去，亏得云中子眼疾手快，抓住了他腰带，像提水桶一样将他给拉了回来。

当他心有余悸地低头一望时，不禁倒抽了口凉气，脚下竟是陡峭如削的悬崖峭壁，乍一看去足有十余丈高！

此时屋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幅景象。之前草木葳蕤的灰鹰山已是消失不见，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翻滚奔腾的海水，海水是赤色的，看起来很像血，无边无际，不知有几千公里远。赤色海水如同滚烫的岩浆，不时会鼓出巨大的水泡，每每爆裂之时，都会溅起一串火舌般的巨大的浪花。怒海扬空，惊涛翻涌，一阵阵巨浪腾空而起，看上去足有好几丈高，排山倒海，凶狂无比，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听得人心惊胆寒，耳边嗡嗡作响，恐惧自心底油然而生。

天空血云翻滚，波谲云诡，好似一股未知的力量在云层中不停的搅动，不时看到有火光自云海中渗出，尖锐的爆鸣声一阵接着一阵，像是一碗沸水给倒在了油锅之中。高空中飞着一些模样奇特的巨翅怪鸟，肆意穿梭在浓云之中，时不时会有光华四溅的闪电自空中陡然劈下，与汹涌的巨浪几乎连成了一条线，像是要将天给撕成两半。

而这小茅屋，连带着周围不过三尺见方的土地，则成了茫茫赤海中的一座孤岛，四周都被削得笔挺无比，稍不留神就会坠入这怒兽般的汪洋之中。四人所站的地面也被赤海染成了暗红色，连一些稀松平常的植被都变成了残红的血色，凄迷诡异。

望着这如同炼狱般的恐怖景象，四人都像是吞了一颗圆枣，惊得说不出话来。据传酆都鬼城便是根据人们想象中的阴曹地府模样修葺而成，虽然同样阴森，但房屋，街道也是基于人间生活方式加以改造加工，终归会有些亲和感。而眼前仿佛看到了上古洪荒时的混沌世界，便是满身戾气的极恶之人也不愿意来的，难怪那怪老头要三番四次地阻挠他们进入冥界。

“我的个亲娘嗳，我看还是回去好了。”

阿发有些后悔这么鲁莽地跟来了，第一个打起了退堂鼓。

阿桓拦在他身前，却是一哂：“既然来了，哪里有临阵退缩的道理？你这要是参了军，准会被枪毙的。”

四处都是海水，找不到可以下脚的地方，四人站在岛上，呆呆地四处环视了一阵，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忽而，又是几声惊雷轰然炸裂，声如天崩，大伙儿都是浑身一震，巧云更是吓得抱着头蹲在了地上。

海水一直不停地在上涨，刚才还与地面离了十余丈，此刻便只有六丈来高了，四人只顾着来回踱步想办法，对这样的变化却是浑然不觉。

在小岛上晃悠了好一阵，巧云只觉得身子越来越冷，也越来越轻，竟似要飘起来，当下觉得很有趣，不禁笑了起来。抬头正想与云中子说笑，却看到他的脸变成了青色，吓得心神一颤，惊呼道：“云大哥，你的脸……”

云中子在脸上摸了摸，只感觉一阵僵硬，含笑道：“你忘记了？咱们现在只是魂魄，并无实体，在这里又吸入了大量的阴气，所以身子就轻了，脸色也会变青。等魂体归一后便会没事。”巧云这才放心，看着大家伙的脸色，忽然笑道：“咱们是抓鬼的，这回却都变成鬼了，还真是有趣。”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猩红的海面上，忽然飘来了一个豌豆大的小黑点，巧云站在岸边，默默地凝视了一阵，但见黑点越来越大，轮廓也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

“你们快看，那里有船！”

巧云忽然兴奋地大喊了起来。垂头丧气的伙伴们循声一望，果然看到一艘乌篷船在海浪中一起一伏，时不时会被浪头推向天空，最后又毫发无损地随着余波落回到海面上，看得岛上四人都是为它暗暗捏了把汗。

乌篷船此刻似乎正要朝小岛的北面驶去，眼看着就要与岛上四人失之交臂，阿桓急了，挥着手大声呼喊起来。

“喂，船家，这里……”

四人扯着嗓门一声接一声地喊着，但在雷鸣与浪声的干扰之下显得模糊不清，他们也不确定船家到底听到没有，眼看着乌篷船偏离得越来越远，渐渐眼中又都黯淡了下来。

就在大家都大感失望的时候，船家似乎听到了叫声，乌篷船开始改变了方向，慢慢地向岸边划来。四人都是大喜，阿桓和阿发更是兴奋得互相击了一下掌。

此刻海水已经涨到离地面一丈远的距离，巧云惊得花容失色，咂舌道：“怎么涨得这么快！”

其余三人看了看，也个个都是面色惨白，记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只希望这小船能在小岛被湮没之前赶来。

船上站着一个身材健硕的中年人，戴着斗笠身披蓑衣，双手摇着橹，开始挥手向四人示意。船家的脸被斗笠遮了一大半，只能勉强看到尖凸的下巴上有一圈黑炭般的胡茬儿。

此时海水已经涨到离地面不过三尺来远的距离了，不时会有浪花打在地面上，四人的布鞋无一幸免地都被沾湿了，海水渗进鞋中，感觉滑腻腻冷飕飕的，怪不舒服。

还没等船靠岸，阿发便一下子跳了上去，身子晃了两晃才站定，开始向其余三人做鬼脸。阿桓想要搀着巧云上船，却发现被云中子抢了先，气得话也不肯说，使劲一跳，双脚猛地蹬在了甲板上，小船一下子沉下了好几寸，吓得阿发连忙扶住了船杆，一直不肯放。

四人都上了船后，船夫娴熟地一撸浆，小船便离了岸，没多久，再回头望时，

之前的小岛已然被湮没，只剩了小茅屋破败的屋檐露在海面外。

阿发庆幸道："想不到这鬼地方还有船。"

巧云也是拍拍胸脯道："是呀，真不知该怎么谢谢船家大哥才好。"

船家不回话，只是抬起头，冷冷地笑了一声，几人看到他的长相，却是吓了一跳，但见他脸上罩着一层黑气，耳朵像是一个倒三角，比平常人大了好几倍，耳尖处还挂着一颗深红色的玉环，眼睛的玻璃体是幽绿色的，看起来更像是夜间觅食的动物，最可怕的是他饱满高凸的额头上还长着两根奇怪的犄角。

"啊，鬼呀！"阿发一下子喊出了声来，但回头一想这一嗓子喊得实在是太没深度，人界是人住的地方，冥界是鬼住的地方，他们见到的不是鬼难道还是人？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巧云鼓起勇气问道。

船家依旧笑了笑，没有回答。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同理，冥界大了，什么鬼都有。几人见它并无害人之心，也都强压下心头的恐惧，不再去理会它了。

船在水里摇晃得太厉害，对于阿桓这种没坐过海船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他感觉脑袋晕晕乎乎的，胃里直犯恶心，当乌篷船再一次被浪头推向高空，又重重落下来后，他终于忍耐不住，趴在船边剧烈地呕吐了起来。

好不容易给呕干净了，他瘫在船檐边直喘粗气，眼中金星直冒，这时他感觉有人在轻轻地给自己拍背，与此同时，一张洁白如新的手帕将自己嘴角的秽物给抹了个干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巧云，不禁心头一阵温暖，他抢过手帕，温言道："脏，我自己来吧。"

小船在宽广的赤色大海中慢慢地顺水而飘，船夫只是摆弄着船舵，并没有控制，放任小船飘行。几人又问了几句，船夫都没回答，几人觉得无趣，便都钻到船篷中打起盹来。

巧云独自一人坐在船头，显得有些百无聊赖。她不知道这艘船会载着他们去往何处，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完成师父的嘱托。这时她看到云中子在船篷内打坐调息，俊逸的脸上挂满了与他这年纪极不相称的老成。他为何如此忧伤？自己还能这样和他在一起多久？他这辈子注定是漂泊之人，或许完成了这次任务，他又将从自己身边消失，下一次再见又不知是什么时候。想着想着，巧云的心有些痛，竟呆呆地看得有些痴了。将她从思绪里拉回来的，却是因为听到

了一声似远似近的哭喊声。

她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忽然发现水里有许多人影，就在此时，无数双手臂伸出猩红色的水面，像是在溺水求救一样。

巧云吃了一惊，她发现水中的每个人都在凄厉地叫喊着，声音尖锐刺耳，交杂在一起组成了一首诡异的音符，听得人心都凉了。

“船家，快来救人啊！”

她将脸扭向船家，却发现他正望着自己，嘴角带着一丝阴恻恻地冷笑，埋藏在阴影里的眼睛像是两团冥火，不断闪出幽绿的冷光。

船家不为所动，巧云可不能见死不救，她心中一软，伸手抓住一只手臂，哪知那只手臂突然间变长了许多倍，周围的手臂也都迅速地浮游过来，死命地将她往下拽，巧云吓了一大跳，用脚使劲夹着船上的撸浆想要挣脱开来，口中拼命叫喊着，可却为时已晚，她半个身子都栽了出去，小船也开始剧烈地倾斜。

其余三人闻讯赶来，看到这样的情况，纷纷都是大惊失色，一齐抱着巧云就往回拖，两拨人在小船上开始玩起了拔河的游戏，几人的动作幅度都很大，小船一个劲地摇晃着，随时可能侧翻，船夫却是冷冷看着眼前一幕，整个人岿然不动，随着小船摇来晃去，看起来像是粘在船上的一般。

几人直费了一番老力，才将巧云拽回船上来，那些诡异的手臂仍极尽癫狂地到处搜抓着，显得极不甘心。巧云软倒在甲板上，面色惨白，胸口上下起伏，不住喘着粗气，整个衣袖都被扯了下来，露出了白皙光滑的手臂。

乌篷船在风力的推动下又漂行了一会，速度慢慢缓了下来，阿桓从船篷中钻出脑袋一看，却发现已经来到了一片无风无浪的平静的水域。这里的海水呈暗红色，比之前的颜色要深得多，平静的海面上波涛不惊，看不到一丝涟漪。

“怎么停下来了？”巧云一边搓着裸露的手臂，一边走了出来，由于方才的惊吓，身子仍在微微颤抖。

云中子看得心疼，将外衣解下来披在她身上，两人相视一笑。

“船家，怎么还不走啊？”

阿发大喊大叫道，等了一阵不见回话，心中有些生气，又吼道：“你聋了还是怎么地？”

他向船头的方向望去，却只看到两根空空落落的撸子，船夫竟然不见了！

大伙儿都是慌了神，这茫茫赤海，何止千里，要是没了人引路，他们该往

哪里去？

“这片水域怎么这样平静？”巧云犯疑道，她放眼望去，依稀可见到远处的黑幕里电掣雷鸣，波浪滔天，而这里却像是被隔绝了一样，丝毫没受到任何影响。

“这里有古怪，大家要小心了。”云中子四下张望了一阵，蹙眉道。

“我说云大公子，能不能别在那说些没用的了？赶紧来帮帮忙！”

阿桓一边吃力地摇着一根撸浆，一边没好气地嚷嚷道。

“哦。”云中子唯唯诺诺地应承着，抓起了另一根木浆，他之前从未用过这玩意，使起来相当笨拙，划了一阵，小船非但没前进，反而在原地一个劲地打转。

阿桓看不过去了，数落道：“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啊，连个浆都不会用，光长得俊能当饭吃啊？”

“对不起，对不起……”云中子满脸尴尬，只得一个劲地道歉，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哼，二师哥就知道欺负人！”巧云嘟囔着，又转头看了看阿发，笑眯眯道：“大师哥，我知道你最好了，你去帮帮忙好不好？”

阿发笑道：“你看他那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没干过什么粗活，刚好让他也锻炼下。”

“哼，你们俩串通好了欺负我云大哥是不是？！”

阿发见巧云真的生气了，这才笑呵呵地跑过去接云中子的活儿，云中子满脸通红，显然是极为羞愧。

“我真没用，连这么简单的事也做不好。”云中子叹了口气，十分沮丧地说道。

巧云笑着安慰道：“这不能怪你，术业有专攻嘛，云大哥将来是做大事的。”

也亏得这话没被阿桓和阿发听见，要不醋瓶子都会打翻过来。

这时，离小船五丈开外的地方忽然隐隐冒出了一块银白色的漂浮物，那东西的移动速度极快，刚刚还在原地，转眼已经到了小船的另一头。当四人开始注意到它的时候，它又放缓了速度，围着小船游弋起来。

那东西是由一连串半月状的银白色锯齿连在一起的，看起来像是鱼鳍，每每游弋之时，那银白色的鳍片都会破开水纹，带起一长道三角状的涟漪。

阿桓和阿发不知那是什么东西，心中也并不愿去招惹，两人会意地使了个

眼神，将船头调转了九十度，准备往西边驰去。

然而，那东西像是感应一样，船头刚一调过来，那东西就快速地转了个方向，不偏不倚地挡住了小船的去路。一连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那东西就像是故意在与几人玩闹一般。

“那东西怎么老缠着咱们，烦死人了！”

阿发抱怨着，却看到阿桓在甲板上拿起了一小片碎木板，笑道：“我且试他一试。”

阿发觉得不妥，劝道：“我说，你别惹这骚身子的事啊，这行子看起来不像是善茬！”

阿桓听得也有些犹豫，云中子这时也接话了，“这里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咱们还是静观其变，还是不要贸然莽撞的好。”

阿桓嘲讽似的一声笑：“你这般谨小慎微的，和个娘们儿差不多，怎么闯荡江湖？按你这说法，咱们是不是一直待在这里不走了？”

阿桓说完，手腕一翻，将那块碎木板飞掷了出去，木板在水面上打了十几个水漂，不偏不倚地撞在了那锯齿状的飞鳍之上，那飞鳍只一震，随后竟七弯八绕地游开了。

阿桓转过身子面向身后三人，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看上去一脸得意：“我说了吧？是你们杞人忧天了！”

他刚说完，却发现三人看着自己的眼神全都变了，从平视逐渐变成了仰视，脸上都是惊恐万状。

“怎么了？”阿桓当是他们开玩笑，却看到一个巨大的阴影呈几何速度像小船蔓延了过来，像四人一船全乎笼罩在沉沉的黑暗之中！

“噢呜！”一声足以撕天破地的怪嚎声从身后传来，那声音振聋发聩，阿桓只感觉耳膜一阵嗡嗡直响，脊背上蹿起了一阵彻骨的恶寒！

他回过头去，瞳孔陡然间一缩，感觉连呼吸都快要停止了。

只见离小船十丈开外的地方，矗立着一条银白色的巨龙，这龙看起来足有二三十米高，银色的鳞片上不断往外溢着海水，海水垂直而落，越积越多，看起来就像是一道宽大的垂直瀑布。这龙的外形也和雕刻匠手下的五爪金龙不太一样，倒是更加接近变色龙，双耳是由两扇蹼状的巨鳃组成，背骨则像拱门向外凸出了好大一块，由高到低地连着一长串小山似的飞鳍。也许是被激怒了，


都怪你啦，
非要去惹它！
这是……
冥兽！
我…我哪知道
是个大家伙啊！
这个不能怪他，
该来的躲也躲不掉，
不该来的找也
找不上门。
咻吗
咻吗
吼！

巨龙一双宝石般的眸子里闪烁着幽幽红光，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艘轻叶般的小船。

“这是……冥兽！”云中子大惊失色。

“都怪你啦，非要去惹它！”巧云嘴撅得像朝天椒。

“我……我哪知道是个大家伙啊。”阿桓知道这次捅了个大娄子，说起话来也明显心虚了。

云中子这时说话了：“这个不能怪他，该来的躲也躲不掉，不该来的找也找不上门。”

关键时候居然是云中子替自己说话，倒把个阿桓给愣住了。

黑漆漆的阴影中，四人惶恐地仰视着这只可怕的巨龙，银龙铿鸣一声，如同巨钟被撞响，一下子从水面上跃了起来，流线型的躯干在空中忽忽转了几圈，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阴森的旋风，飓风呼啸着从空中湖面吹过，轻而易举地就把海水卷上了天，形成了数道“龙吸水”的壮观景象，最后那些水柱又似瀑布一样洒了下来，顷刻间周围水雾弥漫，白茫茫的一片。

巨龙腾空，几乎快接近了云层，又猛地一下头朝下潜入了海底。猛烈的撞击致使水波剧动，激起翻腾不歇的浪团，溅得数十丈的高空也染上了迷蒙的雾气，永不停歇。众人只觉得地动山摇，水声震天，如惊雷般在耳边回荡。

汹涌的海浪一波接一波将小船推向天空，又猛地一下跌落下来，几个回合下来，用了撑帆的木杆都折成了好几截，几人都趴在甲板上，尽量让身子保持平衡，动也不敢动，眼中都是金星直冒，仿佛随时都可能晕过去一般。

一直到海浪逐渐平息，之前那只翻江倒海的巨龙却始终没有出现，阿桓头一个反应过来，急促地喊道：“快，快离开这里！”

阿桓与阿发发疯似地摇动着船桨，直到累得手臂发酸，也才划出了百来米远。

阿桓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摇头道：“不行，没有风的推力，这样太慢了。”

“云大哥，我记得你说过全真教有一种驭水之术，可以让人在水面上飞快行走，如履平地，原理就是借助了真气的巨大推力。”

还没等巧云说完，云中子便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这艘船加上咱们四人的重量，要用真气推动恐怕要困难许多，我只能试一试。”

阿桓和阿发见有省力的办法，都是赶忙让到了一边，留开足够的空间给云

中子发功。心想老子们累了这么久，也该是你云中子出出力的时候了。

在巧云充满欣赏的目光下，云中子面向船尾，凝神聚气，双掌相接，流畅地往上一抬，意为引气，接着又朝下一推，意为出气，一系列动作下来，小船却是纹丝不动。

三人以为他还有后招，哪知云中子脸上倏地一惊，口中喃喃道："怎么可能？！难道……难道……"

"喂，你到底行不行啊？"阿发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巧云白了阿发一眼，走到云中子身边，关切道："云大哥，怎么回事？"

云中子叹了口气，道："哎，早该想到这点的！人界与冥界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中，所以人界的法术不能在冥界中使用！"

巧云听完，脸倏地一下就白了，"那，那该怎么办？"

云中子摇摇头，示意自己也没办法。

阿发一屁股跌坐在了甲板上，缓缓道："这下好了，咱们成了瓮中之鳖，任人宰割了！"

"你们看，这海水颜色怎么变了？"

巧云忽然惊叫起来，大伙儿朝海面上望去，但见周围一丈内的海水全都黑得像墨水，而一丈开外的海水依旧是那怪异的暗红色。

云中子像想到了什么似的，颤声道："不是海水变了，是下面有东西！"

船下原来是片巨大的阴影！

这话惊得大伙儿都是脸色煞白，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原来那只恐怖的巨龙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跟着他们！

就在这时，水面上鼓出一连串井盖大小的气泡，速度越来越急。阿桓知道片刻耽误不得，与阿发拼命地滑动着船桨，这下几乎是使出了老力，小船嗖地一下，如同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

"快啊，快啊！"巧云焦急地催促道，云中子也是头上冷汗直冒，却又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一旁看着干着急。

阿桓和阿发如被狼追，船桨子被摇得飞快，累得满头大汗也不肯歇气，当两人以为危险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时候，忽然发现船桨下一空，摇起来竟然丝毫不费力了，小船也像被卡住一样，停住不走了。

两人往下一望，差点吓得背过气去。只见小船竟然被那条巨龙顶在头上，

如同它的玩物一般，整个船体已经全部悬空了，巨龙此时已经挺直了身子，距离海平面足有二三十米高！

小船在巨龙头上摇摇欲坠，巨龙却一直调整着方位，不让小船坠落下来，似乎正在饶有兴致地玩耍。船上之人已经惊吓到了极点，它却玩得正起劲。

阿桓和阿发拿着船桨使劲往它脑袋上砸，想要让它将他们放下来，哪知木桨一碰到那厚厚的龙鳞，却如同砸在了岩石之上，咔的一声断成了两截，断裂的部分都飞了出去，直震得两人手臂酸麻，颤抖不已。

巧云感觉到自己的心紧张像是停顿了似的。头皮发麻，四肢冰冷，头深深地埋进了云中子的怀里，身子还在不住的颤抖着。

巨龙耍完了一阵，也许是觉得腻了，在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龙啸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龙摆头，将小船像皮球一样重重地甩了出去。

小船在半空中旋转了十几个圈，等落到海面上时，早已是四分五裂，烂成了一堆碎木，四人各自抱着碎木板在水面上漂流着，任由随时卷起的巨浪把他们卷上空中，又重重地拍入水中。

阿发不会水性，抱着木板动也不敢动，阿桓呛了几口水，到处寻找着巧云，当他在一堆碎木中发现那瑟瑟发抖的小脑袋时，不禁喊出了声："小师妹，别动，师哥过来找你！"

巧云看到阿桓向自己游来，眼泪哗地一下就流了出来，阿桓将她搂在怀中，一个劲地拍着她的肩膀好言安慰："乖，别怕，有师哥在呢！"

"师哥，你有没有见到云大哥呀？我找不到他了！"巧云说完又是一股热泪滚落而下。

她见阿桓不说话，又使劲摇晃着他的肩膀，乞求道："云大哥失踪了，你帮我找找他好不好，好不好嘛……"

眼前的巧云哭得梨花带雨，那种天见尤怜的模样狠狠锤击着阿桓的内心，到了这样的境地，她最先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他，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做爱情的旁观者吗？阿桓强忍心痛，轻轻揩去巧云眼角的泪痕，温言道："你待在这里，不要跑开哟，师哥去帮你找好了。"

"嗯。"巧云点了点头，终于露出了笑容，她望着阿桓落寞而去的背影，眼神一黯，用自己也听不见的声音轻轻说道："师哥，对不起……"

阿桓刚游开三步远，又听到一声高亢的龙啸，心中陡然一紧，只见那条硕

大无比的巨龙在远处一潜一伏，飞速地向几人的方向游过来，它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进水里，就像过山车一样，周围数里的海水全都被它给搅乱了，顿时风生水起，巨浪滔天。

“师哥！”

“小师妹，你在哪里？”

阿桓赶紧想游回去牵住巧云的手，去被一个浪头给弹开了，巧云也在波浪中不知所踪，阿桓失魂落魄地四下张望着，呼喊着，但回应他的，只有一道道无情的巨浪。

忽然，阿桓整个身子都被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住了，他抬头一望，只见那巨龙张着血盆大口自天而下，如泰山压顶一般朝着自己猛扑而来，他看到那怪异恐怖的龙头越来越大，龙眸中不断射出缕缕红光，晃得自己睁不开眼睛，没多久，一阵地裂山崩般的撞击将周围的水花溅起了十米高，阿桓耳中嗡的一响，感觉像是失聪了一样，手中握着的木板也松开了，整个人笔直地向水底深渊处坠落下去。

阿桓赶紧被猩红的海水灌入了全身，呛得十分难受，身子也突然重了许多，不是形体上的重，而是思想上的沉重，似乎所有的顾虑和犹豫都在这一时间出现了，并且侵扰着他。

当他沉到水底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写着：“血海无涯，有缘自渡，无缘自沉。”

随后，由于过度的缺氧，他的意识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身子慢慢地软倒在水中，随水漂去……

第十一章
南疆黑巫族

黑水镇，镇政府一楼大厅内，整齐地摆着三具用白布包裹住的尸体，白布上隐隐可以看到斑斑点点的血渍。

茅无极站在厅正首，表情肃穆，一旁的二麻子和玄空老和尚也是面色沉重，盯着尸体怔怔发呆。

地上躺着的三人本是茅无极前几天派去县城找县长求援的，黑水镇到凤凰镇，再到县城都是走的一条路，二麻子在去凤凰镇请工匠时，在一处隐蔽的草丛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大家乡里乡亲的，总不能让他们客死他乡，这便雇了两头骡子将三人的尸首给运了回来。这三人的婆娘都已死于僵尸之祸中，因此尸体放了一晚上也没人来认尸，落得凄凉无比。

请来的两个工匠从中午就开始干，抢在黄昏前将哨塔和吊桥的开关都给修好了，眼见天黑了，两人也越来越紧张，西镇那帮唠什子的事他们打小就听过，当下各揣着十个银元，也不肯留下来吃饭，快马加鞭，非得连夜往凤凰镇赶去，二麻子怎么留也留不住，只好放行。

三个去县城传信的信使都离奇暴毙，个个都是七窍流血，死相恐怖，身上却查不到任何伤口，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很明显，是有人不希望他们出去，刻意要将他们隔绝起来！

马小倩这时哼着小调，与小兰说说笑笑地走了进来，一看到大厅中的尸体，小兰脸色一白，手中抱着的盆栽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

“别怕，别怕。”马小倩将小兰搂在怀里宽慰道，眼中也是惊疑无比。

茅无极望了望地下破碎的陶盆，沉声道：“小倩，我们还有要事商量，你和小兰先出去吧。”

“哼，有什么是我们听不得的？别以为女人什么都不懂呢！”

马小倩这时眼角一瞥，看到玄空正冷冷地盯着自己，心中不禁一颤，难道

那老和尚都对他说了？她越想越担心，更觉得要留下来看看究竟。

小兰受不了这里压抑的气氛，拉了拉马小倩的胳膊，见她犟着不肯走，只得摇摇头，一个人离开了。

马小倩走到二麻子身边，小声问道："这里是怎么回事啊？"

二麻子刚准备说什么，玄空抢先说话了，一张口就是语出惊人："我觉得我们这里有内鬼！凶手对我们的行踪掌握得很清楚，才会屡屡得手。"

茅无极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大师言之有理，也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接着，他又问道："那依大师之见，这个内鬼会是什么身份？"

玄空冷哼一声，"不明身份之人最可疑。"说完，他又将目光看向了马小倩，眼神咄咄逼人。

马小倩柳眉一竖，怒道："喂，老和尚，你一直看着我，是没见过美女呢，还是怀疑我是你口中所谓的'凶手'"？

玄空冷笑道："老衲又没指名道姓，施主若不是做贼心虚，又何必如此紧张？"

马小倩气得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怒道："你……你简直就是混淆黑白，是非不分！我问你，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姑娘杀人了？"说着，马小倩双手往腰间一插，摆出一副要干架的模样，"哼，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本姑娘和你没完！"

茅无极夹在两人中间相当尴尬，眼见两人剑拔弩张，火药味越来越浓，忙过来打圆场，"好了好了，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大家都不要互相怀疑了。何况这也仅仅只是一个猜想而已，究竟是内鬼还是外贼，现在也都还未可知。"

马小倩鼓着腮帮子，仍是有些愤愤不平，"听听！还是人家茅道长深明大义，哪像某些人，一大把年纪了，就知道倚老卖老，冤枉好人，哼！"

玄空气得吹胡子瞪眼，但碍于身份，又不便与这小辈拌嘴计较，只得强咽下一团火气。

茅无极见玄空面子上挂不住，颇有些责怪道："小倩！不可胡闹，大师是德高望重的长辈，怎能如此无礼！"

马小倩朱唇一撅，不服气地哼了一声，这才没有继续纠缠。

茅无极掀开白布，在三具恐怖的尸体上检查了一阵，表情也越来越凝重，一边摇头一边说道："这几人内脏碎裂，浑身筋脉尽断，却找不到任何外伤，显然是极厉害的内家高手所为，现在敌人在暗，我们在明，形式十分严峻，大

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互相团结才是啊！”

这话显然是说给玄空与马小倩听的，玄空面色明显不快，咳嗽了两声，说道：“佛门弟子遍布天下，要是道兄有需要的话，老衲可以修书一封，让他们帮着一起调查调查。”

“如此最好，那就有劳大师了。唉，这凶手一日不浮出水面，黑水镇便一天不得安宁。”

“噗。”气氛严肃得让人窒息，马小倩却忽然捂嘴笑了出来。

茅无极一皱眉，不知道她又发哪门子疯了，问道：“小倩，你笑些什么？”

“我笑你们傻啊！想问题都是一根筋，不会转弯的。”

玄空再难忍受她的嘲讽，怒目一瞪，道：“哼，黄口小儿，岂有此理！”

茅无极也想知道这小丫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下一笑：“大师请息怒，咱们先听她说完。”

马小倩眉毛一扬，笑道：“你们也不想想，杀人方法何止千万种，这位神秘的凶手若是用真功夫去杀人，岂不是故意留下线索来引起你们的怀疑，谁会那么傻啊？”

茅无极眼中闪过一丝灵光，颔首道：“继续说下去。”

“所以啊，我感觉这是掩人耳目之举，抑或根本就是借人之手来杀人！”

茅无极与玄空互视了一眼，都觉得有些道理，茅无极笑了笑，道：“你这丫头平日里古灵精怪的，没想到思维还是蛮缜密的。”

马小倩玩弄着一缕秀发，得意道：“那是！别以为我们女孩子就是累赘哦，以后你要查什么案子的话，也最好带上我！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巾帼不让须眉！”

“好了，已经很晚了，大家都早些休息吧。”茅无极说着，又吩咐道：“二麻子，你先安排几个人把这三具尸体抬到义庄，明天我会给你指片风水宝地，再将他们下葬。祭奠用的酒果香油全都记我账上。”

二麻子一边点头应承，一边为难地说道：“可是，道长您忘记啦？您带来的盘缠都用来请工匠了，哪里还有钱啊……”

“这样啊。”茅无极想了想，将挂在腰上的一块麒麟玉佩摘了下来，递给了二麻子，交代道：“这玉佩是省城里的一位古董商送给我的，跟了我十几年了，你拿去当铺随便换些钱，应该够用了。”

二麻子将麒麟玉佩握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分量很足，色泽看起来也是

清润饱满，虽然他对玉器并不甚了解，但也估摸着并非凡品，要是交给那些当铺的市井之徒未免有些暴殄天物了，当下显得有些迟疑不决。

“等等，拿回去！”马小倩几乎是命令的口吻，接着从兜里摸出五块袁大头塞到二麻子手里，说道：“堂堂一个大镇长，居然身无分文，未免也太寒碜了点！本姑娘别的没有，这些黄白之物倒是有不少。”说罢咭咭一笑。

“你又不是黑水镇的人，让你掏钱不太合适吧？”茅无极为难道。

马小倩知道茅无极不肯无端受人恩惠，当下娇笑道：“你以为是白给你啊，我可是要算利息的哦！”

“那……茅某在此谢过了。”

二麻子走后，玄空充满深意地望了马小倩一眼，凑到茅无极身边说道：“道兄能否借一步说话？”

“当然可以，大师请。”

两人说着就要上楼去，马小倩这时喊道：“茅道长，我也有话要同你讲，你过来。”

茅无极眨巴着双眼，实在弄不懂这两人到底是怎么了，为何处处都在抬杠。他已先答应了玄空，只好说了句：“我一会再去找你。”便跟着玄空上楼去了。

“喂……”马小倩见叫不动他，鼓着腮帮子，重重跺了下脚，心想这老和尚找茅无极不会是要揭露自己的身份吧？想着想着，不禁开始有些惴惴不安。

“大师，什么事情这么神秘？”一进门，茅无极便问道。

木桌上的麝蜡正熠熠燃烧，剥剥作响，玄空从桌底的阴影中拿起一块粗糙不平的方砖，在茅无极眼前晃了两晃，道：“道兄看看这是什么。”

茅无极一眼就看到了方砖上的“青蟒吐珠”的标记，脑海中嗡的一声响，仿佛某种尘封在远古的记忆被瞬间挖掘了出来，大惊失色：“这是……”

玄空面色凝重，微微颔首，他的回答证实了茅无极的猜想，“南疆巫族。”

茅无极将那块方砖在麝蜡下照了又照，口中一直喃喃说道：“消失了几百年的巫族，怎么会……”

“大师，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就在黑水镇之中。”

茅无极眼中瞳孔陡然一缩，道：“我曾在灰鹰山襄王府中，见到过巫族的‘三尸灯’，当时就觉得有些蹊跷，今日看来，巫族果真还有后人在世！”

相传，巫族是数千年前崛起的一支舜帝部落，在那时候，为了给老百姓生产食盐，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便开始出现了一批使用巫术的人，这个部落也因此被称为巫咸国。后来，舜让他的一个儿子到巫咸国做了酋长，咸即善于煮卤土为盐而得名。巫咸国的人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龙，地处大荒之中，它与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称作十巫。巫咸国在安邑城南，传说有盐池，上承盐水，水出东南薄山，西北流，经巫咸山北。巫咸山在安邑县南。巫族一脉单传，人丁单薄，以‘蟒’为图腾，后由于北方战乱，巫族举族南迁，主要活动在南疆一带，终年隐居山林，过起了与世无争的闲适生活。

在巫族中，又可分为白巫和黑巫，黑巫术是指嫁祸于别人时施用的巫术，而白巫术则是祝吉祈福时施用的巫术，故又叫吉巫术。黑白巫各有信奉者，因为理念不同，相处得并不融洽，因此逐渐分裂开来。白巫后来成为南疆苗族的先祖之一。黑巫族则遍布南疆，他们善用种蛊、下降、奴尸等偏门巫术，竭力寻求黑暗或邪恶的力量惩罚施术者的仇人，最厉害的黑巫，千里之外亦可将人咒杀。近代南洋的‘降头术’便是根据黑巫族的巫术衍化而来。黑巫为了生存，经常受雇于买家，做了不少杀人越货的勾当，不少无辜之人遭到无情屠戮，以致当时的人们谈虎色变，人心惶惶。相传汉武帝晚年便是受黑巫术诅咒而身体抱恙，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案”。

由于黑巫术太过邪恶，汉代和唐代的法律都曾明令禁过。比如汉代的法律规定如果某个人家里饲养的蛊虫已经成形并且致人死亡那这个人要处以极刑，家人流放三千里。唐代也做过类似的规定，饲养蛊未成形者流放，成形者杀头。唐玄宗怕被黑巫诅咒，更派过一支专门的军队来围剿黑巫族，黑巫部众也在此时期遭到灭顶之灾，逐渐销声匿迹。大家在拍手称快的同时，却极少有人知道，那些当时参与了围剿的五位将军全都无一幸免地离奇死亡，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这样一个邪恶部落再现江湖，难免会再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也难怪久经沙场的茅无极也会惊愕至斯！

黑巫族的介入让整个事态更加复杂化了，茅无极隐隐感到，这看似平静的黑水镇，其实暗涌起伏，枝丫横生，无时无刻不在酝酿着一场惊世的大阴谋。

“黑巫族人内息深厚，如果那三个镇民是被黑巫师所杀，也就说得通了。”玄空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只是我不明白，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

茅无极兀自沉思着，凶手是否是黑巫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神秘的凶手一定与巫族有着某种关联。

他这时从怀中摸出一个四角对折的小纸包，三两下打开后，捏出一根缠成几圈的透明丝线，如同春蚕吐出的新丝，软滑而富有弹性。

“大师可认得这个？”茅无极试探性地问道，这不知名的东西困扰了他好些天了。

玄空将那团透明丝线托在掌心，一边端详着一边问道：“这是哪里来的？”

“从僵尸身上摘下来的，我发现每个僵尸身上都有这样的一根线，但始终想不通这是做什么用的。”茅无极微微摇头道。

玄空瞧不出个什么名堂，也没怎么在意，刚准备还给茅无极，忽然感觉手掌上有些瘙痒，再看去时，却发现那透明丝线的竟像蚯蚓一样地扭动着，线头正不断钻进自己的皮肤之中。玄空一惊，下意识地将线团往地上一甩，线团舒展成了一根细长的丝线，线头却仍紧紧地粘在玄空的皮肉之上，直到他用另一只手去扯才将线头给拔了出来。

玄空掌心处出现了一个针眼大的小孔，渗出了一滴泛着光泽的血，茅无极也是感觉十分奇怪，这丝线竟然自己会动？

此时的玄空面如死灰，良久才有气无力地吐出来几个字：“魍魉丝。”

魍魉丝是一种名叫‘血斑蟲’的蜘蛛结成的丝，这种蜘蛛原本叫‘花斑蟲’，生活在北方针叶林带，后因植被破坏，逐渐灭绝，残存的一批被黑巫师带到了南疆，用兽血辅以秘法培育，成为了浑身赤红的‘血斑蟲’，这种‘血斑蟲’经过提炼，已成为一种可怕的妖虫，结出的丝无色无味，韧性十足，而且还具有一种天生的‘应激性’，只要接触到人和动物的皮肤，就会产生应激反应，渗进人和动物的皮肤之中，如果足够长，可以深入到每一根毛细血管中，直至整个身体内都布满魍魉丝，成为可怕的‘蛛人’，也就是血斑蟲的傀儡，终生为它所驱驰。

玄空之所以如此吃惊，倒不是因为魍魉丝，它充其量只是一种介质而已，如果没有被利用起来便无法发挥它可怕的作用，就像再锋利的锥子，没有手活灵巧的木匠，也无法雕琢出华美的图案。真正让玄空感到后脖颈发凉的，是一种叫做‘傀儡术’的黑巫术。

‘傀儡术’是黑巫术中的一种，是一种隔空操纵他人的法术。据传只要将

线绳绑住被操纵者的各个关节，便能操控他做出任何动作，而被操控者会像皮影一样，虽然脑子还是清醒的，但身子却不受自己控制。之所以傀儡术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邪术，主要是因为黑巫师在接受了买家的钱财后，往往会操纵买家指定的人，做出一些有违律法纲常的事情，如杀人盗窃等，然后故意让官府发现，这样被陷害者轻则锒铛入狱，重则斩首示众，十分恶毒，逐渐成为一种借刀杀人的阴毒巫术。后来引进了‘血斑蟲’后，原本用于傀儡术的线绳便被魍魉丝所取代，若是魍魉丝钻入了受害者的大脑皮层，黑巫师不仅能操纵他的身体，亦能操纵他的思想了，这样的人便成了不折不扣的傀儡，也成为效忠黑巫师的死士，据说宋朝时便曾出现过死士暴乱的事件。玄空这些年周游全国，路过南疆时，也曾见过一些当地术士使用傀儡术，但大多都是招摇撞骗，插科打诨混几个钱财，真正能用此巫术来操纵人的更是凤毛麟角，就算有，也仅能指挥对方做出几个简单的动作，远未达到当年黑巫师的水平。

魍魉丝，傀儡术，黑巫师，阴罗山活跳尸，西镇百年僵尸……当这些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诸多元素被重新以特定序列组合在一起后，一个可怕的阴谋也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给黑水镇带来灭顶之灾的三次僵尸围剿，看似都是天灾，原来都是人祸！

幕后之人身份之神秘，用心之险恶，让久经考验的茅无极也不禁倒抽了口凉气。他感觉自己就像黑白棋中的一粒棋子，虽然可以七横八纵，虽然可以脱缰无界，却始终是在处在被设计好的棋盘之中，一举一动，下棋之人全都了如指掌……

第十二章
阿修罗一族

嘶嘶嘶……

是衣服摩擦在地板上的声音。

巧云被一个头上长着犄角，身上缠着铁链的幽魂在地面上一步一步地拖行着，速度缓慢而有节奏。

她整个身子像瘫了一般，酸软无力，双眼半睁半闭，无神地盯着九尺来高的天花板，意识在半梦半醒之间游走。

天花板上有无数双大小不一的眼睛，密密麻麻的，看上去像是镶嵌在上面一样，眨巴着眼皮，全都顺着巧云的方向游走，眼神中充满了嘲讽与讥诮。

四周不断闪动的淡黑色阴森的异光，让人感觉是在幻境。巧云感觉周围不断有手臂伸向自己，耳边不断听到有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和男人们悲惨的嚎叫，凄厉的喊声一声接一声地回荡着，嘈嘈切切，如同两个大木梆子，使劲抡击在她心头脆弱的鼓面上。

想喊，喊不出声；想动，使不上劲。半梦半醒间，那个没有脸的女人又再度出现了，她抱着襁褓中的婴儿，依旧发疯似地追着那个绝情的男人，女人跌倒了，他也消失在黑暗中，却始终没有回头。

思维如同被瞬息抽干的堰塘，只剩一潭让自己越挣扎越糊涂的烂泥浆，所以她索性放纵着自己的思想随心所欲如天马行空般自由驰骋。恍惚间她觉得这个世界从自己的身边彻底消逝，此刻天地间剩下的唯有自己和那个没有脸的女人，想着想着，她的面容竟像国画似地勾勒出了几根简单轮廓，慢慢地变得清晰了起来，巧云睁大了双眼，大气也不敢出，用尽全力想要看清这张脸，她竟然是……

就在她快要知道答案的时候，却感觉脑袋一阵剧烈的眩晕，有点泛恶心的感觉，脑海中的景象又都全乱了，像涟漪一样荡漾得无影无踪。她猛地一下睁


哗啦
这位大哥，请问……
呜哇
呜哇
呜哇
呜哇
哈?!
大师哥！

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漂浮着诡异绿光的幽闭石室，她感觉胸口闷得慌，连喘息都困难，身子更是冰冷得失去了知觉，这才发现自己脖子以下的部分全被没在一个四尺见方的水池之中，只留出一个脑袋露在水面上。

头顶上是一块井字形的牢门，像锅盖一样盖在水池之上，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看起来比钢铁还坚硬，整个空间狭小逼仄，稍微一使劲脑袋便会撞到硬邦邦的牢门上，巧云素来不识水性，但她感觉自己是浮在水面上的，脚下是完全踩空的状态。

此时的她又冷又怕，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身子长时间处在水压之下感觉十分难受，她仰着头，将脸贴在牢门的井字形缝隙上，使劲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就在这时，她发现旁边有许多这样的方形水牢，像链条似地呈一字列排开，而自己所在的地方只是这链条中的一环，每两个水牢间都被一些藤蔓似的栅栏隔离起来，这些藤蔓是中空的，因此水可以到处流动，在这排水牢的对面还有另一排平行的水牢，面积与构造都是一模一样，两排水牢之间隔着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过道。

砰砰砰，巧云这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沉闷声响，她转头一望，发现是关在隔壁的一个男人正在用头撞墙。

他撞得十分用力，仿佛脑袋不是自己的一样，这声声到肉的声音听得巧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随着水波的晃动，他的一小截肩膀裸露在外，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血色的鞭痕。

巧云笨拙地游到了两个水牢的间隔地带，怯生生地问道："这位大哥，请问……"

她刚开口，那隐藏在阴影中的男人便蓦地停了下来，转过身子来死死地盯着她。昏暗的光线下，那男人显得忽明忽暗，大半张脸都被阴影所遮盖，看得不甚清楚，他口中像是在嚼着什么东西，叮梆直响，还没等巧云反应过来，他便以一种匪夷所思地速度窜了过来，重重地撞在水牢间的藤蔓上，伸出手臂要去抓巧云，巧云惊得脸色煞白，赶紧躲到了墙角。

眼前的男人竟有两个脑袋！他每个脑袋上都长着一张恶魔似的脸，颧骨高耸，青面獠牙，十分恐怖，他对着楚楚可怜的巧云不断咆哮着，却始终无法冲破藤蔓的桎梏，只能将手臂伸进来一阵瞎胡乱地搜抓。

虽然这个怪物无法接近自己，却也把巧云吓得不轻，此时的她倚在水牢的

另一头，隔壁是另外一间水牢，水面上隐隐可以看到冒出来一个微微有些发福的人头，巧云又惊又喜，压低声音喊了一声："大师哥！"

这水牢中关的正是阿发，巧云放眼望去，发现在阿发的另一边还关着阿桓，而云中子则被关在过道的对面。

一连喊了几声，阿发都没有任何回应，看样子是晕过去了，这时一颗布满血丝，连着青筋的眼珠子从阿发的水牢里漂了过来，正从巧云的面前经过，巧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腥臭味，当下只感觉五内造反，大口大口地呕了起来。

这时，中间的过道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两个沙哑空洞的声音鬼魅般地传了过来。

"你听说了没？昨天抓了四个身份不明的人，就关在咱们牢里！"

"怎么会不知道？你别说，那摆渡的鬼叟还真有点本事，居然能将他们骗到放逐渊，那里的东西可不是什么善茬……"

"我看呐，准是阎罗派来的奸细！"

"我怎么瞅着不像？他们身上都没有阎罗的鬼牌啊。"

"屁话！带着鬼牌那还能叫间谍吗？！"

"狗X的，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没准又要打仗了。"

"他们打他们的，咱们守咱们的牢房，管那么多做啥？"

巧云屏息凝神地听着，睁大了双眼望着中间过道的方向，两个头上长着犄角，鬼卒打扮的幽魂逐渐在黑幕中走了出来。

"唉，说得也是，咱们在这破地方守了几千年，虽然俸禄少得可怜，但总算可以偏安一隅，外头打得死去活来，也波及不到咱们！"

"可不是！以前是替阎罗王干活，现在这地方被修罗王给占领了，又去伺候修罗王，那狗X的阴司说我们是墙头草，他知道个屁！谁给发工钱，咱们就替谁办事，谁都不是谁的爹妈，伺候哪个主子还不是一样？"

"嘿嘿，你说，要是咱们偷偷将他们几个给放了，再去阎罗那里要点赏钱，应该可以少干个几百年了。"

"嘘，小声点，你不怕隔墙有耳啊？要是被修罗王知道了，不把你打入无间地狱才怪！"

巧云默默地听着两个话痨鬼聊天，思绪转得飞快，她想起了怪老头在送他们进入冥界时曾有意无意地提醒过，将会把他们随机传入冥界中的一处地界，

现在看起来，他们像是处在阎罗王的辖区之外，也就是那个‘修罗王’的地界之内。听两鬼的口气，阎罗王和那个修罗王似乎斗得很厉害的样子。

“等等，这丫头什么时候醒了？！”

“……那刚才咱们说的话不是都被她听到了？”

巧云心中一惊，再一抬眼时，发现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原来是那鬼卒正冷冰冰地瞅着自己，此时的她再想装睡已经来不及了，鬼卒拿起一根粗重的骷髅棍（棍子的顶端是一个半骷髅的形状），便朝着她头上重重地抡了下去……

等巧云再睁开眼时，头上仍是一阵隐隐作痛，头顶的牢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一个身材臃肿的男人正趴在过道上，双手探进水里，在自己身上不住地摸来摸去。

“啪！”巧云想也没想，就一巴掌扇了过去，那胖汉被打得一懵，险些栽进了水牢之中。

“马贵福？”巧云一愣，见他的手又朝自己伸来，不禁捂住胸口厉声呵斥道：“别碰我！”

“嘘……”马贵福做了个嘘声的动作，苦着脸说道：“姑奶奶，你不让我碰，怎么解开缠在你身上的鬼枯藤啊？”

原来巧云身上一直被一种叫做“鬼枯藤”的东西给捆缚着，鬼枯藤极富弹性，比寻常锁链更加牢靠，巧云在鬼枯藤的束缚下只能在一小块区域内游动，也正是因为这些从四面八方伸过来的藤蔓合力，才能让她悬浮在水中，不至于下沉。

巧云将信将疑道：“这么说，你是来帮我的？”

“哼，要不是被那牛鼻子老道抓住了把柄，鬼才愿意冒这么大的险来救你们！”马贵福哼哧哼哧地嘟囔着。

巧云看他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心中已经相信了，莞尔道：“你自己不就是鬼吗？”

马贵福从横倒在地上的骷髅棍中取出一枚柄兽骨做成的小刀，在巧云身上割蒜似地划了几下，那些缠绕了好几圈的鬼枯藤便像触了电似地，喷出一股黑气，一下子全缩了回去。

巧云一骨碌从水牢中爬了出来，浑身湿漉漉的，躺在过道上直喘粗气，隔壁的双头怪物见状，双手抓住牢门使劲摇晃着，口中焦躁不安地咆哮了起来，

马贵福朝他吐了口唾沫，骂道："你个唠什子的，又不是来救你，你叫个锤子！"

巧云在衣服上拧出了一地水，湿漉漉的贴身胸衣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迷人曲线，她见马贵福一直盯着自己的胸脯看，不禁催促道："还愣在那干吗？快去救师哥他们啊！"

在马贵福的帮助下，其余三人纷纷得救，当看到这样幽闭诡异的光景后，个个都是显得惊诧无比。

马贵福引着四人来到水牢门口，一路上随处可见被关押在水牢中的犯人，个个都是长得是稀奇古怪，完全和人类的模样扯不到一堆去，几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完全颠覆了历来的审美观。

门口横七竖八地躺着两个鬼卒，其中一个手中还拿着一个翻倒的鸭壶酒瓶，瓶口里不断流出黄绿色的古怪液体，闻起来有股子醇香的酒味。马贵福蹑手蹑脚地从两鬼身上跨过，得意一笑："睡得比猪还沉，冥河老祖的迷香还真好使。"说着，他贼头贼脑地将脑袋探到门外张望了一阵，又飞快地向身后的四人招手，道："现在是换班时间，巡逻的比平时少了一半，你们跟紧我，跟丢了我可不负责！"

起初几人还对这鬼头鬼脑的老滑头还有些不信任，但听他一阵七七八八的解释，又看到他手腕上的阴阳铃时，一个个的都乐了起来，心想师父还真是神通广大，居然将这号人物也给治得服服帖帖的。

要说这水牢还真像个迷宫，一条主干道能分出七八条岔路来，最关键的是每条路看起来都长得一模一样，要不是有马贵福带路，非得转晕了不可。地面上铺着一种黑褐色的土砖，有点像烧窑的垫底砖，凹凸不平，走在上面有点咯脚，空气中悬浮着一种冷色调的绿色光晕，给人的感觉十分压抑，四人睁大了双眼，紧跟在马贵福身后，时停时走，心跳得飞快。

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太过奇怪，四人心中都是装了不下一千个疑问，眼见摆脱了守卫，便时不时找马贵福聊天，马贵福只想早点丢包了了事，因此回答起来也是漫不经心，大伙儿从他的只字片语中了解到，原来之前见到的那片赤色海洋乃是'幽冥血海'，那里是三界中最邪恶的地方，能捡回几条小命，已经算他们的造化了。

经不住几人的轮番追问，对于幽冥血海的由来，马贵福也简单提了几句，他本人其实并不清楚，也是根据这些年来在冥界为官时的道听途说得来。

相传天地初开后，天地不稳，盘古大神便头顶蓝天，脚踏大地，每日长高一丈，使天每日也增高一丈，地每日也增厚一丈，经过一万八千年，天地定形。后盘古大神有感于天地间万物皆无，便身化洪荒：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头发成繁星点点；鲜血变成江河湖海，肌肉变成千里沃野；骨骼变成草木，筋脉变成道路；牙齿变成金石，精髓变成珍珠；气为风云，声为雷霆，汗成雨露；盘古大神倒下时，头与四肢化成了五岳，而脊梁却成了天地间的支点不周山脉，肚济却化成了一片血海，血海方圆几万里，里面血浪滚滚，鱼虾不兴、鸟虫不至，天地戾气全都聚在了此处，洪荒众人便将此处唤做了幽冥血海。

幽冥血海处在冥界外围，将接引大陆（冥界共分为若干板块，接引大陆为的中央最大的陆地板块）层层包裹，如同亚欧大陆之于太平洋，由于面积太过广袤，冥王势力一直无法企及，是一片混乱无序的真空地带。不知何时开始，阿修罗一族开始占据幽冥血海，名义上虽从属于阎罗王，实则不受阎罗王的限制，血海的海水成了它们的天然屏障，不仅能阻止阎罗王势力的进入，而且几千年来对阴曹地府所在的接引大陆蚕食鲸吞，因而实力大增，形成了与阎罗王分庭抗礼的割据政权。

“人界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没想到你们冥界也是一样。”阿桓虽是说笑，却让在场之人都是一阵深思。

云中子长叹一声，“归根到底，还是逃过不了一个欲字。当年地藏王菩萨曾许下‘地狱不空，誓不为佛’的宏愿，便是济渡众生，永脱五浊恶世（即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而今，能真正领会的又有几人……”

阿桓吸了吸鼻子，戏谑道：“你是道家子弟，怎么出口闭口都是些佛门典故？”

云中子摆摆手道：“宗教的目的都是与人向善，教导大家认清道理，何必自闭自狭，存在门户之见？佛道同源不同宗，虽然看问题的方法不同，但阐明大道三千，皆是通向天地至理。”

这话说得马贵福都点头称是，阿桓却还不服气，继续说道：“这么说来，你已经达到无欲无求的超尘之境喽？”

云中子微微一笑，“说来惭愧，我也只是意到，心却未到，不然早已是修得仙身了。”

巧云却是听得有些沉重，心中想着，宁愿你永远也不要修仙，与我游玩人间，

恋恋红尘不是照样过得潇洒快活吗？

几人越聊越远，渐渐忘记了目前的处境。阿发冷不丁打了个喷嚏，将几人重新拉回了现实。

一个在廊道游荡的鬼卒分队陡然间停了下来，幽冷的目光快速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望去，手中长戟状的武器闪烁着寒光，拄在地上噔噔直响。它们谨慎地扫视了一阵，确认没发现其他东西后，便又飘飘荡荡地离开了。

灰墙后，马贵福捂着阿发的嘴，脸都吓绿了，其他几人也都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你不要命了？这些阿修罗可不是什么善茬！”马贵福压着声音喊道，“要是被抓到了，不仅你们出不去了，我的乌纱也难保啊！”

这下几人可分得清楚了，原来阿修罗一族的头上都长着两个犄角，看起来凶神恶煞，颇有些域外风情，而像马贵福一类的阴差除了脸色白点，长相则和常人无异。

阿发吐了吐舌头，心有余悸地问道：“阿修罗一族到底是什么来头？”

“嘘，小声点，好奇害死猫，没听过吗？”

“前面就是出口了，别再捅出什么篓子了！”

马贵福贼溜溜地瞄了几眼，冲几人做了个手势，一溜烟地钻了过去。

逃出牢狱后，大伙儿的视野立马变得开阔了起来。外面是一个广袤的世界，空气中漂着灰蒙蒙的浮尘，天空则像是一张巨大的黑褐色帷幕，遮挡了所有的光明，一片混混沌沌，这样的场景，看起来倒是像战火洗涤过的城邦。

“这里是贪狼谷，以前本是阎罗王的辖区，后来在一次战争中，由于血海漫灌，被修罗王占领了。”马贵福摇摇头道。

视野尽头是一串连绵起伏的山脉，远远看去，山脉笼罩在几大片浓云之下，不断有闪着寒光的闪电如铡刀般劈下，像是要将山峰给斩成几段，光看这一眼，就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马贵福指着那道山脉，说道：“看到了没，穿过那座南溟山，就到了阎罗王的地盘了，这里禁忌颇多，不比你们人界，凡事小心点为妙。”说罢，他伸了个懒腰，道：“这里不安全，你们还是快走吧！”

巧云一怔：“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吗？”

马贵福扁了扁嘴，“我是公职人员，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你以为天天

都像你们一样到处游山玩水啊？”

阿发说道：“我们不也是来办事的么，你以为我想来这鬼地方啊！”

阿桓应声道：“是啊，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嘛！”

云中子也是拦在了马贵福跟前，“这里危险重重，我们又人生地不熟的，走一步都是如履薄冰，要是不麻烦，还是烦劳兄台多送一程吧？”

马贵福冷嗤一声，“怎么不麻烦？我只答应那老牛鼻子救你们出来，其他的事一概与我无关！”

“云大哥，别和这种人客气！”巧云板着脸说道，“呐，我问你，你到底去不去？”

“哼！小丫头片子，我不去你还能吃了我不成？”马贵福显得很轻蔑，推开云中子，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好！这是你说的，可千万别后悔！”

阿发急道：“小师妹，别让他走了啊……”

巧云却是一点也不慌张，她朝阿发使了使眼色，故意提高了声音说道：“唉，要是见到了阎罗王，应不应该将襄王府的事情告诉它呢……”

马贵福这才刚走出几步，立马来了个急刹车，目光怨恨地盯着巧云。

阿桓眼珠子一转，哈哈大笑道：“诚实如我，哪有不讲之理！阎罗王统御冥界，大公无私，一定会严惩那些以权谋私的不法之徒的！”

说着，巧云开始催着大家离开了，云中子还有些犹豫，巧云却是满脸古灵精怪，“你看着，不超过三步，他就会叫咱们！”

果然，几人装模作样地离开时，还没跨出三步，便听到马贵福在身后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唤：“等……等等我……”

巧云得意地一眨眼，云中子摇头笑道：“还是咱们云儿聪明呢！”

地面像干涸的河床，皴裂成一块一块的，缝隙中流动着一些岩浆状的液体，几人彼此照应着，走得小心翼翼，生怕一脚踩空陷进了缝隙里，马贵福走在最前面，满脸的不服气，嘴里碎碎念着一些问候几人爹娘的话，几人不理他，全当是放了屁。差不多走了两个多时辰，脚跟都磨出泡了，才终于来到了南溟山山脚。

南溟山与北溟山绵延几千公里，被并称为接引大陆的南北屋脊，平均海拔超过五千米，马贵福图个省事，带着几人来到南溟山脉一处最矮的山峰下，越

过这座山峰，便算正式进入了接引大陆的腹地了。

山上的泥土像是浸过墨一样，全是黑色的，泥土表面覆盖着许多蜿蜒的藤蔓，纵横交错，看起来像蚯蚓一样，这样的藤蔓几乎遍布整座山。用马贵福的话说，这些是山上的一棵生长了万年的‘婆娑树’的根系。相传在上古洪荒时代，蚩尤被诛杀于涿鹿之野，胸中的一道恶念化为树种遗留人间，这颗树种后来被应龙逐离人界，落入到冥界之中，以怨力为养分，仇恨为水源，在南溟山上萌芽生根，成为‘婆娑树’。

这些婆娑树根十分光滑，看起来就像是人体的筋脉一样，踩在上面心中总有一种毛毛的感觉，半空中漂浮着各种冷色调的冥火，冷风刮得几人都睁不开眼，如同到了炼狱一般。

越往山上走，天上的浓雾就越多，可视范围变得极其狭隘，几人战战兢兢，一点一点摸索着前进，马贵福走路却像是踩着风，仿佛早已对这样的浓雾司空见惯，如若无物。几人一路上都在询问这个神秘的阿修罗族，马贵福却始终三缄其口，生怕引火烧身。

浓雾中，阿桓向巧云伸出一只手臂，说道：“来，小师妹，我牵着你走。”

巧云却是一笑，“才不要，人家要跟着云大哥！”说着，主动上去拽住了云中子，两手相交，手臂甩得像荡秋千。

到了半山腰的时候，阿发忽然脚下一绊，摔了个狗吃屎，疼得嗷嗷直叫。

“走路也不长点眼睛啊！”走在前面的阿桓停了下来。

阿发随意看看，并没发现什么东西。“真是活见鬼了！”他骂了一句，狼狈地爬了起来，却看到巧云正捂着嘴，脸上显得惊恐无比。

“小师妹，怎么了？”

“我看到那些树根……在动！”

阿桓低着脑袋观瞧了一阵，摊摊手道：“没有啊？你看错吧！”

“奇怪，现在又没动了……”

“好了好了，我看你是太紧张了，咱们还是抓紧赶路吧！”

阿桓拉了拉惊魂未定的巧云，刚转过头，脸却刷地一下白了，马贵福不见了！

“老马……”阿桓铆足了劲在浓雾中一声大吼，四周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回音。就在这时，他感觉脚下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忙不迭地一看，差点吓得

魂飞魄散，只见那些密布如网的树根竟如同蚯蚓一样歪歪扭扭地蠕动了起来！

“啊！”巧云忽而一声尖叫，不知何时，脚下的根蔓像蛇一样地缠紧了自己的小腿，远远看去像一个诡异的黑色螺旋。

霎时间，四周的根蔓纷纷破土而出，十分狂躁地跳跃起来，有的如同马鞭一样抡在半空，啪啪直响，还有的则将触角对准了几人，开始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

看到周围如同潮水般的藤蔓，几人都是大惊失色，云中子手掌一抬，一柄袖里剑刷地一下握在了手心，只见他在巧云腿肚子上轻巧地挑了几下，那段滑腻腻的根蔓便断成了好几截，断根掉在地上，仍然还在动，从创口处不断渗出殷红色的液体。

“快离开这里！”云中子牵着巧云边跑边喊，几人连跳带跨，如同惊弓之鸟，慌乱中也分不清方位，只顾着往山上跑，跑得慢的冷不丁就会被飞起来的藤蔓抽上一鞭子，也不知跑了多久，四人被一堵高大的木墙给拦住了去路，说来也奇怪，浓雾到了这木墙边上便已经散去了许多。

巧云实在是跑不动了，开始坐在地上喘粗气，黄豆粒大的汗珠子啪嗒啪嗒的从脑门子上往下掉，她一抬头，惊得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

眼前哪里是什么木墙，竟是一株参天大树！这树足有百米来高，树干奇粗，得数十个强壮的男人合围才能抱住。巨树如同摩天高塔，高耸入云，傲然挺立在山顶，葳蕤的枝叶像擎天巨伞一样，足足覆盖了几十米远。

大家虽然嘴上没说，但心中也都已经猜到，这就是马贵福所说的婆娑树了，站在婆娑树下，四人渺小得如同蚂蚁一样。

四人绕着婆娑树行走，这时看到半空中出现了一团灰黑色的圆形气旋，正兀自缓慢地旋转着，气旋中间有一个墨黑色圆盘，就像黑洞一样，显得十分凝重诡异。

气旋带起一条灰黑色的雾气，走在最前面的阿发停了下来，仔细地查看着旋气，却想不出是什么东西，只好绕着走开了。

刚转过身，阿发就感觉被阴风一激，身子又颤了起来，心神也随着颤动，逼得他再次回头看，赫然发现气旋已经扩大了许多倍，直径三丈有余，而中间地黑色气盘则像是一张大嘴，不断地吞吐出灰色或黑色的雾气。

阿发好奇地伸手摸了摸气旋，只觉得气旋外圈有一股旋力在动，而内圈却

是平静的。更奇特的是，他的手还能伸入黑色气盘之中，却无法显示出来，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似的。他小心翼翼地尝试着将一条腿伸进了气旋之中，发现脚踩到的地方不是虚的，而是实的，与踩在实地上无二。他刚准备钻进去看看，却感觉一阵风在自己身旁飘过，身子像飞起来似的，转眼已是在三步之外。

“你疯了？进去了可就出不来了！”马贵福提着他的衣服，头上的阴司帽转得飞快。

果然，阿发一离开，就从黑洞之中飘出一段赤红的妖气，妖气化作一个诡异的半身人像，拼命地朝着阿发的方向搜抓着，似乎正在怨恨到手的肥肉又丢掉了。

阿发瞪大了眼睛，这才如梦初醒。这时其余三人也陆续赶了过来，阿桓一见面劈头盖脸地质问道：“老马，你跑到哪里去了？可让我们一番好找！”

“你们自己跟丢了，怨得谁！”马贵福摆了摆手，接着又十分惧惮地看了一眼身后的婆娑树，冷声说道：“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赶快下山。”

大伙儿从未见马贵福如此郑重，心中都像压着一块石头，撒腿就跟着他跑，身后阴风阵阵，不断传来一阵阵阴森的桀笑声，听得几人后脖颈直发凉，阿桓不经意地一回头，瞅见婆娑树干上竟然出现了两颗闪烁着红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大家离去的方向，看起来像两颗巨大红色的探照灯一般，而那些枯皱密集的树枝则如同无数双手臂一样，裹挟着冷风，肆意摇摆挥舞着，远远看去，如同一个刚刚苏醒的恶魔。

这座山峰名为鬼哭岭，十分险恶，平时连恶鬼都不愿意从这里经过，但因为鬼哭岭是南溟山脉中最矮的山峰，生性好吃懒动的马贵福就是宁愿多冒一点险，也不愿多绕几里山路的，所以才选择了此处。

按山体朝向划分，上山的路属于背阴面，下山的路属于向阳面，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向阳面竟然没有先前那些遮天的雾霭了。下山的路好走得多，大家都是神经紧绷，一步也不敢回头，差不多走了一炷香的时间，便到了山脚下了。

山下分出了两条路，阿发和阿桓比试脚力，阿桓跑到了其中一条路口上，远远地朝着气喘吁吁的阿发挥手，“来追我啊！就这么点本事？”

“得意个锤子！还没数到三就抢跑了，还不算赖皮？！”阿发嘴里喷得口水四溅，也是发足追了过去，两人你追我赶，不一会就消失在右边岔路的阴影之中。

云中子笑着摇摇头道："你两位师兄真是可爱，有他们的陪伴，一定会过得很开心吧？"

巧云扑哧一笑，"他们啊，就是一对活宝！"接着，又见她挽着云中子的手臂，情意绵绵地说道："和你在一起才是最开心的，你知道的，对吧？"

云中子望着她深情款款的眼神，脸上一红，立马移开了视线。

马贵福忽然骂道："妈了个蛋，这两个唠什子的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云中子一愣，问道："怎么了？"

马贵福也不解释，只是摇了摇头，"你看看，等咱们一下山，他们就会折回来的。"

果然，没多时，两人便垂头丧气地跑了回来。

"妈的，是个死路！你怎么不早说啊？"阿发骂骂喋喋道。

马贵福混不在意，打了个哈欠，说道："那是断崖路，下临无底深渊，如果不小心摔下去，上不接天，下不沾地，怕是一辈子都要在下坠中度过了。"

"那……这条路呢？"巧云指着左边的岔路，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往左边望去，有两道巨大的崖壁，十分狭窄，崖壁之间夹着一条完整的白色龙骨，两排肋骨像弯刀一样深深地扎进地面，这龙骨很长很长，极目望去仍看不到尽头，而左岔路就设在这条龙的两排肋骨之下，顺着脊椎的方向蜿蜒而去。

望着那颗平房大小的龙头骨，马贵福冷冷一笑，"这条便是'不归路'。"

文博馆是磨山县管理各资料档案的地方，听上去是个气派的大地方，实际上也就是一栋两层小砖楼。麻雀虽小，但五脏样样不少，点收、登记、分类、编卷、编目、装订、排列、皮藏、调阅，所有环节和程序都是按西方标准来制定的，那时候北洋政府号召像西洋学习，说是学，其实也就是照搬照抄，连标点符号都不变一个的。

天渐渐破晓，淡青色的天空镶嵌着几颗残星，大地朦朦胧胧的，如同笼罩着银灰色的轻纱。

"咚！咚！咚！咚！咚！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喽——"打更人刘三扯着喉咙嘶喊，有气无力的声音回荡在整条清冷的大街上，打完了这趟，今天的活儿算是干完了，等等回家后便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觉，若是还有精神，再把床上光着屁股睡觉的媳妇日上几炮，想着想着，刘三不禁偷笑了起来。

路过文博馆时，刘三一抬头，发现二楼还闪闪烁烁亮着灯，不用说，又是老蔡在不眠不休地查资料了，这老蔡也不知是怎么的，从黑水镇回来后便天天泡在文博馆里，既不回家，也不去县政府报道，他媳妇心疼老头子，见劝不动他，便干脆将被褥和锅碗瓢盆一股脑地全搬了过来，陪他住在了这里。

一张掉了漆的旧木桌上，老蔡一只手扶着眼镜，神情专注，嘴中跟着手中的书本念着些什么，桌上杂乱地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书，煤油灯旁的一杯牛奶早已凉了多时了。他身后是一排排整齐的档案柜，档案柜之间只留出了行走一个人的距离，这些档案他这些天几乎都走马观花地翻阅了一遍，桌上的这些是最后的几本。

他媳妇这时打着哈欠走了进来，看了看桌上原封未动的牛奶，想要骂他几句，却忍着没说出口，只端着牛奶摇摇头走了。

“我知道了！”老蔡忽然腾地一下从老藤椅上跳了起来，手中攥着一本发黄发皱，看不出是哪个年代的古书，眼中闪烁着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光芒。

他媳妇被他吓得牛奶撒了一地，抱怨道：“你又发什么神经呢！”

“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老蔡不理她，哆哆嗦嗦地将披在身上的外衣穿好，又将书装进了最里面的口袋，想了想，还是不放心，又找来一张油纸将书包好，夹在腋下，匆匆忙忙地往屋外走去。

“老头子，天还没亮，你要跑到哪里去啊？”

“黑水镇。”老蔡略微有些发颤的声音从楼梯上传来。

“啊呀！”他媳妇一听吓了一跳，慌忙追了过去，“那里死了这么多人，你……还要去？”

楼道里黑咕隆咚的，老蔡那双精光四射的眼睛瞪着他媳妇，板着脸说道：“我不去，大家都得死。”

第十三章
祭台的秘密

天刚蒙蒙亮，小兰去给茅无极送早餐，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换下的脏衣服要洗，进屋后，却没看到茅无极的人影，平常的这个时候他都是在房间内打坐吐纳，这会儿会去哪里呢？下楼的时候，她又遇到了刺绣组的秀梅，此刻她正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衣裳，看起来颇有些不高兴。

“秀梅，这是要去哪里呀？”

“你看到小倩姐了没？怎么一大早就不在房间呢！我还想让她给我改改衣服呢！”

小兰奇怪道：“没看到哩，她也没在房间吗？”

秀梅闷哼了一声，小嘴撅得老高，“你说小倩姐是不是嫌我麻烦，故意躲着我啊！”

“你别瞎想了，小倩姐人这么好，怎么可能嘛。”

秀梅忽然张大了嘴巴，摆出一个惊愕的表情，“糟了！肯定是她知道上次我偷用她的胭脂的事了，不行，我得去和她解释清楚！”

小兰赶忙扯住她手臂，“嗳，等等，你要是现在去打扰她，她会恨你一辈子的！”

“什么意思啊？”

小兰摇摇头不回答，一脸古灵精怪，嘴角笑成了一弯月亮。

清晨的杏木林云氤漫漫，空气特别清润。茅无极和马小倩站在六角星形石台旁，被露水沾湿的衣角随风飞舞着。

“你说带我来的地方，就是这里？”

“嗯，当初阿桓与僵尸王就是在这里交手的。”

“那僵尸王的尸首呢？”

“呐——”马小倩努了努嘴，只见石台中央有一大摊沥青状的黏稠液体，

此时几乎已经凝固了。

茅无极找来一截树枝，在那一摊黏液中翻搅拨弄着，一时间臭气熏天，马小倩捏着鼻子抱怨道："你在捣糨糊吗？臭死人了！"

茅无极不答话，过了一会，只见他眼中一亮，从那滩黏液中捏出了一根长长的透明丝线。

"魍魉丝。"茅无极心中一沉，随手拿出一张还没来得及涂画的黄纸符包好，放进了衣兜里。

"喂！"马小倩拍了一下茅无极的背，眯着眼笑道："你在这神神秘秘的做些什么呢？"

"哦，没什么。你怎么会发现这个地方的？"

"哼，还不是为了找你吗？你以为人家吃饱了撑的啊……"

茅无极点了点头，说道："此处地势低洼，背水依山，阳光难以照射，浊气经年沉积不去，加之周围又有千木环绕，隔绝尘气，是一处聚阴沉秽之所，在这里建造一个堰场，绝不会是什么善茬。"

马小倩问道："堰场？是指这个六角星形的石台吗？"

"没错。"茅无极说道："堰场有许多用处，唐朝之前，多为北方游牧民族祈雨所用，在南宋神宗之后，太常寺卿主持建立堰场，便是用作春秋祭祀和为帝王祈福增寿之用了。"说着，茅无极话锋一转，"但在茅山术中，堰场的作用相当于'镇台'，作用主要是封印和镇煞。"

马小倩不解道："那为什么堰场会是这样一个形状呢？总感觉怪怪的呢。"

茅无极笑了笑，说道："据传这样的六角星形是一种上古时期的神秘图案，蕴藏着十分强大的力量，不仅中国的先知发现了此理，西方对此也有记载，在犹太教中，这种六角星形被认为是'大卫王之盾'，而在基督教里，六角星形又作'封印星'，他们认为这样的图案可以打开地狱之门，可以驱除邪魔，具有导向真知之意。"

别看茅无极在这里侃侃而谈，其实他对西洋的了解，全是出自一本当时在坊间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夷人杂记》。那时候是民国早年，报纸都还是新鲜玩意儿，老百姓对洋人的了解，除了高鼻梁黄头发，再就是那些留洋回国的'假洋鬼子'们炫耀似的口口相传，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国人编写的小册子，认知程度十分有限。据《夷人杂记》中交代，西方在中古后期，经过西班牙的中介，开始将

东方的炼金术引进，东方印度教、拜火教等信仰元素，诸如善恶二元论等也被带了进去。在17世纪，炼金师波梅认为世界最高的神秘乃是一个圆里的六角星形，六个角代表了六种最基本的力量，六个角的总和即是上帝之名ADONAI，也是永远的合一，而六角星里的那个六面体，则代表了圣母与圣婴。由于他认为六角星形代表了上帝，因而它遂能带着他打开地狱之门。六角星形在波梅的开创下，成了所谓的‘所罗门封印’。除了六角星代表了上帝外，波梅也认为六角形的正三角形也代表了耶稣的灵魂，倒三角形则代表了万物之水，神灵行走水上，乃是一切智慧的总和。

马小倩不知底细，见他旁征博引，听得云山雾罩的，惊叹道：“没想到你不仅纵贯古今，对西洋的宗教也这么了解呢！”

“视野开阔，看得东西才能更深更远，要是像前清那般闭关锁国，到头来不过是井底之蛙，任人宰割。”

马小倩笑笑：“以前我觉得你是块大木头，现在看来，你和那些迂腐的牛鼻子还真是不同。”

茅无极像被勾起了心事，叹息道，“以前我思想固化，处事刻板，害人害己却不自知，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我一直以来的看法。”

“哟，是什么人能有这么大本事啊？”

茅无极眉宇间掠过一丝淡淡的感伤，摇摇头不再说话了。此时的他正盯着石台上一圈用红漆写成的古怪文字凝神深思。

这些是殄文。

殄文就是给死人看的文字，又称‘水书’或‘冥文’。殄文最早是水族发明。水族是一个崇尚鬼神的民族。水族人民认为：无论是祖先亡灵，是动物、植物，还是一些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包括山、石、洞、水、风、雨、雷、电等，由于有某种“鬼”或“神”附体，都具有灵魂，这些灵魂永远不会消亡，当某种物体不存在时，它的灵魂就会转移到其他物体身上，在古代，水族先民因受统治阶级所迫害，相传其祖先“陆铎公”创制“鬼书（即殄文）”以反对和报复统治者。

殄文的结构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象形字，有的字类似甲骨文、金文；二是仿汉字，即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形体的写法，三是宗教文字，即表示水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密码符号。书写形式从右到左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

目前见到的殄文的载体主要有：口传、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锻造等。由于其结构多为象形，主要以花、鸟、虫、鱼等自然界中的事物以及一些图腾物如龙等所撰写和描绘，里面保留着远古文明的信息，因而显得非常神秘。由于这种殄文实在是难学，所以不论是哪个朝代，能掌握这种说给鬼听的语言的人始终保持在个位数，到了近代，这种殄文是否还有人会读写，也是不得而知。

堰场上为何会有殄文？在茅山宗看来，堰场作为一种高深的道台，就像是一把冷血无情的冰刀，若是用到好的地方，可以镇魔退煞，会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但要是被别有用心之人用来为非作歹，也是一把绝佳的凶器。殄文出现在这里，想必是设场者妄图意通幽冥，与鬼魂做交流，具体是什么目的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茅无极隐隐感到这绝不会是什么善茬。

不知不觉已经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了整整一上午，太阳高高地挂在脑袋上，两人都没吃早饭，马小倩此刻早已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她见茅无极仍东看看西瞅瞅，埋头沉思，喊了他几声都没听见。

艳阳高悬，将两人的影子给印了出来。茅无极一抬头，刺得眼睛一阵生疼，结合影子的方位来推断，这里应该是西北方向，而黑水镇位于杏林的东南方，这样的方位图在茅无极脑子里一画出来，也不知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茅无极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色彩，也没去叫马小倩，而是径直朝林子外跑了出去，气得马小倩在后面一阵大呼大叫。

马小倩跟着茅无极七逛八绕，时而钻入丛林，时而穿过田埂，人都快转晕了，茅无极却始终不说话，看起来比谁都急，一整个下午，两人几乎围着黑水镇外围转了一圈，陆陆续续发现了六座一模一样的堰场。

“大木头！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本姑娘和你没完！”马小倩喘着粗气，刚要发脾气，却见茅无极伫立在原地，面目呆滞。

“七煞锁魂阵！”茅无极面色惨白，有气无力地吐出来几个字。

马小倩极少见他如此紧张，心中一惊，忙问怎么回事。

原来茅无极方才在各个方位转悠了几圈，并不是吃饱了撑的，而是为了找出‘七煞位’。

在《茅山经》中，所谓七煞，即天闱煞、地莵煞、门奎煞、结邬煞、白殍煞、太顷煞和昌坤煞，分别与东方青龙七宿（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相对应，七煞代表着任何一个城市农村或人口集居

地的阴气流向。

阴气与阳气是相对的，阳气是对包括人在内，所有生物身上的生命气脉走向，而一个城镇的阴气流向则是这个城镇内所有活人或死人身上的煞气的流转的总和，若按科学的解释，阴气就是生物的负电极所产生的磁场。民间上认为阳气为人，阴气为鬼，其实都是相当偏颇的，每个人身上都有阳气，也有阴气，只是强弱的差别而已，譬如男人，尤其指处男，身上的阳气重，女人虽属阴，但身上也有阳气，若是一个地方的女人多过男人，往往就会说‘阴盛阳衰’，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但结了婚的女人阳气明显要比处女强很多，这与男女阴阳中和有关。

阴气（生物电负极）与阳气（生物电阳极）统称为地气。每一个城镇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人体产生生物电的阳极与阴极不断循环，并与外界（大自然）做着符合规律的有机交互，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循环整体，这样的城镇地气稳定，往往人丁兴旺，风调雨顺，用道家的话来说，就是阴阳调和，顺应天道。至于七煞位，便是泄阴气的地方，每一个成规模的能量场周围都会有，它们控制着阴气的走向与强弱，简单点理解就是‘阴气的开关’，道家若是诛鬼除魔，基本上都需要用七煞位来推测阴气失衡的方位，但极少有人用堰场将这七煞钉死，因为这么做是逆天的，七煞钉死了，阴气流不通，'无法与外界交互，地气就会紊乱，好比大自然的水循环系统，其中一环乱了，影响都将是巨大的。堰场的作用是封印，在黑水镇的七煞位上建造堰场，就相当于用塞子封住了阴气的出口，久而久之，阳气外泄不进，阴气只进不出，就会形成一处养匿阴气的‘魆地’，住在魆地中的人们，大多身子骨虚弱，容易生病，晚上鬼压床，鬼打墙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样的地方住久了，寿命一般都不太长，所以在风水学中，建宅安坟都是一定要避开魆地的。自古以来，养尸地都是选择的‘魆地’，正所谓阴久而生怨，这样怨力深种的地方，也是鬼魂出没的绝佳场所，是最容易形成恶鬼的，之前灰鹰山襄王府中到处都是恶鬼，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沾染了魆地的阴气使然。

在《茅山经》中，七煞锁魂阵被认为是大煞之象，大凶之阵，一直是让人谈虎色变的禁术，因为这么做违背了天地阴阳间的正常秩序，就是“不按规则出牌”，肯定会折阳寿，谁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布下如此凶煞的阵法？这些堰场上，除开在杏林中的‘阵眼’（马小倩最先发现的那座堰场），其余的六个

都是结了一层厚厚的黄泥，到处长满了杂草，两人直费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这样看起来，这个七星钉魂阵应该是布了很久很久了。

茅无极沿途走访了不少郊外的乡民，大多都是爱理不理，有个牙齿掉光了的老头倒是挺热心，不仅给两人送了两个干馍馍，还告诉两人一个重要信息，这石头疙瘩自他爷爷的爷爷辈就有了，这样一推断的话，至少有个上百年的历史。

有一家人住在‘太顷煞’位的旁边，离了不到三百来米，院子里到处都是坟圈子，他们家祖孙三代十几口人几乎全都死绝了，而且每个都是早夭，请了村里的赤脚医生也看不出个所以然，茅无极本想善意地提醒屋主尽快搬走，却不料被当成了神棍给轰了出来，这些乡民平时都住在乡下，几年都不见得进城一回，根本不认识茅无极这么个新镇长。

茅无极被拒之门外，满脸惆怅，马小倩打趣道：“看来神仙也有搬不动的妖精啊！”

茅无极看了看马小倩，这丫头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乐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自己心中的层层重压她又怎会明白？

两人回去时，一路无话。马小倩嘟着嘴假装生气，“我好渴，要喝水！”

茅无极漫不经心道：“话多伤神，越说越渴。”

马小倩又撅嘴道：“我好饿！”

“刚才不是两个馍都给你了？”

马小倩气不过，“你好闷啊！真是块大木头！”

茅无极笑道：“既然是木头，你和我说话也是白搭啊。”

马小倩啐了一口，捶着肩膀，说道：“不管，陪你跑了一天，累死了，今天你得请我吃饭！”

“好啊。”

马小倩一斜眼，“哼，回答得这么干脆，一定有鬼！”

茅无极有些发笑：“反正都是你做饭，我请不请还不是一样啊？”

“哎呀，讨厌！一点幽默感都没有！”马小倩说罢作势捶打了茅无极一下。

也许是觉得这样暧昧的举动有些不妥，茅无极干咳了两声，提醒马小倩稍微注意一下。马小倩却没体会到他的意思，只是问道：“眉头皱这么高，在想些什么呢？”

“唉，我是在想，这七煞锁魂阵一成，黑水镇无异于就是一片天然的养尸地，

也难怪西镇会僵尸肆掠了。”

马小倩疑惑道：“你是说西镇的僵尸形成是因为七煞锁魂阵？那就和冥界没关系了？”

“现在还不能确定，一切要等桓儿他们回来再说。”

“实在想不通究竟谁会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茅无极自言自语地说道。

马小倩道：“那人死了几百年了，早已化为了一堆枯骨，吹不破你拉不长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啊？”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

马小倩一摆手，道：“哎呀，别可是可是的了，你这人就爱杞人忧天！明天叫上二麻子他们把那七个堰场挖掉不就可以了吗？”

“哪有这么简单？七煞锁魂阵中暗含咒法，就算破坏了堰场也破不了阵。”

接着，茅无极话锋一转，“不过，要催动这样的阵法，除了堰场之外，似乎还缺少了最重要的一环……”

第十四章
黄泉不归路

“这条路怎么这么阴森？”阿桓走在龙骨架下的幽深信道中，双手抱肩，眼睛警惕地瞟来瞟去，就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一样。

阿发抬头看了看蜿蜒的龙骨脊椎，口中说道：“不归路……光听这名字就渗得慌！”

云中子平静地说道：“境由心生，之所以感觉恐怖，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只要心如平湖，不去刻意想那些东西，便不会感到害怕了。”

“哼，装什么蒜！”阿桓在心中咕哝道，他回头见巧云面色有些不对，便问道：“小师妹，没事吧？”

“没什么，就是感觉咱们在龙肚子里走，觉得怪怪的……”

走了一阵，身后的南溟山已经渐行渐远，前路仍望不见尽头，这时，众人慢慢地进入了一片灰暗的阴影地带。

马贵福叮嘱道：“咱们得加快速度了，你们记住，中途无论发生什么事，千万不要回头！”说着，开始带头开始小跑了起来。

冷风刮在身上，凉飕飕的，前方忽然飘过来两团火焰状的东西，一闪一烁，颜色不断变幻着，看起来像是一双眼睛，嘲弄似地盯着众人。

大伙儿都屏住了呼吸，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朝自己飘来，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近了，才看清是两个白色的灯笼，灯笼罩看不出是什么材料做的，里头的烛火不断变幻着各式冷色调光泽，诡异至极。

巧云愕然道：“啊，怎么会有灯笼！”

马贵福扁扁嘴，驳道：“人界来的土包子，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什么灯笼？这是冥灯！”

冥灯在半空中一沉一浮，有点像是变戏法，阿桓好奇心盛，在冥灯上轻轻碰了一下，只感觉套在外面的罩子手感滑腻，富有弹性，他吃了一惊，连头皮

都麻了，这感觉，像是人皮！

冥灯经他一碰，像不倒翁似地摇晃起来，里面还不断发出呜呜的怪声，阿桓只感觉心中一阵怦怦乱跳，不敢再看，赶紧朝着大部队追去。

一路上随处可见漂浮的冥灯，几乎组成了一道绚烂的光带，马贵福早已是司空见惯，理也不理，他天生就是个急性子，实在看不惯几人摸瞎似地走走停停，他有电光神行步的绝活儿，便自己先走一步，在出口等大伙儿。

大约又过了半炷香的时间，小路的两侧忽然出现了两排柱子，这些柱子和寻常见到的大不一样，并不是用木石制成，而是用一具具的尸体压缩堆叠在一起，个个都是面目恐怖，身体极尽扭曲，看得人一阵心惊肉跳。

顺着柱子往上看，几人又吓了一跳，因为朦胧中似有万千头颅被悬在半空，面目狰狞，吐出的长舌足有两三寸长，猩红无比，双眼处那看不到底的黑洞中射出缕缕青光，巧云胆子最小，不禁“啊”的一声叫出声来，只觉得浑身一阵毛骨悚然。

“嗬嗬嗬……”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悠长的阴笑，这笑声像是有重音，不住在山谷中回荡。

大伙儿都感觉背脊一阵发凉，阿发刚准备回头看，却想起了马贵福之前的提醒，只得闷头往前跑，脸上的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

跑了一阵，那笑声逐渐消失了，阿发刚松口气，又听到有人在叫自己名字，这声音不阴不阳，飘飘忽忽的，化为一股冷气直入心肺。

这声音不止阿发听到了，巧云，阿桓和云中子也都听到了，他们都感觉有人在身后叫自己名字，个个都是神情紧张，却没有一个人敢回头。

那声音一声接一声，像是有某种奇特的魔力一般，让人忍不住想答应一声，云中子见大家心神不宁，有些把持不住，便高声说道：“这些都是幻象，大家一定要稳住心神，千万不要被迷惑了！”

接着，又见他对意志力最为薄弱的巧云说道：“云儿，你跟我一起念冰心咒。”

“哦……哦……”巧云精神恍惚地嚅嚅应道。

“梦影雾花，尽是虚空，因心想杂乱，方随逐诸尘，故无爱无恨，无爱无惧，无爱无忧，化虚为实，融实入虚，则万源皆散……”

巧云的意识已经慢慢开始游离，口中鹦鹉学舌般地跟着念了几遍，只觉一股暖流从头顶直达脚底，浑身上下都说不尽的舒服，仿佛脱胎换骨一般，神清

气爽，烦忧全消，她揉了揉眼睛，忽然又发现眼睛明亮了许多，也看得远了。

“嗳！”阿发忽然口中长长地答应了一声。

其余三人都是同时大吃一惊，用奇怪的目光看向了他。

“大师哥，你刚才……干什么……”

面对巧云的发问，阿发倒是显得比她还惊讶，反问道：“刚才不是你在叫我吗？”

巧云颤声道：“我……我一直在和云大哥说话，没叫你啊！”

“不会吧！”阿发只感觉头皮一阵发麻，之前那冰冷刺骨的阴笑又再次回荡起来，这次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密集，像是有无数个人在笑。

几乎是下意识地，阿发回过了头，他看到了成千上万颗狰狞的骷髅头，这些骷髅头周身燃烧着绿色的冥火，拖着诡异的光尾，一个接一个地向自己扑来！

“妈呀！”他吓得大喊大叫，险些瘫倒在地。

“糟了，这冒失鬼！”

阿桓暗呼不妙，但为时已晚。这时，身前身后的景象全都变了，羊肠小道变成了阴森的炼狱，天空变成了血红色，四周阴火飘浮，冷风阵阵，到处都是鬼哭狼嚎的声音。

看到这样恐怖的景象，巧云不由自主地往后迈了一步，脚下忽然传来清脆的响声，似是碎了什么。她低头一看，不禁倒抽了口凉气，只见原本是黄泥的地面竟然变成了用人骨和兽骨铺成的白骨路！她的身子忽然抖了起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冷意从脚底传来，逐渐地蔓延到小腿、大腿、小腹、胸口，最后在脑中炸开，侵蚀着她的全身。

“这是什么地方！”她大声地叫喊了起来，仿佛这样能除去她心中的恐惧感，声音在空中回荡着使她更加感到阴冷。

大伙儿的心都像是被人给揪住了一般，紧张到了极点，冷汗将衣服都给浸湿了。就在这六神无主的时候，云中子大喊道：“快跑，一步也别停下来！”

这一嗓子喊得大家如梦初醒，纷纷开始狂奔了起来，可是每次脚落在道路上的时候便发出了踩碎骨头的声音，每一下的响声都令他们更加害怕，脚步也越来越快，到最后竟是亡命似地狂奔，完全不顾自己将要跑到何方。

也不知是跑了多久，头顶的龙骨渐渐地看到了尽头，前方出现一片晦暗的光亮，说是光亮，其实也是不归路中的阴森衬托出来的，马贵福此刻正坐在在

龙尾处，脱了鞋掰弄着脚指头。

“怎么这么久才出来？”马贵福穿上鞋，抱怨道。

阿发气不打一处来，“你还好意思说，差点就出不来了！”

“嘿嘿，不是和你们说过么，千万别回头看，你们自己不听啊！”

出了不归路，便来到了碑林。碑林中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墓碑，墓碑上刻的都是殄文，一个字都看不懂。墓碑中穿插生长着一些类似手腕状的枯树，枯树上挂着一些暗黄色的飘带，与不归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这里连一丝风都没有，四周安静得可怕。

地面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薄雾，刚好覆盖住脚踝的位置，人走在上面只感觉不断有寒气从脚底渗进来。

“阴曹地府还有多远？”巧云有些害怕这里的气氛，问道。

“小姑娘家，就是性急！碑林的尽头，就是冥河，跨过冥河就到了阴曹地府了！”

巧云神色一松：“嘻嘻，听起来好像很近了！”

“没常识真可怕！”马贵福摇摇头，“你当阴曹地府是黑水镇，咽几次口水就能走到头呐？阴曹和地府是两个地方，阴曹在外，地府在内，整个面积算起来的话，比北京的紫禁城还大上好几倍呢！”

阿桓咂舌道：“你别光卖瓜的说瓜甜啊，有没有这么大啊？”

“嗨，还不信！像我这样的正人君子，能说谎么！”

阿发与巧云偷偷一笑，道：“他要是正人君子，我还是儒林圣人了！”

“哎呀！”马贵福一拍脑门，自言自语地说道：“居然忘了这茬了！那老头子难缠得紧，我得去准备点东西才好。”

巧云一愣：“怎么，你又要走？！”

“十万火急的事啊！你们在河边等我，我一会来与你们汇合。”

“你说的那个老头子是谁啊？”

当阿桓张口问时，马贵福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远处了。

“真是个奇怪的人。”云中子摇摇头说道。

四人心惊胆战地穿过碑林，眼前忽然充斥着一大片妖冶的红色之花，远远看上去就像是鲜血铺成的地毯。

那样触目惊心的赤红，如火、如血、也如荼，美若幻化。

细听之下，还有潺潺的流水声，冥河如同一条卧龙，已经横在了眼前。冥河又称‘三途’，这种有花无叶的红色花，极尽绚烂地绽放在三途河两岸。

“哇！”阿桓和阿发没想到冥界竟然有如此绚烂的色彩，都是极尽兴奋地冲向了花的海洋。

巧云惊叹道：“云大哥，你看看这些花，真是太美了！”

“现在是什么季节？”云中子忽然问道。

“刚刚立秋不久。”

“这就对了。”云中子嘴角上扬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看起来更加温暖俊逸，“这种花叫彼岸花，又称引魂之花，或曼珠沙华，只在秋天开放，是冥界唯一的花。”

“彼岸花？”巧云手指轻点下唇，似乎是在品味它为何会有这样奇怪的名字。

“彼岸花，开彼岸，花开无叶，叶生无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

“生生相错……”巧云呢喃着，听下脚步，看着那如血般的花朵，一时间不由得伤感异常。阴风袭来，吹动着曼珠沙华，如同红色的麦浪，发出‘沙沙’的声音。

曼珠沙华的美，是妖异、灾难、死亡与分离的不祥之美，象征着恋人的相识相知却不能相恋。巧云忽然想到了自己和云中子的这段感情，不就如同这曼珠沙华一般，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他有他的追求，她有她的执着，虽然能在彼岸默默对视，却永远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河流。

三途河水呈血黄色，里头虫蛇满布，腥风铺满，混沌的水波中，隐隐约约可见许多不得投胎的孤魂野鬼在河水中一沉一浮，时不时还会听到若即若离的悲号声。据说这三途河水是由十八层地狱中服苦役的罪犯眼泪汇聚而成，所以水面上经常闹着听起来极为恐怖的哀鸣。

远观像条沟，近观吓死人，这三途河的宽度和长江中游段差不多，随便目测一下就得有好几百米，大伙儿齐聚在三途河边，个个都是掩面捂鼻，面露难色。

阿桓摊了摊手，犯愁道：“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去啊？”

阿发这会儿正在脱衣服，时不时还试探性地将手伸进冥河之中，又像触电似地缩了回来，口中哆嗦道：“水真凉！”

阿桓讶异道："天才，你不会想游过去吧？"

"不然怎么办！"阿发拍了拍满是胸毛的胸脯，"想当年茅山四季湖我一口气能游三个来回，这点距离算啥子事！"

巧云咂舌道："天啊，这么脏的水，我才不要游过去……"

云中子也是耸了耸肩，"别看我，我下水的次数用指头都能数出来。"

阿桓扁了扁嘴，"唉，一看就是个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旱鸭子。"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正在这时，一阵奇怪的声音将巧云吸引了过去，她拨开茂密的曼珠沙华，来到了河边的一处红木铺成的空地上，这里被繁茂的曼珠沙华层层包裹，十分隐蔽，若不是循着声音来，是决议是发现不了的。

空地中央有一颗矮小的果树，果树下放着一个大酒缸，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正垫着脚尖,将头埋在酒缸中咕噜咕噜地吮着酒。那东西看起来有点像是鸟类，个头得和鸵鸟差不多大小，它的脖子像水波一样剧烈的起伏着，那囫囵吞枣的姿态活像是一个几年没闻着酒香的老酒鬼偶得了一碗陈年佳酿。

"小偷！"

那家伙听到声音，吓得浑身一震，全身翎毛都竖起了了，抬着脑袋紧张地四处张望着，巧云本想逗它一逗，自己却被吓到了，这家伙竟有三个鸟头！

这三头怪鸟体态硕大，生得圆乎乎胖嘟嘟的，活像一个大肉球，浑身布满黄澄澄的绒毛，红彤彤的嘴喙小而钝，与它肥硕的身体显得极为不相称。三个鸟头上各有一小撮颜色各异的翎毛懒洋洋地散垂在背上，短小扑扇着的翅膀上布满了各种奇怪的花纹，让人委实有些担心这柔弱的翅膀是否能负载起他胖墩墩的身躯。

三个鸟头呆呆地四处瞧了一阵，竟开始相互说起话来。

"是我耳背了吗，刚才明明有声音的！"

"真讨厌，正喝得尽兴呢！"

"会不会是老头子回来了？"

"他睡得比猪还死，哪这么快醒过来！"

"我建议继续偷酒喝！"

"这怎么算偷？酒缸上又没有老头子的名字！顶多算是不劳而获！"

"说得轻巧！要是被老头子发现了，准会拔光我们的毛！"


咕嘟
咕嘟
小偷！
他睡得比猪还死，那这么快醒过来？
是我耳背了吗，刚才明明有声音的！
说得轻巧，要是被老头子发现了，准会拔光我们的毛！
真讨厌，正喝得尽兴呢！
那我们一会去告诉他，我们没有偷他的酒！
就这么办！
会不会是老头子回来了？
这个办法好！
你的逻辑好奇怪啊，本姑娘好歹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
偷人家酒喝，不知羞！
我耳朵又背了吗？好像又有人在说话。
不对，老头子的声音怎么变得这么娘了？
老头子来啦，快跑！

“那我们一会去告诉他，我们没有偷他的酒！”

“这个办法好！”

“就这么办！”

一直藏在花堆后偷听的巧云觉得有趣，又喊了一声：“偷人家酒喝，不知羞！”

“我耳朵又背了吗？好像又有人在说话。”

“老头子来啦，快跑！”

“不对，老头子的声音怎么变得这么娘了？”

“噗……”巧云终于没忍住笑出声来，“你的逻辑真是好奇怪啊，本姑娘好歹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什么时候变成你们口中的‘老头子’了？”

三个胖嘟嘟的小脑袋几乎转了三百六十度，最后才将目光聚集在巧云身上，蓬松的翎毛将脖子都给遮住了，看起来甚是滑稽可爱。

望着它们憨憨的目光，整就一只天然呆的萌物，巧云非但不害怕，反而心底油然生出了一种想要欺负它的欲望，她眯着眼兴奋道：“唔，好可爱的猪呀！”

那小家伙听了似乎很生气，说道：“你才是猪！人家是鸟！是鸟！”

巧云惊讶道：“你们说话，怎么都不见嘴动的？”

“人家说的是腹语！”

“对，腹语！”

小家伙说起话来一摇一摆的，甚是滑稽，巧云忍不住轻轻捏了他那肥嘟嘟的肚皮一下。

那小家伙轻轻往后退了一步，叫道：“唔～你弄疼我了！”

巧云抱歉地笑了笑，说道：“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

这时，另一个长着湖蓝色翎毛的脑袋又说话了：“干吗向我道歉！我又不疼！”

巧云奇怪道：“你刚才不是说我弄疼你了吗？怎么又不疼了？”

小家伙着急道：“我是我，它是它，你捏他我为什么要疼！”

巧云见它语无伦次，又好气又好笑，这时，红毛小家伙又开口了：“我也不疼！我也不疼！”

巧云直听得稀里糊涂，晕头转向，跺脚道：“哎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

最开始那个草绿色的翎毛的小脑袋又发话了，说道："弄疼我了！要道歉！要道歉！"

巧云道："刚才给你道歉你又不接受，现在又让我道歉，你耍我呐！小心我拔了你头顶的翎毛！"

小家伙一听忙道："不要拔！不要拔！拔了我们就魂飞魄散了！"

巧云甚是奇怪："你们？不是只有你一个吗？"

草绿色的小家伙解释道："我们'白发中'三兄弟修为不够，暂时只能修炼得一体，却有着三种不同的思想。我是白板！"

湖蓝色的小家伙也开口了："我是发财！"

大红色的小家伙不甘示弱，也跟着叫嚣了起来："我叫红中！"

"我们是白板，发财，红中！"

巧云捂嘴一笑："白板，发财，红中……打麻将呐你们这是？"

这时一只手搭在了巧云肩膀上，巧云吓了一大跳，回头一看是阿桓，气道："你干吗呀！想吓死人呀！"

"你跑哪去了，大家都在找你呢。这是……"阿桓望着眼前的三头怪鸟，显得有些瞠目结舌。

"嘻嘻，这是我新交的朋友，可爱啵？"

"这是三头金乌，是六道轮回中'畜生道'的一种灵体。"

云中子这时也走了过来，他记得曾在一本名叫《驭邪录》的古书中提到过这种三头金乌，这书是他十年前看的，他看书几乎是过目不忘，现在都还能准确地回想起在哪一页的第几段。

白板："'畜生'是什么东西？可以吃吗？"

发财："不知道，总之听着不怎么顺耳！"

红中："你才是畜生，你们全家都是畜生！"

云中子被三个小家伙弄得大窘，阿发和阿桓却笑得前仆后仰。

巧云不满道："喂，你们三个捣蛋鬼！不许骂我朋友！"

白板："'畜生'是骂吗？不懂。"

发财："那也是他先骂的我们！"

红中："咕咕咕，好像有人生气了！"

巧云作势撩起了袖子，瞪眼道："你们啊，还真不是一般的欠扁呢！"

阿桓这时推了推巧云，说道："嗨，小师妹，你问问你这朋友，知不知道怎么才能渡过冥河？"

白板："你问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她问。"

红中："难道想用美人计！"

发财："原来你叫'小师妹'！"

巧云望着这三个小话痨，又好气又好笑，"真服了你们了，快点回答！"

发财："咕咕咕，我们是巡河使，但从来没去过河对面。"

红中："只有老头子知道怎么过去！"

白板："老头子又凶又小气，要他帮忙比登天还难！"

巧云疑惑道："你们左一个老头子，右一个老头子的，到底指的是谁？"

白板："冥河老祖！"

发财："外号'铁板烧'！"

阿桓忍俊不禁："铁板烧？哈哈哈，你这几个新朋友真是太可爱了。"

"那要怎么找到他啊？"

红中："没人找得到他，只能他来找你！"

发财："等等，你们是干什么的？这里平时不准来的！"

巧云眼珠子一转，笑道："哦，我们是刚死的新鬼，不小心迷路了。"

红中："咕咕咕……迷路了，真笨！真笨！"

云中子见几只笨鸟纯真无邪，便开始套话了，"请问……你们是否知道阿修罗一族？"

白板："我们讨厌你，不想回答你！"

发财："但我们更讨厌阿修罗！他们掠夺了我们的家园，是大坏蛋！"

"那冥王怎么没出兵讨伐他们？"

发财："冥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红中："就是就是，俸禄一年比一年少，大家都是叫苦连天！"

白板："嘘——冥王还有一个小秘密！"

巧云一听来了劲头，"什么秘密啊，告诉姐姐好不好？"

红中："不能说！不然饭碗就要丢了！"

"乖嘛，姐姐保证不说出去还不行吗？"

红中："我们是有原则的！休想诱惑我们！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你，冥

王曾隐藏身份，去人间游历过一次。”

白板：“我也绝不会告诉你们，冥王曾与凡人发生过一段感情！”

阿发差点没倒栽在地上，“……你们真是太有原则了！佩服佩服。”

就在这时，传来了一声苍老的声音：“白、发、中，你们这三只笨鸟，又在到处嚼舌根子了！”

白板：“铁板烧来了！咕咕咕，我们先闪，你们顶住！”

“喂，太没义气了吧！”

巧云话还没落音，白发中就一溜烟消失了，别看它胖嘟嘟的，逃起命来比谁都快。

第十五章
冥河垂钓叟

“你们可千万别听它们乱说，这三只笨鸟平时正经事不做，就爱到处乱嚼舌根子。”

随着咚咚咚地杵地声，一个瘦长精干的轮廓从模糊的阴影渐渐变得分明。此人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只见他身披银灰色的符文斗篷，脖子上挂着一串象牙项链，鳞片状的蓑衣上装饰着一些类似鸟类翎毛之类的东西，这打扮倒和苗族巫祝有些相似。

老者将手中鬼头杖（法杖顶端是一个羊的头骨，相传有神秘的力量）往地下重重一拄，仍有些不解气地说道：“他们生前一个是泥瓦匠，一个是木匠，一个是石匠，都住在一栋屋子里，三人好吃懒做，天天斗嘴，屋子的房梁被虫蛀了个大洞，三人你怪我我怪他，谁也不愿意去补，最后房梁断了，屋子倒了，三人也被压死了，死后冥王将三人化作三头金乌，三头一体，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早日和解，安心修行，哪知却是适得其反，现在比以前斗得更凶了，这三头金乌记恨冥王，只要已有机会就到处造谣说他的坏话！”

巧云心中笑道：“怎么有种越描越黑的感觉……”

阿桓见他打扮奇怪，愕然道：“你就是铁板烧……不不，你就是冥河老祖吗？”

“老夫在冥河呆了三千五百年，还从没有人敢给老夫起外号的！”老者瞪了阿桓一眼，胡子都气得翘了起来。

“阿桓，你太冒失了……”云中子小声说道，接着见他拱了拱手，笑道：“我这朋友爱开玩笑，还望尊神别介意。我们想要去冥河对岸，不知尊神能否行个方便，送我们过去？”

冥河老祖哼了一声：“少在这假惺惺的，看了恶心！”

云中子这下可糗大了，心想这怪老头真像蜜蜂一样，软硬不吃，见谁蜇谁。

“好重的生气……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阿发一愣，脑子没转过弯来，干巴巴地复述道。

“我问你，你怎么还反倒问起我来了？”冥河老祖极为不悦。

巧云赶忙解释道：“我们是刚死的新鬼，所以才会残留的生气啊……”

“啧啧，还和我装，你当我是三岁小孩，扔颗糖就什么都听信你了啊？你们几个，分明便是阳间的凡人！”

从性质上来看，人的魂魄共分为两种，一种是阴魂，即人死之后即将进入阴间的魂魄，而阳魂则是未死之人，由于某种奇遇或变故导致的魂魄离体，阴魂因为宿主死亡，所以阳气泻尽只剩阴气，而阳魂身上则沾染着宿主的生气，冥河老祖正是感应到这种生气后才发现几人来自阳间。

冥河老祖道：“我只是感到奇怪，你们是如何通过幽冥之门的？”

“幽冥之门？”阿桓疑惑道，“这是什么地方？”

“还装蒜，冥界与人界之间只有一道幽冥之门相通，但那里十分隐蔽，你们没理由找到的啊！”

“我们是通过灵媒进来的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幽冥之门。”

“灵媒？那帮兔崽子竟敢公然违背契约……”冥河老祖一生气，整个蓑衣上的翎毛全都抖了起来。

“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凡人，可知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尊神，我们之所以来阴曹地府，是要事求见冥王……”云中子小心翼翼地说道，生怕又哪句话说错了惹怒这怪老头子。

“说得轻巧，阎罗王岂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

“有什么不可以的啊？同样是一方之主，当年人界的唐太宗还广开言路，虚怀纳谏呢！况且我们这次是来送……”

巧云还没说完，就被阿桓捂住了嘴，“这样吧，你开个条件，要怎样才帮我们过去？”

“呵！还想贿赂我！刚直不阿的冥河老祖像是这么容易被收买的吗？”冥河老祖说完，又左右瞄了一眼，用蚊子嗡的声音说道：“但要是有美酒的话……”

“酒？可是……我们这次出门没带啊！”阿桓摊了摊手。

“那就免谈！不送了！”

“好势利的老头子……”

“河伯——”一声长长的吆喝后，马贵福提着两个酒壶笑嘻嘻地跑了过来。

“原来你们几个在这呐！”马贵福看了几人一眼，随后又笑着向冥河老祖说道：“唉哟！您今儿个气色不错啊，笑中见喜，苦中见乐，可是有升官之相啊！我就说了，咱们这冥界啊，就属河伯最精神，有句话叫什么来着，老当益壮，可就是为您准备的！”

“又是你个马屁精！”冥河老祖瞪了马贵福一眼，好话是谁都爱听的，虽然依旧板着脸，心中却早忍不住笑了起来。

阿桓犯愁道：“老马，他不肯放行啊……”

“嗳，我知道。”马贵福朝他一挤眼，将手中两个酒瓶的盖子揭开，在冥河老祖面前晃了两晃，一时间酒香四溢，如醇似蜜，冥河老祖盯着酒瓶子，鼻头一抽一抽地使劲嗅着，眼珠子都快掉了下来，一副未饮身先醉的模样。

“忘魂酒！”冥河老祖半迷醉半惊愕地说道，双手情不自禁地要去抓那两壶酒，马贵福却挑逗似地将酒瓶子拿开了。

“哈哈，这忘魂酒乃是用忘魂花酿制九九八十一天而成，是冥界十大名酒之一，河伯是个识货的人，要是肯帮忙的话，这酒就归你了。”

“竟敢诱惑我！”冥河老祖吞了口口水：“唉，不是我不想帮忙，但这几个人身份神秘，万一是阿修罗一族派来的奸细，我岂不是成了从犯了？到时候阎罗王怪罪下来，你我都没好果子吃！”

“喂，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我们和那什么阿修罗一族可没有半毛钱关系！”巧云忍不住澄清道，马贵福也是拍了拍胸脯，“我可以作证！”

冥河老祖冷冷说道：“你作证顶个屁用，最后出事了担责任的还是我。”

眼见用糖衣炮弹对这老头子不起作用，大伙儿都是心急如焚，这时马贵福忽然贼贼地一笑，“去年阎罗王寿诞上，少了一壶百花佳酿……”

“！！！”

“……好吧，我放你们过去！”

“这倔老头，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马贵福想着，朝着阿桓一行人得意地一笑。

大伙儿都是十分意外，完全没聊到冥河老祖的就会转变得这样快。

“过了冥河就到了阴曹地府了，各位，我就不远送啦！”马贵福说着，十分悠闲地一拱手。

阿桓笑道："老马，今天真是谢谢了！"

"别介，我可受不起！"

巧云扑哧笑道："你干了一辈子缺德事，今儿个总算做了点好事了，看你这紧张的样子，是不是一辈子没被人谢过啊？"

"你们别再给我摊这些破事，我就求爷爷拜奶奶了！"说完，他眼珠子一转，又道："不过嘛，你们要是方便，记得去了阳间多烧些纸钱给我！鬼差的俸禄也太少了，大家都是叫苦连天！"

"告辞！"马贵福生怕几人再弄出点由头留他，赶紧一溜烟地跑了。

经过马贵福这一搅和，冥河老祖对几人的态度明显转变，脸上始终挂着干巴巴的苦笑，像是欠了几人很多钱一样。

关系套熟络后，在几人的一再追问下，冥河老祖深出了口气，终于道出了阿修罗一族的秘密。

说到阿修罗一族，还得从六道轮回之中的"阿修罗道"说起。

所谓六道轮回，分别是指天道、阿修罗、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六道分别是六个没有交集的空间，而数万年来，自从盘古开天辟地，阿修罗一族便一直栖息在修罗道之中。人道和天道为善道，阿修罗本性善良，也是善道之一，但因其常常带有嗔恨之心，执著争斗之意志，终非真正的善类。男阿修罗于各道中，常常兴风做浪，好勇斗狠，女阿修罗貌美，时常迷惑众生，使难修行。故此阿修罗虽然不用受苦，但死后堕落三恶道机会甚大，故渐列之为恶道。（六道之中只有人道和畜生道是有形体的，且在同一个空间。其他各道均是无形的，不能看到的。有缘之人或许可以感知到。）各道都有等级积分，随因受报。阿修罗一族蛰伏于阿修罗道之中，虽属冥界的一部分，却直接受天庭管理，不知何时开始，阿修罗一族出阿修罗道，进驻幽冥血海，与阎罗王分庭抗礼，意图争夺冥界的统治地位，具体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了，阿修罗一族个个争强好斗，法力高强，极难对付，有血海作为天然屏障，饶是具有大神通的冥王也是拿它们没办法。

阿修罗王名为'罗睺'，据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它，关于它的形态也传得邪邪乎乎。有的说它有九头千眼，口中出火，九百九十手，八足，有的则说他三头六臂，三面青黑色，口中吐火，能以巨手覆障日月之光，等等。众多说法莫衷一是，总之给人的感觉都是相当可怕的恶神就对了。

到了三途河边，只见冥河老祖嘴中叽里咕噜了一阵，也不知在使什么异法，一会儿工夫后，河面上涌起了一大串巨大的水泡，噼啪炸响，一只体形硕大的玄龟缓缓浮出水面，从河中央向岸边游弋而来。

这只玄龟脸上有两条长练般的龙须，据冥河老祖介绍，这是冥河玄龟，比他还年长，算起来应该活了几万年，巨大而沉重的龟甲就像一座隆起的小山，五人跃上龟甲后，还腾出了许多空间。

玄龟掉了个头，四角一蹬，开始朝着河对岸游去。

“云大哥你看，这些植物好奇怪！”

巧云指着龟甲上生长着的一些类似水草类的植物，五颜六色，还隐隐有些幽香，眼中满是猎奇。

云中子道：“龟甲上竟然能生长植物，我也是头一次见……”

“小师妹你喜欢吗？我摘一束给你。”阿发又逮到个献殷勤的机会，心中暗喜，伸手要去摘脚下的一束血红色的水草。

“我要是你，就不会去碰它。”冥河老祖冷冰冰地说道。

阿发吃了一惊，忙缩回了手，问道：“这草有毒吗？”

“这叫幽明蕨，随着玄龟沉浮河底千年，尽隐冥河之水，尽吸百鬼之怨，若是阴魂倒是无所谓，但你们这样的阳魂要是碰到，身上的阳气便会如同江河泄堤般被侵蚀殆尽了。”

冥河老祖解释完，阿发不禁倒抽了口凉气，跳开一步避得远远的，不管这老头说得是不是真的，他都决计不敢再碰了。

很快就到了河对岸，四人陆续跳下龟背，望着远处掩映在阴影之中的拱形鬼门，阿桓忽然说道：“阴曹地府戒备森严，我们这样去不是送死吗？”

“终于知道后悔了？”冥河老祖嘲讽似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你直接送我们进地府不就行了？何必这样麻烦！”

“开什么玩笑！”冥河老祖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阿桓搓着手说道：“嘿嘿，你是河伯，法力高强，肯定有办法送我们过去的，对吧？”

“你当老夫是什么了？我告诉你，想都别想！”冥河老祖发怒了。

“百花佳酿……”

“……好吧，就依你。”

“多谢！”阿桓诡谲一笑。

冥河老祖一边在心中咒骂着，一边铁青着脸，用鬼头杖在空气中画出一道道泛着金光的怪异符文，与此同时，周围的景物忽然全都变了样。

高耸入云的鬼门关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敞平坦的大道，道路的尽头不断有耀眼的白光射出，似乎指示着几人走出黑暗，拥抱光明。

“这是什么地方？”阿发问道。

云中子提醒道：“看起来似乎不像是真实的。”

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这里是须臾幻境，走出这条怨路，你们就可以看到冥府中的无常殿了。”

冥河老祖冷声笑了笑，又道：“不过，冥王经常微服出巡，能不能遇到他，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们送到无常殿啊？”

“凡人想见冥王，都必须通过这层考验。”

冥河老祖说着说着，就消失不见了。

巧云嘟囔道：“冥界的人都是这样神秘兮兮的吗……”

第十六章
怨路无限长

按民间大多数人的说法，像幻境、结界这样的地方，就像是梦境一样虚无缥缈，都是归为人自身的幻觉，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以目前大家所处的“须臾幻境”为例，这里其实是一处与真实空间平行的维度，人类所生活的世界都是一体多面的，人们眼中看到的往往只是其中的几个维度，例如经常所说的二维，三维，而须臾幻境则是超脱于三维之外的平行维度，常被称之为“第四维”，是肉眼所看不见的，也就是说，第四维空间一直就存在，只是冥河老祖通过异法将几人传送到这样一个维度之中去罢了。第四维空间与三维空间不同，它并不遵循物质守恒定律，里面存在的很多东西只是三维空间的立体投影，是一处反物质的存在，所以看起来会感觉虚无缥缈，如坠梦中，大家经常看到的海市蜃楼其实就是平行的第四维空间在某种特地的条件下与人们生活的三维空间发生短暂的交错而呈现出来的景象。

四人走在怨路上，只感觉眼前这条路变得虚虚实实，空气像水波一样漂浮着，到处弥散着一种迷离古怪的香味，看起来像是海市蜃楼一般。

无风也无声，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

“你们说，要是冥王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巡，咱们不是白跑了一趟了吗？”

“呸呸呸，少在这里乌鸦嘴！”阿桓一边责怪着阿发，一边仔细观察着周围不断浮动变幻的景致。

“这里为什么叫怨路，真的好奇怪……”巧云疑惑道。

“大家还是小心为妙，冥河老祖说这须臾幻境是个考验，必然存在着相当的危险。”云中子提醒道。

巧云偷看了云中子一眼，他依旧是一副处变不惊，气定神闲的模样，处处透露出与年纪极不相称的沉稳与老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只要有他在自己身边，

哪怕遇到再大的危险，她也会感觉到心安，而这样的感受是和两位师哥在一起时从来都没有过的。

走了好一阵，眼前的白光依然炽烈，看似近在眼前的路却依然走不到尽头，四人不禁有些急躁，脚步也跟着越来越快。

巧云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她挽了挽被汗水沾湿的刘海儿，喘着粗气道："唔，好累啊，我走不动了。"

阿桓停下脚步，催促道："这时候哪能休息呢？得快点啊，师父还在等着我们呢！"

"我知道啊，可是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嘛！"巧云嗔怪道，接着，又对云中子说道："云大哥，你扶我会好不好？"

"真娇气！"阿桓的脸色看起来有些阴沉。

巧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师哥，你说我什么？"

"你听不见吗？每次去执行任务，你都是拖后腿的一个！真不明白师父为什么要派你来。"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累赘吗？"巧云显得十分震惊，她万没料到一直疼爱自己的二师兄会对自己说出这番话。

阿发也觉得阿桓说得有些过分，用手肘推了推他，愕然道："喂，你疯了吗？怎么这样说小师妹。"

"你闭嘴！"阿桓狠狠地将阿发推开，"有些话我忍了好久了，今天一定要说！"

"让他说！"巧云哀怨地盯着阿桓。

"我问你，你是不是认为有几个男的天天围着你转，觉得很得意？"

巧云愤怒道："你这样子说我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清楚！自从那小白脸过来后，你就天天把他挂在嘴上，炫耀他如何如何对你好了，怎样怎样想他了，你把我当做空气吗？你知道不知道这样矫情的行为实在让人很恶心！"

"我矫情？真是可笑。"巧云心中冰凉，苦笑着摇摇头，"如果我曾经说了的话做了的事触犯了你的底线，我道歉。我和所有人谈到的事，说的话，都是无意的，绝对没有特意的拿什么东西出去显摆。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显摆给别人看。我算什么？我没资格去炫耀。"

“哼，你以为云中子是真心对你的吗？他就是个衣冠禽兽，就是想玩弄下你，你这傻瓜，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阿桓越说越激动，血液中流淌的满是浓浓的醋意。

“阿桓兄弟，请注意自己的言辞……”一直沉默的云中子也忍不住发声了。

阿桓嘲讽道：“我呸！少在这给我装蒜，你自己说说，你接近小师妹到底有什么目的！”

“够了！”巧云吼道：“我物质，我庸俗，我水性杨花，可以了吗？我想与什么人在一起，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又有什么关系？你是我什么人啊！”巧云看上去面无表情。

“啧啧，看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我以前以为你是个单纯，挺可爱的一个女孩子，什么事都迁就你，顺着你，才将你惯成现在这个样子，巧云——你真的让我好失望！”

“呵呵，你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你觉得我，会用你口中所谓的暧昧很开心的拿出去到处炫耀？你觉得我，不是那个你心里的我了？还是，从开始，这所有的你心里的我，都只是你想的而已？”巧云依旧是面无表情，眼泪却不自觉地在眼眶里打转了：“关心我的人，请善待我，不关心我的人，请从我的生活离开！”

“阿桓！你是不是吃错药了！”阿发使劲吼了他一声，阿桓却向他投来一注冰冷的目光，不知怎的，阿发忽然有种涌起一阵莫名的寒意，眼前之人还是昔日那熟悉的师弟吗？

“你以为你流几滴虚伪的眼泪就能让我心软吗？别认为自己多了不起了，有什么值得炫耀，得意的？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了？没人生下来就必须关心你，要学会多考虑下别人感受，知道么！”

巧云幽幽道：“那你考虑了我的感受没？”

“考虑你什么？以前就是太顺着你了，错也让着你，对也让着你，有气我都憋肚子里。现在倒好，来了个小白脸，你就过河拆桥，一脚把我踹开了。”

云中子气得浑身发抖，厉声道：“阿桓兄弟，不要太过分了！”

“这是我们师兄妹之间的事，没你说话的份！”阿桓重重地回了过去。

“对不起，巧云只是个小女子，喜欢被人宠爱，如果给不了，也不要伤害。很荣幸认识你，也很感激你终于让我在十七岁这一年清醒的认识到了我原来这

么不是个东西。”

“宠爱？谁有义务宠爱你？你不是动物，别一天老想着被别人宠，自己多学学关心别人。”

“实在不好意思。习惯当动物了。是，我一直被惯坏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呵呵，你认为别人惯你是应该的？你是个小公主？至高无上？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开始发生扭曲了。”

“如果不是你们对我有非分之想，会去主动接近我吗？你，大师兄，一直想方设法地接近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想的些什么？”

“我……我虽然喜欢你，但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的。”阿发没想到躺着也中枪，只得结结巴巴地说道。

巧云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哭着大喊：“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子评价我？你这样子说我你知道我多伤心吗？我做人有问题？性格有问题？桓，你让我哭了。我不允许有人用这样的言语来伤害我。尤其是我在乎的人。桓，你别后悔！”

“随便你怎么想，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改不改是你的事，我不想再纠缠太多，你一直在那为自己狡辩，我说的话都是有根据，不是乱说，没冤枉你！告诉你，我受够了！”阿桓眼中布满血丝，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叫了出来。

“你说的，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资本去骄傲的。你说的，我以为我算什么。我不以为我算什么。小女子一个，脾气有点大，从小被宠坏了。我从来只和对我好的人玩，但不知道对我好的人一直看不惯我，也不知道原来好多人不喜欢我。”巧云盯着阿桓，缓缓说道，“师父说，我不能自己经历一点点挫折，经历了我就会崩溃。是的。我经历的那个挫折太大太大。所以从此我不能再受一点点伤害。今天，我最敬重的师哥，说我是什么东西，我终于明白了。”

阿桓心中忽然一动，他想起师父临走前告诉了自己巧云的身世，不禁有些恻隐，颇有些歉意地说道：“巧云，我不是骂你，只是想让你明白一些事情……”

巧云背过身去，任由泪水簌簌扑落，“惹我哭惹我伤心的人，你，我不接受道歉。”

阿桓愣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时，云中子忽然冲上去，狠狠地揪住了他的衣领，吼道：“你怎么可以对云儿说出这样的话！她比你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伤害！”

“都是你这小白脸中途出来摆一道，我们师兄妹才会成这样！”阿桓怒不可遏，一拳朝着云中子揍了过去。

两人都无法使用法术，俨然变成了街头巷尾的菜贩子们的近身肉搏，拳拳到肉，像两头发疯的狮子一样，每一次都下了狠手，阿发要去劝架，也是被揍了几记老拳，被打得鼻青脸肿，巧云则流着眼泪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揍你个龟孙子的！”阿桓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将长久以来的积怨全都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云中子也是满眼通红，动作粗野，与之前谦谦君子的模样判若两人。

“好啦！大家都疯了吗？”阿发忽然扯着嗓子大吼了一声。

这一嗓子吼得大家都是一惊，停了下来，云中子冷静下来，回想着方才的情景，大惊失色道：“不好，我们大家都被这里的怨力侵蚀了心神，才会变得如此狂躁！”

“那应该怎么办？”巧云愕然道。

“大家稳住意识，一起在心中默念冰心决，护住心神就可以了。”

大伙儿按云中子的话做，没一会儿，果然感觉心肺清润，心中那股无名之火降下来不少。

待大家重新冷静下来后，阿桓悄悄跑到巧云身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认错道：“小师妹，我刚昏了头了，我对天发誓，绝对不是故意的！”

巧云心中仍有些隐隐作痛，口中却是一笑，“如果你是有意的，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了。”

大伙儿又走了约莫一个时辰，却感觉非但没有缩短脚程，反而还越来越远了，仿佛永远也没有尽头似的。

阿发抱怨道：“这条路怎么这么长啊。”

他话音刚落，怨路伸长数十丈，那尽头的白光也变得愈发遥远黯淡了。

云中子灵机一动，道：“我明白了，所谓怨路，你越嫌它长，出于怨念它就越长！”

巧云听得有道理，笑道：“看我的！这条路也太短了吧，我还没走够呢！”

四周的景象霎时变了，一片浩瀚的大峡谷出现在几人面前，回头一看，怨路已在身后。

“咯咯，我们到啰！”巧云兴奋得跳了起来。

阿发笑道：“小师妹，你可真有不少好主意！”

“得了吧，某人还说我娇气呢！”巧云话音刚落，大家都笑作一团，只有阿桓涨红了脸，显得极不好意思。

这片峡谷呈圆盆状，四周的沟壑中环绕着炽烈滚烫的岩浆，迸出的火舌子能有三尺来高，灰黑色的浓烟遮天蔽日。四人站在峡谷之中，但见在峡谷中央的位置，有五座类似倒三角小山状的浮石，这些浮石呈四方格局悬浮在百来米高的空中，周围四个浮石上各有一座巍峨壮观的高塔，共同拱卫着中央的一座巨大宫殿，那宫殿看上去十分庞大，不时有阴火的光芒自宫殿内射出，宫殿的房檐顶上则有一道藏青色的光柱直通天空，看上去十分雄浑霸气。

仔细看去，每座倒三角的浮石上都雕刻着一些泛着金光的古怪符文，而且周围的四个浮石上都有一根巨大的铁链，分别牵引在中央的大浮石之上。不时还会有叫不出名字的巨大蝙蝠像幽灵般地在浮石周围飞来飞去，让人感觉像来到了中世纪的幽灵鬼堡。

巧云看得目瞪口呆：“那边就是冥府吗，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耶！”

“乖乖……”阿桓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

望着那高高在上的冥府，大家都忽然油然而生出一种别样的崇敬感，忍不住在心中顶礼膜拜了起来。

第十七章
八具无名尸

随着嚓嚓的几声响，笨重的青石板被挪开了一大寸，和煦的阳光将阴暗潮湿的地道照得明亮无比，蒸腾的水汽闪烁在阳光中，显得更加晶莹透亮。

他眉色微微一动，冷峻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似乎是在惊愕西镇竟然会有这样一处隐蔽的存在。身后九个姿态各异的石狮都整齐划一地指向他脚下的神秘地道。

这由九个石狮组成的九宫图，阿桓能破，他玄空也能破。他之所以放弃怡然自得的云游生活，千里迢迢赶到这乌烟瘴气的黑水镇，其实是为了解开一个困扰了佛门六百年的谜团。

六百年前，九华山的佛门至圣一泓祖师曾在此地离奇失踪。而他，是曾经参与围剿邪魔紫月十大高手中的一员。

紫月，这个在元朝时曾经名噪一时，极富传奇色彩的国师，就那样不明不白的死去，来自五湖四海的十大绝顶高手也在同时神秘消失，随着紫月的墓冢地宫被封存，所有的秘密也都被长埋于地下。玄空相信，这些秘密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前几任方丈未完成的夙愿，即将于他手中达成。

地道内的石门重逾千斤，连玄空这样的修为也无法打开，最后他又发现了之前阿桓一行人坠下的机关洞穴。洞穴上的一根结成擀的烂麻绳依旧无力地垂在洞壁旁，顺着麻绳，玄空很容易便下到了洞底。

浓重的霉味弥漫着整个机关洞穴，像是沉淀了好几百年的气味，这里空气对流少，二氧化碳沉积不去，还没呆上几分钟，玄空便感觉呼吸有些不通畅，但他的目光很快便被洞壁上的壁画所吸引。

漫天的亡魂，庞大的地宫，诡异的祭祀，神秘的面具人，一切的一切，都像抓帧画面一样地记录着五百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惊骇往事，从壁画上记录的事件来看，和民间关于紫月的传说大体上一致。

一副副剥了色的淡彩壁画在玄空眼中如同电影胶片一般快速回放着，人物也仿佛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但自始至终，在玄空深邃的瞳孔里，都只有那个神秘的面具人，他，是否就是紫月？

“紫云蔽日枝头绕，月缺九星镜中悬。”玄空在口中喃喃地念叨着，这两句晦涩的七言诗虽然已经刀刻斧凿般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却始终无法参透其中的含义。

这时，不知从哪儿嗖地刮出一阵阴风，吹得玄空后脖颈直发凉，手中的煤油灯晃了两晃，险些熄掉。他猛地一回头，身后是一大片黑沉沉的阴影，仔细看看去，在一大片阴影之中，似乎有个人形轮廓隐隐约约地显现了出来。

“谁！”玄空一个激灵，大吼了一声。

没有任何应答。

这个机关洞穴挺大的，玄空将煤油灯举在身前，一步步地朝着阴影的方向踱去。

借着橘黄色的灯光，可以看到洞内有一种薄薄的雾气，将气氛衬托得更加古怪，玄空虽然胆识非同一般，但仍是感觉呼吸加速，额上渗出了涔涔冷汗。

那人形的黑影阴恻恻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任由火光一寸寸地将自己的身体照耀清晰。

竟然是一具形同枯柴的干尸！

这具尸体背靠着洞壁，几乎与洞壁上的黑泥连在了一起，看上去是站立的姿势，实际上脚下已经悬空了，由于年代久远，身上的袍子已经腐蚀得不成样子，如同枯叶一般黏在身上，仿佛一碰就会立刻变成灰烬。

仔细看时，发现他手上似乎还拿着黑乎乎的东西，玄空轻轻剥开上面的封泥，竟发现是面锈蚀不堪的八卦铜镜。

玄空一边绕着这具尸体行走，一边仔细打量着，希望能发现更多线索，这时脚下忽然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要不是他下盘根基稳，准会摔个大马趴。

煤油灯光立即集中在了玄空绊脚的地方，不由得猛地心惊了一下。

只见一个人斜着嵌在地上，头顶着变了色的破烂儒冠，一副古代人打扮，也不知是为何，尸身并没完全腐烂，还保持着死前痛苦的表情，张着嘴，半张脸斜着埋在土里，另外半张脸露在外面，只不过两只眼睛已经是黑窟窿了。

望着这样骇人的情景，玄空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但很快就平复了下来，他

忽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蹲在了地上，开始仔细打量起那人张开的嘴。

这人的嘴和普通人不大一样，两排沾满灰泥的牙齿一前一后，分别长在两个不同的方向，看起来并不像是平行的，下颌也有明显的歪斜，这样畸形的嘴让人不禁有些担心他是如何吃东西的。

这样的嘴，在民间看来，属于丑陋的畸形，但在道门术语中，这叫错位嘴，是罕见的仙骨之相。

相传，一泓祖师便是错位嘴。

玄空瞳孔一阵收缩，差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一泓祖师竟然死在了这里！

玄空脑海中一片灵光，又反过头来看刚才那具站立的干尸，发现他的脚骨明显高耸，看起来像是踮着脚行走，这样的‘踢步脚’同样是罕见的骨相。

接着，玄空又拿着煤油灯在周围照了起来，心中的惊讶一阵高过一阵，只见附近的地上，三三两两都是人脸、有的脸上半部分都埋进了地里，地面上仅露着一排牙齿，还有的则是呈打坐的姿势盘膝坐化在原地。数了数，一共八具尸体。

玄空观察细致，在其余几具尸身上又分别找到了不同的特征。

阴阳眼、高低耳、错位嘴、阴阳手、踢步脚、诸天印、鬼牵缘、神机梦、八字腿，这些人个个都是百年难遇的特异仙骨，放诸在凡间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若是肯悉心修持，假以时日，非仙即圣，为何会困死在这一个小小的机关洞穴之内？在这些人之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玄空心中倏地一惊。

当年失踪的十大高手，难不成都死在了这个机关洞穴内？

这些人天赋异禀，本来都可成为时代的转轮者，最后却遭此厄运，玄空在唏嘘叹惋之余，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总共是十人的话，为何这里只有八具尸体？玄空找遍了整个机关洞穴也没发现另外两具尸体。如果民间那些异志录记载是绝对真实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那个人从机关洞穴中逃了出去。

想到这里，玄空愈发觉得事情蹊跷了，他隐隐感觉这中间似乎隐藏着什么阴谋，但时隔五百年，很多东西都是久不可查，那两人就算逃了出去，现在恐怕也早就化为一堆枯骨。

线索在这里似乎就断掉了，玄空显得一筹莫展，这时洞外隐隐传来了几声僵尸的嘶吼声，这些孽障虽然数目少了许多，但还是相当危险，他不敢再多逗留，

只得摇摇头叹息一声，离开了。

这两天马小倩的左眼皮跳得厉害，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宝儿，宝儿！”马小倩一声接一声的呼唤着，“真奇怪，这小捣蛋去哪里了？”

从早上开始，她便没看到宝儿的踪迹，就连她经常栖身的曼陀罗花苞中也是空空如也。

不知怎的，马小倩有些担心起来，放在平时，宝儿是绝对不会离开她三步之外的，偶尔出去嬉戏耍完也会提前和她打招呼，这次突然间离开这么久，实在是有些反常。

“不好！”马小倩忽然一惊，赶紧往茅无极的房间跑去。

远远的，马小倩便看到茅无极的窗户和门上结满了爬山虎似的藤蔓，密密麻麻，将门窗包裹得严严实实这些藤蔓上长满尖刺，还会自己蠕动，尖刺划过木板不断发出尖锐的嗞嗞声，听起来十分刺耳。

马小倩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脸色煞白，被藤蔓上的尖刺阻隔在门外，一时又无法进去。

“宝儿，你在里面吗？”马小倩着急地大喊道。

“姐姐，你不要进来！”

“宝儿，你不要冲动，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时候了结了！啊——”

“宝儿，你怎么了？！”马小倩心中咯噔响了一下，当下也顾不得其他，提气于掌，结了个手刀，只见两道锋锐的赤芒闪过，门上的层层藤蔓断成了好几截，马小倩一脚将门踢开，冲了进去。

眼前的一幕让马小倩呆住了。

整个房间内到处缠满了翠绿色的藤蔓，像是来到了一间由柳条编制成的树屋，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曼陀罗花香，闻着让人感觉有些昏昏欲睡。而宝儿则倚靠在墙角的夹缝之中，眼角带泪，被一脸凝重茅无极用天师剑指着。

“你这妖孽好生张狂，我不来找你，你倒主动送上门来了！”茅无极冷哼一声，作势要将天师剑刺下去。

“道长，不要！”马小倩急促地大喊道。

“小倩？”茅无极一晃神，“你怎么来了？快出去，这里危险！”

宝儿挺直了胸脯，面色坚毅道：“姐姐你别管我，要杀要剐都随他！”

“姐姐？你们……”茅无极被彻底弄糊涂了。

“你先放了她，我随后向你解释好不好？”

马小倩记挂着宝儿的安危，用几乎是乞求的语气说道。

“不行。”茅无极冷冷地说道，“此妖戾气太重，若不除掉，只怕后患无穷。”

“道长，就当帮我一次好不好？求求你了！你知道，我马小倩很少求人的！”

马小倩使劲挽着茅无极的胳膊不让他使剑。

“对不起，原则问题，没得商量。”茅无极依然一副毅然决然的姿态。

“茅无极，妖不为恶，为何杀之！”

马小倩情急之下的一句话，把茅无极给镇住了，他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似乎想起了某些陈年往事。就在他发呆的这一刹那，马小倩一边做着手势一边压低了声音喊道：“宝儿，快跑！”

宝儿顿了顿，身形一转，化作一圈皎洁的荧光消失了。宝儿一离开，房间内密密麻麻的藤蔓便如同渐变色一样，慢慢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完全消失了。

茅无极回过神来，提足要去追，却被马小倩拦在了门口。

“让开！”茅无极用剑指着马小倩，厉声喝道。

“不让！有种你就杀了我！”马小倩坚决地回应着。

“你以为我不敢吗？”茅无极手腕灵动，天师剑嗡嗡作响，马小倩眼前闪过一道剑光，心中立时冰凉一片。

天师剑深深地插进了马小倩脑袋左侧的门板上，马小倩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她喘着粗气，只感觉左耳一阵尖锐的耳鸣。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下手。”马小倩挤出一丝媚笑。

茅无极背过身去，铁青着脸，将一股怒气全咽进了肚子里，“你到底是什么人？”

“现在……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求求你，不要再问了好不好。”马小倩黯然道。

“不管你是谁，能否听我一句劝？”茅无极忽然说道。

“什么？”

“莫要与妖类为伍，它们生来就站在人的对立面，不值得成为你的朋友。”

“这是什么逻辑，妖类一定都是坏的吗？这些都是世人对妖类的偏见！”马小倩忽然激动地说道，“只要人们觉得是异类的东西，都会想方设法去毁灭，真正可怕的是人心！”

“……”

茅无极摇摇头，“茅某言尽于此，你走吧，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

“茅无极，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的话的，我发誓！”

马小倩打开门，却忍不住回头看了茅无极一眼，“你现在，心里一定很恨我吧？”

茅无极始终背对着马小倩，不再说话。

“茅无极。”马小倩低着头，显得有些黯然神伤。

“你知道吗，无论我是谁，无论我来自哪里，我都不会是伤害你的那个人，为了你，我可以付出所有，包括生命！”

说完，马小倩眼睑挂着泪珠，幽怨地跑开了。

茅无极睁开了双眼，心中仿佛落进了一颗小石子，叮咚响了一下，他呆呆地望着马小倩离去的背影，良久。

回到房间后，马小倩用被子捂着头放声大哭了一阵，宝儿环绕在她周围，怎么劝也劝不下来。

宝儿道：“姐姐，那个大坏蛋是不是又欺负你了，才让你这样伤心！”

马小倩一边哭，一边摇头，却始终不肯说话。

“你倒是说话呀！”宝儿急道：“实在是太可恶了，就算不是他的对手，我也要去替姐姐出这口气！”

“宝儿，别去……”马小倩泪眼汪汪地盯着宝儿，“你还嫌不够乱吗？”

“那你别哭了好不好？姐姐哭的话，宝儿心里也不好受喔……”

“噗——”马小倩忽然破涕为笑了，“傻孩子，姐姐这是高兴的眼泪啊！”

“高兴？”宝儿有些摸不着头脑，“宝儿不明白……”

马小倩揩了揩眼泪，得意地一扬眉：“姐姐藏了好久的心里话今天一股脑都说出来了，你说该不该高兴？”

“……你们大人的思想，真是好奇怪！”

马小倩用指尖轻点了一下宝儿，笑道：“傻丫头，等你以后有了心上人，

自然会明白的。你答应姐姐，以后再也不要去找他报仇了好不好？”

“……”

“咱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找他报仇吗？”

“话是没错啦，姐姐以前以为他是个大坏蛋，只想除之而后快，但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我发现他其实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马小倩边说着，眼中闪过几丝异样的光彩，她见宝儿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便笑道：“哎呀，说了你也不懂，你只要答应姐姐就够了！”

“……好吧，都听姐姐的！”

“说话要算数呢！”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两人边笑边闹，玩作了一团。

第十八章
密林青衫客

冥界，接引大陆。

啾啾啾——

纷乱的脚步声惊起一大片绿眼长喙的怪鸟，这些怪鸟的双翼上连着软组织构成的肉膜，伸展开来有一米多长，有点像是长着翅膀的蜥蜴，既古怪又可怕。

“狗X的，吓老子一跳！”阿发拍着胸脯咒骂道。

离冥府还有些脚程，巧云走了一阵，忽然胸口泛起一阵恶心，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看起来面色惨白。

“云儿，怎么了？”云中子停下脚步，关切地问道。

阿桓摸了摸巧云的额头，“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巧云扶着头，看上去一脸憔悴，“不知道，就是忽然感觉头晕晕的……”

阿发道：“我看她是累坏了，在这鬼地方折腾了这么久，又没休息，是个人都会受不了。”

云中子皱眉道：“傻丫头，干吗不早说，非得一直强撑着？”

“我怕你们担心啊！”巧云勉力挤出一丝微笑，“对不起，又拖累大家了……”

“看看你，说的什么话，那要不我们休息会儿再走？”阿桓提议道。

巧云摇摇头，“要不你们自己去吧，不用管我，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就好……”

“这怎么行！你一个人在这里，万一遇到危险了怎么办？”

“真的没事的，我就是想歇一会儿。”巧云看上去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了。

阿桓还是不放心，这时云中子说话了，“要不我留在这里陪着她吧，你们早去早回。”

“啧！你小子倒是挺会想……”

“师哥……”

“好吧！我警告你，你可别对小师妹动手动脚的，否则——”

云中子苦笑了一声，“阿桓兄弟，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你说啥？谁是小人啊！”

“一天到晚吵来吵去，你们不烦我都嫌烦！”巧云板着脸，赌气似地瞪了两人一眼，她一激动，脑袋又是一阵晕眩。

阿桓见小师妹生气了，忙朝阿发使了使眼色，灰溜溜地离开了。

空气中漂浮着一种奇怪的青灰色光晕，看起来像流烟一样层层浮动，十分诡异，阿桓与阿发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往丛林更深处走去，穿过这片丛林就到了冥府脚下了。

四周充斥着一种潮湿腐败的气味，沉朽的老树上盘错交结的枯枝在风中肆意摇摆，如同被人随意丢弃在野外死尸干枯的四肢。越往里走，两人身上的寒意便更添增一层，在这勉强只能分辨出方向的诡异丛林里，沉甸甸的恐惧不时地扑面而来，压在两人心中，让他们感觉无法呼吸，无法思考。

诡异的丛林给了阿发巨大的压力，冷汗自额头涔涔而下，他紧跟着阿桓，心跳得仿佛擂战鼓一般剧烈，就在两人快步疾走之时，林子周围忽然间出现无数双闪着红色荧光的眼睛，忽明忽暗，诡异非常。

“啊！”阿发受了惊吓猛叫了一声，只见周围的枯树上忽然飞下一大群黑乎乎的物事，“呀——呀”怪叫着朝他们俯冲过来。

“什么鬼东西？”阿发慌忙用手护住头，裸露的手臂清晰地可感觉到那群物事坚硬枯皱的羽毛划过自己皮肤的剧烈痛楚。好不容易晃过神来，他才发现那些黑乎乎的物事原来是一群脏兮兮的怪鸟，这些怪鸟浑身的毛都是竖着的，长得十分古怪，阿发啐了一口，骂道：“晦气，碰上这些臭鸟！”

等他回过神来时，却发现阿桓不见了，顿时感觉脑袋嗡的一下，魂都快丢了，忙大声喊了起来，慌乱中，他看到阿桓正站在前方不远处的一棵槐树下，静静地观看着一个中年男子下棋。

“你个臭小子，怎么也不等等我？”阿发跑过去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的臭骂。

“嘘。”阿桓却冲他做了个嘘声的动作，示意让他安静点。

那中年男子一身青衫，斗笠遮脸，长得英气剑眉，眉目间凝着一股愁云，深邃的目光此刻正盯着石桌上的棋盘，看样子是遇上难题了。

阿桓奇怪道："这位前辈，你一个人在这里下棋，不觉得无聊吗？"

"境由心生，若不是你心中感觉无聊，又怎会觉得我无聊呢？"青衫人的声音十分雄浑，两人却没看到他张嘴，倒像是说的腹语。

阿桓一笑，"呵，你这人说话倒是有趣！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关键是你们是什么人，为何会来到这阴曹地府之中？"青衫人依然没有抬头，手中黑子一起一落，破了白子的围堵，眉头终于微微有些舒展。

"我们有重要事情要见冥王，听说他就在这冥府之内。"阿桓说着，朝半空中悬浮的宫殿一指。

"冥王？"那人微微一笑，"他出去巡游了，此刻不在府内。"

"不会吧？"阿桓脸上写满了失望，"我们辛辛苦苦跑了这么远，没想到最后连个面也见不着。"

阿发这时却把阿桓拉在了一边，小声道："我看这人身份可疑，说不定是阿修罗一族的奸细，咱们不要相信他！"接着阿发又故意又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不管他在不在，我们都要过去，大不了等他回来！阿桓，我们走！"

"请便。"那人轻描淡写地说道。"冥府守卫森严，希望你们不要碰到麻烦。"

阿桓奇怪地盯着这个中年男子，"你……到底是什么人？"

"闲云野鹤一个，何必追问姓名。小兄弟可有兴趣来陪我下棋？"那人说完，只听叮嘣一声，又是一枚黑子落了下去。

"神经病一个，你自个儿慢慢下吧，真是吃饱了撑的。"阿发嘀咕着，将呆愣愣的阿桓拉走了。

两人并排走着，阿桓心中却一直回想着那个古怪的青衫人，对阿发的调侃打闹也显得漫不经心。

"哎呀！"阿桓忽然一拍大腿，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咱们快回去找他！"

两人又来到了方才那颗大槐树下，青衫人已经摆好了棋局等在那里了，仿佛一开始就知道他会折回来似的。

他第一次抬起了头，目光深邃而柔和，仿佛中秋夜皎洁的月光。

阿桓想要问些什么，那人却一伸手，"先坐下，能赢了我再回答你。"

"要是输了呢？"

那人嘴角一弯，冷冷一笑，听得让人不寒而栗。

看来今天不赢他是撬不开他的嘴了，阿桓只得笑着一拱手，“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阿桓从小就是个棋痴，茅无极怕他玩物丧志不准他玩，他便找个隐蔽的地方偷偷找人下。在他小时候，在茅山烧锅炉的老王头曾在客栈里拾到过一本珍贵的棋谱，估摸着是哪个棋艺大师给落下的，最后被阿桓用半个月伙食费给换了过来，自此当做宝贝一般，棋技也是突飞猛进。

“小师妹在那等着呢，你还有心思在这下棋……”阿发责怪道。

仔细看去，平滑的石桌上摆着一个四方棋盘，纵横十九，队列齐整，看着像是虚体，摸上去却又是实物，十分神奇，双方各一盒棋子，白的晶莹如冰，黑的泛着幽蓝的光泽，阿桓谦让道：“前辈先请。”

青衫男子捋须笑了笑，似乎在赞许阿桓的谦恭，“还是小兄弟先来。”

“我们是客，初来宝地，喧宾夺主就太不礼貌了。”

那人“嗯”了一声，接着手未动，一枚黑子却自行从盒子里飘了出来，啪嗒一下落在棋盘上。

“这人竟然会隔空取物，真是深藏不露。”阿桓心中惊奇，面色却是不改，气定神闲地拿出一颗白子填上。

白子刚下落，四周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天上的黑云瞬间变成了血红色，滚滚翻腾，森林中纵横交错的枝丫也开始缓缓蠕动了起来，仿佛这古怪的棋盘可以左右周围万物的变化一般。

阿发在旁观战，自觉奇怪，这么一个先手一个后手还要让来让去的？他哪里知道高手过招胜负往往只在一子之差，一先一后往往便可左右大局。

二人开局甚快，仿佛毫不思索一般，一个落子，另一个随即跟上，不知不觉便下了三十余子，再看棋面已经是另一个局面，黑白分明错落有致，相互呼应暗藏玄机。

阿桓属于学院派，棋势极稳章法十足，下到此时便已经做了一条大龙盘踞在中盘，威胁四方之地。阿发是懂一点围棋的，不禁暗暗点头，心道：“这是极稳妥的开局，可攻可守，深得围棋之道。”

再看对面那人的黑子却凌乱异常，或三两互挂，或单子孤悬，一点章法都没有，下到中局还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打算，只几处棋子挡住阿桓大龙的紧要之处，另外几处棋子却毫无道理地孤悬海外，仿佛阿桓的大龙与它无关一般，看的阿

发有些摸不着头脑。

阿桓看不明白他的棋路，抬头道："你这是什么开局啊？这么散乱，我大龙发威，你还有活路吗？"

青衫人不急不躁，轻描淡写地说道："大龙一飞，横空万里。可是它无论怎么飞都飞不出天去，不是吗？"

阿桓一惊，再仔细看棋局，那人的黑子好似天上繁星一般，竟然满盘皆是，按照青龙白虎玄武朱雀二十八星宿分散开来，将自己的一条大龙遥遥罩住，确是"青天盖龙"之象，看到此，阿桓额头上细汗都渗了出来。

阿发犹自不解其中奥秘，只是看两人表情各异，觉得好玩，在一旁偷笑。青衫人再于三六目外落一子，便已经将自己的星宿大阵做成，然后微笑地看着阿桓。

不知怎的，被那青衫人一看，阿桓感觉灵魂都快被抽空了，仿佛所有的秘密都无处遁形似的。

阿桓此时已经陷入两难之地，开局自己只顾着按照自己的套路布棋，青衫人走得又极为散落，哪里想到他竟然不紧不慢地布下了天罗地网？现在自己的大龙再无活动之地，若是接着以大龙来冲，无异于攻坚苦战；若是一味保全，对方又是先手，自己必输无疑。想到此处，阿桓的手竟然微微发抖，此局一败，不是所有的希望都要落空了？

阿桓心中慌乱，又本着稳妥的宗旨落了数子，青衫人的玄武一边开始发威，连拦带夹，一挤一断，竟然将大龙边缘三子清空。阿桓心中有些害怕起来，头上直冒汗，深知此时若是把持不住定然会一溃千里，不敢再轻易落子，手捏着棋子沉头苦思。

青衫人语音雄浑："'青天盖龙'，能解此局的人只怕还没出生。"

阿桓不理他，只顾冥思苦想，可是越看棋局，越觉得艰难，越向后招想，越觉得对方杀招更多，自己越是凶险，直看得双目迷离头晕身颤。

忽然，阿桓感觉天地似乎都开始变色，周边刮起了一阵阵阴冷的旋风，眼前的青衫人冷笑连连，那张掩藏在阴影中的脸仿佛石雕一般冰冷，身体变得无比巨大，仿佛一下就能把他踩在脚下，而棋盘上的那些黑白子也自行组成了一个个诡异非常的眼睛，白子是眼白，黑子是眼珠，阴恻恻地盯着他狞笑……

"啊！"阿桓猛然间睁开双眼，胸口剧烈起伏着，森林，棋盘，青衫人，

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你刚怎么睡着了？叫也叫不醒！”阿发大惑不解道。

“这棋局……有问题！”阿桓心有余悸地喊道。

青衫人冷冷一笑，“风未动，旗未动，阁下的心在动。是棋局有问题，还是你心中有魔障？”

阿桓满头冷汗，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感觉自己的思维仿佛钻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怎么绕也绕不出来。这盘棋就像一把带有魔法的铁锹，将他潜意识里隐藏的阴暗面全都给毫无保留地挖掘了出来，让他体无完肤，让他无处遁形。

他感到绝望。

天色更加阴沉，翻滚的红云中忽然出现了一只吞云吐雾的青龙，青龙呼啸一声，落在离几人十丈之外的地方。

这青龙电目血舌，青鳞火鬣，青绿色的身体上浮着一层赤芒，如同火燎，尾长数丈，尾尖则是烈焰萦绕，所经之处，草木皆被焚为灰烬。它一边咆哮着，一边朝着几人所处的方向奔来，鼓面大小的双目中射出凛冽阴森的寒光，仿佛要将几人给生吞活剥一般。

阿发从未见得这样可怕的怪物，惊得是魂飞天外，魄散云霄，阿桓也吓得不轻，拿着棋子的手也微微开始颤抖起来。而那青衫人却自岿然不动，面色如常，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小兄弟，该你了。”青衫人提醒道。

“青天盖龙……”阿桓望着那只青龙，嗫嚅念叨着，没想到这黑白棋局竟与现实发生了重合，看来只有破了此局，才能让那只青龙停下来了。

阿发见他久无进展，显得急不可耐，随口道：“他用青天盖住你的大龙，你也别那么不争气啊，用大龙破天而出不就行了？！”

“破天而出？你说得容易……”阿桓头也不抬地道。

一回头，那青龙又近了一丈。

阿发俯下身来，细细地看凝视棋面，他的棋技连阿桓三成都不到，只是装模作样地看着，然后指着一个位置道：“这里，放这里……”

“别瞎捣乱！”阿桓叫道，阿发指的那个位置毫无道理，一旦落子大龙便会被拦腰截断，他早已经想过了。

阿发毫无把握，只能瞎蒙撞撞运气了，又指着另一处道：“这里，这里！”

阿桓烦不胜烦，一把将他的手打开，却忘了自己手中还捏着一枚白子，白子跳脱而落，在棋盘上跳了几跳便滚向棋堆里。

“啊！？这个不算……”阿桓便要将那颗子捏回来。

青衫人伸手在阿桓手腕上只一切，阿桓便感觉手像是被冰刀砍中一般，忙缩了回来，他急道：“这个不算，是他在捣乱……”

青衫人说道：“棋如人生，落子无悔。要是人生走错了一步，还能回得了头吗？”

阿桓无奈，只侧头怒视着阿发。阿发也知道自己做错事了，咽了咽口水躲到后面。

阿桓恼怒至极，信心全无。青衫人轻轻一笑，意念一动，一枚棋子又飞了起来，眼看着就要落下，一看之下却又愣住了，棋子悬浮在空中一沉一浮，而青衫人则盯着棋盘不再言声。

两人都觉奇怪，再看棋盘，却无更多变化。阿桓心细，去寻找那一枚掉落的棋子，发现这枚白子正落在东北一个空当中，四边不着，却恰如大龙吐出的一枚火球，再细细一看，禁不住心中大喜，这一枚白子竟然威胁到了青衫人的箕斗二宿，大龙呼应之下，隐隐地呈现出了腾飞破天之势。

几乎与此同时，阿桓奇怪地发现那只吐火喷雾的青龙竟离这边越来越远了。

阿发却还没有看懂，仍是皱着眉头。

青衫人沉思一会，举子便要杀那一枚“意外之子”，阿桓脑中一片灵光，哪里肯容他下手，忙做了一个角。随即越下越快，不过数手便将青衫人的斗尾二子清理出去。

阿发“噢”了一声，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方才自己那一闹，竟阴错阳差地找到了大龙破天之法，兴致马上高涨起来，一脸得意洋洋。

大龙发威，一旦得势便不可阻挡，横扫棋盘东北一片，砍瓜切菜一般扫清三三两两的星斗布局，然后气势汹汹俯视东南。青衫人的脸色也变了，落棋也显得犹犹豫豫，他已经在计算得失子数了。

棋局急转直下，柳相依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打扫残局，大龙横行天际扫乱了天上群星。最后阿桓白子落完，再看棋盘上，黑色的星子已经零零落落所剩无几了。

棋面上已经分了胜负了，阿桓和阿发兴奋地一击掌，再看远处的那只青龙

也早已消失不见。

一番苦战，青衫人也斗得心力交瘁，见到棋局结束，阴晴不定的脸上忽然爽朗一笑，道："快哉快哉，真没想到这青天盖龙之阵会被个凡人所破，果真是后生可畏啊，哈哈哈。"

"凡人……难道他知道我们的身份了？"阿发心中嘀咕道。

阿桓知道此战胜之不武，当下谦恭道："晚辈不过是误打误撞罢了，若论真才实学，晚辈恐怕难以望冥王大人之项背呢！"

"冥王？！你说他是……"阿发瞠目结舌道。

"哦？何出此言？"青衫人嘴角勾出一个谜样的笑容。

"其一，这里是冥府脚下，戒备森严，岂是寻常鬼魂能够进入的？前辈有闲情在这里对弈，而且气宇不凡，可见绝对是有身份之人。其二，冥王统御幽冥之地，位高权重，若是微服私访，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前辈一口就咬定他正在出巡，能对冥王行踪如此了解的，除了他本人，还会有谁？"

青衫人见他分析得头头是道，不禁颔首道："年轻人脑瓜子倒是挺灵泛。"接着，只听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本座正是冥王。"

虽然阿桓一早就已经知道，但此刻听到他亲口承认，还是禁不住吃了一惊。

"阎罗王！"阿发的张大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弧度，刚开始他瞧这青衫人怎么瞧也不顺眼，这会儿再一细看，但见他鼻直口方，目光如地底深潭一般看不到尽头，虽然不苟言笑，却隐隐透出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瞬间感觉他的形象变得高大了不少。

"凡人仰观苍天，不知自己身在井底，你们擅闯幽冥之地，可知已触犯了我冥界刑律？"冥王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们不偷不抢的，有这么严重吗？"阿发嘟囔道。

"也罢，你们既然能通过怨路的考验，与本座还是颇有些缘分。"

冥王只一挥手，棋盘、石桌、森林全都不见了，四周的野外景象竟变成了鬼气森森的宫殿。

宫殿中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鬼卒，几乎是将两人簇拥在中央。这些鬼卒个个相貌古怪，有的长耳，有的大头，有的则是一个冒着鬼火的骷髅头。

阴森的宫殿中有两排立柱，一直延伸了很远，看不到尽头，立柱上刻着一些两人见所未见的古怪浮雕，每个立柱之下都有一个炬台，一股股阴风吹过，

浅绿色的火苗摇曳不定。

宫殿尽头，有一个用兽骨雕成的宝椅，冥王坐在宝椅上，表情肃穆。此时的他已经换了身打扮，穿着一身灰黑色的帝王服，大体样式和人界的帝王服相近，只是上面的绣纹全是一些古怪的冥兽。

这里是冥府中的无常殿。

第十九章
三生转镜台

“说吧，你们千方百计来到幽冥之地，意欲何为？记住，不可有半句假话。”冥王的语气虽然温和，听上去却没有丝毫商榷的余地。

两人身处这样阴气极重的宫殿里，又被百鬼包围着，都不禁有些瑟瑟发抖。

“我们是来归还一样东西。”阿桓定了定心神，从袖口中摸出一个闪闪发亮的夜明珠。

“玄冥珠！”冥王一眼就认了出来，只见他手微微一抬，便如同磁铁一样将玄冥珠从阿桓的手中吸了过去。

冥王细看了一阵，口中喃喃道：“的确是我冥界之物。只是，为何会在你们这里？”

阿发一愣，“这也是我们想问你的问题，为什么冥界的东西，会遗落在人间？”

冥王被头冠上的一排珠帘遮住了眼睑，看不到表情，他沉思了一阵，说道：“若是按人界历法来算，玄冥珠六百年前被阿修罗一族夺走后，便再无音讯，至于为何会出现在人界，本座也并不知晓。”

“又是阿修罗一族……”阿桓心中大疑，“难道阿修罗一族和人界有什么联系？”

这时，四个鬼卒忽然出其不意地拥了上来，将冰冷的三角叉架在了两人脖子上。

“冥王，您这是什么意思——”阿桓讶然到。

冥王浑厚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无常殿内，语调中隐隐夹杂着愤怒，“本座事先说过，决不可有半分欺瞒。”

“我们哪里骗你了啊？”两人都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玄冥珠是假的。”

玄冥珠漂浮在冥王的手掌中，忽然失去了光华，碎成了两半。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时还是好好的啊！”阿桓大惊失色。

阿发信誓旦旦道：“我们用性命担保，绝无半句虚言！”

“是啊，你想想，我们故意给你送个仿冒品来，不是自找没趣吗？”阿桓辩解道。

冥王沉声道：“本座姑且相信你们。凡人进入无常殿，始终有违纲常，你们还是速速返回阳间吧。”

阿桓见冥王下了逐客令，赶紧抱拳道：“恕晚辈冒昧，还有一事请教……”

“大胆！冥府重地，还不速速离开——”一个一脸青黑，手执铁笔的鬼吏厉声呵道。他半张脸都被阴影覆盖，看起来更加诡异。

“崔判，让他说。”也是因为阿桓破了自己的棋局，冥王对这个年轻人表现出了相当的隐忍与大度。

阿桓脸色一松，忙问道：“在人界的黑水镇西面有一个喜福镇，也就是我们找到玄冥珠的地方，那里僵尸集聚，存在了几百年，不知道是否与这颗玄冥珠有关系？”

冥王沉吟道：“玄冥珠以前一直都是由孟婆保管，主要作用是探查凡人的前生今世，并无凝聚戾气的作用，我想喜福镇之所以藏污纳垢是另有原因吧。”

“原来是这样！”阿桓和阿发显然对这样的结果十分失望。他们本以为谜底会就此解开，没想到却是在泥浆中越陷越深。

看来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难道是我们一开始就推测错了？”阿桓面色凝重，心中隐隐有种不安的预感，他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去告诉师父，黑水镇中看来还隐藏着巨大的玄机。

真相如同一只无形的黑手，将他们推向了远离真相的歧途，而它则隐藏在黑暗里，注视着他们狞笑。

崔判这时提醒道：“阳魂在阴间不能停留超过三个时辰，你们若是再不返回，恐怕就要永远留在这里做苦差了。”

两人这才如梦初醒，在冥界中只顾着猎奇，竟忘记怪老头的话了。

阿发这时一拍脑袋，“糟了，老头子好像没告诉我们出去的方法！”

冥王说道：“在三千里外，有一条河，名曰忘川，是连接阴阳两界的中转，你们渡过河后，便可到达人界的酆都。”

“三千里……这么远，而且就算到了酆都，咱们离黑水镇还有十万八千里呢！还有没有更快的方法？”阿桓搓手笑道。

就在这时，殿堂中央忽然出现了一个通体红色，铠甲戎装的鬼将，它浑身煞气四溢，手上的长戟上不断冒出一阵阵黑气。两人吓了一大跳，都没看清他是怎么出现的。

“血舞，何事来奏？”冥王问道。

这让阿桓二人不寒而栗的鬼将正是冥界十大护法中的血舞，主要负责镇守接引大陆的边界，此次未及通告便匆匆闯了进来，想必是遇到极其重大的军情了。

“北溟山发现阿修罗一族。”血舞的声音混沌得如同泥浆一般，听得两人怪不自在。

一听到“阿修罗”，殿堂内的鬼吏们立时出现一阵混杂的骚动。

冥王眉头微皱，沉声道：“随我去一趟。”

眼见冥王就要离开了，阿桓急道：“冥王殿下，那送咱们回阳间的事……”

冥王面无表情，语音中透露出一丝玩味，“有人敢送你们来到冥府，就自然会有人送你们出去。”说完，他顿了顿，又道：“凡人，囚龙林之事……不可宣扬出去。”

冥王与血舞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无常殿的阴影之中。

“囚龙林？”阿发显得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回头一看，阿桓却是在捂嘴偷笑。

“看来这冥王还是个好面子的主啊。”阿桓心中笑道，他当然知道冥王指的是被他误打误撞给破了‘青天盖龙’局之事。

无常殿内的鬼吏开始慢慢退散而去，每每经过两人身边时，却连看也不看上一眼，全把两人当做了空气。

“真是一群奇怪的鬼。”阿桓耸耸肩道。

“喂，咱们还答应了人家的事呢。”阿发这时用肘子推了推阿桓，小声说道。

“啥事？”阿桓还想着假玄冥珠的事，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猪脑袋！小玲的身世啊！”阿发没好气地说道。

“哎呀！对……对……怎么忘了这茬了……”

“现在冥王老儿都走了，咱们回去可怎么向那怪老头交代啊！”

只要一想到那怪老头阴冷的表情，阿发就是不寒而栗。

“这不，还有个人呢——”阿桓朝着阿发一挤眼，阿发这时发现才崔判正在一本破旧的古书在记录着些什么。

偌大的无常殿内就只剩下他们三人了，崔判手不碰书，那书却自行悬浮在空中，与他的视线间隔到一个恰到好处的高度。

“崔大人是吧……在看啥呢？”阿桓走了过去，一边搓着手一边笑着往书上瞟，只见书中浮动着许多蚯蚓般的文字，还会不断变幻着形状，阿桓却是一个字也看不懂。

书啪嗒一声自行合上了。

崔判瞪了阿桓一眼，“生死簿中的天机岂是尔等凡人能窥探的？”

“生死簿！”阿桓一惊，“那你手中拿着的就是春秋轮回笔了？”

“算你有点见识！”崔判两撇长长的八字胡一翘，十分神气地说道。

相传这世上共有天地人三书，天书封神榜，地书大地胎膜，人书生死簿，生死簿中记载着凡人的前生今世，春秋轮回笔则写尽生死轮回，崔判官便是以这两件宝贝分辨三界生灵之善恶，定赏罚，明功过。

阿桓与阿发两人相视一笑，阿桓旋即对崔判换作了一副谄媚笑脸：“以往我们看判官爷都是在庙堂上供着，没想到今天能亲眼见到，还真是三生有幸啊……”

“是啊，真是威风凛凛，不同凡响。”阿发也不失时机地接道。

崔判一挥袖，“少在这拍马屁，本官刚直不阿，在三界中都是出了名的，你们没听过吗？”

“当然听过，就是因为这点我们才佩服您呐！”阿桓嘿嘿笑道：“判官爷铁面无私，公正清廉，是我们人间官老爷们的榜样！您的英雄事迹啊，在我们那儿连三岁小孩都能吟诵了，小生更是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我老家的祠堂里，特地请了最好的工匠修建了判官爷的金身像，放在三清仙尊旁边，每天三柱高香，几十年来可从不间断啊……”

阿桓一通天花乱坠的海夸，连面目狰狞的崔判也没扛住，嘴角极不易察觉地勾出一笑，话语也软了下来，“黄口小儿，就知道胡咧咧，你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难道打娘胎里就开始烧香叩供了？”

这话语气柔和，听起来倒不像是指责，阿发见他说叉了嘴，忙解释着：“他是把他爸也算上了……”

“他们……真的把本官和三清仙尊放在一起？”崔判强忍住笑，问道。要知道，三清仙尊可是道教开天辟地般的存在。

阿桓赶紧说道：“哎哟，我们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骗您呐！”

崔判摸着一撇八字胡，颔首道：“嗯。你们这些凡人虽然讨厌，倒也还是蛮有眼光的！”

眼见着机会到了，阿桓朝阿发得意地使了个眼神，又笑眯眯地说道：“判官爷，小生临走前还有一事相求，还希望判官爷能帮帮忙啊。”

“你们这些凡人，就爱磨磨唧唧的，什么事？”崔判漫不经心地说道。

“是这样的，我们镇子里看守祠堂的老刘头前几年死了女儿，您也知道，儿女就是父母身上掉下的肉啊，老刘头思女心切，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人都瘦成皮包骨了，您看看，能不能在生死簿上翻上一翻，查查她女儿有没有去轮回？”阿桓说完还装模作样地哀叹了一声。

崔判想也没想就一口回绝，“放肆！你当我这生死簿是账簿可以随便翻的吗，泄露了天机，我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判官爷，您看在他这几十年给您金身上掸灰，又给您捯饬供品的份上，怎么也得帮他一把啊，老头子现在一个人无依无靠的，要是一口气没顺过来，以后可就没人给您换倒香灰了……”

“这……确实很难办，并非我崔判不近情理，实在是规矩不可破。”崔判为难道。

“翻一翻生死簿能费多大气力啊……”阿发嘟囔道。

可无论两人如何死缠烂打，崔判却如同一块顽石般，始终是不松口。

“唉，这判官爷可真小气！”阿发小声嘀咕着，和同样失望的阿桓准备离开。

“等等。”崔判从背后叫住了两人，眼睛却望着别处。

“您改变主意啦？”阿桓兴冲冲地说道。

“想从我这找缝钻，想都别想。”崔判依然坚决道。

“那你叫我们干吗……”阿发显得十分不满。

崔判咳嗽一声，说道：“我这里虽是铁打的规矩，但其他人那讲不讲规矩我可就管不着了。”

阿桓闻言一喜：“还请判官爷指点！”

崔判娓娓道：“在整个冥界之中，有三样东西可以查到凡人的前生今世，

一是生死簿，二是转镜台，三是玄冥珠。”

“可我们带来的玄冥珠是假的啊。”阿桓犯愁道。

“玄冥珠虽然不见了。不过转镜台，此刻就在冥府西侧的三生殿内……”

“转镜台——”

“好了，本官还有公事要办。”崔判说着，整个身体忽然开始慢慢变得透明，随后声音也是越来越飘渺：“凡人们，回去后别忘记在祠堂上多加几片瓦……”

“好叻，出去了一定帮您把祠堂好好翻修一遍！”阿桓眉飞色舞地回了一句。

待崔判完全消失后，阿发戏谑道：“这些冥界的鬼差还真好骗，哪像咱们人界的官老爷们，个个都是人精……”

“时间不多了，咱们赶紧去找转镜台！”阿桓想起巧云还在等着两人，忙催促道。

青色的天空，闪烁着妖冶的异光，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云儿，好点了没？”云中子满是关切地问道。

“没想到，你也会关心我呢。”巧云捂嘴一笑，打趣地说道。

“这是什么话？搞得我像是铁石心肠的一样。”云中子说罢，也是跟着笑了起来。

见他这么说，巧云心中想道：“可不就是么，你也就跟个木头人差不多了。”

“对了，云大哥，此役之后，你……准备去哪里？”

巧云捏着衣角，故意不去看他。

云中子想了想，说道：“现在还说不准，可能继续四海游历，也有可能回终南山，向师父他老人家请安。”

“可不可以带上我一起？”巧云忽然抬眼看着云中子。

云中子微微一愣，“可是，你不是要跟着世伯回茅山吗？”

巧云一脸黯然，“我讨厌一个人的感觉，要是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多好……”

“小师妹——”

远远地，传来阿桓悠长的呼唤。两人刚从三生殿中溜出来，时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追兵跟上来，脸上挂满了做贼后的兴奋与焦虑。

“阿桓兄弟，事情进展得可顺利？”云中子急不可耐地问道。

还没等阿桓开口，阿发便发了牢骚，“唉，那玄冥珠是假的！”

“你们……见到冥王了？”巧云一脸不可思议。

阿桓点了点头，“那颗珠子好像和西镇僵尸的形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看来咱们推断错了。”

“难道是另有隐情……”云中子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

“我想，我们得赶紧去通知师父……”阿桓说道，事情越来越蹊跷，让他心中不好的预感愈发强烈了。

阿发这时凑到巧云身边，笑眯眯地说道：“小师妹，我们刚才去了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你没来真是可惜了。”

“哦？冥界居然还会有好玩的地方……”

“嘿嘿，说出来怕你不信，我们去了三生殿，里头有个转镜台，可以探查所有人的前生今世！”

巧云和云中子同时一惊，她这时才想到之前那个怪老头的委托之事，便问道：“那你们查到小玲的身世啦？”

阿发摇摇头，“按理说，凡人的前生今世都写在转镜台上，但我们却没有查到她的任何记录，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不可能吧？”云中子疑惑道，“是不是弄错了？”

“她的生辰八字我闭着眼都能背出来，能出什么差错？”阿发白了云中子一眼，对他的质疑感到有些不快活。

“我看啊，根本就没有小玲这个人，全是那两个老疯子幻想出来的……”阿桓耸了耸肩，无奈道。

“那你有没有查查自己啊？说不定你前世是只猴子变的，长这么瘦。”巧云扑哧一笑。

阿桓嘿嘿一笑，对巧云的玩笑混不介意，“我是有这个想法啊，可你那天才大师兄偏偏在关键的时候放了个屁，引来了门口的看守……”

“屁乃体内之气，岂有不放之理？”阿发扁了扁嘴，也是插科打诨道，逗得几人笑作了一团。

就在这时，冥府的方向忽然一阵黑影闪烁，慢慢地朝着几人的方向靠近。

“不好，快藏起来！”阿桓一惊，小声说道。

四人矮身躲在一片古怪的枯藤之后，待那几个黑影靠近，才发现是几个鬼

差，它们的脑袋都是一个个冒着幽光的骷髅头，身体则都是由一团黑气组成，看起来十分古怪诡异。

鬼差小队在几人落脚的地方巡视了一阵，又往别的地方飘去了。

巧云冒出脑袋往鬼差离去的方向观瞧了一阵，心有余悸地说道："它们就是追你们的鬼差啊？太可怕了！"

"可怕的不是它们，而是咱们该怎么出去……"阿桓犯愁道，他四处望了望，雾气弥漫的森林影影罩罩，似实而虚，来时的路都已经辨不清了。

"提到这事我就来气，那冥王还说有人会帮咱们回阳间，我看不过就是个搪塞的幌子罢了！"阿发气呼呼地说道。

"冥王真这样说？那一定是真的了。"巧云欣喜道。

阿桓一笑，"咦，小师妹你怎么这么肯定？"

"啊，我是想冥王是一方之主，自然不会骗我们的吧。"

云中子皱眉道："不管怎么样，先出这片森林再说吧，这里的气息阴寒之极，我怕云儿会受不住。"

"看看，还是云大哥会关心人。"巧云冲着云中子甜蜜一笑。

"嘿，这小子，又来献殷勤了……"阿桓小声嘀咕了几句，一抬头看到几人都走远了，赶紧跟了上去。

第二十章
重返人间界

雾霭迷蒙，山峦晦涩。

四周的景象似乎随时都在发生变化，任凭几人如何寻找，都找不到来时的路，索性便挑了条宽敞岔道一路走下去。本以为会遇到鬼打墙之类的迷障，却没料到一路出奇的顺利，像是被人给扫清了路障似的，几人感觉雾霭慢慢地变淡，定了定神后，才发现周围的林木全都不见了，显然是已经走出了森林。

“只有不到半个时辰了……”精于天干地支测算的云中子这时提醒道。

几人都是十分焦急，若是半个时辰后再无法回到阳间，恐怕真如冥王所言，要一辈子留在这里干苦差了。

“小师妹，你确定冥王没骗咱们吗？”

“我也只是猜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向来大大咧咧的阿桓也开始急了，“在这等着有点不靠谱，咱们还是赶紧找到忘川河，虽然通向酆都，但至少能把命给留住……”

“目前只好这样了。咱们自东边来，不如往西边去寻，兴许还有一线希望！”云中子建议道。

“咳咳……”

就在几人悻悻地准备去碰碰运气时，不远处却传来一阵苍老地咳嗽声，这声音并非喉疾所发出，而是刻意装出来的，意在引起几人注意。

只见远处一个佝偻的背影一闪一闪，像是瞬移似的，眨眼工夫便来到了几人跟前。

竟是冥河老祖。

“又是你这老头子，快告诉我们忘川河在哪？”阿发劈头盖脸地问道。

冥河老祖没回答，只是鬼鬼祟祟地四处瞟了瞟，那神态跟做贼没什么两样。

“这么神神秘秘的，被人家追杀啦？”阿桓感到有些好笑。

“阿桓兄弟，要尊重老人家……”云中子小声提醒道。

阿桓摆出一副无奈的表情，“唉，和你们这些酸儒打交道真麻烦，事事都要讲个礼字，不是存心给自己找罪受？”

冥河老祖见四下没人，这才放下心来，声音略带紧张，“你们没进去冥府吧？”

“怎么会没去？还在里面玩了一圈。”阿发刻意想在冥河老祖面前显摆显摆，谁让他怀疑他们师兄弟俩的能力呢。

冥河老祖捋须瞪眼，冷冷说道，“老夫早说过冥王不在里头，你们却偏要来！”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我们还真见着他了。”阿桓叉着双臂，撇嘴道。

冥河老祖显然并不相信，“哼，几个小屁孩满口胡言，想骗我老头子，那你且说说，冥王长得什么模样？”

阿桓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便将冥王的外貌特征详详尽尽地描述了一遍。

“你们真见到他了！”冥河老祖大惊失色，手中拐杖都掉在了地上。

“……用得着激动成这样吗？”

“糟了糟了……”冥河老祖碎碎念道，“你们……你们没把老夫给抖出来吧？老夫助人为乐，你们可不能这么缺德！”

“原来你在担心这个啊……”阿发嘿嘿一笑，“放心，我们还没笨到那个地步。”

“那就好，那就好……”冥河老祖长舒了口气，终于平复了过来。

阿桓瞥了冥河老祖一眼，“只不过，我们在冥界一通乱转，要是被当做阿修罗奸细抓了进去，为了证明清白，说不定会把这事给抖出来……”

“……”

“你太卑鄙了！”

阿发和巧云已经偷偷开始笑了起来，阿桓却仍是一副无奈的表情，“我们也没办法啊，现在连阳间都回不去了……”

冥河老祖深吸一口气，“我……我帮你们！”

四人眼中同时一亮，都是面露喜色，阿桓强压住兴奋，卖乖道：“嘿嘿，这怎么好意思，又得麻烦您老人家……”

“……别让我再见到你们！”冥河老祖气得脸色发青，却又无可奈何。

“只剩半炷香时间了……”云中子这时催促道，听得几人心中一沉。

“喂，你倒是快点啊！”

“都背过身去！”冥河老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冥界的术法他绝不肯在凡人眼前施展。

“神神秘秘的，谁乐意看似的……”阿发嘟囔着，被阿桓扯了扯，也乖乖地转了过去。

不一会，只听身后发出一阵“嗞嗞”地异响，在得到了冥河老祖的首肯后，几人朝背后一看，发现在半空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满月状的玄秘黑洞，看上去比襄王府中马贵福的还要大上一倍。

黑洞周围交织奔涌着一圈赤色的电流，看起来诡异而幽深，不时还会从洞口中吹来一阵阵阴冷的黑风。此洞名曰‘璇玑’，是连接阴阳两界的一道短暂的介质，但时效极短，一般只会存在数分钟左右，存在的时常依据施法者的修为而定。阴阳两界本是两个平行的维度，若是以两条平行线作喻的话，这个璇玑门便是冥河老祖通过异法将平行线的局部强行改道，使之倾斜交汇产生的一个交点，这样的强扭阴阳的法术太过霸道，也会折损阴德，因此对施法之人是一个极大的消耗，冥河老祖此刻已是面如死灰，额上明显挂着一层青霜，憋了好久才说出一句话。

“你们钻进去便可直通人界！”

“嘿嘿，多谢多谢！”阿发拱了拱手，首先钻了进去。

“小师妹，你先进去。”阿桓笑着将巧云给让了进去，随后朝着云中子得意一笑，紧紧跟了进去。

“谢过老前辈。”云中子感激道。

“哼，赶快滚，永远也别回来了！”冥河老祖并不领情，怒气冲冲地说道。

云中子摇了摇头，也是飞身跃了进去。

四人刚进璇玑门就开始下坠，如同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洞一般，耳边全是呼呼的风声，周围黑漆漆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慢慢的，几人在空中一阵旋转，只感觉头晕目眩，几欲呕吐，意识也渐渐开始模糊了起来……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一阵刺眼的白光从眼缝中渗了进来，四人仿佛听到了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心跳脉搏有节奏地起伏着，仿佛正在谱写一首美妙的协奏曲，经过了两个时辰彻骨的冰寒，终于再一次感受到了一阵久违的温热，疆

梦般的旅程终于结束，四人同时猛地睁开了双眼——

阳光，茅屋，木窗，藤椅。这再熟悉不过的景象，却让几人都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百感交集的心绪，只为再度回到这烟火人间。

脚下，破旧的沙漏终于流完了最后一缕细沙。

如梦初醒的阿桓在旁边巧云的玉脸上轻轻捏了一下，想确认下眼前的景象是不是真的，却立刻招来她毫不留情的一巴掌。

“哇，好真实的感觉！”阿桓摸着滚烫的脸，兴奋地说道。

“你怎么不去摸大师兄啊？”巧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一个脸糙得跟粗麻布似，一个软滑得像丝绸，这能比吗？”阿桓逗乐地撇了撇嘴。

虽然才过了两个时辰，却像过了几年一样漫长。

经历了冥界一行，大伙儿这才发现，能这样有血有肉的活着，感知人世间喜怒哀乐，听听大自然的声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然而，这种快乐和幸福，世上的大多数人却不知珍惜。

“如果再晚上一刻，我就该去买四副棺材了。”

怪老头干瘪的声音将几人吓了一跳，回头看去，只见他一边干咳着一边从里屋走出来。说来也奇怪，两个时辰的不见，怪老头却给人感觉苍老了不少，此时的他面色沉郁，浑身上下冒着一股奇怪的青气。

“你怎么像个幽灵似的，也不打声招呼就出现了？”阿桓这时发现他脖子上的印记成了一种奇怪的青紫色，似乎还隐隐动了一下，吃了一惊，“你脖子怎么成这样了？”

怪老头随手在脖子上抹了一把，摆了摆手，“不碍事，不碍事……”

“你看起来很不对劲啊，确定没事吗？”巧云看起来有点担心。

怪老头不再回答，只是一个劲催促着：“快给我说说玲儿的消息，我的女儿，她……她到底在哪里？”

“我们没查到她的消息。”云中子耸了耸肩。

“什么？！”怪老头一听火冒三丈，“你们是怎么答应我来着？我冒着违背契约的危险送你们去冥界，是让你们去玩的吗？”

“嘿，这老头怎么说话的。我们查过三生转镜台了，但是没有她的任何资料，

我们有什么办法？”阿桓道。

“不可能的啊，我女儿就算是死了，也应该有记录才对！”怪老头絮絮叨叨道。

“你再回想下，是不是什么地方记错啦？”

云中子说着，与怪老头又将小玲的名字与生辰八字对了一遍，一字不差。

“奇了怪了，真是奇了怪了！”怪老头百思不得其解。

“喂，那三生转镜台可是货真价实的，问题肯定出在你女儿身上。”阿发怕怪那老头推责，赶紧补充道，“或者，她根本就不是人……”

“娘个批的！你才不是人呢！”怪老头一听怒了。

阿发撇了撇嘴，“那你说说，为什么三生转镜台查不到她的消息啊？”

怪老头还想说些什么，嘴唇却只是动了动，眉宇间闪过一丝奇怪的忧色。

“老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云中子试探性地问道。

怪老头咳嗽了两声，扫视了四人一眼，叹息道：“唉，其实玲儿她不是我们亲生的。”

这话说得大伙儿都是一惊，也正印证了云中子的猜测，这对老伴儿少说有也七十出头了，早已没有了生育能力，按理说是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女儿的。

“我想想看啊，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啦，我和老伴儿向来都是独来独往，极少与外面的人接触，生活虽然平平静静，过得也算是舒坦，唯一遗憾的就是一直膝下无子，她虽然嘴上不说，但每次遇到人家有孩子的主儿，眼神都舍不得离开……”

也许是不舒服，怪老头说话的时候一直皱着眉，手不停地摸着脖子上那块印记，他咳嗽了两声，又说道：“我们找到玲儿的时候，她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呢，就躺在山脚下的草垛里，眼睛水汪汪的，看着就让人喜欢得紧，要说她亲生父母还真是狠心啊，这么可爱的女娃儿，咋就随便给丢在那了呢！虽然小玲不是我们亲生的，但这些年没少疼她，爱她，她也听话，孝顺，可是比亲生的还亲啊！”

怪老头说着目光一暗：“哪知五年前，玲儿突然不见了，老婆子思念成疾，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了……”

“这么说来，的确很奇怪。”云中子沉吟道。

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又没有生死轮回的记录，大家都开始隐隐觉得事情有些超乎寻常了起来。

临走时，疯老婆子从里屋跑了出来，围着巧云又是一通乱喊乱叫："玲儿，我的乖玲儿，你回来看娘了是不，娘再不让你去河边啦……"那急切渴盼的样子像是迷途的倦鸟找到了归巢，空洞迷茫的眼神中重新焕发着熠熠光辉。

这场面看得大伙儿心酸不已，谁家爹娘不疼闺女呢，小玲又消失了这么多年，如今这对老夫老妻半只脚都踏进棺材了，这辈子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和女儿重逢了。

怪老头叹了口气，想要过来呵斥老伴几句，却让巧云伸手给拦住了。之前被吓得花容失色的小丫头，此刻似乎显得并不那么害怕了，在她眼里，老婆婆只是个思念爱女的老婆婆而已。

只见巧云紧紧握着老婆婆的手，温情说道："娘，玲儿在这呢，对不起，这些年让您受苦了，玲儿再也不走了，再也不走了……"

老婆婆睁大着双眼，凝视着巧云良久，忽然身子一抖，抱住巧云号啕大哭了起来，"呜呜呜…我…我的……乖女儿……"

巧云一边安慰着，一边像哄孩子似地拍着老婆婆的背，眼泪也止不住地淌了下来。这样温情无限的场景，让在场之人无不动容，若是在其他人看来，准会以为这是一对久别重逢母女呢。

"好……好……"怪老头的眼中泛着泪花，倔强的脸上头一次露出了欣慰感激的笑容。

正当大伙儿被这浓浓的暖意所包围时，怪老头忽然剧烈咳嗽了起来，身子也开始摇摇晃晃的，像是一阵风就会吹倒似的，站在旁边的阿发赶紧要去扶，怪老头却身子一弓，一口污血喷在了他脸上，等他再去看时，怪老头已经脸色发青地躺在了地上，双目圆睁，身子如同癫痫般地抽搐起来。

大伙儿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还是云中子反应快，赶紧俯下身去掐他的人中，一边又让阿桓去提来一桶冷水替他擦拭面部。

"啊！他怎么啦？"巧云吓了一跳。

"我也不清楚，感觉像是中风了，但病情也不应该来得如此之快啊……"

此时怪老头的脸已经成了一种古怪的藏青色，比尸体还难看，口中的白沫吐了一地，臭气熏天，巧云急了，忙道："云大哥，你不是会切脉吗？快救救他啊……"

云中子点点头，"云儿，来帮我按住他，别让他乱动。"

奇怪的是，怪老头的脉象就如同空谷落雪，几不可查，偶有几下浅薄的回应证明他还有生命迹象。

“水来啦！”

当阿桓急急忙忙冲进来时，不禁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住了，手中木脸盆哐当一声掉落在地上，还浮着绿萍的清水漫得到处都是。

只见怪老头怒目圆睁，表情狰狞，七窍流血地躺在地上，枯槁的躯干扭曲成了一个奇怪的形状，浑身都像是骨折了一般，每个关节都错了位。显然死前经历过极度痛苦的挣扎。

老婆婆疯疯癫癫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见到大伙儿神情紧张，觉得好玩，不住地拍手傻笑，嘴角涎水直流。

巧云心存不忍，捂着老婆婆的眼睛不让他往怪老头的尸体上看。

“之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啊！”阿发百思不得其解。

阿桓这时见云中子盯着怪老头的尸体出神，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怪老头脖子上的印记已经变成了黑炭色，那古怪的形状像是一张狞笑的鬼脸。

“颜色又变深了呢……”阿桓沉吟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自从他脖子上出现这印记之后，整个人就开始不对劲了。”

“嗯，而且是颜色越深，症状越重，问题八成就出在这里。”云中子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几乎将看过的药典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却始终捉摸不透这印记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是中毒了啊？”阿发猜测道。

“可是我们不是一直和他在一起么，没看见可疑的人下毒啊！”巧云道。

发生了这么多事，让大伙儿心中都感到十分不安，似乎每个他们看不到的缝隙和死角里都潜藏着致命的危险。

“我看这里不适合久留了，咱们还是快点回去找茅道长吧！”云中子说道。

“等等……”巧云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跑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就有婉转轻柔的摇篮曲从里屋缓缓传递了出来。

“哄她睡下了？”云中子温暖一笑。

“嗯。这对老夫妻实在太可怜啦！”

阿发打趣道：“你不是一直不喜欢他们的么，怎么突然这么有爱心了？”

“要你管啦！”巧云白了他一眼，马尾辫一甩，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第二十一章
妖师冢地宫

妖师冢地宫。

经过了近六百年的风霜洗礼，巍峨的宫体早已不复当年模样，随处可以见的断壁残垣显得有些杂乱无章，黑暗之中如同一只只蛰伏待发的猛兽凶禽，斑驳的墙砖则变成了诡异的黑灰色，上面布满了刀凿斧刻的痕迹。

空气沉闷得让人有些发慌，角落里不时传来一些不知名的响声，听得王四宝是一惊一乍，在这迷宫般的妖师冢里兜兜转转了近两个时辰，胆儿都给吓破了几个，衣服脱下都能拧出几斤臭汗来。

旁边的圈哥提着一杆双管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背着个黑布包，看起来不轻，走起来哐当哐当响，他嘴里叼着个大烟斗，却没给点上，倒不是真想抽上几口，一是这地宫里空气稀薄，不容易点燃，二是借物壮胆，缓解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就好比小媳妇第一次见公婆，紧张起来总会摆弄衣角一样。

两人身后，两个看不清面目的黑影隐遁在黑暗中，幽灵一般地尾随着他们，手中似乎还提着武器，不时发出明晃晃的寒光。

“跟紧点！”圈哥回头冲着两人喷了一句，显得有些不高兴，“老子可是花了钱请你们来的，要是老子有个什么闪失，你们一个子儿都别想拿到！”

身后的两人不说话，只是冷笑了两声，似乎根本没把圈哥放在眼里。

这俩人一胖一瘦，胖子‘勾魂’一袭青衣，皮肤糙得像油麻地一样，手中法杖上的骷髅头分外显眼，走起路来两颗硕大的银耳环一晃一晃，甚是不协调；瘦子人称‘夺魄’，长的是獐头鼠目，像只猴似的，一身紫袍看上去前胸贴后背，后脑勺上还绑着一根前清时的竖辫，此刻已经长到屁股上了。

这两人是圈哥雇来的帮手，乃是邪门中人，同属一个冷门邪派“末暨”，最早是从一个道教旁支分离出去的，刚开始还执着于丹鼎之术，提倡道法自然，后来随着门徒渐少，越来越剑走偏锋，常被发现与死尸、鬼魂和毒物打交道，

因修持方法太过残忍诡异，为道门正统所不耻，斥为旁门左道，这么多年一直偷偷摸摸的见不得光，知道他们的人也并不多。

勾魂和夺魄最早在绥远一带招摇撞骗，美其名曰替人捉鬼降妖，其实大部分戏码都是自导自演，养了几只小鬼到处捣乱，再借机索高价降服，没少坑人油水，虽然卑劣无耻，但两人在末暨一脉修习数年，确实还是有点本事，就算最后被捅穿了篓子，别人也拿他们没办法。

圈哥在黑水镇死里逃生，却一直留在磨山县没走，就是觊觎着这妖师冢里价值连城的血如意，但妖师冢里鬼气森森，有了之前襄王府的教训，就是借他八个胆子也决计不敢独自前来，刚好这会儿‘勾魂’和‘夺魄’两师兄弟路经磨山县行骗，露了几手绝活儿，加上两人三寸不烂之舌一通海侃，忽悠得圈哥晕头转向，便决定不惜血本请两人来协助盗墓了。

“三哥，俺……俺想尿尿！”王四宝忽然说道。

“娘个批的，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都第几次了？一边尿去，没出息的东西！”

王四宝嘿嘿一笑，在圈哥骂骂咧咧声中一路小跑，随便找了个角落，扔下手中的两把柴刀就要开始解裤带。

王四宝属于那种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人，欺负起人来吹胡子瞪眼，牛气哄哄，真遇上事儿了却是胆子怂，此时的他正仰着头哼着小曲，肆意用尿冲刷着脚下的半截石碑，神情享受，丝毫没注意到一只枯槁腐败的手正渐渐地从满是尿骚味的泥土里探了出来。

“啊！”

一声猪嚎似的惨叫听得圈哥心里一慌，赶紧拿着火仗往王四宝的方向照去。一只浑身溃烂的恐怖僵尸不知何时出现在王四宝身前，只见它身上不断流出黏稠的白浆状液体，眼中绿光荧荧，仿佛夜间的鬼火，嘴里似乎在嚼什么东西，不断渗出血来。而王四宝正光着屁股，表情痛苦骇然地望着自己血淋淋的右手，手上的食指和中指已经断了一大截，创口处正像喷泉一样往外飙着猩红的鲜血！

那僵尸见到火光，立马像鸟雀一样跳开了，却并没有走远，又被血腥味吸引了回来，从王四宝身后将它扑倒在地。

身材浑实的王四宝吓得魂不附体，一边使劲挣扎着，一边嗷嗷大叫，“三

哥救命啊！快救我啊！！”

眼看着那僵尸钢针似的獠牙就要扎进自己脖颈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那僵尸的脑袋瞬间便如同落地的西瓜般爆裂了开来，深褐色的污血伴着许多不知名的浆液喷了王四宝一脸，有些还渗进了王四宝的嘴里，又苦又涩，腥臭无比，它的姿势则仿佛定格住了一般，不动了。

转头一看，圈哥手中的滑膛枪正冒着一缕缕硫黄青烟。

“去你个仙人板板的！”王四宝一脚将压在身上的僵尸残躯踹开，只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爬起来就开始猛吐，连胆汁都给吐出来了。

还没等回过神来，四周忽然又刮来几阵阴风，两个巨大的灵体边咆哮着边朝着众人冲了过来，这种灵体名曰‘符鬼’，是由道家符箓催动的鬼魂，身长七尺，头小身大，壮得像头牛似的，圆滚滚的身体上捆了好几圈锁链，小树般粗的手臂不断挥舞着石斧，最奇特的是他们并没有下肢，而是踩着一团黑云，像是幽灵一般飘动沉浮着。

圈哥也不含糊，操起滑膛枪就朝着迎面而来的符鬼轰了两枪，然而却像是打在了空气里，子弹直接从他们身上穿过。

眼看着越来越近，两道黑影忽然一前一后地挡在圈哥面前，黑衣人左手持咒，右手挥舞着法杖，也不知是用了什么手法，从两人法杖中迸射出一青一紫两道激芒，不偏不倚地打在符鬼身上，那巨大的灵体瞬间如同荧光屏一般，闪烁了一下便化成了一抹白雾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两张缺边少角的符纸如同轻叶般悠悠荡荡地在空中飘落。

“哼，雕虫小技。”勾魂瞥了圈哥一眼，炫耀似地哼了一声。

圈哥这时看着疼得满地打滚的王四宝，皱了皱眉，责怪道：“那畜生咬他时你们没看见吗？怎么不过去救人？”

“我们收的你的钱，又不是他的钱，干吗去救他？”夺魄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圈哥心中冒火，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冲着王四宝骂了一声，“狗X的，让你别乱跑，真是自作自受！”说着撕下一片衣服过去给他包住冒血的伤口，刚包上没多久，衣服就给染得通红了。

这时，勾魂冲着夺魄使了个眼色，夺魄笑了笑，说了声，“哥，让我来吧！”接着从腰间抽出了把匕首向王四宝走了过去。

王四宝见状，仿佛明白了什么，一骨碌就爬了起来，吼道，“你们要干什么！离老子远点！三哥，三哥救我啊！”

圈哥脸一横，将手中滑膛枪对着勾魂，喝道，“想干啥？窝里反吗？！”

勾魂冷冷一笑，“等会他变僵尸了，你可别求我！”

圈哥略微迟疑，又将枪口对准了王四宝，叹了一声，“唉，老四啊，三哥对不住你了。”

王四宝一看脸都吓青了，他知道圈哥是个六亲不认的主，赶紧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三哥！别……别啊！我跟了你这么久，可不能这样对我啊，咱俩可是亲戚……”

他见圈哥似乎有点被说动了，赶紧又哀求道：“大不了……大不了分我的那份钱我不要了，全给你！全给你行不！别杀我啊……”

圈哥想了一下，问着身边的勾魂，“真的没其他办法了？”

“有是有，不过先得把他的手给剁了，这样尸毒扩散得慢点，其他的出去后再说。”

“狗X的什么馊主意！”王四宝一听破口大骂。

“少他娘废话，你是想脑袋开花还是想掉一只手？”圈哥冷冷地说道。

王四宝望着地下寒光闪闪的马刀，只感到满心悲愤，当初就不该跟着圈哥出来，虽说世间荣华富贵遍地，但岂是这么容易就能捞到手的？

“哦……啊！！！”

一声凄厉的惨嚎从妖师冢里远远地传了出去。

没了手的王四宝像只狗一样跟在三人后面，脸色惨白，忍着钻心的剧痛却不敢出声，生怕被当成拖累给踹了，他只感觉脑子里一阵阵眩晕，耳边不断传来圈哥滑膛枪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勾魂夺魄两人怪声怪气地叫嚷，脚下满是僵尸的碎体残肢，臭气熏天，偶有几个镇守墓冢的符鬼，也都在勾魂夺魄的法杖下化为虚无。

“没想到这一路这么顺利，没什么挑战性嘛！”又轰碎了一个僵尸的脑瓜子后，圈哥开始得意起来。他心中暗想：“茅无极啊茅无极，还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少了你老子照样行！”

“别高兴得太早，这些都只是小喽啰，墓冢里的机关都还没启动呢，眼睛都放亮点，不该碰的东西别碰。”勾魂提醒道。

没过多久，几人走到一间耳室门口。和几人之前转悠过的耳室不同，这间耳室看起来更大，更气派，外面的石门上光秃秃的，连个锁扣都没有，门与门沿间无缝相接，像是天然一体的，结实得紧。

门上刻着一只三头金凤，它看起来可不像是什么祥瑞之兽，朱鳞火羽，龇牙咧嘴，暴虐非常，似乎在向眼前的擅入者们发出最严厉的警告。

“这门好像打不开啊！”

王四宝用宽厚的肩膀撞了撞，发现石门纹丝不动，而门上的三头金凤却像活过来似的，开始蠕动起来，随后，朱红色的线条慢慢化作了一个戴着面具的鬼脸，冲着他阴阴一笑。

“啊！”王四宝吃了一惊，吓得退开好几步，再去看时，金凤还是金凤，鬼脸却不见了。

“娘个批的，别老大惊小怪行吗？像个小娘们儿似的。”圈哥骂道。

“我先去摸个底。”

勾魂这时在法杖上的骷髅头上摩挲了一把，右手作了一个奇怪的手型，只见两个绿色的鬼魅状幽浮慢悠悠地从骷髅头两个眼眶中飘了出来，看起来只有拳头大小，慢慢地从狭窄的门缝中渗了进去，在此期间，勾魂的眼珠也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绿色，仿佛变成了幽浮的双眼。这种‘魍魉魅’的法诀，是帮助勾魂进去视物的。

才一小会儿工夫，渗进门中的幽浮像是遇到障碍似的，忽然变成一股黑气从门缝中激喷了出来，勾魂捂着眼睛惊叫了一声，胖墩墩的身体像只皮球似的滚落在了地上。

“师兄，里面怎么样了？”夺魄赶紧将他扶了起来。

“这里……好重的煞气！”

勾魂的瞳孔放得老大，像遇到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一脸的惊惶。

“你究竟看到什么了？”圈哥见自视甚高的勾魂如此狼狈，也是心里一紧。

“这里头的东西，恐怕不是我们两兄弟能搞得定的，这钱……我们赚不了。”勾魂摇了摇头。

夺魄也从没见过勾魂这样紧张过，二话不说，拉着他就要走。

“喂，你们干啥去？”

“废话，当然是离开这里！”

圈哥一听不依了，“东西还没拿到，你们就这么走了？老子雇你们的薪水不是打水漂了吗！”

夺魄说道：“大家出来跑江湖的，无非就是为求个财，要是把命给搭上了，拿钱又有个鸟用？”

“他娘的，真是两个怂包！”望着勾魂和夺魄离去的背影，圈哥破口大骂道。

周围的空气似乎变得越来越冷，王四宝也开始耐不住了，劝道：“三哥，他们都走了，我看咱也还是回去吧……”

“回去？老子全部身家都全砸进去了，回去喝西北风啊？！就是硬着头皮也要把血如意给找出来！”

圈哥说着，从背后的黑布袋子里拿出了三根炸雷固定在门上，冲着王四宝喊道：“闪开点，老子要炸门了！”

轰隆————

三根炸雷几乎同时引爆，声音振聋发聩，整个地宫都仿佛摇晃了起来，漫天的尘土中，残缺的石门轰然倒地。

一股冰寒彻骨的冷气扑面而来，比湘西最冷的冬天还要冷。

两人刚进去就惊呆了，这里竟然是一个冰雪的世界，墙壁上结满了厚厚的冰霜，地下滑不溜秋的，像是来到了结冰的湖面，洞顶上悬着一根根晶莹剔透的冰凌，像极了石钟乳，火光映照之下不断反射着寒光，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一般。

这里竟然是一个冰窟！

“这什么鬼地方，真冷啊！”王四宝吸了口鼻涕，哆嗦道。

“嘘……”圈哥做了个嘘声的动作，朝着他使了使眼色，顺着他的目光一望，发现前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闪闪放光。

要到达冰窟深处，首先要穿过一条狭长的走廊，只能容下一个人通过。两人并着排，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廊壁上布满了无数的小冰凌，锋利得紧，皮肤稍一碰到就是一条血口子。

很快，两人就发现，那发出淡黄色微光的光源竟然是一个圆柱形的半透明光罩，光罩上浮动着许多艰深拗口的封咒和符箓，而且这些封咒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移动，像漂浮在水面的浮萍，围绕着光罩公转，十分有规律。

顺着光罩往里面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戴着古怪面具，一头银发的男子


妈呀！三哥，
这有个死人！
哈哈，紫月这个死老鬼在这，血如意一定就在不远处了！老子要发财喽！
可是，他为啥会被冻在冰里呢？
还有这外面的光罩是干啥用的，真是好奇怪…
什么?!三哥你说他是紫月？
傻冒，传说紫月是戴着面具的，
这里就他一个死人，不是他还是谁？
娘个批的，还在发什么愣呐？快过来！

被封印在冰柱之中。男子头批斗篷，双目紧闭，一动不动，如同一尊雕像一样，像是死去了千年，又像是刚刚熟睡，让人捉摸不透，他身上穿着一件金边的黑色斗篷法袍，肩上两块飞沿昂首朝天，大有一股凛然的气势，加之法袍上精细的鳞片，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件铠甲。

“妈呀！三哥，这有个死人！”王四宝骇然道。

圈哥这时也赶了过来，兴奋道：“哈哈，紫月这个死老鬼在这，血如意一定就在不远处了！老子要发财喽！”

“什么？！三哥你说他是紫月？”王四宝瞪大了眼睛，他也曾听过关于妖师紫月的传说，没想到是真的。

“傻X，传说紫月是戴着面具的，这里就他一个死人，不是他还是谁？”圈哥撇撇嘴道，眼中散出异样的光彩。

“可是，他为啥会被冻在冰里呢？还有这外面的光罩是干啥用的，真是好奇怪……”

王四宝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问这问那，忽然感觉被什么东西格了一下脚，低头一看，发现脚下有很多深深浅浅的沟壑，像是水渠一般，围绕在整个冰柱周围。

这时，一股子不知道从哪里刮出来的阴风裹挟着寒气吹来，王四宝冷不丁打了个寒战，抬头看到紫月仿佛对着自己笑了一下，又是吓得魂不附体。

“你个唠什子的，还在发什么愣呐？快给老子过来！”

圈哥在不远处喊道，看他的神情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王四宝不敢久待，赶紧跑了过去。

果然，在冰窟更深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冰棺，冰棺周围开满了许多色泽冷艳的小花，馨香扑鼻，姹紫嫣红，整整开了一圈，远远看去像是将冰棺给拱卫在其中，给这冰寒彻骨的冰窟里增加了一抹温暖的亮色。

两个大老粗只觉得在这里还有花开很奇怪，哪里知道这种叫做星辰花的植物，即使生在极北苦寒之地，也能熬雪斗冬。

冰棺是全透明的，里面躺着一个身着华服的绝美女子，女子面目安详，樱唇轻闭，连睫毛上的水珠都能看见。几百年来尸身竟保存得完好如初，没有一点腐败的迹象。

圈哥盗墓无数，这样的惯盗随便往里头扫一眼就知道藏不了什么好东西，

撇了撇嘴往更深处走去。王四宝却被冰棺女子的绝世容颜看得呆住了，哈喇子都快流了出来，一步三回头，心中万分可惜，这样貌美的女子，只可惜年纪轻轻就香消玉殒，如今只剩尸体一具。

第二十二章
血池底鬼影

越往里走，冷意越退，身体也开始慢慢变得暖和起来，快到尽头的时候，地面的石砖完全裸露出来，看起来和其他的耳室没什么两样了。

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淡淡的臭味，说不出具体是什么，但闻着让人全身不舒服。

越往里走，这股味道越浓。

“真臭，像死了人似的。”王四宝用唯一的一只手捂着鼻子，抱怨道。

迈上一段长满青苔的石阶，一股巨大的腥臭味扑面而来，差点没把两人给熏晕过去，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十尺见方的血池！但这方血池却似乎并不是死水，在血池中央隐隐可见有个小小的漩涡，带动着整个整池血水的运转，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随着漩涡转来转去，仿佛又有了生命一样，诡异非常。

王四宝看得反胃，撒腿就要跑，却被圈哥一下给揪住了衣领拽了回来。

“呶——你看！”

圈哥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指着血池中央的漩涡位置。隐隐可见那漩涡下方似乎有个东西在闪闪发着绿光。

“那是啥啊？”

“真是个蠢货！血池……玉光……你想到了什么？”

“三哥是说……血如意！”王四宝惊道。

“哈哈，想不到你这猪脑袋也有灵光的一天！”圈哥得意地大笑起来。

“把这血如意卖给洋人，嘿嘿……”圈哥淫邪一笑，“老子他娘的能买下整个黑水镇！”

王四宝挠挠头，“三哥，先别高兴得太早，血如意毕竟只是传说，这里头的东西是啥还说不准呢！”

圈哥将嘴里烟斗摘下往包里一扔，“捞上来看看不就知道啦？”

“行，那我给你拿着包，小心着点啊！”王四宝说着把圈哥的黑布包往身上一背，笑呵呵地说道。

圈哥一听骂道：“什么？！你脑子秀逗了吗？让我去？”

“难道……让我去啊？”

“当然是你啊！个狗X挨千刀的！老子这几年供你吃供你穿，一点忙都帮不上！”

“可我手有伤啊……而且，这水看着很深呢！”王四宝哭丧着脸道。

“拿个东西还要两只手？一只够用了！快去，老子这次是破釜沉舟，拿不到家伙都得喝西北风！”

圈哥说得决绝，脸上看不到一丝同情。

王四宝知道违逆圈哥的下场，战战兢兢地走到血池前，只感觉恶臭扑鼻，头晕目眩，这时刚好一个骷髅头从池子里冒了出来，王四宝吓了一跳，赶紧转过身求道：“哥啊！别啊，我真不敢……”

圈哥冷冷一笑，一脚将他踹进池中，“去你的！”

此时，在三十里开外的官道上，老蔡正坐在一辆摇摇晃晃的骡车上研究一本古籍。他正要赶往黑水镇告诉大伙儿一些重要的信息。

这小册子是明朝中期的时候，湘西当地一个狗爬子（盗墓贼）在妖师冢里捡到的。那伙狗爬子一共六个人，成日里好吃懒做，庄稼也懒得种，最后没口粮了，便结伴搭伙准备在妖师冢里挖几个宝贝出来卖钱，六个大老爷们儿兴致勃勃地进去，最后却只有他一个人出来，还被吓得只剩半条命了，回来没多久就离奇暴毙，死时手里就拿着这本小册子，后来几经辗转，小册子被和当地县志家谱一起放进了磨山县档案管，老蔡也是翻箱倒柜，最后在一个放杂物的角落里才把这本老旧得不成样儿了的小册子给翻出来。

这小册子其实是本血书，用血写成，字体歪歪扭扭，极为潦草，显然是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一蹴而就，没有过多打磨，落款是九华山一泓。

本来老蔡是打算请几个身强力壮的轿夫的，办事利索，脚程快，但黑水镇僵尸闹得凶，好说歹说人家都不愿意去，老蔡又实在着急，最后只能请了个给猪厂拉泔水的骡子车拉自己去，而且一出手就给三吊钱，车主老黄头哪里遇到这样的好事，乐得合不拢嘴，但出远门又放心不下家里头的小孙子虎子，便带

着一起上路了。

这会儿官道上没有一个人，骡蹄子踏在地上有节奏地哒哒响，扬起的土灰掩盖了身后的道路。老蔡在专心看着书，一旁只穿个裤衩的小虎子正流着鼻涕，坐在稻草堆上百无聊赖地把玩着瓶子里的蝈蝈，也许是玩累了，小虎子打了个哈欠，转头一瞅，发现老蔡别在腰上的钱袋子不知何时开了一个洞，随着骡车一晃一晃，一枚袁大头叮地一下就掉了出来。小虎子装作没看见，也不提醒老蔡，一只手却悄悄地把那枚袁大头给摸了过来，随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进自己的小裤衩里，心里头砰砰怦怦直跳，狂喜不已。要知道那时候的一枚银元可值不少钱了，老黄头不知道要拉多少趟泔水才拉得回来。

老蔡可没心思关注这些，他此刻正专注地看着小册子上一排歪歪扭扭的小字：

“血如意，终日浸泡血池之中，吸养幽冥之气，外接阴阳，内平地气，然有魔物庇护终不可得焉……”

“血池……魔物……”老蔡望着日渐阴沉的天空，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

话说那王四宝被圈哥踢下血池后，连灌了好几口血水，只感觉口中腥臭无比，想吐又吐不出来，想咽又咽不下去，胃里头像着了火似的，难受得紧。他从小在村里的池塘扎猛子长大的，精通水性，虽然只有一只手，扑腾扑腾了几下竟也浮了上来，等他浮到血池水面上时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血人了，倒把圈哥给吓了一跳。

这时一个死人头顺着水波漂到了王四宝面前，当他的脸慢慢地转过来时，看着他额上那熟悉的大芥子，王四宝不禁吃了一惊，这不是当时和自己一起去湘王府的赵四吗？这小子临阵脱逃，谁知道竟死在了这里。

赵四的头颅已经腐败得不成样儿了，变成了一种奇怪的青紫色，显然已经死去了很久，王四宝这时发现他暴鼓着的眼珠子似乎动了一下，吓得他心里头一颤，定睛一看，却是一只肥大无比的蛆虫正从赵四的眼睑中钻出来，四宝一声怪叫，赶紧格开了那死人头，一个猛子扎进了血池里。

满眼都是一片单调的红色。池中的血水让四宝的眼睛感觉涩涩的，他也不敢用手去揉，只是尽最大力气朝着湖底的绿色微光游去。

这时，一道长长的黑影从四宝身后飞快掠过，无声无息，却带来了一阵激

烈的暗涌，王四宝也感觉到了什么异样，赶紧回头一望，依然是一片红色，别无他物。

很快，四宝就到潜到了湖底。

让他感到惊骇的是，湖底全是一层层的白骨，看起来堆了好几层，在白骨堆之上，有一方刻着奇怪图案的铜鼎显得异常醒目，而在铜鼎之中，安然躺着一个条纹状绿纹的血红色的如意。

已经过去好几分钟了，圈哥在上面等得有些着急了，也不知道这王四宝拿到东西了没，还是死在里面了。

水面上忽然出现了几圈波状的涟漪，池水也变得澎湃了起来。

一大团巨大的黑影出现在水面上，而且似乎越来越近。看起来像是一大圈盘结的粗绳，却有碗口般粗。圈哥正凑近了想去看时，那东西忽然半个身子蹿出水面，一身黑鳞，红眼电舌，头上还有一排烈火状的竖冠！

好家伙，竟是一只硕大无比的巨蟒！

这巨蟒足有平常蟒蛇的十倍大小，一对獠牙如同镰刀般锋利，散出凛凛寒光！

圈哥一双眼睛看得发直，似乎不敢相信眼前情景。

黑蟒在半空中冲着圈哥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如同金石击鼓，整个耳室都开始回荡了起来，随后，它又立刻钻回血池之中，宽大的长尾拍击在水面上，溅起的血水淋了圈哥一身，一个白乎乎的东西也随着波浪激飞而出，砸在圈哥脑袋上，他只感觉金星直冒，险些晕了过去。

“去你妈的！”圈哥一马靴把那东西踩个稀巴烂，随后把中午没消化完的几腿子羊肉全给吐了出来。

“老四——老四——”

圈哥扯着嗓子唤了几声，想提醒下王四宝有危险，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这时候，只能替他念阿弥陀佛了。

血池底。

王四宝望着血如意，心中狂喜不已，他一直憋着气实在难受，只想快点拿了血如意赶紧离开，可握在手里却感觉烫得很，像是刚烤好的山芋一样，只得脱下衣服给包在怀里。

就在这时，平静的湖底开始不安的躁动了起来。

他眼角瞥见右手边似乎有个黑乎乎的东西正朝着自己慢慢靠近，他一转头，那东西又像是触了电似的迅速游走了，四宝心中一颤，赶紧开始拼命地往上游。

视线似乎变得越来越暗，湖面圈哥火仗的火光也已消失不见，等他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周围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大圈黑乎乎的东西，呈一个螺旋状慢慢地向处于中间的自己缩拢。

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笼罩着四宝，他想推开那东西，手摸到了坚硬的，滑溜溜的鳞片，在水里却根本使不上劲。

忽然，他觉得身后似乎有什么柔软的东西在自己裸露的后背上缓缓地滑来滑去，痒痒的，黏黏的，他只赶紧一股恶寒从心底升起，瞳孔大张，赶紧回过头一看，正好与一个硕大无比的恐怖蛇头四目相对，黑蟒的红瞳如同黑夜的灯塔，口中的信子如同火舌般舔舐着四宝的，仿佛在玩弄一个垂死的食物一般悠然惬意。

四宝感觉魂儿都要吓掉了，一边大力挣扎着想要逃，一边想大声喊出来，一大串气泡升上水面，灌入鼻腔的血水差点把四宝给呛晕了过去，与此同时，黑蟒身子大力一卷，把四宝像蝉蛹一样给缠绕了起来……

血池水面不断鼓动着气泡，一次比一次来得急，圈哥在池边来回踱步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倒不是担心四宝的安全，只是记挂着他的血如意，拿不到这血如意，他这后半辈子都只能喝西北风了。

四宝被黑蟒缠住，丝毫动弹不得，脸上露出待宰猎物般的恐惧神情，长时间的闭气已经让他头昏脑涨了，指不定啥时候就会缺氧一头晕过去，这黑蟒又越缠越紧，让四宝身上血管鼓得快炸开似的，浑身骨骼格格直响，屎都快给挤出来了，简直生不如死。

眼看着四宝就要命丧蛇口，一声巨响传来，池面火光一片，将湖底映照得俨如白昼，与此同时，血池之水开始大量外涌，不多时黑蟒和王四宝便随着剧烈的水流被冲到了池外。

原来是圈哥用炸药将血池炸开了一大道缺口。血水四处蔓延着，很快就涌向了冰窟其他地方。

黑蟒似乎很愤怒，放开王四宝就朝着圈哥游了过去，而圈哥则站在一处高地上，点燃了另一根炸弹，朝着黑蟒游来的方向扔去。

黑蟒的身体碾过炸弹，炸弹的引子刚好烧尽，随着轰隆一声脆响，黑蟒长

长的身子被炸成了两大截，创口处皮开肉绽，内脏散得满地都是，都成了渣了，上半截身子也被炸上半空，接着又重重地摔在地上。

让人骇异的是，虽然翻了肚白，但黑蟒却并没有死，它的下半身在原地狂乱地摆动着，时不时会拍击在墙壁上，厚厚的墙砖伴着石屑一块块地往下掉，而黑蟒的上半身则翻了身，继续血口大张朝着圈哥飞速地游离过来。

疼痛让它变得更加愤怒，更加张狂，赤色血眸中都快喷出火来，仿佛要将圈哥给嚼成碎片，挫骨扬灰一般。

圈哥万没料到黑蟒会如此坚挺，慌了神，边跑边用滑膛枪朝着黑蟒一通乱放，由于过于紧张，好几枪都打歪了，只有一枪命中，这枪打碎了黑蟒的半个头骨，血淋淋的蛇头却也在这时咬住了圈哥的大腿，圈哥只感觉腿上一阵剧痛，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黑蟒的头上血流如注，却依然死死地咬住圈哥不肯松开，镰刀般的牙齿完全刺穿了圈哥的大腿，圈哥一声惨叫，剧痛之下又将滑膛枪对准蛇头双眼中的眉心位置狠狠地扣下了扳机，霎时间脑浆四溅，整个蛇头都开了花。

“嗯昂——嗯昂——”

两声嘶哑的驴叫将老蔡的注意力从小册子上拉回了现实，他发现老黄头不知何时停了下了，骡子正百无聊赖地用尾巴驱打着屁股上的蚊子。

“老黄头，还走不走啦？老这么走走停停，天黑怎么到得了黑水镇啊？”老蔡皱着眉抱怨道。

“急啥子嘛！就走喽！”老黄头吐了口老痰，随口喊道，“小虎子，你个背时砍脑壳的，拉泡屎拉这么久？”

“来喽！”虎子用荷叶擦了擦屁股，不知从哪个角落里给蹦了出来，看到老蔡正盯着自己，赶紧将握着袁大头的手往身后藏。

随着老黄头一声沙哑的嘶叫，骡子车继续开始晃悠起来，老蔡这时又在小册子上翻了几页，后面的字明显没有之前的清晰了，好像是用水浸过，只能勉勉强强分辨出一些。

这时，老蔡的注意力集中到中间的一段话。

“辛酉年。乱国之贼败，困于寒冰之中，吾辈十人合力施为……道兄欲除之，吾心不忍，望逆贼千年后自新改过，善莫大焉。故留璇玑图于冰窟，千年后自启，

困阵方除……千年间，忌戾，忌血，不若，则凶之又凶，邪之又邪。”

老蔡古书典籍读过不少，知道璇玑图在古代是代表“六角星形”的意思。按上面说的意思，一泓临走时留下璇玑图，给‘逆贼’紫月一个千年后再生的机会。现在离元末大概近六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四百年后，璇玑图会自动开启，紫月将重获自由。

只希望这最后的四百年不要出什么事儿了。老蔡这时回想起最后一句话，不禁又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十三章
地狱镇陵兽

妖师冢，冰窟，血水漫灌。

浑浊的血水绕过不知名的女子冰棺，又慢慢地汇入紫月所在冰柱之下的沟壑里，这些沟壑纵横交错，看似无迹可寻，实则极富规律。

血水在沟槽中奔腾流淌，渐渐组成了一个红色的奇怪形状。

若是从上往下俯瞰，会发现是个巨大的六角星形。而冰柱就位于六角星形的中央位置。

待六角星形完全闭合后，忽然发出一阵诡异的绿色幽芒。与此同时，围绕在冰柱之外的法圈光泽渐渐黯淡，最后彻底消弭于无形。

咔——咔——

一道裂缝从冰柱顶端直拉到柱底。

“娘个球的，死了没有？”

圈哥瘸着一条腿，拍打着王四宝脏兮兮的脸。

王四宝神经质地骤然一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睁眼看是圈哥，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三哥，你的腿，怎么……”

“东西呢？”圈哥急不可耐地问道。

王四宝懵了一下，四处扫了一眼，这才发现血如意在情急之下被自己绑在裤带上了，赶紧取了下来。奇怪的是，血如意似乎并不似先前那般烫手了，摸着感觉到一种让人舒服的温热。

看到这件质地精纯，红体绿纹的绝世之宝，圈哥眼睛都直了，王四宝却将血如意往回一收，说道，“三哥，这可是我拼了命拿回来的，你不会过河拆桥吧？”

“好四弟，乖四弟，你是我的亲四弟！瞧瞧这是说的什子话嘛！”圈哥满脸堆笑，“放心，等老子把它卖给洋人，用金子给你铺床！”

王四宝本来就缺心眼儿，被圈哥忽悠得心花怒放，傻乎乎地跟着一笑，就要把血如意递给圈哥。

然而，几乎就在一刹那间，一个胖乎乎的身影从两人头顶灵巧地飞过，血如意还没交到圈哥手上就被夺走了。

“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怎么样，师弟，我就说留下来会有好处的吧！”胖乎乎的勾魂眨巴着一对三角眼，得意洋洋地说道。

“还是师兄高明！哈哈哈……”

夺魄这时也从黑暗处走了出来，和勾魂一唱一和，当他看到隐隐冒出柔和微光的血如意时，也是一阵啧啧称奇，“没想到传说竟是真的呢！哈哈，师兄，这下咱们可发财了！”

“娘个球的，你们两个老东西还没走呢？”圈哥强压心中火气，又道，“也得，反正东西也弄到了，快给老子，出去给你们付另一半的薪水！”

勾魂和夺魄互相看了一眼，都嘲讽似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老圈啊，你是脑子被门挤了，还是先天性智障？”勾魂阴笑道，“你那点钱就是买这血如意的一粒玉渣都买不了啊，你觉得我们会那么傻吗？”

圈哥一听火冒三丈，“怎么着？你们是想黑吃黑是不是？”

夺魄鄙夷道：“老子弄死你们就像捏死两只蚂蚁一样，不过老子今天心情好，识相的就快滚！”

“三哥，我们费了这么大劲，不能便宜他们了啊！”王四宝在圈哥耳边说道。

圈哥点了点头，眼中的杀意更盛。

“你以为我们是师兄弟俩千里迢迢从绥远跑来湘西，真是为了骗几个小钱？”勾魂得意道，“十年前我们就想弄到这宝贝了，只不过那时候实力不济，不敢轻举妄动，你看看，现在机会不是来了吗？”

“妈了个巴子的，老子和你们拼了！”

圈哥将滑膛枪对准勾魂，正要开枪，却被眼疾手快的夺魄一脚给踢飞了。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要你们有命来没命回！”

勾魂冷笑着，将鬼头杖一挥，无数荧光闪闪的绿色鬼头将圈哥给团团包围起来，圈哥想跑，却发现腿不知啥时已不听使唤了，整个身子被鬼头缠绕着悬空起来。

每个漂浮的鬼头都不断发出一声声阴笑，声音尖锐而诡异，交织成一首仿

佛来自地狱的勾魂曲，圈哥只感觉全身像是一大堆蚂蚁在爬似的，难受得紧，灵魂都仿佛要被抽空了。

勾魂和夺魄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冷笑连连，似乎很享受圈哥垂死前那痛苦挣扎的表情。

忽然，一声仿佛来自地狱深处的声音响起。

“何人惊扰吾之清梦！！！”

这声音听起来是重音，似远似近，空灵得很，像是一道冰凌直插心扉，让人从头凉到脚。

与此同时，三道锐利的紫色光弧如同激光射线般绝尘而来。

光弧所经之处，在地面留下三道深深的印痕，像是最锋利的篱车拖轧过一样。

勾魂的笑凝固在了脸上，眼神中露出一种异样的色彩，仿佛正在承受着最深的恐惧。在他臃肿不堪的身体上，悄然出现了三条紫色的光线，从头顶直延伸道脚踝。

“师兄，你……怎么了？”

夺魄察觉出了什么不对劲，用手碰了他一下，然而，手指刚触到他身体，勾魂便如同倾溃的河堤，身体瞬间裂成了三大段，有气无力地散落在地上，肥肠脑浆子流了一地。

“啊——”

夺魄脸都吓青了。勾魂一死，法力消失，圈哥也重重地从半空摔在了地上，当他看到眼前的情景时，也是一阵呆呆地发愣。

这时，整个地宫都开始晃动了起来。头顶的砂石纷纷落下，像下雨一样。

冰窟里混乱不堪。半空中，忽然出现了一张巨大的戴着面具的脸，这张脸像是投影在一张巨幕上一样，虚虚实实，呈半透明状。它眼中闪烁着两团幽光，玩味般地俯瞰着惊慌失措的三人，嘴角勾出一丝谜样的微笑。

夺魄回过神来，拿着血如意赶紧逃走了，王四宝却杵在原地，像跟木头似的，呆呆地望着那张巨脸。

“你傻啦！快扶老子去追啊！”圈哥破口大骂道。他那条被咬伤的右腿已经通体泛黑，没有任何知觉了。

两人步履蹒跚地经过冰柱时，发现冰柱已经不知何时裂成了两半，而里面

的面具人已经不见了。

“见鬼了，见鬼了……”王四宝倒抽了口凉气。

让两人没有料到的是，整个地宫的机关已经全部启动，之前一马平川的过道现在也变得杀机四伏。

两人慌不择路，不时触到机关，一排排毒箭从墙壁的暗孔中激射而出，有一根从王四宝的后脑擦了过去，冰凉冰凉的，就差那么一寸就穿脑而过了。

“小心点，看着路！”在躲过一次机关飞锤后，圈哥心有余悸地说道。

嗷唔——嗷唔——

一声铿锵的兽鸣响彻在整个地宫里，如同山洪决堤，震耳欲聋。随后两人又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

“这……什么声音……”王四宝浑身一颤。

圈哥听着也有点发怵，“别管它，快走……”

两人虽然没说话，心里头却都像压着一块石头似的，沉得紧。圈哥开始后悔没听茅无极的话了，早知道这妖师冢这般凶险，就是给他一百个胆子也绝不敢过来。

不远处，夺魄正面朝下躺在地上，浑身血迹斑斑，血如意被扔在了一旁。

“乖乖，山水不转人相逢，老子真是时来运转了！”

圈哥捡起血如意往衣服里一放，又狠狠朝着夺魄身上吐了口口水。

正当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夺魄忽然抓住王四宝的脚踝，用一种虚弱的声音哀求道：“救……救救我……”

王四宝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只见他瘦削的脸涨成了一种奇怪的猪肝色，眼球暴鼓，随时都有可能蹦出来似的，太阳穴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爬来爬去。

夺魄的手像钳子似抓着王四宝，似乎在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王四宝挣了几下没挣开，见他确实可怜，便想要去扶他，圈哥却拿出匕首一下子扎进了夺魄手腕里，夺魄虚弱地呻吟了一声，终于松开了手。

“他活了，咱俩都活不了。”圈哥冷冷地说道。

老蔡仰在骡车的稻草堆里，那本小册子不知不觉已经翻了快一大半了。他是个老学究，就算骡子车再怎么颠簸闹腾，也能闹中取静，扎进书堆里去。

“冢内多机关，另有四冥兽护佑，吾十人与浑沌、穷奇和梼杌力战，杀之，

唯兽首饕餮逃，寻之不见，恐为后患……”

读到这里，老蔡不禁有些奇怪，冥兽乃是冥界之物，怎么会出现在人间呢？在风水学里，许多新宅拟其为祥瑞之兽，用来镇宅聚气，但也只是尽人事的意头罢了，当不得真。

一泓在书中似乎有同样的疑问，但一直翻到最后一页也没得到解答。

老黄头啪嗒啪嗒抽了几口烟袋锅子，回头瞟了一眼老蔡，揶揄道：“我说你这一路上都在琢磨的这书，是春宫图还是金瓶梅啊？”

老蔡啐了一口，“去去去，老不正经的东西，也不看看你小孙子也在场啊。”

老黄头听得一笑，“怕个什子哟，反正以后他也要娶媳妇办事儿的，早点接触下有什么不好？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学问人呐，就是穷讲究！”

小虎子不明所以，只是跟着一通傻笑。

“这话一听就知道你年轻时是个登徒浪子。”老蔡来了兴致，也是跟着一通插科打诨。

“别说年轻时候了，就是现在也行啊，别看我这么大把年纪了，那话儿还厉害着呢，不信你去磨山县的春凤楼里给我找俩花姑娘来，我来露两手？”老黄头得意洋洋道。

这时，从相反方向迎面经过一个双人轿子，轿子上坐着个浓妆艳抹、身着花旗袍的妙龄女子，翘着个二郎腿，露出半截美腿，长得也还算是妖娆娇俏。她此时一只手拿着方巾扶着轿托，另一只手握着一根铜质的长烟管，时不时会放到樱唇边啪嗒啪嗒地吸上几口，就冲那频率来看，鸦片瘾还真不小。

这轿子是从凤凰镇的方向绕道而来，看样子是要去磨山县。

“啧啧，就冲这模样，我猜准是哪个官老爷家的姨太太，你信不信？”老黄头笑嘻嘻地说道，时不时还会用放浪的眼神在她婀娜的曲线上摩挲几下。

“你就这么肯定啊？我看倒是像春凤楼里那些个流莺，一个德行。”老蔡鄙夷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老黄头道，“春凤楼里的姑娘们哪里抽得起这种大烟？”

当轿子经过骡车时，那妖艳的姨太太瞟了老黄头一眼，见他一个劲地盯着自己的大腿看，冷眼骂道，“老不死的东西，看什么看！”

“给谁看不是个看啊？”老黄头插科打诨道。

“哼，只怕你看得起，养不起哟！”

身后，姨太太的冷嘲热讽越来越远。

这时前方分出了两条路，一条宽敞笔直，一条狭窄弯曲。

“走官道。”老蔡轻描淡写地说道，“我得在天黑前赶到黑水镇呢。”

老黄头一听却摆了摆手，“使不得使不得，听说前阵子从凤凰镇来的几个脚夫就是死在这条路上，邪乎得很，我看还是走西山绕过去吧！”

“走西山？那得多绕半天路呢！”老蔡不乐意了，“而且要经过妖师冢，阴森森的……”

“怕什子？那条路我一个月要走三四回呢，能有个什么事儿？”

老黄头说着小虎子使了个眼色，小虎子也知趣地附和着，“就去西山嘛，就去西山嘛……”

“要不，我给你加点钱？”老蔡试探性地问道。

“这不是钱的事，就怕有钱拿没命花啊。”老黄头有些不耐烦了，“要么走西山，要么我们爷孙俩现在就掉头回磨山县，你自己看着办吧。”

老蔡无奈地望着西山的方向，遍地老树枯藤，枝丫交错，在一层薄薄的雾霭中时隐时现，像是张牙舞爪的鬼影一般，对着他狞笑……

圈哥从夺魄手腕上拔下鲜血淋漓的匕首，在身上擦了擦，接着又从他身旁的一个袋子里找到了被他收缴的那把滑膛枪。

“还是这玩意儿趁手。”圈哥惊喜道。

两股湿润的热气忽然吹在他身上，臭烘烘的，衣角都飘起来了。

“哪来的风？”

圈哥十分奇怪，他抬头望向夺魄身后的阴影区域，却看到有两团灯笼似的幽火在闪闪放光。

他拿来火仗，往前面一照，不禁倒抽了口凉气。

只见一个通体墨绿色，长得像麒麟的怪物正低声闷嚎着，死死地瞪着自己！

这怪物硕大无比，估摸着至少有十尺来高，面目狰狞如狮，金眸如铜铃，赫然有神，头顶的独角如同公羚羊的角一样弯曲到后背，脑袋两边则有一对肉翅，呈飞檐状，像是耳朵，爪上有三趾，指甲如同钢刀般扣在地上，威风凛凛。

此时这怪物盘踞原地，一副引而不发状，嘴里的涎水涔涔流下形成帘幕，

一只前爪则踩在夺魄的下半身上。

嗷呜——怪物冲着吓得像小鸡子的两人发出一声洪钟般的嘶吼，接着慢慢走了过来，前爪刚走，后爪落地，将晕在地上可怜兮兮的夺魄踩成了一摊肉泥。

圈哥和王四宝吓得魂不附体，夺路而逃，身后不断传来怪物挑衅的咆哮，听得两人心里一颤一颤的。

那怪物追得凶狠，跑起来地面一震一震，沿途撞石断柱，势不可当，背上深红色的鬃毛迎风飞舞，尾巴上结着一团火焰，所经之处皆留下粉末状的灰烬。

王四宝扶着圈哥走不快，回头一看，怪物已追到三尺开外，正大张血口朝着自己这边扑过来，他吓得尿都出来了，赶紧抱着脑袋，心想这次要嗝屁了。

一个大山般的阴影从他头顶跃过，伴着粗暴的咆哮，王四宝睁开眼，却发现那怪物不见了，而自己竟然毫发无损。他心中暗自庆幸，拉着圈哥又是一通狂奔。

“三哥，再坚持下，马上快到了……”

王思宝看到了远处出口的亮光，心中燃起希望。

但他渐渐发现，圈哥的身体似乎越来越重，像是被自己拖着走一样，而被自己扶助的那只手臂也有气无力地耷拉着。

王四宝奇怪地回过头去，看到了梦魇般的一幕。

圈哥的脑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脖子上留下锯齿状的创痕，鲜血像喷泉一样迎空狂飙，而他的身体则像羊痫风一样地抽动着，当放开他后，又惯性地走出几步后才一下子栽在了地上不动了。

“啊——”

王四宝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惊叫。

远处，那怪物庞大的身体遮住了出口仅存的希望之光，低嚎着朝他走来……

第二十四章
西山面具人

镇政府大院，茅无极正从窗口远眺着灰鹰山的方向，呆呆出神，额上两道剑眉簇成了一堆。

这几天他老梦到一个老道，穿的是他茅山一脉的道服，他似乎有话对自己说，可每次梦没做完就醒了。

又是一阵电击般的腹痛，茅无极托着头，冷汗直下。

“吱呀”一声，门被轻轻推开了，小兰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看到茅无极脸色不好，忙关切道：“茅大叔，哪里不舒服吗？”

“没事，老毛病了。”茅无极捂着腹部，头也不抬地说道。

这腹痛跟了他几十年了，虽然没什么大的影响，但每次疼起来都特要命。奇怪的是，每个看过的大夫都找不出病因。

小兰准备收拾碗筷了，但见桌上的两菜一汤原封未动，不禁嘟囔道：“茅大叔，又没吃饭啊，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啦！”

茅无极回头看了看小兰，忧愁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只摆了摆手，并不说话。

“是不是嫌小兰做的菜不好吃啊，我就知道，我的手艺比不上小倩姐的……”小兰嘟着嘴，半赌气半开玩笑地说道。

茅无极知道这小丫头在怄气了，忙笑着宽慰道：“哪里的话，咱家小兰做的不好吃，二麻子能把碗舔个底朝天啊？我只是没胃口罢了。”

“嘻嘻，那倒是，还是二麻子哥赏脸呢！”到底是小孩子，小兰一听立刻笑靥如花了。

随着一阵高跟鞋跺地的“咚咚”声，马小倩这时也走了进来，小兰冲她摇了摇头，小声道：“还是不肯吃饭……”

“不吃饭，饿死他算了。”马小倩故意提高了音量。

“这是真心话吗？我看未必舍得吧？”小兰笑了笑，插科打诨道，见到马

小倩要追打自己，赶紧笑嘻嘻地跑开了。

“哼，这小丫头，越来越鬼灵了，准是和二麻子那帮人待久了给带坏的！”

马小倩笑着啐了一口，见茅无极仍是背对着自己，仿若自己成了空气，不禁嗔怪道：“喂，大木头，人家好心来看你，你就这么待客的呀？”

“坐。”茅无极用袖子拂了拂藤椅上的微尘，示意道。

马小倩见他脸色蜡黄，神思疲惫，擦椅子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不禁劝道：“人是铁，饭是钢，怎么也得吃一点吧？我做了点点心，要不要给你端过来？”

茅无极叹了口气，“唉，发生了这么多事，心中慌得紧，你叫我怎么吃得下？”

“还在担心你那三个宝贝徒弟呐？”

“这只是其一。”茅无极沉吟道，“下周就是九星连珠的日子了，最近又有黑巫族的人混进了黑水镇，灾难正一步步逼近，我们必须早做准备，不能坐以待毙。”

“越是这样，你越应该养好身体嘛，吃饱了才有力气想法子，对不对？”马小倩说着捂嘴一笑，“你可是大伙儿的顶梁柱，不能倒下的。”

茅无极和煦一笑，“还真说不过你，好吧，就听你的。”

“真乖！”马小倩高兴起来，接着变戏法似地将藏在身后的油纸包拿了出来，打开一看，是一个个五颜六色的糯米糕。

这些糯米糕是用糯米和揉碎的花瓣做成的，精致小巧，香味扑鼻，显然是下了一番工夫。

“材料有限，只能做这些了，凑合着吃吧！”马小倩说着冲茅无极做了给鬼脸。

“光看着就很有食欲了。”

也许是饿久了，茅无极也不客气，接过油纸包就急不可耐地拿了一块扔进嘴里，只感觉那糯米糕松软酥脆，入口即化，吃完口中更是溢满了花瓣的芳香，顿时对马小倩赞不绝口，“就你这手艺，早几年清廷还在的时候，都能去宫廷做御厨了。”

“做个破厨师有什么好的？无聊死了，本姑娘可不稀罕，你想想啊，费时费力，辛辛苦苦做顿饭出来，还不是被人吃完当屁给放了出来？”

茅无极刚吃得津津有味，听到这话差点喷了出来，“多好的意境，被你给说得……”

“哈哈，我是实话实说啊！除了你，我可没给第二个人做过点心。”马小倩刚说完就觉得有些不合适，不知那大木头可听得明白？转头看他仍在专注地吃东西，这才放下心来。

马小倩伏在桌案上，陶醉地欣赏着茅无极狼吞虎咽的吃相，此刻的他大概不知道自己的嘴角和脸上全沾满了糕屑，看起来像个大花猫了吧？

马小倩笑着要去替他擦嘴，他却触电似地躲开了，尴尬笑道：“我自己来就好。”

“噗，看看你的脸哟，哪还有一代宗师的风范。”

“茅某本来就是一介凡人，什么宗师不宗师的，都是大伙儿的谬赞罢了。”茅无极并不以为然。

不知为什么，一向一本正经的茅无极并不惧怕在小倩面前展现出自己真性情的一面，摘下了面具，放下了架子，人反倒轻松不少。

“喂，大木头，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到底值不值得？”马小倩忽然问道。

“谁说我一个人啊，有我三个徒弟，有黑水镇的镇民们，而且还有你啊。”

马小倩一撇嘴，“哼，我一介女流之辈，做做刺绣女红还行，能帮上什么忙？”

“我看不见的吧。”茅无极说着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上次那个花妖……”

“我说过好多次了，相信我就不许再问了！”马小倩眉毛一扬，佯装生气道。

“好好，我不说了便是，只是茅某好心提醒一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妖为伍，于己于人无益……”

“又来了！你这大木头，总有一天，我要你承认自己这个观点错到家了！等着瞧，我会证明给你看！”马小倩信誓旦旦地说道。

茅无极轻轻一笑，“那我拭目以待。”

马小倩似乎什么事儿都喜欢和自己对着干，茅无极早已司空见惯，也不会再随随便便生气了。

“喂，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带着你那几个徒弟……”马小倩半遮半掩地说着，显得有些语无伦次，“我的意思是，你没有义务，何必去承担这么艰巨的责任呢，换我就懒得管……”

“换别人或许可以，但我茅无极可不能这样做，我要是撒手不管，拍拍屁股走了，这镇里的百姓可怎么办呢？”一提到原则的事儿，茅无极就变得义正

词严了。

“啊，好伟大啊！你是希望得到这声赞美吗？这想法你真的就连想都没想过？”马小倩追问道。

茅无极坦诚道，“想过……但我不能这样做，你知道的。”

“可是你心有牵挂，不是吗？如果有值得你牵念的人，你又怎么忍心让自己去冒生命危险。”

茅无极呆呆一笑，“小倩，你在说些什么？我听不太明白呢……”

马小倩盯着茅无极，眼中秋水流转，“我是说……我们可以去一个谁也找不到我们的地方，一辈子与世无争，开开心心过下去多好，这里的烂摊子，就交给其他人收拾好了。”

茅无极刚准备说什么，忽见一股紫气从西山直冲天空，霎时间西山上空乌云翻涌，电掣雷鸣，强大的能量波像是核爆一样，在周围呈圆弧状扩散开来，整个西山的树木都在沙沙作响，老蔡这会儿正在西山附近，只感觉一阵怪风袭来，骡子车都险些被掀翻了。

山脚不远处，方才那坐在轿子上优哉游哉的姨太太被劲风一吹，整条裙子都被掀起来倒扣在脑袋上了，透过延伸到大腿根部的肉色丝袜，隐隐可以看到薄纱底裤中间那条激凸的欲望曲线。

姨太太吓得花容失色，回过神来，发现抬轿子的两个轿夫都齐刷刷地盯着自己大腿里看，哈喇子都流了三尺长了，不禁兰花指一伸，破口大骂道：“再看老娘挖了你们的狗眼！”

稍微整理了下妆容，姨太太又媚笑道，“我说你们呀，要是能像金爷那样每月给我一百块大洋的零花钱，才能撬得开老娘的大腿呢，要不就别他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这话听得两个身强力壮的轿夫直叹气，抬着轿子看着地下，连头都不敢抬了。

随着距离增加，能量波的威力逐渐递减，当传到茅无极这里时，已是化为一缕清风吹过他的刘海儿。

一眨眼工夫，紫色气柱就消失了，黑云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漩涡状盘旋笼罩在西山上空，不时还能看到雷光在黑云中闪烁，远远看去，像极了一个正在狞笑的鬼脸。

“那是……”马小倩显得有些惊讶。

茅无极眉头深蹙，神色凝重地说道，“劫数。”

东镇城关口的城楼上，空空老和尚须发飘飞，法杖上的铃环铮铮作响。他望着那螺旋状的黑云，一只手飞快地掐算着。

“该来的终于来了。”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刚才还风和日丽的西山，此刻已经变得阴沉沉了。

“奇怪，哪来的那么大风。”老黄头一边抱怨着，一边安抚着受惊的骡子。

老蔡望着头顶的黑云，心中隐隐感觉有些不安。

“爷爷，要落雨了啦！”小虎子边说边在骡车上跳来跳去。

“不怕，带了蓑衣哩！”老黄头一笑，“就是骡子得遭点罪。”

“不对啊，山下还有太阳呢，这里怎么就要下雨了？”老蔡说道。

“这山里的天气就是这样，说变就变，都习惯啦！”

“你瞧我挣你这三吊钱多不容易呢，还得挨雨点子又得摸夜路赶回城里。”老黄头说完，一鞭子又抽在偷懒的骡子屁股上。

“三吊钱还嫌少？我坐轿子也就这价钱。”老蔡笑道，“要不到了黑水镇你今晚就别回去了，吃顿热乎饭，赶明儿再走。”

“那可不行。”老黄头一听忙摆手，“谁不知道黑水镇里天天死人？要不是虎子他爹出去滥赌欠了一屁股债，我才不想走这背时趟。”

老蔡比老黄头小不了多少，同为人父，不禁同情道：“我说，你也真该管管你那不肖事的儿子了，一天到晚正经事儿不敢，就知道赌，媳妇赌没了，自己儿子也不管，扔给你这糟老头子，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要出来挣饭钱，真是……唉……”

“我管？他肯听我的吗？那臭小子横起来连我都打。”老黄头说着偷偷抹了把泪，“我倒是没关系，只是苦了虎子这娃了，我活不了几年了，他以后可怎么办啊……”

老黄头拍了拍老蔡肩膀，叹道：“算了，别难过了，现在这光景，流年不利啊，啥都是乱的，父子是乱的，国家也是乱的，咱这些老百姓有口饭吃就不错喽，还是得过且过吧……”

“到底是文化人，说出的话就是不一样。”老黄头心中一阵舒坦，破涕为笑。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瞎扯着，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天色越发擦黑了，前路

却仍看不到尽头。

“咦，这个点早应该下山了呀。”老黄头有些奇怪地说道。

“嗯，我也感觉走了好久了。”老蔡道。

“怪哉，怪哉，真是怪哉，一定是刚才和你唠嗑忘记时间了。”老黄头说道，这话他是说给老蔡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在对这里轻车熟路的他来说，也或许只有这一个解释。

老蔡这时看到小虎子正一个劲地傻笑，就问道：“虎子啊，啥事儿这么好笑呢？”

小虎子一脸童真：“嘻嘻，刚有个叔叔在叫我呢，他脸上的面具好好玩呀！”

老蔡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除了一棵掉了叶子的歪脖子老树，再别无他物了，他当是小孩子胡咧咧，也没放心上。

又走了一会儿，小虎子仍在一个劲地朝着空气招手，时而扮鬼脸，时而又蹦又跳，这回老黄头也忍不住了，训道，“你个小屁股，就不能给我安静会儿？”

“爷爷，那个面具叔叔一直跟着我们呢，让他也上车玩好不好呀？”虎子撒娇道。

老黄头往后一望，哪有什么人？眉毛一横，骂道：“娘个批的，这荒郊野岭的，有个屁的叔叔，再胡闹给你扔山上喂狼去！”

到底是小孩子，小虎子一听立马吓得闭嘴了，但眼睛仍时不时地往后瞅。

老蔡笑眯眯地摸着虎头虎脑的小虎子，和颜悦色道：“小孩子不可以撒谎喔，听过狼和羊的故事没？”

“可是，我真的看见那个叔叔了嘛！”小虎子显得有点委屈，“他还让我留下陪他玩哩！”

老蔡又问道，“那他还说了什么啊？”

他看了看正在抽烟袋锅子的老黄头，确定他没听见后，又神秘兮兮地冲着老蔡小声说道：“那个叔叔说，他不想让我们离开这里呢。”

这话听得老蔡心里有点发毛，他白了小虎子一眼，责怪道，“小鬼伢子，别胡说八道！”

“没道理的啊，明明是这条路的……”老黄头又开始抱怨起来。

“今儿个雾大，会不会是走错啦？”老蔡凑过去问道。

“我一个月来三四回，闭着眼睛都知道，能走错吗？只是今天好像不太一

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啊？”

“我也说不上来，以前最多一个时辰可以下山的，现在都快两个时辰了还没到，你说奇怪不奇怪？”老黄头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

老黄头刚停下车，小虎子就跳了下去，赌气道：“哼，你们都不相信我，我就证明给你们看！”说着就跑开了。

老黄头一看急了，“喂，虎子，你去哪啊？快回来！”

虎子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远处的薄雾里。

“这小兔崽子，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跟他老子一个德行！”

老黄头骂骂咧咧着就要去追，回头对老蔡说道，“老伙计，帮我看着骡子，别让它跑了，这可是我全部家当啦！”

等了好久，还没见老黄头回来，而天色已经越来越黑了，四周阴森森的，时不时会响起几声凄怨的狼哞，听得老蔡心里一阵阵地发毛。

“老黄头……老黄头……”

老蔡扯着嗓子唤了几声，然而回应他的，依然是一片阴沉沉的死寂。

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他决定去找老黄头了。

雾不算大，却足以影响视线了。一棵棵光秃秃的枯树在薄雾间纵横交错，别是一番诡异，加上偶尔从天际映下的雷光，更是将这些奇形怪状的树枝衬得光怪陆离，形似鬼魅。

老蔡感觉心跳得飞快，却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找，一声声沙哑的呼唤不断在路旁的林间回荡。

这时，他忽然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

“是虎子！”老蔡心中一喜，赶紧顺着声音的方向找了过去。

在路过一棵高大古怪却只剩半截的老树时，不禁呆住了，一个时辰前不是见过这棵树吗？怎地走了这么久，又回来了？由于虎子之前特地指给他看过，因此对这棵树印象特别深。

树后不远处的一片干涸的洼地里，老蔡看到了虎子瘦小的背影，此时的他正蹲在地上，哭得很伤心。

“你个背时娃儿跑怎么跑这来了，你爷爷到处找你呢！”

虎子没回答他，仍是一个劲地抽泣着。然而，老蔡刚走近，却不禁瞳孔放大，

“啊”的一声惊叫了出来。

地上是老黄头的尸体。他的死相十分恐怖，整个身子都扭曲到不可思议的形状，双臂错位呈一百八十度的姿势反背在身后，而两条腿则像绳子似地被人给强行扣在脖颈上，身子也成大角度对折的姿势，全身的每一寸关节都错了位，看起来像是一个大活人被活生生地叠成了一块肉布，随便哪家哪户搁床底放杂物的小箱子都能给塞进去。

“爷爷……爷爷……呜呜……”

“虎子，这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蔡强压住心头的惊恐，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虎子忽然停止了哭泣。

“虎子？”老蔡一只手搭在虎子肩膀上。

“嗬嗬嗬……现在你该相信我了吧？”

一声混沌如泥浆般的男子重音忽然响起，仿佛来自地狱黄泉一般阴森可怖。与此同时，虎子慢慢地转过头看向老蔡，露出了一张戴着面具的，陌生而诡异的脸。

“你……你不是虎子！！！”老蔡倒抽了口凉气，触电般地缩回了手。

“嗬嗬嗬……”

林子里回荡着恐怖阴森的狞笑，老蔡满脸苍白，像中了邪一样，怪喊怪叫，跌跌撞撞地向骡车跑去……

第二十五章
南疆蛊毒咒

这几天镇子里老死人。

加上昨天刺绣组的汪大婶，一共死了八个了。每个人死时都是七窍流血，脖子上有一块醒目的乌青印记，和当初派去磨山县求援的那三个背时鬼是一个死法。

汪大婶家人已经在僵尸之乱中死光了，大家乡里乡亲的，邻居们也看不过去，便在她家给她设了简易的灵堂，在一小截旧木板上蘸墨写了个名字做灵位，再凑点水果熏肉做祭品，也算是略尽人事了。

入夜，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汪大婶家亮着两团烛火，三两个守陵的乡亲唠了几句家常，就都回去睡觉了，这年头，死的人比杀的猪还多，谁也没太当回事。汪家的门依然敞开着，按湘西这边的风俗，头七都是不让关门的，这样漂泊在外的游魂就能再回家看上最后一眼了。

由于最近命案频发，茅无极已经让二麻子加强了戒备。

此时，二麻子正穿着一身整齐的戎装，带着十来个保安队员在街上巡逻，这些队员中有一半都是后来招进来的，有的还只有十五六岁，一脸青涩，还不知道拿着枪是要去拼命的，只是觉得穿上军装很拉风。

当二麻子一行人经过汪大婶家时，看到里面冷冷清清一个人都没有，不禁叹了口气，走了进去。

是茅无极特别交代让他来看看的，二麻子在牌位前拜了拜，却发现桌上的祭品不见了。

墙角，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正抱着一块熏肉猛啃，地上满是吃剩的果屑，看那狼吞虎咽的模样像是八辈子没吃过饭似的。

二麻子带着人过去一看，却发现那人竟然是马如龙，此时的他鼻青脸肿，衣衫褴褛，哪还有当初那专横跋扈的地头蛇半分光彩？

“我说马队长啊，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二麻子要扶他起来，他却将熏肉一甩，神经质地抱着头哀求道：“别打我……别打我……”

看他这落水狗的窘样，二麻子又好气又好笑，“我看你啊，还真是自作自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马如龙回过神来，见是二麻子，哼了哼鼻子，不满道：“现在你可神气了，还穿着我的衣服，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

“嗨，你这唠什子的，说谁是犬呢？找打是不是？”二麻子将袖子一挽，吓得马如龙连连道歉。

几个之前被他压榨的保安队老队员，看到他这落水狗模样，也是心头大爽，想再上去补两脚，却被二麻子给拦住了。

“唉，大伙儿都乡里乡亲的，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就算了。”二麻子说道，“马如龙，我看你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现在正缺人手，要不明天你去耕作组找老六子报道吧，自力更生，保证你天天都有热饭吃。”

“老六子？那个西街擀面的？他啥时候做上耕作组组长了？”马如龙听得醋意大发，以前被自己当垫脚布踩的人，现在一个个都爬到自己头上了。

“你还别说，没有他那手活儿，我们兄弟天天哪有白面馒头吃啊？哈哈哈，去不去随你，反正饿肚子的又不是我。”

二麻子这时看了看外头的天色，说道：“我得出去巡逻了，这几天最好少在外头晃，不太平呐！”

“唉，还是你二麻子有心，谢了。”马如龙叹道。

“从你马队长嘴里蹦出个谢字还真是破天荒头一遭呢！”二麻子整了整衣冠，又笑道，“不过这都是茅道长的意思，要谢你谢他去。”

“茅无极……”马如龙愣了愣，只感觉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镇政府大院。

茅无极和玄空表情严肃，一个来回踱步，一个坐立不安，正对今天西山的异象交流着看法。

三天后就是千年一遇的九星连珠了，刚好又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发生了西山异变，让人不得不把这事儿和即将到来的旷世天劫联系在一起。

时间一天天迫近，却仍有一大堆疑问臻待解答，让一心想拯救苍生的茅无极感觉无从下手，心急如焚。

究竟西镇僵尸的形成是否真和玄冥珠有关？连续三次僵尸围城是受谁指使？妖师冢又和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是否有联系？

答案似乎近在咫尺，又似乎远在天边，始终差了那么一环将所有问题给串联起来。

小兰这时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大师！茅大叔！别愁眉苦脸的了，看看谁来啦……”小兰笑嘻嘻地说道。

“师父！”

“世伯！”

阿桓，阿发，巧云和云中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隔老远就开始挥手打招呼了。

“我就说不用担心吧，这帮年轻人总会有办法的，哈哈哈。”玄空捋须笑道。

茅无极眉头一松，也终于露出微笑。

“没想到冥界现在也是一片混乱。”听完徒弟们在冥界的遭遇，茅无极和玄空都是吃了一惊。

“是啊，冥王正和阿修罗一族打得不可开交呢，都没空理我们。”阿发笑道。

“唉，无论是人界还是冥界，到头来都逃不过一个欲字。”玄空感慨道。

当听完几个徒弟如何计逼冥河老祖破例帮忙的事后，大伙儿都是会心地大笑起来。

“那糟老头子固执得紧，要不是您冰雪聪明的徒弟我啊，恐怕就永远出不来了呢！”巧云眉毛一扬，得意道。

茅无极和煦一笑，“看似巧合，其实都是机缘。冥王既然说有人会帮你们，冥河老祖出手相助也便成了顺应机缘之事了。”

“师父，您老人家说话别老这么深奥好不好……”

“好了好了，大家没事就好。”茅无极心情稍松，“只是这喜福镇僵尸竟不是玄冥珠引起的，倒是真出乎我的意料。”

阿桓这时道，“师父，我觉得玄冥珠虽然不是主要的致因，但也有莫大的关系。”

“哦？说说看。”茅无极和颜悦色地望着心爱的弟子。

阿桓分析道，“你们想想啊，冥王说玄冥珠是假的。如果玄冥珠和这一切无关的话，怎么会有人将它中途调包呢？分明就是想掩饰什么！”

“嗯，我也觉得奇怪，竟然在眼皮子底下偷梁换柱。”茅无极沉吟道，“你们这一行，有没有接触到什么可疑的人？”

“没有啊。”巧云托着下巴回忆道，“除了那个通灵老头就没别人了，而且也不可能是他啦，最后自己都莫名其妙地死了。”

“怎么死的？”

“我也不清楚，像是中毒……对了，他脖子上好像有个古怪的印记……”

茅无极与玄空相视一眼，像明白了什么似的，接着手指在茶杯里蘸了点水，在桌子上画出一个诡异的符号来。

“云儿，你来看看，那印记是不是这样的？”

巧云一眼就认了出来，“对啊对啊，师父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咒印。”

“咒印？”云中子惊愕道，“世伯的意思是，他是被咒杀的，不是中毒？”

茅无极点点头，“这种可怕的邪术只有南疆一带有，叫做蛊毒咒，据说唐朝时有位最厉害的蛊毒师能在千里之外将人咒杀，虽然传得有些邪乎了，但确实是十分可怕的。”

“看来这几天镇子里死去的乡亲们，还有这位通灵师的死，都是同一人所为了。”玄空也补充道，“我觉得就是那个潜伏进黑水镇的黑巫师。”

“太卑鄙了！”阿桓义愤填膺道，“明人不做暗事，让他有种出来和我单挑啊！”

茅无极道，“别小孩子气了。我看他的目标并不是那些无辜的镇民，这样做无非是想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然后将我们逐个歼灭。”

阿发咽了口口水，“那这么说，我们随时都会有危险啰？没准哪天上厕所去就偷偷被人下了咒了……”

茅无极笑了笑，“你们都有一定的根基，他下咒也不似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那般容易，不过我们在明，敌在暗，还是要提高警惕了，出门尽量结伴而行，别让敌人有机可乘。”

阿桓这时用肘子推了推阿发，揶揄道，“听到了没，我觉得像你这种马大哈，更容易成为目标呢。”

“你这愣头青也好不到哪去啊，傻乎乎的，还是乖乖跟着师父比较安全，哈哈。”阿发也没忘损回他一句。

此时夜已深至，茅无极见几个徒弟们一个个困恹恹的，不禁柔声道：“折腾了一天，都早点回房休息吧，长城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其他的事从长计议。”

临走时，云中子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有些担忧道：“世伯，我们回来时，发现西山乌云齐聚，紫气绕顶，十分反常啊！”

茅无极点点头，“我和玄空大师商量过了，准备明天过去查探查探，有个过路的乡亲说看见圈哥那伙人在妖师冢附近出没，鬼鬼祟祟的，恐怕会与他们有关。”

“那我明天和你一起去吧！”

茅无极微微一笑，“不了，这几天镇子里都不太平，你还是留下来保护云儿他们吧，这样我才能放心啊。”

“好吧……”

云中子刚准备走，茅无极却一把抓住他手臂。

“世伯，还有事吗？”

茅无极神色凝重，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替我多留意着点发儿，他这阵子似乎有点不对劲。”

云中子吃了一惊，“世伯的意思是，阿发他……”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只是直觉罢了。多事之秋，什么都得多个心眼。”

云中子点点头，“可是为什么找我，而不是阿桓去监视他呢，他比我更了解阿发。”

茅无极笑道，“正是因为他们关系太过亲密，才会因为个人主观感情而影响了判断，你品性纯良，做这件事更客观也更合适。”

“记住这件事要严格保密，千万别对任何人提起。”

“我明白了，世伯放心吧！”云中子回答得异常郑重。

见大家都走了，茅无极叹了口气，准备去关门，这时他发现阿桓正在内堂坐在个小方凳上啃西瓜，时不时还朝外面瞅两眼。

“桓儿，怎么还不回房？”

阿桓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师父，天热，来块西瓜解解暑？”

茅无极白了他一眼，“小龟蛋，有事就快说，少在这口蜜腹剑的。”

“哈哈，瞧您这说的。”阿桓一笑，朝着外头撇了撇嘴，“师父啊，我看那云中子不是什么好人，您还是尽早撵他走吧，他待这儿我浑身不自在。”

茅无极无奈笑了笑，“他又哪里得罪你了，一天到晚找人家的茬。”

“不是啊，我是看他对小师妹不怀好意呢，那色迷迷的眼神，看着就让人恶心。”阿桓说着还做了个呕吐的动作。

“是他不怀好意，还是你不怀好意啊？”茅无极打趣道。

阿桓脸一红，“那哪能一样呢，他是色，我是爱，爱护的爱，师兄妹之间就是得相亲相爱，这不是您教我们的吗？”

茅无极脸一板，责怪道：“别净瞎扯淡，做人要有感恩之心，要不是他，你们冥界之行哪有那么顺利啊。”

阿桓见茅无极又要开始喋喋不休地说教起来，赶紧认错，“好了好了，是我不对，行了吧。师父，我其实是想和您商量件事儿来的。”

茅无极看他神神秘秘的，左顾右看的，感到有些好笑，便道，“说吧，这里没人。”

“您之前派到磨山县的探子在路上被人截杀，这次又在我们眼皮底下咒杀了通灵师，看来这个黑巫师似乎对我们的行踪很了解呢……”阿桓忽然说道。

“你想说什么？”

“您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吗？我觉得我们的阵营里一定出了内鬼了。”

茅无极点了点，“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还没找到充分的证据。”

阿桓大感意外，“原来您知道啊，那为什么不一个个去盘问呢，那人做贼心虚，总会露馅的。”

茅无极道：“桓儿，还记不记得我曾教过你，做事不可太轻浮莽撞？你想想，要是这样，势必会引起恐慌情绪，到头来内鬼没抓着，弄的人人自危，互相猜忌，敌人还没出手我们自己就先垮了，这是他们最想看到的情况呢。”

阿桓又道，“那我们就这样一直等他现身吗？”

茅无极皱了皱眉，“现在还没什么办法。不过外头越是动乱，越要以静制动，内心平静，细心观察，总会发现端倪的。”

“我觉得与其坐以待毙，成天担惊受怕的，倒不如主动出击痛快点！”

茅无极看了看扭扭捏捏的阿桓，笑道，“臭小子，还在和师父卖关子？是不是想到什么法子了？”

“这贼人屡屡得手，一定会再次行凶的。他一定以为自己很聪明，将我们玩弄于股掌，咱不如就来个将计就计，放饵钓鱼，看看谁会上钩。”

说着，阿桓诡谲一笑。

夜上三更，星月晦暗。

黑水镇万籁俱寂。

东镇城关处，两个保安队员正在城墙上放哨，由于人手紧缺，其他队员都被抽调到其他地方巡逻，这几天连个轮换值班的都没有。

两人困得眼泪直流，哈欠一个接一个，却依然不敢放松警惕。几次僵尸之乱让这个小小的镇子变得千疮百孔，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远处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正慢慢地朝着城门口靠近，在寂静的黑夜里哒哒直响。

是个骡车，骡车上似乎还有个人。

两人一阵紧张，三下五除二地上了膛，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骡车，吼了一句，“什么人！”

“我找……茅……茅道长……”

老蔡虚弱地吐出几个字后，整个人便晕了过去。

当老蔡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简陋的竹床上，小兰正在给自己擦脸，而茅无极和马小倩则担忧地正围在身边。

“咦，他醒啦！”小兰高兴道。

“老蔡，你怎么又回来了啊？”马小倩赶紧将他扶坐起来，“还受了这么重的伤。”

老蔡抓着马小倩的手，心有余悸地说道，“团长，茅道长，不好了，邪魔再现，要出大乱子啦！”

马小倩和茅无极面面相觑，“邪魔？”

“妖师紫月！”

“紫月？元末的国师？”茅无极愣了一下，又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别着急，慢慢说。”

天有些闷热，老蔡捧着茶杯的手却仍有些微微颤抖，稍微平静后，他便将白天在西山的遭遇说了一遍。

“你说那个面具人就是妖师紫月？”茅无极显得有些不可置信，“可他不是在元末就已经被当时的十大高手合力击杀了吗？”

“真的是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捣的鬼……老黄头和小虎子死得好惨啊……”

马小倩见他精神不稳定，摸了摸他额头，说道：“我说老蔡，你是不是秀逗啦，一晚上都在讲鬼话。现在是民国，元朝的人早骨头都烂掉了，怎么还会复活呢？”

“谁说过他是人了？”老蔡反问道。

“唉……你这人……”

茅无极冲马小倩使了使手势，示意让他继续说下去。

老蔡从怀中掏出一本破旧的小册子，“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

“一泓？”

茅无极接过泛黄的册子，看着上面的署名，感觉似曾相识。

“就是我九华山佛寺的祖师爷，当年十大高手的领头者。”玄空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吓了几人一跳。

“怎么跟个幽灵似的，来也不说声，吓死人了！”马小倩拍拍胸脯，没好气地说道。

茅无极也是奇怪道，“大师还没睡？”

“抱歉，来了一会了，看你们太投入，就没打扰。”玄空和煦一笑。

“不碍事，不碍事。”茅无极客气道。

“有些话我想和道长谈谈，麻烦闲杂人等暂时回避一下。”

不用说也知道是指谁了，马小倩一听就火大，“喂，你这老和尚，说谁是闲杂人等呢？是我先来的好不好！”

见玄空不理会自己，马小倩又要过去理论，却被茅无极拦住了，劝道：“小倩，你先出去下吧，可能有些话不方便你听呢。”

马小倩一跺脚，赌气道：“凭什么啊！人家这大半夜起来容易吗，到头来还被你们给呼来喝去的。我偏不走，我要留下来照顾老蔡！”

老蔡年纪大，识大体，见她耍脾气，也是劝道：“团长，我这没事了，这么晚了，还是早点回去睡吧……”

“你……你们……怎么都胳膊肘往外拐啊，一群白眼狼，哼！”马小倩说完气呼呼地夺门而出。

“好一个刁蛮的女子。”玄空摇摇头。

“团长她向来都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你们可别生气啊……”老蔡打着圆场道。

“早习惯了。”茅无极无奈地耸了耸肩。

“关于这本书的事，大师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其实我这次来湘西，一是为应劫而来，二也是为了查探当年祖师爷的死因。”玄空说道。

接着，他将当时在西镇地洞中发现的诡异情景详细描述了一遍。

“这么说来，当年的十大高手都是被困死在地洞之中，而并不是像传言那样与紫月玉石俱焚？”茅无极疑惑道，“只是以他们的身手，怎么会……”

玄空点点头，“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我觉得应该是被紫月设计了，虽然最后击败了他，但自己也无法脱身，最后困死洞内。”

茅无极叹了口气，“这十人都是当时的一派宗师，就这样死了真是可惜了……”

“不，最后还有两个人逃了出去。”玄空补充道，“我去查过了，那里一共只有八具尸骨。按我的推断，这逃出去的两人应该分别是乘虚仙人逍遥子和飘渺公子陌兮。”

“逍遥子！我们茅山的第十二代掌门！他也是当年的一员？”茅无极大吃一惊。

逍遥子是一位当世奇人，天赋异禀，十岁便得道，丹鼎、符箓及阴阳之术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在茅山一脉中被尊为至圣天师，虽不是开派祖师爷，地位却丝毫不比祖师爷低，因为茅山派就是在他手上发扬光大的，据说他也是茅山开宗立派以来除了祖师爷之外道法最高的一位。

玄空一怔，“逍遥子是贵派先师？那就更奇怪了，你想想看，作为两位先祖后辈的你我，六百年后重聚于此，不正是某种机缘吗？”

“确实有些不太寻常。”茅无极思忖道，“只是大师为何知晓得这么多？”

玄空笑了笑，“这三十年来，我云游四海，其实也是在四处查探一些当年的蛛丝马迹，多多少少知道了一些。”

接着，他话锋一转，“不过我想最终的谜底，应该就在你手上的这本书上。”

茅无极拿着轻薄的书册，却觉得厚重无比，这里面可能藏着比他自己生命

更重要的东西。“看来今晚我得好好研究下了。”

“道长，老衲还有个不情之请，这一切都结束后，能否将这书赠与老衲？这可能是一泓祖师爷唯一的遗物了，我想供奉在九华山，为祖师爷设立个衣冠冢。”

“这是自然，只是这是县文博馆的东西，还得看看老蔡的意思。”

老蔡豪气地在竹床上一拍，“留下来也是当废纸卖，随便拿！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玄空感激一笑，“善哉，善哉……”

第二十六章
黑巫现真身

四更天的时候，茅无极房间里仍是烛火摇曳。

他几乎已经忘记睡觉的感觉了。

桌上的麝蜡劈啪作响，他右手撑头靠在桌上，神情专注。

手中的那本小册子他已经翻了三遍了，此刻仍在翻来覆去地看。桌下还放着一个圆鼓鼓的麻布袋，是老蔡从文博馆一并带过来的，里面装着磨山县的县志，人口户籍以及各大家族的族谱副本等。

他将各种支离破碎的信息拼凑起来，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

元大都。

紫月利用土遁之术逃出刑场后，又遭到禁卫军的围追堵截，性命堪忧，狼狈不堪，只能乔装成平民的样子混出城去。

那夜，月满如盘。

紫月回头望着高度戒严的大都城，这座曾带给他无限荣华与地位的地方，阴沉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落寞，接着，便是无尽的愤怒。

一片赤胆之心，奈何苍天无眼？十年忠肝义胆，敌不过佞臣一言！

“吾指天为誓，月满中天之时，吾定要让人间血——流——成——河！”

紫月单手指天，目光凄凉无限，立下千年毒咒。随后，一夜白头。

据说，那夜大都的老百姓们，都看见了紫色的月亮。这件怪事后来也被清朝的张枚浓墨重彩地写进了他的那本《异事录》里。

普天之人，莫非王臣，普天之土，莫非王土，紫月是朝廷钦犯，他知道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朝廷追杀，便干脆回到湘西着手修建藏身的地宫，因为他在当时被斥为妖师，故这地宫也称为妖师冢，也多少有应景的讥讽之意在其中。

紫月是道术大师，精通风水玄学，在地宫选址上自然颇为考究。当时在湘西有一个让人谈之色变的“尸鬼村”，一场灾难让全村七百多人都变成了僵尸，

周围的村庄怕被尸毒波及都纷纷迁了出去，致使数十里内荒无人烟。湘西是丘陵地貌，尸鬼村则位于一处背山隔水的‘阴地’之上，土质阴寒，常年不见阳光，乃是一块天然的养尸地，紫月便将地宫设在这尸鬼村地表之下，使地气外不能入，内不能出，不上不下，是风水学中极为凶煞的‘卧牛式’格局，此时的紫月复仇怒火熊熊燃烧，已是成魔成狂，逐步堕入邪道了。

站在风水角度，阴宅都讲究穴气，即下葬之处的地气。而穴又分吉凶，之所以风水先生在民国地位奇高，便是因为能辨吉凶，吉穴福泽子孙，凶穴牵连八代，所以当时就是再有钱有势的官老爷土财主们也不敢得罪风水先生，都是好吃好喝供奉着，当然，这些所谓的风水也有不少学点皮毛就出来忽悠骗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其中，凶穴中最可怕的便是阴地，又称养尸地，共有许多种，有阴煞地、养蚁地、养蝎地、养蛊地，都是风水中的大忌之穴，这些阴地皆有共通点，就是土质属阴寒，即是说土质疏松、呈黑色、极重黏性、土质酸碱度失衡之地，不利虫菌孳生，令尸身入土后难以腐化。若将尸体埋在阴地之中，经年不化沦为干尸那是轻的，还有一些，因尸身夺日月之光汲取天地山川精华，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便会为祸人间。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埋在养尸地中的尸体都会变成僵尸，水气和地气分属天地，任何一种天地灵气都会干扰尸身上的煞气，阻碍僵尸的形成，紫月在阴地地表之下挖通地宫，虽阻隔了地气上入，却无法干扰水气下浮，若想彻底构造一片完美的养尸地，仍欠缺一道工序。

深夜。西镇，一声狼哞划破天际。

几团绿幽幽的鬼火时隐时现，阴风刮在破落的老旧房子中，发出似哭似笑的怪响。

茅无极找了一方空地，此刻正蹲在地上，拨开了最表层的泥灰后，抓起一把新鲜的土壤仔细端详着，他发现土壤中混杂着不少白色的颗粒物质，摸起来硬邦邦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又将手中泥土放在鼻尖轻嗅起来。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忽然一怔，眼中浮现出一种异样的色彩。

是石灰。

紫月果然是万中无一的天才，竟然想到用石灰混入土壤中来隔绝下沉的水气。这样，凶气不出，水气不入，地气不接，阳光不纳，这巴掌大的喜福镇便成了一处天下间的至阴至邪之处！

喜福镇是在尸鬼村的愿村落故地上建立起来的，这几百年僵尸肆虐的谜底也算是终于解开了。

在这样‘土不成土’的极阴之地养尸，究竟是出于何种邪恶的目的？

想起紫月曾在满月前发出让人间血流成河的毒誓，茅无极不寒而栗。

此刻，仍能不时听见暗处僵尸的隐隐嘶吼，虽然曾被消灭过半，但只要有这片养尸地，就仍会不断有新的僵尸从土里爬出来，形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恶性循环。

茅无极终于明白了这场九星连珠的天劫意味着什么。

他可以轻易地想到，两天后的九星连珠之日，已堕入魔道的紫月带领着成百上千的僵尸肆掠人间，站着的人倒下去，死去的人爬起来，僵尸的数量将已几何倍数增加，破坏力不亚于任何一场瘟疫，那时整个世界都将变成人间炼狱，哀鸿遍野，血流成河……

俗话说：一更人，二更锣，三更鬼，四更贼，五更鸡。五更天的时候，天色刚微微有些放亮，东镇鸡鸣声声，茅无极才踏着沉重的步履，心事重重地回来。

阿桓这时早早地等在门口了，不住地来回踱步，看样子似乎很着急，他看到茅无极回来，赶紧迎了上去。

“师父，这大晚上的去哪了啊？让我一通好找呢！”

“桓儿，怎么了，有事吗？”茅无极漫不经心地问道，此刻他仍在想着妖师冢的事。

“快跟我来！”阿桓拉着他就往楼下走。

“这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啊？”茅无极被弄糊涂了。

阿桓回过头，十分神秘地说道，“嘿，大鱼上钩了！”

耕作组组长老六子家是栋平房，他自幼家贫，跟着他爹学擀面，平时靠卖点馒头面饼之类的维持生计。

此刻，他家里头灯火大亮，屋外则有一大票人拿着火把，将一个身着夜行衣的人围在中间。

这些人都是住在周围的乡亲，此时个个都拿着武器，斧头，镰刀，铁锤，保安队则在外面围了一圈，手中的三八大盖纷纷上好了膛只等开枪了。

黑衣人显得有点惊慌，似乎并没料到这样的突发情况。

“就是这个穿黑衣服的……想杀我！”老六子双眼通红，眼睛周围黑了一圈，显然是一宿没睡。

这其实是阿桓安排的，大家守着困头不睡，就是要等这凶手出现，然后一呼百应的抓住他。

“哼，杀了我们这么多人，这次看你往哪跑！”二麻子冷冷一笑。

黑衣人并不说话，只是盯着他看，二麻子忽然心中一惊，这眼神咋地这样熟悉？

“啊！老六子你中招了！”保安队的光仔忽然惊叫了一声。

老六子往脖子上一模，手上感觉到一个明显的印记轮廓，还有些发热，顿时心都凉了半截。

“他娘的，老子和你拼了！”老六子气得不行，操起擀面棒，发疯似的朝着黑衣人抡了过去。

黑衣人不闪不避，只是身子一弓，脚往他腿上一扫，老六子便飞了出去，摔了个狗吃屎，门牙都快给磕断了。

这下可惹恼了大伙儿，五个与老六子同在耕作组，交情颇深的汉子提着砍柴火的斧子就朝着黑衣围了过去。

黑衣人步法灵巧，或闪或避，总是先人一步，踢得五个大汉嗷嗷乱叫，却又毫无办法，随后，只见黑衣人结了个手刀，挥出一道粉红色的弧形气浪，五个彪形大汉登时纷纷倒飞出去，在人群中撞得人仰马翻。

见黑衣人这样厉害，人群中顿时一阵骚动，没人再敢上前了。

“他奶奶个熊！简直是找死！”二麻子这时掏出王八盒子，扣响了扳机。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几乎是在电光火石间，黑衣人的手极快地在身前一抓，随后慢慢地对着二麻子摊开了手掌。

竟然是一颗子弹！

二麻子“啊”地惊叫了一声，他几乎都没有看清黑衣人的身法，他是怎么做到的？

黑衣人看着呆滞的二麻子，摇了摇头，随后大摇大摆地朝着人群的缺口处

走去，准备离开。

“哪里走！”

一柄赤色光剑从天而降，不偏不倚地插在黑衣人前方的青石板上，剑身嗡嗡作响，周围一尺见方的石块纷纷开裂。茅无极身着金色道袍，从半空中旋转而落，随后单脚点在剑柄上，岿然不动。

黑衣人见到茅无极，眼神一慌，转身就要跳走，却被茅无极抢先一步封住去路，双手占青龙白虎之格，捏了个‘见’字开法诀向黑衣人迎去，黑衣人见逃不掉，只能与他缠斗在一起。

顿时，众人只见一片气刃横飞，光华错乱，茅无极步步紧逼，黑衣人看起来却似乎根本无心恋战，连连退走，明显落于下风。

“师父！”

这时，巧云，阿发，云中子和玄空也听到消息相继赶了过来。

黑衣人一分神，被茅无极一掌击中肩头，“啊”地痛叫一声，退开好几步，刚回过神来，又被茅无极抛来的千阳锻缠住了手腕。

茅无极暗运心决，结‘火云’印，左手扯住千阳锻另一头，右手捏成剑指在千阳锻上一抹，立刻腾起一串火焰，像点燃的引线般顺着千阳缎飞向黑衣人，黑衣人一惊，慌乱之下兰花指在胸口相交，挽出一朵闪闪放光的莲花状气盾，旋转着想封住那道火焰。

火焰被莲花气盾格去了大半，却有一道流火冷不丁溅到黑衣人脸上，黑衣人只感觉眼前一阵灼热，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半张脸都被熏黑了。

等她再张开眼睛时，发现大伙儿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而茅无极也停手了，一脸呆滞地望着自己。

黑衣人一慌，在脸上摸了摸，这才发现面罩已经被刚才的流火烧掉了。

脸上的黑污丝毫掩不住她精致的五官。

马小倩。

“阿弥陀佛，妖女，你屡次三番害人性命，天理难容，这次看你插翅也难逃！”玄空目光如炬，冷冷地说道。

“竟然是她！”

“真看不出来……”

“长这么标致，没想到却是蛇蝎心肠，唉……”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几个爱嚼舌根子的婆娘抓住机会，也赶紧在一旁煽风点火。

“早就看这小贱人不顺眼了，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就会勾引男人！”

“是啊，我们家老王就是见了她后，整个人都变了！”

“骚货，黑心种！仗着有茅道长撑腰，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就该让她死一千次……”

马小倩面无表情，心中却凄凉无限，她环视着在场之人，一多半身上都还穿着她亲手缝补过的衣服，那几个婆娘见马小倩目光冰冷地望着自己，都是吓得心惊肉跳，赶紧钻进人群里去。刺绣组的凤嫂是骂得最凶的，昨天还拿着自己给她改完的裙子大赞特赞，此刻却插着双手，一脸得意地看着她出尽洋相。

“小倩，你是不是欠我一个解释？”看得出，茅无极满脸的失望。

“我能说的就是，不是我干的。信不信由你。”马小倩回道。

“不是你，那是谁？”

“我看着他溜进老六子的屋，可当我赶来时，还是让他跑了，然后就出现了你现在看到的一幕。”马小倩幽幽地说道，“我只是想帮帮你……”

“可是，去抓人也不用穿着夜行衣这样鬼鬼祟祟吧？”阿桓这时插了一句。

“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会法术。”马小倩回答得很坦然。

“你的这身技法，并不像是正道修为，反倒像是旁门左道，告诉我，你究竟是谁？”茅无极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严厉。

“无可奉告。”

这时，围观的人群又开始沸腾了起来。

“解释就是掩饰！”

“别和她废话，杀了她！杀了她！”

……

马小倩并不理会周围潮水般的怨怒，只是盯着茅无极，目光哀怨，“别人不信我不要紧，我只问你一句，你信还是不信？”

茅无极一甩袖，怒道，“你这样……让我怎么相信！我只相信我看到的。”

马小倩嘴角含血，苦笑一声，面目凄婉，“原来，你和他们一样。”

“啊！老六子，你怎么了？”

不知谁扯着嗓子高喊了一声，众人回头一看，只见老六子七窍流血，双眼

暴鼓，脖子上的印记正冒着一阵薄薄的青烟。

“看来是咒印发作了。”玄空在老六子脉搏上探了探，无奈地摇了摇头，“阿弥陀佛，妖女，你又多了一层杀孽。”

“哼！”茅无极勃然大怒，插在地上的天师剑也开始瑟瑟颤动了起来，随后，竟自动拔地而起，飞到了茅无极手中。

茅无极用剑指着马小倩，眼中满是怒火，手却不知为何有些发抖。

“唉，这世间的男人果然是薄情寡义。”马小倩苦涩一笑，主动走向茅无极，将剑尖对到自己胸口位置，“来吧，从这里刺下去，我要亲眼看着你杀我时是什么表情。”

茅无极的手微微一缩，表情痛苦，看得出内心十分挣扎。

“动手啊？为什么不动手？你不是最有原则的吗？”马小倩质问道。

“你以为我不敢吗？犯下如此罪孽，不杀你我将如何面对世人……”

茅无极的剑又近了一寸。

几乎所有人都在怂恿着茅无极将这一剑刺下去，只有二麻子凑过来小声地说道：“道长，别啊，她……她帮了我们不少忙呢……”

“二麻子，你替我求情，不怕他们把你当成同伙吗？我很感激，但不需要。”

“我只是觉得人命关天的大事，还是查清楚点比较好！”众目睽睽之下，二麻子鼓足勇气说道。

茅无极迟疑了一阵，说道：“小倩，你说你不是凶手，能拿出什么证据吗？”

“真正的凶手，就在你们中间。”

马小倩这话说得大伙儿都是一惊。

“虽然我没看清他的模样，但我认得他的鞋子，这么短的时间回去换衣服又赶过来看这场戏，自以为滴水不漏，却怎么也想不到鞋子上去吧？”

马小倩说着，敏捷地瞟了众人一眼，她发现她在说这番话时，有双脚不自觉地往人群里缩了缩。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是谁？快说啊！”茅无极大声问道。

“你不是早认定凶手是我了吗？还问我有什么意义？”马小倩笑得冰凉，“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们吗？我要让你们为自己的愚昧和无知付出代价！”

“别听她胡说八道，快杀了这个恶毒的女人！为乡亲们报仇！”和老六子

交好的万叔大喊道。

“哼，我看啊，是人家茅道长念旧情，舍不得动手吧？”凤嫂边剔着指甲，边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茅无极叹息一声，“小倩，别怨我，只怪你走错了路。”

马小倩闭上双眼，一道剑光闪过……

“二麻子，你干什么？快让开！”茅无极厉声喝道。

马小倩睁开眼，发现二麻子正张开双臂挡在自己身前。

“茅道长，我求了你了，别杀她……”二麻子哭丧着脸，一个劲地哀求道。

“真是胡闹！”茅无极斥道，“刚才要不是我收势得快，恐怕此刻你的脑袋已经搬家了。”

马小倩也是大感意外：“你疯了吗？学人家英雄救美，会要了你的命的！”

她见二麻子仍没有让开的意思，便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这是不可能的，不要在我身上白白浪费时间了。”

二麻子只感觉一股悲凉直涌心头。

玄空将法杖在地上重重一拄，怒道：“二麻子，你知道你正在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求情吗？”

二麻子忽然失控似的大喊道：“我不管她是什么黑巫，也不管她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只知道她救过我，我……我不能白白看着她死啊！”

眼见着众人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二麻子赶紧回头冲着马小倩说道：“快走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茅无极，记住你今日的决绝，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

在留下一个凄婉幽怨的眼神后，四周忽然腾起一圈浓浓的粉雾，呛得人睁不开眼，待烟雾散尽，马小倩早已是不见了踪影。

“妖孽休逃！”玄空单足点地，飞跃而起，也是消失在夜色中。

马小倩跑了，大伙儿又将所有的矛头对准了二麻子，铺天盖地的谩骂声如同潮水般袭来，二麻子怕挨打，抱着头赶紧灰溜溜地溜走了。

阿发见茅无极一直望着马小倩离去的方向，跑过来问道，“师父，你怎么不去追啊？”

茅无极并不回答，只是叹了口气，默默离开了。

第二十七章
破坏养尸地

离九星连珠还有两天。

一大早，天刚放晴，茅无极就带着整个耕作组的成员来到西镇，保安队则一路跟随，防止随时可能扑出来的僵尸袭击。

他要在天劫到来之前，破坏这片罪恶的温床，让养尸地变得不再适合僵尸生存。

几乎每个随行的人都抬着个木箱子，里面装着一瓶瓶刚灌好的陈醋，也亏得北镇有个造醋的手工作坊，而这几乎是里面所有的窖存，算起来够整个镇子吃个把月了。

一路上醋香扑鼻，隔老远就能闻见，二麻子跟在后头，肩上还扛了一大麻布袋花籽，虽然不知道干什么用，但茅无极让他费尽工夫找来，相信自有一番道理。对二麻子来说，这辈子最佩服的两个人，师傅徐老倌算一个，他茅无极也算一个。

来到西镇后，茅无极将所有人手分散，让每个人都负责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将带来的陈醋均匀地洒在土壤上，喷洒的量都是有特别交代过的，不能过多，也不能太少，尽量将每寸土壤给浸湿就行。

大白天，倒也没见到僵尸，保安队提着三八大盖严阵以待，四处巡视着，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一间间破败的老房子。

这事儿茅无极事先谁也没打过招呼，也没说出个原委，耕作组的乡亲都是被临时从地里叫来搭把手的，有几个不明事理的被铺天盖地的醋味儿熏得不行，就开始抱怨起来。

“我说他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啊？这不是糟蹋东西么。”

“谁知道啊？人家现在是镇长，我们哪里敢问？说什么照做就行了呗。”

“就没听说过醋能治僵尸的……”

“这下可好，糯米没得吃，醋也没得吃喽……”

这话被在旁边巡视的二麻子听到了，干咳了两声，说道：“好好干活！一天到晚就知道嚼舌根子，人家茅道长道法高深，自有他的道理，你们就甭在这瞎操心了！”

茅无极这会儿也在跟着洒醋，当醋渗进土壤后，会隐隐听到滋滋的响声，随后升腾起一片白白的雾气，他凑过去闻了闻，随后满意地笑了笑。

一个时辰后，几乎整个西镇都可以看到这种白花花的水雾了。

茅无极四处检查了一阵，估摸着应该差不多了，便把二麻子叫了过来，指着地上堆着六大麻布袋花籽，说道：“好了，准备开始第二道工序。你让保安队把这些的花籽分给乡亲们，让他们半个时辰后种在土里，记得布种时要稍微密集点儿。”

二麻子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刚浇了醋，又种花……道长，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我都被弄糊涂啦！”

茅无极温和一笑，“你知道为何这里寸草不生吗？”

“这里背山，晒不到阳光呗！花花草草的自然无法存活了。”二麻子笑了笑，想当然地说道。

“非也。其实是因为表层土壤的下面，覆盖着一层石灰。凶气不泄，水气不入，好好的西镇便成了一块养尸地。”

“养尸地……”二麻子惊道，“我不是太懂，意思就是埋在这里的死人都会变成僵尸？”

茅无极点了点头。

“可是，土里怎么会有石灰呢？”

“我怀疑是有歹人居心叵测，刻意为之，在这里养尸为祸人间。”

二麻子倒抽了口凉气，自打他从娘胎里出来，黑水镇就是人尸隔河而居了，成为当世一大奇景，镇民们也早已司空见惯，但至于这西镇的僵尸是从哪里来，谁也讲不出个所以然，而今听来，竟然是人为的，他顿时感觉那歹人的居心比僵尸更可怕。

“醋可以中和土里的石灰，而种上山茶花则可以改善土壤粘性，让这‘土不成土’的养尸地逐步恢复常生态。我想，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山茶花开，这里再形成僵尸的几率就很小了。”茅无极憧憬道。

二麻子听得一愣一愣，“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其实许多道家的岐黄之术也是遵循了一定的化学原理的，若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看这事，也是可以说得通的。石灰遍布的西镇，土壤呈碱性，不利植物生长，因此植被稀少，石灰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钙，将醋倒进石灰土中，会发生中和反应生成醋酸钙，也因此变为弱酸性土质，而山茶花是非常适合在弱酸性土壤里生存的，加上其为喜阴植物，因此能很好地适应西镇的土壤环境，随着山茶花籽生根发芽，又会逐步改善土壤的酸性成分，让土质趋于平衡，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圈，到时候就和普通土壤没什么两样了。

“道长，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茅无极见他扭扭捏捏，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不禁笑道，“什么事儿？别磨磨唧唧的，说完赶紧干活儿，天黑前得收工呢！”

“我是想说，昨晚，就算我不出来阻止，你也不会杀马小倩的吧？”二麻子边说着边观察茅无极的表情。

“为什么会这么问？”

“师父说过，每个人要杀人时眼里都会有杀气的，可我没感受到你的杀气。”

茅无极敲了下二麻子的脑袋，“臭小子，说得你好像很了解我似的。”

二麻子嘿嘿一笑，“不是我了解你啊，是马小倩了解你，她老说你这人是嘴硬心软，哈哈哈。”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她了。”

茅无极转过身去，目光黯淡下来。

或许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罢？

这时，远处传来一声惊呼。一只骨瘦如柴，留着长辫的僵尸从一幢破落宅院的阁楼里跳了出来，将附近一个正在干活儿的乡亲扑倒在地。

茅无极心中一凛，提足飞奔而去营救，却似乎来不及了，那僵尸已张开獠牙血口准备要咬下去。

忽而一声枪响，僵尸的半个脑袋不翼而飞了，飙出的绿浆子射了两尺来远。

茅无极回头一望，看到二麻子正笑嘻嘻地擦拭着自己这杆心爱的三八大盖，“道长，这次我可比你快呢。”

阿桓昨晚一宿没睡，回房间想着随便眯一会儿，没想到醒来时发现天已大亮，想起师父吩咐过自己去西镇帮忙的，赶紧三两下穿好衣服跑了出去。

这会儿云中子和巧云肯定都已经去了，这无疑又是给了他们俩独处的机会，想起心里头又是一阵烦乱。

路过茅无极房间时，阿桓发现房门没锁紧，里面似乎还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响动，他感到奇怪，推门进去，发现一个人影正在师父的床上翻找着什么，每个翻动的地方都会小心翼翼地还原成原来的样子，不留痕迹。

阿桓当是遭了贼，轻声走过去，一把揪住他衣领就要打，“好你个小贼，敢偷我师父东西！”

那人吓了一跳，回过头来，原来是阿发。

“怎么是你小子？”阿桓把他放了下了，拍了拍手，“领子上这么多油，几天没换衣服了？”

“师……师弟……”阿发咽了口口水，尴尬地笑了笑。

阿桓很随意地往床上一靠，说道：“喂，我说你在找什么呐？鬼鬼祟祟的，师父不是说过最不喜欢别人动他东西了么。”

“哦，我前几天有东西落在这了，想拿回去。”阿发头上不知何时竟沁出了一层细汗。

“瞧你那心虚的样儿，骗鬼呢，哈哈！”阿桓诡谲一笑，“哦……我明白了，肯定是没钱花了，想来师父这摸几块铜板对不对？”

“唉，看来啥事都瞒不过师弟啊。”阿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那是！你那点智商，跟你的长相一样寒碜。”阿桓打趣道，“不过你也是，要偷去那小白脸那偷啊，来师父这偷，太没出息了。”

“滚犊子蛋。”阿发笑着一拳打在他胸口。

阿桓做了个吃疼的动作，随后一只手重重搭在阿发肩膀上，“走，去师父那帮忙去，顺便看看那小白脸有没有欺负小师妹。”

阿发调皮一眨眼，“我看后面一句才是真的吧？”

“都一样嘛，哈哈哈……”

“切！”

“对了师弟，这件事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啊，千万别告诉师父。”阿发忽然说道，目光闪烁不定。

“你是我师哥，我当然不想让你被师父骂啦，不过你知道，我这人很正直的，说不定啥时候良心发现就说出来了，唉……”阿桓瞥了瞥阿发，故意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阿发瞪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从怀里拿出一个油纸包塞他手里，“那就给我把良心遮起来！”

阿桓打开油纸包一看，是个香喷喷的鸡腿，这两天阿发感冒，身子虚，小兰早上特地给他补身子的。

“放心，良心都被狗吃了，丁点儿不剩，哈哈哈。”阿桓啃了一口鸡腿，笑得合不拢嘴。

大伙儿在西镇忙活了一整天，一直到傍晚的时候才弄完，此时天色已经擦黑了，快到了僵尸出笼的当口，腰酸背痛的大伙儿却不敢停下来哪怕休息一刻，都是收好东西火速撤回了东镇。

夜色狰狞，星月晦明。

茅无极解下被汗水浸透的外衣，推开窗，一股阴风挂来，让他从心头直凉到心底。

远处，西山的螺旋状黑云似乎越积越多，渐渐覆盖了西山山脚的一大片区域，滚滚浓云中，镰刀般的月亮一沉一浮，如同狂风骤浪中的孤舟。

茅无极瞧得入神，某一时刻，他似乎发现那弯钩月变成了血一样的赤色，红得吓人，但当他定睛再去看时，才发现是自己的错觉。

吱悠一声响，门被推开了，小兰端着个木质餐托来给茅无极送晚餐。

“你的晚饭。”小兰干瘪瘪地说了一句，看也不看茅无极，就把一碗白米粥往桌上一搁。

这碗米粥看着稀稀的，粥沉在地下，上面还浮着一层清水，显然是水放多了。

茅无极忙了一天，也的确是饿了，他看看那碗清汤寡水的米粥，又瞅了瞅一脸不高兴的小兰，感到有些好笑，“今天的晚饭似乎不一样了啊。”

茅无极爱吃粥，小兰是最清楚不过了，要是放在平常，每碗粥都会煮的黏黏糊糊的，里面还会混搭点红豆，绿豆，红枣之类的补充营养，口感极好，还会顺道配上三两叠精致的开胃小菜满足口腹之欲。

倒不是茅无极挑菜，他一个出家人，随便吃点啥都能将就，只是心细如针的小兰像今儿个这么潦草塞责，倒是第一次见到。

小兰撅着嘴，赌气道："哼，你把小倩姐赶跑了，没人给搭把手，只有这些吃了。"

茅无极笑着摇了摇头，也不说话，坐下来开始闷声吃粥。

小兰见他不理自己，气得直跺脚，"茅大叔太没人情味了，亏得小倩姐对你那么好，说你工作辛苦，每天都让我多给你加菜呢。"

"小兰啊，你年纪小，很多事情你还不懂。"茅无极说道，"不是大叔绝情，要是小倩留下来全镇人都会有危险，给她留条生路就已经算是慈悲到底了。"

"茅大叔，你真的觉得小倩姐是坏人吗？"小兰问道。

"我也不希望是这样，但这么多人亲眼看到的，让我怎么能不相信。"

"我觉得她一定是被陷害的，就算天底下的人都是坏人，也不会是她！"小兰说得斩钉截铁。

"为什么？"

小兰脸一红，"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啦！她人那么好的！"

茅无极笑了笑，"小兰，你好像很帮着她啊。"

"那是因为，我和她是好朋友啊，而且，她除了教我烧饭，做女红，还教我读书认字……除了这些，她还经常和我聊起你……"

"聊起我？又说我什么坏话了？"茅无极轻描淡写地说道。

"她说，她之所以愿意留下来，完全是因为你……"

哐当，茅无极手里的碗一下子落在了桌子上，"小丫头片子，不要满嘴胡咧咧的。"

"是真的啊。"小兰瞟了瞟茅无极，见他不高兴了，尴尬地吐了吐舌头。

茅无极见小兰一身不自在，站起身来，捏了捏她的小鼻子，脸上挤出一丝微笑，"小丫头，还在生大叔的气？"

小兰玩弄着衣角，极不好意思道："没有啊，自从我爹死后，茅大叔一直照顾我，关心我，小兰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还敢生气呢……我只是……只是有点舍不得小倩姐啦。"

茅无极见她这样懂事，欣慰地点了点头，"过去的就过去了，别再去想了，凡事要向前看。"

"茅大叔，听说你们明天要去西山，是真的吗？"小兰满脸担心地问道。

茅无极颔首道："嗯，后天就是天劫降世的日子，必须提前阻止它，否则

人间将会生灵涂炭。”

“那……会不会很危险啊？”

茅无极摸了摸小兰脑瓜子，爱怜道：“小兰，茅大叔这次一去，很有可能回不来了，你以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凡事要坚强，不要动不动就哭鼻子了……唉，不能替你爹继续照顾你，实在是心有愧疚……”

小兰一听，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她紧紧抱住茅无极，哭道：“不，我不要！我爹不在了，茅大叔是小兰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不要茅大叔死！”

茅无极摇了摇头，“傻孩子，该来的总会来，躲也躲不掉的。”

小兰哭得更伤心了，“不嘛，我不管！茅大叔不要死，一定要活着回来，呜呜呜……”

茅无极只感觉心中一阵阵抽痛，他又如何舍得呢？但有些事情，他必须要去做，这是他的命。宿命如此，天意难违。

“茅大叔，你答应人家嘛，答应人家嘛……”

茅无极没办法，只得应道：“好，大叔答应你，一定活着回来……”

“大叔不许骗人喔！”

“……”

“呐，我们拉勾勾！”

“就这样？”茅无极笨拙地学着小兰的样子勾住小拇指。

“嗯，再和我一起喊，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毕竟还是孩子，分不清善意的谎言，小兰立马破涕为笑了。

“茅大叔，等你回来后，你带小兰回茅山好不好？小兰要一直留在你身边！”

望着她天真的烂漫的笑容，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涌上心头，茅无极眼眶湿润了，将小兰紧紧搂在怀里。

如果自己真的回不来，这个苦命的孩子，以后又该怎么办？

第二十八章
玄空的哑谜

这暴风雨前夕的夜晚，平静得近乎诡异。

阿桓想起第二天要和师父一起去妖师冢，不禁心事重重，那地洞中见到的诡异壁画，漫天的亡灵，狞笑的鬼脸，都像棉花一样塞满了他的脑海。

本来计划着早点睡养好精神，辗转反侧的愣是睡不着，错过了困头，干脆起身去外面走走。

屋外夜凉如水。

阿桓正想着烦心事儿，一个庞大的身影冷不丁地窜到他身前，冲他咆哮了两声，吓了他一大跳。

是云中子的坐骑白虎。

“你这畜生，狗仗人势，敢吓老子！”

阿桓怒极，捡起两块石头就朝着白虎铆劲儿扔了过去，却被它灵巧地闪开了，白虎似乎不愠不怒，反而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是那小白脸派你来报仇的吗？”毕竟白虎块头大，阿桓还是有点怕，嘴里仍不讨饶地骂着：“你家主人不是东西，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阿桓要跑，白虎却轻轻一跃就落到了他面前，却也不咬他，似乎在和他要玩。

阿桓壮着胆子过去摸了摸它硕大的虎头，它竟舔了舔舌头眯着眼睛亲昵地在阿桓身上蹭了起来。

见它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阿桓怎么也生不起气来了，笑了笑，“白雪乖，到底是灵兽啊，啧啧，就是通人性。”

说罢，他也不客气，一下子就跃在虎背上，只感觉软软的，绒绒的，像坐在棉絮上一样，舒服极了。阿桓像个孩子似的在虎背上乱摇乱踢撒欢，白虎也不反感，驮着他开始飞奔起来。

白虎落地轻盈，几乎没有马背上的那种坠地感，阿桓只感觉耳边风声阵阵，

周围的景色像水一样从眼前快速流过，心中开始有点嫉妒起云中子来，收了个这么好的坐骑。

“雪儿啊，以后可别学你那混蛋主人，专骗无知少女，知道吗？”

阿桓一边摩梭着白虎柔软的鬃毛，一边自说自话地叨笑着，这时他忽然想起白雪是个不带把儿的母老虎，不禁大窘，吐了吐舌头。

白虎似乎越跑越远。

“乖雪儿，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要不咱们回去吧！”

白雪只轻轻嗷了一声，似乎在回应他。

“简直是对牛弹琴。”阿桓耸了耸肩。他想从虎背上跳下来，但白虎东蹿西跳的，他又不敢，只得任它继续飞奔。

白虎最后在北镇的一处荒山上停了下来。

这是整个黑水镇海拔最高的地方。

“雪儿，你带我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是来看月亮的吗？”

一处断崖边，一个白衣胜雪的背影正负手而立，望着远处的云海，美的像一幅画。

阿桓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要走，身后却传来一个清澈的声音。

“阿桓兄弟，请留步。”

阿桓撇了撇嘴，“哼，我说怎么白雪突然对我这么好，原来都是你指使的，想见我直接来我房间就行了，要不要这么鬼鬼祟祟的啊？”

“这里环境清幽，没人打扰，和老友聊天叙旧不是更好？”云中子和煦一笑。

“嗳，打住打住，谁和你是朋友了，别在这和我攀亲带故的，咱俩三观不合，不是一路人，懂吗？”

云中子这时忽然盯着阿桓，一点点地向他靠近。

阿桓浑身不自在，“别这么看着我，不适应……”

云中子越靠越近，脸上带着不可捉摸的笑容。

“你……你想干吗？”

阿桓一阵紧张，这长夜漫漫的，四下又空旷无人，他不会是想对自己做出什么有毁人伦之事吧？

想着想着，阿桓不自觉地把裤子护得更紧了。

一股带着草木清香的气息慢慢袭来，云中子几乎是贴在了阿桓的身上，他

优雅的呼吸带来一股股温润舒缓的气流，交织在阿桓的红通通的面颊上。

阿桓只感觉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你冷静点……你……”

云中子笑靥不改，两只手忽然挽在阿桓肩头，让他是那样地猝不及防，他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只小兔子，想挣扎却是无力，在云中子强大的气场下，阿桓心跳得飞快，他感觉自己就快要陷进去，就快要说不出话来，但理智告诉他必须做点什么，他反抗的声音细若蚊蚁，“不可以这样……你要控制住自己……”

“嘘……”云中子将食指轻点在他唇边，做了个嘘声的动作，看起来是那样的温柔，“别动，让我来。”

的确，云中子长着一张任何女人也无法拒绝的俊俏脸蛋，两人此刻不过咫尺之遥，连喘息的声音也听得一清二楚，他的笑似乎有种魔力，让阿桓感觉有些晕眩，赶紧侧过脸去。

阿桓感觉自己快崩溃了，难道今晚注定是自己的失身之夜？而且是以这种奇怪的方式？

就在阿桓心中忐忑之时，云中子搭在他肩上的双手忽然重重地往下一拉，阿桓那件薄薄的布衫便瞬间被褪到了腰部的位置，他只感觉上身一阵清凉，像只受惊的小羊羔，“啊”地惊叫了一声，赶紧用双手护住了胸口那两颗红里透着黑的小花生。

“手拿开，让我看看。”云中子温柔地说道。

“不要，我不要！”阿桓十分紧张，他做梦也没想到这道貌岸然的小白脸竟有如此奇怪的癖好。

可一切都晚了。阿桓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只见云中子掰开了阿桓的双手，竟在他赤裸裸的上身肆无忌惮地抚摸起来。

当云中子的手触到阿桓的身体那一刹那，阿桓浑身感觉像触电一样，脑袋一阵酥麻，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是可恶，自己的私密部位就那样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他眼前，阿桓的脸涨得通红，感觉自己根本无法思考了。

从脖子，到肩膀，再到胸口，他的动作是那样柔和，那样协调，那样有节奏感，就像音乐一样。

那一阵阵触电般的感觉不断地刺激着阿桓的神经，一想到是被一个男人这样摸着，他又感觉羞耻难当，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阿桓曾无数次幻想着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巧云，青楼中的风尘女子，寂寞的少妇，饥渴的欲女，都曾是他幻想的对象，可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个带把儿的男人啊！

可是好奇怪，为何除了满脑子的极不情愿和满肚子的屈辱羞耻外，竟然还有一点点……爽？

就当这是一场梦吧，嗯，真是场奇怪的梦……

随着云中子有节奏的律动，阿桓的心理防线也彻底崩溃，他双眼微闭，一脸潮红，竟情不自禁地呻吟起来，“哦……啊……啊……”

“阿桓兄弟……你怎么了？”云中子望着阿桓陶醉的表情，很是奇怪。

“你……怎么停了？”阿桓一脸春水，小声问道。

“我刚才帮你检查身上的旧伤，所以……冒犯了！”

阿桓看了看自己身上，全是一道道结痂的伤痕，这些都是之前和僵尸王搏斗时留下的。

“呸！检查就检查嘛，干吗摸来摸去的，真是的……”阿桓大窘，此刻只想找个地洞钻下去，赶紧把衣服给重新披上。

“看起来恢复得不错，就是伤疤不太好看。”云中子笑了笑，接着从兜里拿出一瓶白色的药膏，说道：“这是五台山的紫箐生肌膏，你每天擦上一点，不出一月就能祛除疤痕，恢复原状了。”

阿桓瞥了一眼，“想贿赂我啊？”

“就当是吧。”云中子打趣道。

“哼，算你还有点良心，本少爷就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云中子这时望着西山的方向，恳言道，“阿桓兄弟，我知道你对我有偏见，可明天将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恶战，事关天下苍生的安危，希望你能放下成见，与我等并肩携手，共御强敌。”

“欸，甭和我整那些虚的，我可没你那么高尚，想和我和解，嘿，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阿桓双手交叉在胸前，一副抬杠的模样。

“什么事？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哼，别再勾引我小师妹了！”阿桓鄙夷道。

“勾引？这是从何说起啊……”

“少他娘和我装蒜！”阿桓愠怒道，“喂，小白脸，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巧云？”

“阿桓兄弟，我想你误会了，我……”

“两人成天黏在一起，卿卿我我的，也不怕招人眼烦！”阿桓没好气地说道。

云中子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我明白，阿桓兄弟是因为这件事吃醋了对不对？”

阿桓哼了一声，摆过头去。

云中子道：“阿桓兄弟，若是有心，请听我一句劝。你聪灵机敏，资质绝佳，是个不可多得的修道之才，加上你能拜茅道长为师，更是机缘难得，若你能潜心修习，他日定可青出于蓝，何必苦苦执念于这些儿女私情上面呢？”

阿桓耸了耸肩，“我这人啊，就是俗气，没有那么远大的志向，只想食食人间烟火，恋恋红尘，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玩到老，吃到老，就很满足了！”

云中子摇了摇头，“真是可惜了，阿桓兄弟既然执意如此，我也不多言了。”

接着，云中子话锋一转，“这次请阿桓兄弟来，除了这件事，其实还想让你帮我带句话给巧云。”

“真是可笑，你们成天情话绵绵的，自己不去说，怎么还让我带？”

云中子眉间凝出一抹愁云，“其他事还好，但这件事她未必会听我的。我左思右想，还是你去劝她比较好。”

“什么事？别卖关子了，困死了都。”阿桓边说着边哈欠连天。

“她说过，等这里的事结束后，要跟着我一起去浪迹天涯，你知道，我独来独往惯了，身边带个人难免会诸多不便，而且云某一心向道，对这些儿女私情之事并不热衷，云儿是个好姑娘，我不想耽误了她……”

“什么？！云儿要跟你走？她不回茅山了？”阿桓惊道。

“她是这么个意思，我劝过她的，可是你也知道她性格倔，根本听不进去。”云中子颇感无奈。

“我不信！我们师兄妹是黄金三人组啊，怎么能说分开就分开！再说了，她舍得师父吗？”

阿桓越想越不是个滋味，“不行，我要去找她问个清楚！”

“那就麻烦阿桓兄弟多劝劝云儿了，等这里的事情一结束我就离开黑水镇，

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了。”

阿桓迟疑道，“你……你真的不喜欢巧云？”

“兄妹之情，仅此而已。”

阿桓如释重负，拍了拍云中子肩膀，乐道：“欸，这才对嘛！你一方外之人，来这烟火人间趟什么浑水，好好修你的道，我看好你呢，哈哈哈。”

云中子也是报以一笑，“阿桓兄弟过奖了。”

“我确认下啊，你说你到时候离开黑水镇，是真的吗？”

“嗯。在这里待了这么多时日，也该告辞了。”

“嘿嘿，那我可就不送了啊。”阿桓笑得合不拢嘴，“不过离开的时候可别拖泥带水的，最好谁也不要通知，万一小师妹到时候耍性子不放行就麻烦了。”

“我明白，放心吧。”

按理说阿桓今晚算是得偿所愿了，应该心头大爽才对，可在他心底深处，却不知为何涌起一股淡淡的惆怅，他觉得小师妹真的很可怜，明明对他痴心一片，甚至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到头来却是一场空，空得像天边的云彩，虽然美好，却怎么也触摸不到。

同样是亥时，二麻子正带着两个保安队员在镇中心附近的街道巡逻。

一个小个子队员一边大嚼着生槟榔，一边不时地往地上吐血红色的槟榔水，“头儿，今天凤嫂又在东街骂您了呢，说您以前准是没少往人家马小倩的裤子里钻，才会着了她的道儿放她走。”

另一个保安队员听了也是像哈巴狗似的溜过来，舔着嘴巴子开着黄腔，“是啊，头儿，那娘们儿裤裆里是个啥味道？是香还是骚啊，你倒是和咱哥几个说说呗，嘿嘿嘿。”

“滚蛋，不想活了是不是？”二麻子没好气地骂道，提手就要打人。

“开个玩笑嘛，别动火儿，别动火儿……”那人吓得赶紧退了下去。

“开谁的都可以，马小倩的就是不行！懂不懂？”二麻子训了两声，没好气地说道，“凤嫂那臭婆娘，一天到晚嚼人家舌根子，改明儿我把她舌头给拔了！”

这时，忽听“嗷”的一声，一只硕大的白虎从几人身边经过，阿桓正坐在上面兴奋地朝二麻子招手。

“阿桓，这是去哪儿啊？”二麻子扯着个嗓子喊道，再一看，白虎却已飞

快地消失在夜幕之中了。

二麻子感到有些奇怪，云中子的宝贝坐骑，平日里自己想摸一下都不让，今儿个怎么还给他阿桓骑上了？看样子，似乎是去北镇的方向。

“欸，懂道术就是好啊！还能骑老虎！”小个子感叹道。

二麻子心中好笑，揶揄道，“茅道长就在这儿呢，要不我和他说声，改明儿带你回茅山出家去？”

小个子当了真，一愣，“那，等我先娶个婆娘开开荤再过去行不？”

“就你裤裆里那根小牙签儿，扎人家鼻孔都嫌小了罢？”

二麻子说完自己也被逗乐了，和另外一个保安队员哄笑成一团。

路过镇中心那座被称为‘黑水之心’的塔楼时，二麻子忽然听到了一阵中气十足的诵经声。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塔楼上有个人影。

“喂，你们两个，去南镇宽街看看，这里交给我了。记得别偷懒啊！”二麻子冲着身后两人吩咐道。

“得嘞！”两人扛着枪屁颠屁颠地跑开了。

“终于可以睡觉了，累死老子了。”小个子回头望了望二麻子，小声笑道。

“还去上次那地儿？”

“那地儿不保险，差点被队长发现。”

“我知道一个地方，绝对安全，跟我来。”

两人心照不宣的相视一笑。

“机灵着点儿！”二麻子的声音从身后远远地传了过来。

好不容易爬上塔楼，二麻子直喘粗气，那诵经之人原来是玄空，此刻他正盘坐在一个草莆上，双眼半睁半闭，右手则搭在膝盖上，有节奏地拨动着手里的一串佛珠。

“大师好雅兴，大晚上的在塔楼上看风景呐？”二麻子寒暄道。

“境由心生，你觉得这里是赏景之地，我倒觉得和在自己房间没什么分别。”玄空一脸波澜不惊状，十分平和地说道。

“那……我就不打扰大师念经了。”

二麻子找了个托词就要走，自从马小倩那件事后，他就对这个冥顽不化的老头没什么好感。

“既然来都来了，就陪我这个老头子唠唠嗑吧。”玄空拍了拍身旁的竹垫子，笑道。

“嗳。”二麻子没法，只得坐了下来。

玄空这时指着头顶，“你抬起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星星啊。咦，真是奇了怪了，刚才明明都有的，这会儿又不见了……”

玄空摇了摇头，“你再仔细看看。”

二麻子瞅了半天也没瞅出什么名堂，不耐烦道：“黑麻麻的，不就是夜空喽？还能看出多花来啊？”

玄空一笑，“不，是欲望。”

“欲望？”

“黑夜就像是欲望，永远看不到尽头，永远摸不着它有多深，却又无时无刻不压在头顶，笼罩在心头。”玄空望着深邃的夜空，感慨道。

“好深奥的样子。”二麻子一笑，“大师是方外之人，也无法摆脱欲望的纠缠？”

“凡人皆有欲，若是能彻底超脱，我也就无需深夜在这里诵经修心了。”

“说得也是。”

玄空站起身来，极目远眺，口中说着：“万物皆有缘法，小兄弟，今夜你能与我在此畅谈，也是机缘，冲这缘分，我给你说个故事如何？”

“好啊，我正无聊着呢。”二麻子打了个哈欠。

“有一只羊在森林里迷了路，被老虎、狮子、棕熊、鳄鱼和秃鹰看见了，它们都不想放弃这顿美食，你觉得谁最后会成功吃到这只羊？”

“我觉得是老虎！”二麻子立刻说道，但却又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不……狮子好像也挺厉害，还有棕熊……鳄鱼的嘴那么大，也能占到不少便宜……”

二麻子自说自话地瞎想了一阵，感觉患上选择困难症了，干脆摆了摆手道，“哎呀，谁都有可能呐，就是不可能是秃鹰，那么瘦小，都挨不住老虎一巴掌！”

玄空面色不改，“想好了吗？我要公布答案了。”

“等等！让我再想想……”

二麻子心忖道：“玄空这老头儿心思深沉，绝不会这么简简单单就让我答上来的，一定留有后着，可不能让他瞧了笑话。”

他这下来了精神，瞌睡劲儿也过去了，绞尽脑汁，搜刮着肚子里那点为数不多的墨水。

玄空十分耐心，也不催他，只是自顾自地盯着远方发呆。

“哈哈哈，我知道了！”二麻子一拍脑袋，眼中光芒四射，比中了头彩还高兴。

“是秃鹰！最后吃掉羊的是秃鹰！”

“哦？为什么？”玄空笑眯眯地看着他。

“老虎，狮子，棕熊，鳄鱼，个个都是独霸一方的猛兽，它们自相残杀，秃鹰则盘旋空中伺机已待，等它们筋疲力尽而死后，喜食腐肉的秃鹰会吃掉它们的尸体，然后再吃掉那只羊！”

“好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妙招，绝了！”二麻子神采飞扬地解释着。

还不等玄空说话，他又得意洋洋地说道，“怎么样？大师您以为给我扔了个笼子，我就会乖乖往里钻吗？哈哈，我才没那么傻呢！”

玄空和煦一笑，“小兄弟，你很聪明，说得也十分在理，不容易。”

接着，他又话锋一转，“可惜只说对了一半。”

二麻子一撇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哪有什么只对一半的？你不想认输就直接说嘛，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的。”

“年轻人，少安勿躁。”玄空顿了顿，“结果是，羊依然好好地活着，谁也没有吃到。”

见二麻子一脸狐疑，玄空又继续解释着，“秃鹰在吃掉四只猛兽的尸体后，尝到了甜头，并不会立刻把羊吃掉，而是继续盘旋在天空，等待着另一波掠食者的到来……”

二麻子想了想，说道：“咦，听你这么一说，确实有些道理呢！”

“那我再问你，同样的故事，让你选一个最厉害的动物，你现在会选哪个？”

二麻子不假思索地说道：“当然是秃鹰啊！它太聪明了！”

“凡事不能光看表面，有没有听过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老虎佯死，骗来秃鹰啄食腐肉，再将秃鹰咬死，那秃鹰和羊不都是它的美餐了？”

二麻子哑口无言。

“答案永远不止一个。”玄空继续说道，“老虎还可以联合鳄鱼，分别杀掉狮子和棕熊，然后再趁鳄鱼不备杀掉鳄鱼；或者老虎一开始就选择退出，等

它们斗得难解难分时，再偷偷叼走那只羊；还有没有想过，或许这只是羊的一个计谋，将所有天敌吸引到一起，冷眼旁观它们的争斗，等它们一个个的都死去后，它便可以平安地穿过这片森林了……”

二麻子感觉这故事似乎越听越可怕了，感觉像是有某种深刻的含义隐藏在里面。

玄空和煦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其实黑水镇就是故事里的森林，一片充满着欲望的森林，而黑水镇里的人，则像是闯入森林中的各种野兽，各怀心思，伺机待发，但是羊，却只有一只……”

“大师，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

“你有没有听过‘天机门’的传说？”

二麻子困惑地摇了摇头。

“江湖上的人明知妖师冢危险重重，却仍趋之若鹜，大多是因为价值连城的血如意，但极少有人知道，真正珍贵的，是地宫深处的那道天机门。据说打开天机门之人将能有幸一窥天机，洞悉尘世生死，获得超凡入圣的能力。”

“相传紫月正是第一个亲手打开这扇门的人，年纪轻轻道法便已入化境，当世无处其右。我想，他将地宫修在此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独守这道天机门，为己所用。”

“我想，若是有幸窥探天机，扭转生死，就算是获得永生也并非难事。”玄空说着，眼中闪出异样的神采。

二麻子听得目瞪口呆，“这些，茅道长他们知道吗？”

玄空捋须道：“只知其一，难知其二。我说过，每个来到这片森林的人，都是为了心中的那只‘羊’，至于他们心里的‘羊’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大师眼中的羊……就是那道天机门吧？”

“孺子可教。”夜色之下，玄空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五年前，我遭歹人暗算，中了一种奇毒，无药可解，只能用内力控制在体内不至蔓延，起初还好，这两年却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我自知时日无多，听说天机门能起死回生，虽然只是传说，但来搏上一搏总好过白白等死。”

“原来大师也怕死啊。”

“凡人皆有一死，但若是有生的机会，谁不会去争取呢？”玄空道。

二麻子奇怪道：“这么重要的秘密，连茅道长都不知道，大师为什么要告

诉我呢？”

玄空并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冷冷一笑。

二麻子惊出一身冷汗，“你不会是想杀人灭口吧？！”

玄空爽朗大笑，“小兄弟，你想多了，我虽为己谋私，却并非十恶不赦的歹人，再说我是出家人，怎么会妄动杀戒呢？”

“吓我一跳……”二麻子拍了拍胸口，“你和我说这些，不怕我说出去吗？”

“因为你不是闯入森林的野兽，你只是一棵树，一株草，一只路过的飞鸟，森林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你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们非亲非故，非敌非友，你也没有动机这么做吧。”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个小角色嘛，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威胁，不用说得这么委婉的……”二麻子颇为不满地扁了扁嘴。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玄空笑了笑，随即眼中满是担忧，“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妖师紫月，而是真正的秃鹰还没出现。”

“那个黑巫师？大师不是已经下定论是马小倩了么。”听得出二麻子语气中十分不满。

“我什么时候说过秃鹰只有一只了？”玄空说道。

“难道还有别人？”

“小兄弟，你不是局中人，永远不知道黑水镇的水有多深。”玄空拍了拍二麻子肩膀。

“九星连珠一出现，秃鹰也该现身了吧……”玄空神色凝重，喃喃自语。

临走时，玄空又问道，“小兄弟，今天的事，你不会告诉茅道兄吧？”

“我可不想趟这摊浑水。”二麻子叹了口气，“而且，我也不知道究竟该相信谁了……”

第二十九章
诡异的黑影

巧云房间的门虚掩着，从门缝中可以看到她正望着手上的一个华美的玉镯发呆，嘴里似乎还在念叨着什么。

阿桓推门而入，巧云忙将镯子藏在身后，见是阿桓，不禁抱怨道："下次进来能不能先敲门啊？"

阿桓笑着朝她身后努了努嘴，"还藏，都看见了，又想你娘啦？"

巧云幽幽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这是我娘唯一留给我的东西了。"

"对了，小师妹，怎么没听你说过你爹啊？"

巧云一听立马拉下脸来，"哼，有什么好说的。以后再在我面前提那个负心人，人家就不理你了！"

"好嘛好嘛，师哥也是只是好奇罢了。"阿桓吐了吐舌头，不知为何，每次一提到她爹，她就特别来气。

"我刚才去见云中子了。"阿桓忽然说道。

"不会吧，你去见他？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巧云在一旁打哈哈。

"云儿，别开玩笑，我和你说正经的呢。"

"你说啊，我听着呢。"

巧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见一向喜欢扯皮打蛋的阿桓板着个脸，还真有点不适应。

"等黑水镇的事一结束，你就要跟云中子走了？"

"看来你都知道啦？"巧云低低地说道。

"是真的啊？"

巧云似乎并不意外，平静地点了点头，"先别告诉师父好不好？我还没想好怎么和他说呢。"

"这……这太突然了啊！你怎么也不事先和师哥说一声呢？"

“云儿不小了，自己的事也可以自己拿主意了。”巧云的语气出奇地坚定，“你是不知道，我见他一面有多难！如果这次不跟他走，以后可能就永远也见不到他了，我不要这样！”

“为了他，你打算就这么扔下我们了？”

巧云咬着嘴唇，不说话。

“师父这么些年最心疼的就是你，你对得起他吗！”阿桓越说越来气。

“我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就当云儿是个自私的人吧，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再错过他了，你是不知道思念一个人有多痛苦……”

“谁说我不知道？”阿桓的目光变得炽烈起来，紧紧盯着巧云，“你要是真走了，你知道我会有多痛苦吗？”

巧云避开阿桓的目光，“师哥……不要这样……我已经很内疚了……”

阿桓见她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声音又软了下来，“云儿，我们是黄金三人组啊，你还记得我们仨在茅山上发过的誓吗？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吃到老，玩到老，难道你要违背誓言吗？”

巧云低下头，目光暗淡。

“是不是师哥哪里不好？你讨厌师哥了？你说出来，师哥改！一定改！”阿桓压住心中悲伤，强颜做笑，“还是阿发又欺负你了？我帮你揍他去！”

“不是的，你们都很好，都很疼云儿，是云儿不好……”

“他在你心里真的就这么重要吗？”

“云大哥是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没有他，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阿桓苦涩一笑，“原来我们几个加起来，也比不过他在你心里的位置。”

“不是的，你们都是云儿的亲人！少了谁都不可以！”

“别再自欺欺人了！”阿桓大声吼了一句，连他自己也惊呆，他以前从没对巧云这种态度过，但今天实在是火大。

“巧云，你变了，自从见到云中子，整个人都变了！以前那个清纯乖巧的云儿哪去了？”

巧云幽幽叹了口气，“人不都是会变的么，你不也是？你以前从来不会凶我的……”

阿桓一阵自责，双手扶在巧云瘦弱的肩头，“云儿，我求求你了，就算为了我，留下来好不好？”

“师哥，你不要逼我了，我现在心里好乱，真的好乱！”

阿桓鼓足了勇气，“云儿，你知道吗？我其实，一直都好喜欢你的……”

巧云脸上一红，像只受惊的小白兔，怯生生道：“师哥，你怎么啦？”

“其实这些话早就想和你说了，你知道吗？你就像是沙漠里的一朵花，黑夜中的一颗星星，烈日下的一泓清泉，从第一天见到你，就已经深深地闯进了我的心里，我整个人都陷进去了，再也无法自拔，这些年我对你的好，冰雪聪明的你，虽然没有回应，但也并非没有察觉吧？”

巧云吃惊地望着他，随后低下头，极不自在地玩弄着衣角，“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

“不，我要你回答我，你对我是有感觉的对不对？我在你心里，不是一点都不重要的对不对？”阿桓双眼通红，用力地摇晃着巧云的肩膀。

“唔……你先冷静一点……”

“云儿，如果你是我，你就会知道我爱你有多深了，为了你，我甚至可以去死！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给我一点点回应？”阿桓大声咆哮道。

巧云见他情绪有些失控，不愿多说，转身就要走，却被阿桓一把拽住了手臂。

“啊！放开，你弄疼我了……”

“回答我！！”阿桓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他受够了，自己最深爱的小师妹，自己付出了一切的小师妹，怎么可以去爱上别的男人。

“你疯了吗？放开我！”巧云用力甩开阿桓的手，蹙眉道，“你这个样子，我不想和你说话，我要去找云大哥了。”

“云大哥，云大哥，你眼里只有你的云大哥！可人家眼里没你啊，傻妹子！”

巧云咬着嘴唇，倔强道，“哼，我就是喜欢他，你管不着！”

“真不懂了，那个烂人到底有什么好的，把你迷得神魂颠倒！”

巧云也恼了，嘲讽道，“阿桓，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和个小孩子有什么分别？是啊，他是烂啊，可他就是再烂，也比你强！”

阿桓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一巴掌就狠狠地扇在巧云脸上。

“啪”的一声响，巧云脸上出现了五个鲜红的手指印。

两个人同时惊呆了。巧云捂着脸，嘴巴张成了O型，她愤恨地望着阿桓，眼泪夺眶而出。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阿桓追悔莫及，将巧云紧紧搂在怀中，

一个劲地道歉，“我真的爱死你了，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放开我！你放开我！呜呜呜……”

巧云在阿桓怀里声嘶力竭地哭叫着，挣扎着，她气，她恨，她悔，不争气的眼泪流了一脸，将阿桓的衣服浸湿了一大片。她拼命地捶打着阿桓胸口，想要跑出去大哭一场，可阿桓却不顾她的哭闹，越搂越紧。

阿桓感觉心都快碎了，她从没见巧云这么伤心过，而这次让她哭的，竟然是自己。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再也不要……”

没等巧云说完，阿桓就抱着她用力地吻了下去，他不顾一切地用嘴封住了她那瑟瑟发抖的小朱唇，拼命吸吮起来。

那一刻，他已是未饮先醉，心中压抑已久的情感如同火山般爆发。他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无法思考，无法呼吸，仿佛整个人都不是自己的了。他实在是太爱她，爱得无法自拔，爱得尊严扫地，爱得妒火中烧，他狂乱地吻着她，不顾她的嘤嘤哭泣，不顾她的激烈反抗，他的脸和手都被抓得伤痕累累，但他依然没有任何放开的意思，他知道，只要他放开手，她就会永远地离开自己了吧？

“唔……唔……”

柔弱的巧云发不出任何声音，她感觉自己快要透不过气来了，想要将脸挪开，刚闭上嘴，阿桓热气腾腾的舌头又蛮横无理地钻了进来，运津咀华，扫尽芳泽，激烈地寻找着与她香舌缠绕搅拌的机会。巧云又是委屈又是羞耻，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她哭了，阿桓也哭了，他们都已不是原来的自己，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单纯。

狂乱的夜，忽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光华四溅，将周围映得俨如白昼。

巧云睁开双眼，透过阿桓的肩膀往后望去，半掩半闭的门后，云中子正冷冷地望着屋内的一切。

闪电的光芒映照在他冷峻的脸上，面无表情，却清冷无比。他看了巧云一眼，随后平静地离开了。

巧云心中一阵慌乱，不顾一切地推开阿桓，抡起手就给了他一耳光子。

“阿桓，你混蛋！”

巧云此时嘴唇上已经红肿了一圈，她哀怨地说道："或许我曾经有过那么一点点心动，但现在我对你的心已经完全死了。"

说完，她便捂着嘴朝着云中子的方向追去了。

阿桓仰天苦笑了一声，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上。

敲窗的冷雨，一遍遍敲打在他心坎上。

如果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个劫，那她就是自己最大的劫难吧，一个躲也躲不过，避也避不开的劫难……

"云大哥……"

巧云追到云中子房间时，他正在掌灯。

"这么晚了，还来干什么？"云中子没有看她。

"刚才不是我，是阿桓他……"

"你不用向我解释，这是你和他之间的事。"云中子依然是面无表情，"而且，我和你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生气啦？"巧云凑过去，想要抓住他的眼神，却总被他有意无意地避开。

"可笑，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还说不是呢！脸拉得这么长……"巧云调皮道，"你一定是吃醋了对不对？"

"……不要乱开玩笑，我要休息了，你先出去吧。"

巧云蹦蹦跳跳地拦在他面前，"你们男人啊，就是口是心非，明明吃醋了还不肯承认呢！"

"……"

"我好高兴，这说明云大哥还是在乎我的。"巧云嘴角一扬，脸上灿烂无限。

"云儿，我要怎么说你才明白，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云中子叹了口气。

"人家不管！以前都是别人替我拿主意，这次我要自己拿主意！我要跟你一起走，再也不要错过你了！再也不要！"

"云儿，我四海为家，漂泊不定，你跟着我会吃苦的。"

巧云哼了一声，"我不怕，有你陪着再苦也值得！"

"我大多数时间都在钻研道法，修炼内丹，没空理你啊。"

"没事啊，那我就和白雪玩！"

云中子皱着眉，“我说你这丫头，怎么就这么倔呢！”

“哼，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才知道啊！”巧云得意道。

“云儿，你还年轻，有大把大把优秀的男人会追求你的，而且我看阿桓兄弟对你也是一片痴心，你跟着他，会比跟着我这个不解风情的人要好千倍万倍，何必一再苦苦执着呢？”

云中子语重心长地劝着，巧云却一把从背后将他抱住，柔声道：“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喜欢的人是你，你怎么忍心把我往别人那推呢，求求你，让我跟你走好不好？”

“我和其他人不同，人世间的情情爱爱对我来说便如同空中楼阁，只是一道眼障和心障罢了，不曾碰，也不敢碰……”

“嘻，好一通大道理，云大哥，我且问你，你有没有碰过女人？”

“当然没有。”

身后传来一声娇笑。

忽然听到有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云中子低头一看，发现地上躺着几件巧云的花布外衣。

他心里一慌，赶紧回过头去。

巧云纤指微动，解下粉色肚兜上的最后一粒纽扣，绝美的少女胸脯如同刚剥皮的莲子一样，白蓬蓬的，羞答答地露出初颜。

随后，她眉目带笑，又静悄悄地褪下了花边底裤，她的动作很慢，却又柔媚非常，像是正在解下一幅名画的封装，顿时，美肌胜雪，一览无余。

巧云一步步地走到云中子跟前，一双欺霜赛雪的玉足落地无声，所经之处留下一排排浸着香汗的娇小足印，纤腰下的玉臀随着步姿有节奏地一晃一晃，将她的整个少女玉体勾勒成一道曼妙优美的曲线。

她就那样一丝不挂，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眼前，像一副刚完成的山水画一样，生动美好。

云中子紧张得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赶紧蒙住双眼，嘴里笨拙地念叨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视……”

“云儿好不好看？”巧云媚笑连连，呈马跨姿势面对面坐在云中子双腿之上，白皙滑嫩的肌肤紧紧地贴着他。

“快把衣服穿上，一个女孩子……这么不自爱！”

“在我喜欢的男人面前，要什么自爱？我只要你爱我就够了。”巧云轻轻拉开云中子的手，迫使他看着自己。

“你知道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巧云认真地说道，“她们愿意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他，证明那个人一定是值得自己托付终身的男人。”

“……”

巧云握住云中子的手，引导着他轻轻爱抚着自己的酥胸，动作缓慢而有节奏。

云中子像触了电似的，整个人都呆呆木木的。

“你没有碰过女人，又怎敢说你无欲无求？”巧云媚笑着。

“云儿，修行讲求清心寡欲，你莫要害我……”云中子的喉结不住抽动着，眉毛簇成一团。

“你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女人吧？女人是水，再烈的火焰也能浇熄，女人也是火，再硬的冰川也能融化。”

巧云俏脸潮红，吐气如兰，“我从未这样主动过，只对你一人如此。”

“我心在方外，六根清净，恐怕受不起……”云中子结结巴巴地说着，心中却是翻江倒海。

“嘘。”巧云在他耳边轻轻吹了口气，随后将香唇深深地印在他嘴上，堵住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现在你还敢说你六根清净吗？”巧云抬起脸，带着柔媚似水的笑，又继续吻了下去。

四唇相交，两人几乎是脸贴着脸，云中子近距离地看着巧云，此时她正闭着双眼，弯弯的睫毛上还挂着零星的泪花，好似天边的月亮一般皎洁无暇，两人的心都跳的飞快，急促的喘息伴随着潮湿温润的水汽将两人的脸蒸腾得红扑扑的，诱惑难当的少女体芳几乎要将他的嗅觉彻底绑架。

“云大哥，抱着我……”

伊人摇摆，玉体横陈，云中子心中那团蠢蠢欲动的火焰被彻底点燃，他缓缓闭上双眼，呆滞木然的手开始慢慢地呈环抱式搂在巧云滑嫩的腰上。

夜深了，蚊纱帐缓缓落下，床底整齐地放着一大一小两双布鞋，从远处看去，两个模糊的身影羞敛地盖上被子，随后如同磁铁一样，紧紧地抱住对方，摇曳的烛火也恰在此时倏地一下熄灭了，余下一缕欲望的青烟在空中飘飘荡荡……

同样的时刻，在寂寥无人的西镇，却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他站在黑暗处，擦拭着额角的汗珠，拍了拍手上残余的石灰粉，一双精光四射的双眼紧紧地盯河对岸东镇微弱的灯火。

在他身后，黑色的土壤上全都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石灰粉，在黑夜中呈现出一种淡淡的白色。这片被破坏掉的养尸地，再次变得躁动不安起来。

茅无极在白天所有的努力，顷刻间化为虚无。

远处的坟堆里，一只高度腐败的鬼手从泥土中伸天而出，长长的青绿色指甲反衬着惨淡的月光，弯成了一个诡异的弧度，一如黑影嘴角那阴森的咧笑……

第三十章
破面攻幽穴

离九星连珠还有一天。

翌日。

二麻子一大早就起来了，打着哈欠解手时想起昨晚阿桓骑着白虎时的那股子风光劲儿，心中直发痒，便想着去找云中子借来骑骑过过瘾。

敲了几声没人应答，二麻子感到有些奇怪，他一向起得最早，这个点应该早起来练功了，今儿个怎么还在睡懒觉？

当他推门进去时，惊得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

只见云中子和巧云正赤身裸体地抱在一起睡觉，虽然身上盖着被子，但巧云那丰腴的乳峰仍在纱帐后时隐时现。

两人看起来睡得正香，对二麻子的到来并没有任何察觉。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二麻子探出脑袋瞄了一眼，看见茅无极正朝着这边走来，心中暗暗替两人着急，赶紧合上门悄蹑手蹑脚退了出去。

“哈哈，道长今儿个可真早啊！”二麻子故意将嗓门提得老大，几乎是喊出来的。

屋子里的两人被惊醒，吓得赶紧穿衣服，一阵手忙脚乱中，板凳桌子被踢翻的声音不绝于耳。

二麻子紧张得不行，暗暗替两人捏了把汗。

“不是每天都这么早吗？有什么稀奇的。”茅无极说道。

“这个……昨晚好大的雨啊，道长睡得好不好啊？”二麻子一边提着嗓子喊，一边不住地从门缝里瞄。

茅无极听着刺耳，皱眉道，“大早上的，说这么大声干什么，我又没聋。”

“这不是见到道长您高兴么，心情好，哈哈哈，得里格朗，朗里个嘿……”

二麻子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还欢快地跳起舞来。

“莫名其妙。”茅无极摇摇头，“我来找云中子。”说着就要去推门。

二麻子赶紧拦住他，“等等，我刚进去了，他还在睡觉，一定是这些天太辛苦了，要不道长等会再来？”

“睡觉？”茅无极疑惑道。

这时房内又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哎呀，这黑水镇的老鼠，也太猖狂了，翻箱倒柜的，害我昨晚一晚上没睡好！”二麻子赶紧解释着，“道长找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我去和他说好了。”

茅无极道，“也好，你让云中子准备准备，半个时辰后去城关集合，今天还有大事要办。”

“好嘞，我办事，您放心，嘿嘿。”二麻子勾着个背笑容满面。

茅无极看他举止奇怪，不知道又在发什么神经，摇摇头走开了。

二麻子抹了把汗，长舒了口气。

“对了。”茅无极像想起什么似的，让二麻子又是一阵紧张。

“你看到巧云了没？”

“没啊，没见过……”二麻子赶紧摆手。

“这丫头，一大早的也不知道跑哪去疯了。”茅无极自言自语道。

茅无极走后，门吱呀一声被轻轻拉开了，巧云满脸通红，一边整理着衣裳一边强作镇定地走了出来。

她四下里看看没人，悄悄对二麻子说道，“今天的事千万别和其他人说啊，拜托了。”说完就急匆匆地走开了。

路过厨房时，二麻子看到阿桓正拿着个热乎乎的油饼和小兰说笑，吃得津津有味。

看到二麻子走过来，阿桓得意洋洋地将手中的油饼亮了亮，“来晚了，没喽。”

“唉。”二麻子叹了口气，在阿桓肩膀上拍了拍，“兄弟，你真是男人中的悲哀。”说完摇摇头走了。

阿桓含着半块油饼，与小兰面面相觑，一脸迷茫，“神经病。”

东镇城关，黑压压的都是人。

这些乡亲们是来给黑水镇的英雄们送行的。他们手中提着在家中仅能找到的一些鸡蛋水果之类的零碎物事，排成两列，让出中间的主路，表情肃穆。

这一行整好十三人。除了茅无极和他的三个徒弟，还有玄空，云中子和七个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

这几个保安员大多是在僵尸之乱中死了亲人的，个个心中都积着一团怒火，战意旺盛，争着想为镇子里出点力，以告慰逝去亲人不安的灵魂。

有个老婆婆的孙子也是七人中的一个，她一边给他塞茶叶蛋，一边絮絮叨叨地说道："小魏子，别冲最前头啊，有危险就赶紧跑……"

"白面儿，你可要活着回来见姑啊，姑给你烧你最爱的茄子煲……"

"幺哥哥，你穿这身军装好帅呀！人家也要穿！"

"阿牛哥保重，俺等你回来娶俺喔！"

……

众乡亲七嘴八舌的唠着，现场气氛十分嘈杂，多少让茅无极有些心烦意乱。这时耕作组的牦子带着三个壮汉，手里分别提着铁锹，镢头，铁锹和洋镐前来投奔。

"别的忙帮不上，掘墓挖坟的活计可少不了我们。"牦子憨厚一笑。

巧云和云中子的关系不知怎地变得更加亲近了，两人眉来眼去，形影不离，这让阿桓醋意大发，牙齿咬得咯嘣响。

临走时，马如龙屁颠屁颠地跟了上来，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巴肿得跟香肠似的，带着哭腔说道，"道长，西山我是熟路子，您带上我吧，这黑水镇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阿发见他那背时模样，不忘调侃两句，"哟，这是哪家的猪崽子没拴紧跑出来啦？"

话一出口立刻引来一阵哄笑。

"发儿，得饶人处且饶人。"茅无极训了一声，接着又问着马如龙，"怎么搞成这副模样？"

马如龙气不打一处来，指着二麻子说道，"都是那小子，让我加入什么耕作组，害我饭也吃不饱，还天天挨打。"

牦子啐了一口，"呸！说的话比老子拉的屎还要臭！俺们耕作组都是自给自足，养不起你这样的官老爷，不干活儿还想天天吃白饭！"

马如龙见牦子又要捶人，吓得赶紧藏在茅无极身后。

茅无极摇摇头，"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一早就提醒过你，自己种的因，

现在吃到苦果了吧？”

“茅道长啊，我知道错啦，你就给我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让我重新加入保安队，跟着你们一起去斩妖除魔好不好？”马如龙低头哈腰地哀求道。

茅无极叹了口气，“难得你有这份心。二麻子，给他拿件衣服去。”

“我不要，我就要他那身。”马如龙斜着眼，嘴朝着二麻子努了努。

二麻子身上穿的是队长服，颜色较普通队员要深一些，胸口还有几枚勋章，很是霸气。

“嗬！你小子，给鼻子上脸了还！”二麻子瞪眼道。

“算了，不就一件衣服嘛，他要就给他吧。”茅无极出来打圆场。

二麻子白了马如龙一眼，不情愿地将衣服脱下递他手上。

“本来就是我的，让你穿了这么久，也该物归原主了。”马如龙小声嘀咕道。

穿上队长服的马如龙像是换了一个人，胸也挺了，腰杆子也直了起来，神气地拍了拍腰上挂着的王八盒子，昂首阔步地走到了队伍最前头，俨然一副曾经保安大队长的派头。

“道长，真的不要我去帮忙啊？”二麻子依依不舍道。

茅无极莞尔道，“我们都走了，后防空虚，乡亲们的安全怎么办？让你留下来主持防务工作，这份担子更沉，你可得接好了。”

“放心，一定不辱使命。”二麻子郑重其事地说道。

当一行人走到一里开外的时候，忽然听到一排清脆整齐的枪响，却是留下守城的保安队员排成了一字列在为他们鸣枪送别。

茅无极远远地看着，不知怎的，心里忽然感到一阵悲怆。

在他听来，这送别的枪声，更像是死亡的丧钟。

镇外的一处高地上，马小倩足尖点地，孑然而立，她双手环于胸前，远远地望着渐行渐远的茅无极一行人，此刻已是变得蚂蚁般大小。

清风吹过，青丝流动，裙裾飞扬。

百花精灵宝儿正在她身边飞来飞去撒欢。

“姐姐，他们这要是去哪儿呀？”宝儿好奇地问道。

“地狱。”马小倩一字一顿地说道。

“地狱？”

“恶魔的巢穴，不是地狱是什么？”马小倩指着西山的方向，“你看那团乌云，我从没见过这样重的煞气……”

“这么凶险的地方，他不怕去送死吗？”

马小倩叹了口气，“他就是块大木头，除魔卫道，匡扶正义是他的理想，不去就不是他的为人了。”

宝儿问道，“姐姐，你还在担心着那个人呀？”

“小鬼头，别胡说八道。”马小倩白了宝儿一眼，“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早和他划清界限了。”

“嘻，姐姐睁眼说瞎话呢！要是你不关心他，干吗在这待了三天都不走？”

马小倩眼神一漾，低声道，“唉，宝儿，你说我是不是很犯贱啊？我自己都搞不懂自己了。”

“我只是觉得姐姐好傻！他那么绝情还维护着他！”

“在爱情面前，大概每个女人都是疯子吧……”

宝儿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小鬼头，偷着乐什么呐？”马小倩佯装生气道。

“嘻嘻，我觉得姐姐变了好多呢，和那些人类越来越像了。”

“哦？”马小倩笑道，“那宝儿是不是不喜欢姐姐啦？”

“当然不是啊！无论你变成什么样，都是宝儿的好姐姐！”宝儿随即黯然道，“只是，看到你这样，宝儿真的好心疼，你有没有想过，到底值不值得？”

马小倩微微一笑，“姐姐只是想见他最后一面，然后我们就一起离开这里，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好不好？”

“真的吗？只怕你见了他更舍不得走了吧？”

“讨打，敢取笑起姐姐来了！”

“哼，又不是没有过先例……”

“你不相信的话，姐姐发誓。”

马小倩幽声道，“其实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缘分是强求不来的，既然此生无缘，不如尽早放手，免得让自己徒生痛苦。我见他，也只是想做个了断。”

宝儿见她神思忧伤，忙飞在她肩头安慰道，“好啦！宝儿明白的！如果姐姐走之前不见他的话，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安心的吧？嘻嘻。”

马小倩眼圈一红，将宝儿紧紧地搂在怀中。

行至半路，茅无极一行人遇到了老蔡。

“听说你们今天要去西山，我大老早就起来等在这儿啦。”看到茅无极，老蔡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不少。

“老蔡，不好好休息，跑这来干什么啊？”茅无极问道。

“道长，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这可不行，此行相当危险，怎么能拿你的生命开玩笑？”

老蔡摆了摆手道：“一把老骨头了，早晚不都有个死？你是不知道，这邪魔一天不除，我心里就像压着块石头似的，这几天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简直比死了还难受。”

“你个糟老头子去了也是当炮灰的料，瞎呈什么英雄啊。”马如龙撇了撇嘴，不屑道。

“你们还不知道要对付的人是谁吧？这邪魔修行了几百年，法力高深，而且善于伪装，这里除了我见过他真面目，还有谁？”

这话说得大伙儿都是一阵冷意。

茅无极想想也觉得有道理，叮嘱了几句后便继续出发了。

西山，黑云压顶。

抬头望去，盘旋的浓云看起来像是刚刚形成的热带风暴，又好似一只巨大的鬼眼，阴森森地俯瞰着周围的一切。

整座西山都被笼罩在一层厚厚的阴影之中，与阳光明媚的山脚比起来，完全就像是两个世界。

越往山上走，光线变得越暗，周围的空气也越发寒冷。这会儿正是秋老虎的天气，竟冷得一行人直哆嗦，几阵阴风刮来，随行的好几人都是喷嚏连连。

一路上，随处可见的草木也变得病蔫蔫的，偶有几只受惊的山雀飞过，也是无精打采，叫都懒得叫唤一声，像见了瘟神一样地逃开。

林子里，枯叶遍地，老树盘错，空气中弥漫着潮湿腐败的味道，人踩在上面发出“哗哗”的怪响，在这阴沉沉的环境里愈发显得诡异无比。

一排排掉了叶的枯树从眼前掠过，像是鬼影子一般，看得巧云一阵心惊肉跳，不禁握紧了云中子的手。

“怎么了，云儿。”

“我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看似的，好诡异……”巧云一边说着，一边忙

不迭地左顾又看。

“别多想了，凡事有我在呢。”云中子温和一笑。

“嗯。”

身后的阿桓看着两人甜蜜的一幕，气得在身旁的阿发手臂上狠狠拧了一把。

“喔唷！”

阿发吃疼大叫了一声，引得众人纷纷回视。

“发儿，怎么了？”茅无极问道。

“师弟他……”

阿桓赶紧笑着捂住他的嘴，“他不小心崴了下脚，没事，没事。”

茅无极没好气地瞪了两人一眼，“都什么时候了，还胡闹！”

穿过林子，看到一片黑乎乎的洼地，延伸了足足方圆好几里，更有五六尺来高，若从上往下望，像极了一个陨石砸下留下的巨坑。

这里的土都是黏土，踩上去蓬松蓬松的，一些不知名的乱花野草杂乱无章地点缀在其中，看起来像是荒废了很久了。

远远望去，一只巨大的龙龟石雕伫立在洼地中央，龙龟背上扛着一块开裂了的石碑，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洗礼，石碑上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只剩一道道斑驳的裂痕诉说着遥远而古老的历史。整个石雕上爬满了让人恶心的青苔，乍看上去呈一种奇怪的黑绿色，风起时混杂在野草的绿涛中好像还会动似的，诡异万分。

这种龟驮碑乃是参照上古‘河图’之形而造，几千年来被广泛用于贵族的陵园墓冢之中，多随墓基一起修建，龟头多望向东方阳面，象征着紫气东来，意在接引天地之气，可奇怪的是，这座驮碑却朝向相反的方向，而背阳朝阴的走向在葬经中多为闭脉凶格，乃是风水学中的大忌。

玄空这时停住了脚步，环视着周围的环境，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大师，怎么了？”茅无极见他脸色难看，停下来问道。

“道兄，你看此穴的布局，像不像是……”

茅无极这才开始留意洼地周围的地形，只见周围的山峦七横八纵，将地面分割成若干大小不一的区域，这些区域被树林和较高的山体包裹着，河流改道，阴气聚入，地气不出，藏污纳垢，在风水学上看，这种既不拢水又不聚气的地方被称为‘死穴’，而妖师冢所在的洼地就位于其中的一处死穴内。

若从上往下看，这些林林总总的死穴就像是秃子脑袋上不长头发的地方，光溜溜的，而在这些死穴的南面都有一个相对地势较低的区域，若将死穴看成一个房间的话，这些低地便是洞开的门户，死穴内的阴气经由门户流出，像是河水的支流一样，最后汇入这一带地势最低的洼地内，类似湖泊形成的原理，这样的洼地用风水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翕眼’，妖师冢的入口便建在翕眼之上。

“破面文曲！”茅无极吃了一惊。

巧云见两人神色大异，不解地问道，“什么是破面文曲啊？”

玄空一脸凝重，“就是这一带阴气最盛的地方，阴魔鬼煞滋生的沃土。”

“难怪，一来这里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呢！”巧云抱紧肩膀，打了个寒噤。

大伙儿听得心里都是毛毛的，就在这时，旁边的草堆中忽然沙沙地响了起来，几个保安队员神经一阵紧绷，赶紧将枪对准了草丛，走在最前头的马如龙则吓得跳开老远，一只肥硕的田鼠大摇大摆地从草堆里走出来，回头看了众人一眼，又旁若无人地跑开了。

“你神经也太过敏了点吧。”阿桓调笑着马如龙，后者则是脸红燥热，一脸尴尬，先前的得意劲儿瞬间一扫而光了。

破面文曲，民间俗称‘虎尾巴穴’，因为像虎尾上的纹理一样，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暗藏玄机，在风水学中，诸如“虎尾巴穴”、“死牛肚穴”、“狗脑壳穴”、“木硬枪头”、“土不成土”等山形脉相，均是聚阴拢气的凶恶之地，在历代寻龙典籍中有首‘辨阴宅决’曰：发脉抽心穴秀嫩，藏风避杀紫茜丛。欲知骨石黄金色，动静阴阳分合明。说的就是择栖阴坟尊贵格的方法，而破面文曲则恰恰相反，既不藏风，亦未避杀，更颠倒阴阳，阻隔气脉，一切均是逆势而为，乃是一众死穴中最凶险的穴脉，若是谁家的先人葬在此穴，轻则家业中落，运程不济，重则家破人亡，祸牵八代。

一行人来到洼地中央，这才发现那具高高的龟驼碑竟和寻常见到的有些不一样。没有了印象中憨墩的龟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扭曲的石雕人脸，那人匍匐在地，嘴张开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弧度，双目怨愤地盯着远方，像是正在经受着某种超越极限的痛苦一样。阿桓盯着那人脸看了好久，发现它的眼珠子似乎转了一下，他心中一紧，赶紧揉了揉眼镜，发现那人脸还是之前的样子，不禁轻轻舒了口气。

紫月造这样的一具诡异的人面龟，是否也正象征着他当年被朝廷通缉时内

心的苦痛与愤怒？茅无极心里想着。

让众人感到奇怪的是，偌大的洼地，只有这一座光秃秃的龟驼碑雕，却找不到任何类似地冢入口的地方。

牝子是个外粗心细的人，经验丰富，很快就发现了一些线索。

“这里的土是新的，好像被翻动过！”牝子在将镢头往地上一杵，不一会就刨开了一层浅土，露出了两道寸缝相接的石盖。

接着，阿发又在附近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看起来至少有三四个人来过。

“师父，你说会不会是圈哥那帮人？”阿桓问道。

“很有可能，有人看到他们在这附近一带出现过。”茅无极说道。

云中子愤愤道，“这帮人胆大包天，眼里只有钱，妖师冢几百年无风无浪，一定是他们的突然闯入，破坏了风水，才会变成今天这样子。”

“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玄空摇了摇头，“脚印到这里就消失了，只进不出，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了。”

这会儿，牝子和几个随行的弟兄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可无论他们用铁锹铲，用洋镐撬，用镢头凿，那一人来宽的两面石板却依然像是被磁铁吸住了一般，紧紧闭合着，纹丝不动。

正当几人犯愁的时候，茅无极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在龟驮碑石雕上摸索了一阵，石板“嚯”的一声自动打开了。

“道长，您这是什么手法啊？这么神奇。”牝子直起身来，满头大汗地问道。

“如果通过暴力可以打开，圈哥他们不早就做了吗？石板保存得这么完好，肯定是有其他方法的。”茅无极捋须道。

“道兄高明，佩服，佩服。”玄空也是赞许笑道。

石板刚一打开，一股强劲的阴风便从里头呼啸而出，像是来自地狱一般，奇冷无比，在场之人都是感觉一阵透心凉，不时还可以听到“呜呜”的怪声从地宫里传出来。

“别紧张，这只是过堂风，一般的地宫墓冢里都会有的。”

听到茅无极这么说，大家这才放下心来。

就在大伙儿点了火折子准备下去的时候，周围的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怪鸟几乎同时逃难似地飞向天空，渐渐地淹没在螺旋状的浓云之中，茅无极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眉头皱成了一弯新月。

第三十一章
机关现杀机

一排摇摇曳曳的火仗，将黑咕隆咚的妖师冢给印成了诡异的橘红色。

这是一段宽敞的墓道。

每个人手心都攥着汗，心里像压着块石头似的，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十几双眼睛紧张而快速地打量着这座六百多年历史的元代地冢。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气息，像是尘封了几百年的棺材刚刚打开的味道，说不上是臭，但闻着让人浑身不自在。

残缺的立柱，斑驳的青石砖，巨大的蛛网，无一不在诉说着这座地冢的历史，沿途走过的地方可以看到成排的石碑，拂去灰尘，发现上面蝌蚪似的文字全都是古怪拗口的冥文，茅无极和玄空拿着火把看了好一阵，虽识其形却不明其意，最后只能放弃。

茅无极和玄空走在最前头探路，云中子和阿桓在后面断尾，其他人则被一众保安队员们护在中间，这样看起来是最安全合理的安排，但走着走着队形就开始乱了起来。

“大家待在一块，别分散了！”

茅无极这话其实是说给老蔡听的，与战战兢兢的众人相比，他反倒显得十分兴奋，骨子里的学究劲儿让他对地冢里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东敲敲西摸摸，年轮般的老花镜下，一双浑浊的眼珠子闪烁着异样的色彩。

时不时会从四周的角落里传来奇怪的声音，吓得几个年轻的保安队员是一惊一乍，紧张兮兮的，把枪托子攥得老紧。先前爱逞英雄的马如龙这时也怂了，跟在茅无极屁股后头连大气也不敢出。

茅无极这时发现巧云垮着个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关切问道，“云儿，有心事？”

“没……”巧云低声说道，“这里太诡异了，我有点担心呢……”

“别怕，一切有师父在。”

巧云微微点了点头。

“还有师哥保护你呢！”阿发拍了拍胸脯，做了个熊抱的姿势。

“噗，你啊，别帮倒忙就谢天谢地了。”巧云轻轻一笑，跑到云中子身边，“我还是在云大哥身边安全一点，云大哥也会保护我的，对吧？”说罢撒娇似地看着云中子。

“乖乖的，别乱跑。”云中子柔声说道。

阿发觉得无趣，耸了耸肩，将憋了一肚子火的阿桓拉到一边，悄声问道：“师弟啊，昨儿个早上的事，你没告诉师父吧？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啥事啊？”阿桓显得有些茫然。

“你小子还我装呢，就是我去师父房间的事……”

“哦，那事啊！你不说我都忘啦。”阿桓嘿嘿一笑，“放心，你亲爱的师弟我是不会出卖你的，当然，前提是你给了我好处。”

“那就好，那就好。”阿发长舒了口气，笑逐颜开。

阿桓摊了摊手，“我说，就这么点破事儿，用得着这么紧张么，难不成还干了什么坏事？”

阿发一愣，随即笑道，“哪能呢！瞧你说的。”随后他朝阿桓胸口拍了拍，“喂，你说咱们这样贸然闯进来，会不会是自投罗网啊？”

“就是火坑也得跳下去试试。你没听师父说吗？这里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要是除不掉紫月，人间将会有一场巨大的浩劫。”

“可我左眼皮一直跳……”

“少在这乌鸦嘴！”阿桓甩了阿发一眼，随即面露忧色，心中想着，“我们这次倾巢而出，想必是师父他老人家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吧……”

顺着阿桓的目光望去，一旁的茅无极面色凝重，稍显紧张，这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以往的茅无极都是淡定从容，一副胸有成竹的姿态，总是能给人信心与希望，今天却全然不见了。

其实倒不是茅无极害怕了，只是因为恐惧来源于未知，他并不清楚敌人的底细，对紫月的了解也仅限于文史资料和道听途说，不知道传说和现实的差距到底是多少，说白了，就是心里没底。

忽然，走在最右手边的大彪感觉脚底一松，像踩到什么东西似的，脚下的

四块青石板像魔方一样兀自转了一圈，随后快速地缩进夹层之中，门户洞开，大彪躲避不及，整个人像石头似的笔直坠了下去，还顺带牵连到了旁边的牦子，还好他灵光一现，及时用手抓住了旁边的岩壁。

“啊！快……快救我！”

听到惨叫声，大伙儿都赶紧围了过来，看到憋红着脸一只手悬吊在半空的牦子，赶紧将他拉了上来。只见这个陷阱有八尺来高，底部放着一大块金属制成的钉板，上面的钢钉随便一数就有上百根，每根钢钉足有手腕粗细，寒光毕现，锋利无比。

大彪可就没牦子这么走运了，他整个人呈大字形躺在钉板上，身上被十几根钢钉贯穿，血流成河，其中有一根正好穿脑而过，从后脑勺插入从眼眶子里穿出，钉尖上还顶着一颗血淋淋的瞳孔放大的眼珠子，惨烈无比。在场之人看得无不心惊肉跳，牦子则是脸色苍白，仍是心有余悸。

“阿弥陀佛。”玄空眉头紧簇，对着逝者叹息一声。

“有机关！大家小心！”茅无极大声提醒道。

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也不知道这样亦步亦趋地走了多久，马如龙忽然被个什么东西给绊倒了，摔了个狗吃屎，门牙都松掉了，起身一看，不禁倒抽了口凉气，竟是一具扭曲成一团的无头尸体！

这人看上去死了好多天了，地上一摊扇形的血污早已板结，呈一种黑褐色，手指甲也已经发乌。

大多数人都受不了尸体发出的恶臭，捂着鼻子躲在了一边，这时，阿桓的眼角似乎瞥见一个人影在角落里一闪而过，他敢肯定绝不是自己人，但当他赶过去看时，却又什么都没有。

“桓儿，怎么了？”茅无极问道。

“没什么，可能是我眼花了。”阿桓嘴上说着，眼睛却仍在不住地四处搜寻。

云中子在尸体上检查了一阵，他发现死者脖子上的伤口并不平滑，十分不规则，而且从脖子到肩膀上的皮肤全都没有了，只剩一截沾满血污的肌肉暴露在外面。

“有点奇怪啊……”云中子沉吟道，“看起来不像是被利刃所伤，倒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生生地把脑袋给拧下来似的……”

这话听得特有代入感，众人只感觉浑身的不自在，巧云更是捂着脖子头皮一阵发麻。

“看样子，应该是圈哥那伙子人中的一个。”茅无极推测道。但此人死得如此恐怖，究竟是谁干的？对此，他也没有任何眉目。

事实也证明了茅无极的推测。在一块断裂的石碑后面，保安队员祥子找到了一个灰扑扑的头颅，沾满血污的头发已经结成秆，脸上仍挂着惊恐万状的表情。

“是圈哥。”那贼眉鼠眼的样子，阿桓一眼就认了出来。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唉，都是贪欲惹的祸。”玄空摇了摇头。

“谁在那！”阿桓忽然大喝一声，吓了大伙儿一跳，回过神来时，但见他提剑往一处阴影处快速奔去。

没一会，阿桓便揪着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走了出来，一脸解气的样子，他之前一直怀疑有人在跟踪，这次终于抓了个现行。

那人蓬头垢面，身材魁梧，看起来个子挺高却一直低垂着头，被阿桓揪出来的时候一直瑟瑟发抖，仔细看时，发现他竟没了右手，只用一团破衣布包住了手腕。

“师父，这小子一直鬼鬼祟祟的跟踪我们，说不定是紫月的同伙。”

那人被推推搡搡的带到茅无极面前，一晃一晃的，脚底像是踩着风，随时都有可能跌倒，他抬头一看自己被一圈三八大盖给指着头，怪叫了一声，转身就要跑，又被阿桓给抓了回来。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哇呜呜呜……”

那人抱着脑袋，神经质地大喊大叫起来，当他看到不远处圈哥的无头尸首后，像是什么东西哽住了喉咙，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呜咽声，裤裆里全尿湿了。

马如龙被他身上强烈的臭味给熏得不行，一边骂着一边用枪托子往他脑袋上砸，“狗X的，真晦气！”

老蔡看不下去，赶紧将他拦住，“你拿个疯子出什么气？越打越疯！”

茅无极听声音只感觉十分熟悉，讶然道：“他是王四宝！”

大伙儿都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可无论茅无极怎么问，王四宝都是流着涎水，疯疯癫癫的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套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疯成这样？他们在地宫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玄空这时感觉王四宝腰部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晃了下眼睛，仔细一看，发现

是个血红色的玉饰，时不时还会发出幽幽的暗光。

“这是……血如意！他们还真的找着了！”玄空大吃一惊，他将血如意攥在手里，只感觉一阵淡淡的温热直入心肺，“原来传说都是真的！”

“哈哈，听说这玩意儿价值连城啊！我们不是发财了？”白面儿满脸兴奋地说道。

其他人听了，眼中也都露出狂热的色彩。

阿发也是心中喜极，一边搓着手，一边试探性地问道，“师父，这血如意，你打算怎么处理？”

茅无极神色严峻，“听说血如意是用人血浸泡而成，本就不是什么祥瑞之物，几百年来，不知多少亡命之徒想得到它，最后都枉送性命，我觉得应该尽快毁掉，或是藏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免得心术不正的人再惦念。”

“啊！这会不会……太可惜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啊！”阿发急道。

茅无极白了他一眼，“发儿，我问你，对咱们修道之人而言，这些身外之物和拯救苍生，哪个重要？”

“当然是拯救苍生……”阿发涨红了脸，赶紧退了下去，又是被阿桓一阵嘲笑。

“别瞎扯淡了，我说茅道长啊，您这是想独吞吧？”

不知谁冷冷地说了一句，茅无极回头一看，却是耕作组的光头强，他是在城关随着牝子一道过来的。这光头强以前是个无所事事的流氓地痞，好吃懒做，平时就爱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在黑水镇里名声臭得跟南镇那口荒废好久的烂泥潭一样，是个典型的认钱不认人的主儿。

牝子见茅无极脸色不对，赶紧用肘子推了推光头强，“你小子，少说两句！”

光头强像没听见似的，嘴里依然叽里咕噜的，“敢来这里的谁不是豁出命了的，好歹要给我们分一点不是？”

听他这么一说，人群中几个心被瘙痒的人也跟着小声附和起来。

巧云愤愤不平，“喂，光头强，我师父是这样的人吗？要不是师父宅心仁厚留着你，你早被赶出黑水镇了，你不感激还自罢了，现在还反咬一口，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呢……”

“云儿，算了。愿意来的留下，想走的可以离开，不强求。”

茅无极言简意赅，却又格外有分量，吵吵嚷嚷的大伙儿立刻安静了下来。

光头强见撕破了脸皮，也不客气了，“没好处又危险的赔本买卖，我可不奉陪了。”说着哼了哼鼻子，开始往回走。

“你个狗X的混小子，快给老子回来！”牝子气道，人是他带来的，这么个收场让他感觉很没面子。

“牝子，随他去吧。”茅无极摇了摇头，不再理会。

玄空把血如意交给茅无极，提醒道：“这么个宝贝，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留着或许派得上用场。”

“嗯。”

可茅无极刚一接过血如意，便感觉整个身子像被闪电劈中一样，从脚底直麻到头皮，腹部更是抽疼不已。虽然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经常没来由的腹痛，可这次却似乎来得更为剧烈。

玄空见茅无极头上冷汗涔涔，奇怪道，“茅兄，怎么了？”

“老毛病了。”茅无极虚弱地说道，他捂着腹部，显得很憔悴，人也有些摇摇晃晃，阿桓忙将他扶住。

玄空道：“道兄，病来如山倒，拔病如抽丝，可不能不当回事啊，回头还是找个大夫看看的要好。”

阿桓抱怨道：“你以为没看啊，大夫都说师父的身体壮得像头牛，一点事都没有，我看都是些骗人的鬼话，那些庸医眼里只有钱！”

玄空疑惑道，“你师父这样多久了？”

“从我入门起就是这样了，得有好多年了吧！”

“我琢磨着应该是早年修炼不得法积累下来的痼疾，寻常大夫怎么医得好？”茅无极身体稍缓，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我看没那么简单。”玄空若有所思道，“茅兄日后有空可来我九华山一趟，我与师弟玄寂看是否能用佛法为你化去病障。”

茅无极颔首道，“那就有劳大师了。”

这时，王四宝一边手舞足蹈地比划，一边嗫嚅着，“怪物来啦，别杀我，别杀我……”

茅无极叹了口气，不忍心丢下他一个人，只得让保安队的小魏子带着他一起走。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不知不觉已是到了傍晚时分。

黑水河，吊桥附近。

保安队员刁子坐在桥边的石墩上，衣襟大敞，边用帽子扇风边啪嗒啪嗒抽着卷烟，枪则被随意地扔在脚下。

“怎么还不来？”刁子烦躁地将剩下的半截卷烟甩在地上，踩了个稀巴烂，边往西镇的方向极目眺望。

自从茅无极一行人离开后，他和喜宝，还有川子便被二麻子安排到黑水河附近巡视，一个时辰前，喜宝愣是说看见西镇那边有动静，又不敢一个人过去，三人便又按老规矩开始划拳，最后刁子赢了，继续留下来放哨，喜宝和川子则穿过吊桥过去看看情况。

“狗X的，不会又偷偷背着老子喝酒去了吧！”刁子心里暗暗想着。

天色越来越暗，刁子也越来越焦急，往常到了这个点，早应该把吊桥给拉上来的，他十分清楚大晚上正是西镇那帮畜生们撒欢的好时光，可两个伙伴都没回来，这吊桥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

一泡尿撒了一半的时候，吊桥尽头，一个人影正慢慢朝着黑水河对岸走来。虽然距离太远看不清面目，但刁子根据那身衣服和体型很快就认出那人是喜宝，喜宝那锅盖似的将军肚早已成了他的招牌。

“娘个批的，要死啦！这么晚才回来！”刁子扯着嗓子，骂骂咧咧着。

渐渐的，刁子发现喜宝似乎有些不对劲。他走路的姿势极为奇怪，几乎是走一步，挪一步，像是一只腿使不上劲似的，迎面吹来的河风将他的衣角掀了起来，盖住了整张脸，白花花的肚皮一弹一弹的，也不见他把衣服给拉下来捋捋。还有一点，就是他跨在肩膀上的枪不见了，要知道，那杆三八大盖以前是李副官用过的，是最新的型号，他可宝贝得紧。

“喜宝，川子呢？”刁子问道。

喜宝不答话，只是依旧姿势怪异地越走越近。

刁子似乎听见了一些类似狼犬低嚎发出的声音。

风停了，盖在喜宝脸上的半边衣角落了下来，露出一张惨白而狰狞的脸。

刁子一眼就看到了喜宝那双像血红玻璃球似的眼睛，不禁倒抽了口凉气，“喜宝……你……你怎么了？”

喜宝盯着刁子，脸皱成了一团纸，嘴中两排尖利的獠牙上下摩擦着，发出“咔

咔咔”的声音，随后尖嘶一声，一下子就将刁子扑倒在地。

“啊！”刁子大骇，一脚将他从身上踹开，随后抓起地上的三八大盖就朝着喜宝身上放了两枪。

喜宝的脸上被打掉了一块肉，肩上也挨了一枪，他却只是顿了顿，像丝毫感觉不到痛苦似的，继续朝着刁子的方向走来。

砰——

又是一声枪响，喜宝那肥嘟嘟的肚子被打开了花，随后，他身子向后一仰，像根木头似的倒在一片臭烘烘的污血之中。

刁子走过去，发现喜宝仍在地上挣扎，他的嘴一开一合，使劲咬击着牙关，发出骇人的“吭吭”声，一副不咬到刁子誓不罢休的感觉，可无论他怎么挣扎，却始终无法再爬起来，这时刁子注意到，喜宝的小腿被一大截肠子给缠住了，只要他一动，立刻就会被绊倒，刁子一阵恶心反胃，差点当时就吐了出来。

“对不住了啊，兄弟送你一程，比你做僵尸强！”刁子将枪口抵住喜宝的脑门，扣响了扳机。

刁子站在喜宝的尸体旁，眼角忽然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阴影盖住了自己的影子，身后凉风阵阵。

一股恶寒从心底升起，头皮上都是鸡皮疙瘩，刁子屏住呼吸，一回头，正撞上川子那凶厉的眼神。川子有一米八八的个头，瘦骨嶙峋的刁子在人高马大的川子面前就像是只猴似的，此时的川子看起来极为恐怖，整个鼻子已经被完全扯掉了，白森森的鼻骨此时仍在突突地往外冒血，整张脸上黑筋盘绕，像是树木的纹理一样。

川子嘴角带着诡异的微笑，看上去阴森无比，邪气凛然。

刁子还没叫出声，就被力大无穷的川子给抱住脑袋像拧柿子似地凌空提了起来，随后，川子大拇指上尖锐的指甲深深地扎进刁子的眼眶之中，将那两颗因恐惧变得瞳孔大张的眼球给生生地抠了出来，一时间，鲜血飞溅，染红了半边天。

刁子撕心裂肺地干号着，挣扎着，嘴唇在剧烈的痛楚之下抖个不停，任凭他如何挣扎，川子那被染成血色的大手却越是像钳子似地牢牢将他锁住。

夕阳的余晖在河面上投射出血腥恐怖的影像，倒影中，随着一声令人心惊胆寒的如同骨骼开裂的“嚓嚓”声，刁子的脑袋就像西瓜似的，从中间分出一条缝，

被川子给活生生地掰裂成了两半，鲜血混着脑浆子突突涌出，一波波地抛洒在河面上，引来了争食的鲫鱼，此时刁子残缺的脑壳毫无生气地耷拉在脖子上，身体却仍在半空中像羊痫风似地一阵阵抽搐着，川子血口大张，狂暴地发出一声慑人心魂的长啸……

第三十二章
鬼髯血蝙蝠

妖师冢。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道长，等等，等等我啊……”

原来是之前一直吵着闹着要离开的光头强。

“你怎么又回来了？”茅无极问道。

“我看是一个人不敢走吧？瞧你那样儿，怂得跟老鼠似的。”阿桓撇了撇嘴。

光头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是啊……你们不知道，咱们进来的入口给人封住啦！这下惨了，要死在这了……”

“不可能吧？咱们刚来时不还好好的吗？”巧云讶然道。

“你看我这样，还骗你不成？”光头强一脸狼狈。

老蔡皱眉道：“看来是有人不想让我们出去啊！”

玄空微微颔首，“没办法，已经到了这一步，只得硬着头皮走下去了，说不定在地宫里会有其他出口呢。”

“光头强，你脚下是什么？”茅无极忽然说道。

他这才回过神来，不知何时自己的小腿腕子上缠上了一根食指粗细的银色绳子，看不出是什么质地，一直自下而上延伸到远处的天花板上。

“什么鬼东西？”光头强一脸茫然，腿蹬了几下硬是没甩开。

茅无极道，“一定是你刚才踩到什么东西了。”

“嘁，一根绳子有啥大不了的？”光头强扁了扁嘴，不以为然地开始解起腿上的绳子来。

还好，看起来是个活结。

“别乱动，可能是个陷阱！”

玄空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但他的话还没落音，只听唰唰两声，那银绳忽

然一阵紧缩，崩成了一条直线，瞬间便将光头强给倒吊了起来。

光头强在半空中像颗秤砣似地甩来甩去，不断地喊救命，离得最近的猴子目视着不太高，跳起来抱住光头强就铆劲儿往下扯，在两人的重量之下，银绳蓦地下沉了一小段距离，却不料带动了一个联动的机关，一柄悬在绳索上的镰刀冲破侧面的墙砖，朝着众人疾飞而去！

这镰刀巨大无比，比一个人还大，锋利的刀刃倒挂在铁索之上，在重力的作用下像钟摆一样运动着，来势汹涌，寒光闪闪。飞镰从毫无防备的光头强和猴子身上划穿过去，又向着不远处的老蔡和牦子的方向飞来！

“小心！”茅无极一声惊呼，提起天师剑就飞奔过去，剑身与刀锋激烈碰撞，发出一声尖锐的铿鸣，火花四溅；玄空指尖的气劲也恰时赶到，点在刀面上叮叮直响，然而两人却只是减缓了飞镰的来势，老蔡和牦子躲避不及，眼看着命在顷刻。

就在这危急关头，一个白森森的物事飞快地划过，在半空中转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弯后，又飞了回去。

飞镰上的钢索被斩断，强大的离心力让飞镰脱离轨道，重重地撞在对面的立柱之上，整个刀锋都深深地镶嵌了进去。

云中子潇洒地接下回旋刃，又若无其事地重新挂回背带上。

老蔡瘫倒在地上，望着头顶的飞镰，面如白纸，心里突突直跳，牦子也似乎被吓傻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伙儿回过神来再去看光头强时，发现他已经被飞镰给斜劈成了两半，两瓣肺叶都露了出来，失禁的下半身一边抽搐着一边突突地放尿，血水和尿水混成了一堆，场面血腥无比。

猴子转过身，步履蹒跚地朝着大家走来，他的脸像一张僵硬的囊饼，保持着惊惶骇然的表情，身子走一步往下坠一下，一双木然的手似乎想往脸上放，可才到半途，脸上的血便像帘幕一样地流了下来，从额头直到下巴，整整一大圈，随后，可怕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他整张脸连着血肉肌肤像是刚切下的柠檬片一样从脑袋上直接滑落了下来，霎时间变成了白森森的骷髅骨！

猴子倒在地上就没气了，他的死相十分骇人，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几个心理素质差点的保安队员再也忍不住，扶着墙角大吐起来。

王四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见大家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只觉得好玩，

兀自自言自语地傻笑个不住。

“你抓不着我！抓不着！……呵呵呵……哈哈哈……”

王四宝白涎涎的唾液流了一身，在下巴上几乎形成了一道帘幕，看得人恶心不已，他对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熟视无睹，竟还捡起猴子掉在地上那张血淋淋的脸皮在手中把玩，随后又带在自己脸上，像个孩子发现新玩具似地兴奋得又蹦又跳。

看着那张诡异的人脸，茅无极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仿佛看到满脸是血的猴子从地上爬了起来，口中似乎还在喊道：救我，快救我，我不想死啊……

猴子是牤子的小老弟，自家兄弟死得如此凄惨，本来心里就不好受，看到王四宝在那玷污死者，牤子气不打一处来，抓起王四宝就要一顿痛揍，还好被其他人给拦住了。

“算啦！何必和一个疯子一般见识？”老蔡叹了口气，摇摇头走了。

一路上损兵折将，接连死了四个人，茅无极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却十分不好受，这几个人中，最大的光头强三十二岁，最小的猴子才十八岁，本应该是青春年华的大好光景，哪知却遭此横祸，死无全尸，除了惋惜，茅无极心里更多的则是自责，只恨自己没能力保护他们。

玄空像是看穿了茅无极心思似的，轻轻拍了拍他肩膀，眼神中更多的则是安慰和鼓励。

这条机关密布的死亡回廊，虽然并不长，但对于大伙儿来说，却像是跋涉了千里一般遥远。

终于到了尽头。

穿过一道被毁掉的青砖墙，众人来到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密室，密室顶端密密麻麻地铺满了石砖，仿佛一个大石碗倒扣下来一般。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知名的味道，有点儿像过潮后发霉的气味。一大圈闪烁着绿色幽光的罩灯镶嵌在圆顶内壁，围成了一副诡异阴森的绿色光环。

借着这幽幽绿光，隐隐约约可见密室里有十几个方方正正的石台，呈环形排列，每个石台上都放着一具棺椁，伴随着冷色调的光晕闪烁，乍看之下感觉阴森至极。

在这样的墓葬堆里，马如龙感觉汗毛都快竖起来了，头上一阵阵地直冒冷汗，大气也不敢出。

“怎么前面没路了？”巧云皱眉道，“这就是紫月的陵寝吗？”

云中子摇摇头，“我看不太像，这更像是一处用来混淆视听的疑冢，这地宫是他精心设计的，哪能让我们这么轻易就找到他？”

老蔡也表示首肯，“据一泓的手记上记载，妖师冢至少有两层，如果算上一些未经探索的耳室，还真像个迷宫一样。”

“可是怎么去第二层呢？”

“找找看，说不定这地方有玄机呢！”

茅无极在棺椁间穿插巡视着，希望能发现些有价值的线索。这些棺椁无论从材质、做工上来看，都属上乘，棺椁四周雕刻着各种张牙舞爪的祥瑞之兽，似乎充当着这些已故去人们的守护神，防止外人侵扰。

每个棺椁后都有一盏套着罩子的柱灯，天长日久，灯火早已经熄灭了，上面结满了厚厚的灰尘，如果细看，每个柱灯的灯罩上都画有一只动物的图案，有虎、牛、马、龙等，加起来正好是中国传统民俗里的十二生肖。

这些棺椁的主人究竟是谁？

阿桓准备推开一具棺木看个究竟，茅无极却冲他摇了摇头，天知道这些棺材里会有什么古怪的玄机呢？

茅无极站在门口的位置，远远地望着石室内的布置，脑子里忽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就是这灵光一闪的瞬间，被他牢牢抓住了。

“师父，是不是想到什么啦？”巧云最会察言观色了。

“云儿，你让大家把棺椁后的罩灯都点起来。”

巧云揭开灯罩，但见灯托中有一种黄褐色的油状物质，十分黏稠，隐隐还有种刺鼻的气味，她听说过一种长明灯，相传能燃烧几百上千年而不熄灭，不知是否与这些灯有关系。

放了几百年，稍有些水气渗入，灯芯噼里啪啦地烧了一阵，很快就变得透亮起来。

十几个罩灯相继被点燃，光亮连成一片，让大伙儿感到惊奇的是，罩灯竟在石室中央的圆周位置投射出一个奇怪的橘色图案。

这个圆形图案被分割成十六块大小不一的区域，而罩灯上的十二生肖动物图在图中各占了一个位置。

一直沉默的玄空忽然捋着胡须哈哈大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道兄果然高明。”

两人心领神会地在橘色图案中跨了几步，只听一阵齿轮转动的咯吱声，地上的石块开始浮浮沉沉起来，经过一阵魔方似的奇妙变化，一个三角形的石台高高地隆了起来，石台的三个角各对应着一个向下的方形入口，入口里有石阶向底层一直延伸而去。

每个入口处都隐隐自里而外地透射出荧绿色的光芒，看上去清冷而阴森，就像是山里的冥火一样。

大伙儿都被眼前的变化惊呆了，巧云又是兴奋又是不解地问道：“师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茅无极笑道：“这是风水学中的‘六壬十二罡’排列，每个生肖对应着一‘罡’，我和玄空大师方才按六壬走出奇步，破壬解罡，巳门一开，阵法自然就解了。”

老蔡对风水之说多少有些了解，听得是连连叹服：“道长对风水玄学的造诣之深，实在是佩服。”

茅无极淡淡一笑：“风水与道术一脉相承，我不过是术业有专攻，略知一二罢了。”

这时，石室里响起了一阵极轻微的像是老鼠活动的吱吱声，大家都没注意，只有云中子听得真切。

“嘘，好像有什么声音。”

云中子做了个噤声的动作，从刚进来密室起，耳聪目明的他就发现四周总会窸窸窣窣地冒出一些莫名的嘈杂声，但当他定下神来去认真细听时，那声音却又是消失不见。

阿桓张着耳朵，愣是连蚊子嗡的声音也没听见，便取笑道：“哪有什么声音啊，我看你是脑子不清醒，出现幻听了吧？”

“真的啊，刚才明明有的。”云中子坚持道。

巧云白了阿桓一眼说：“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刻薄啊？”

阿桓吸了吸鼻子，不以为然地撇过脸去。巧云见他这个态度，也不想再理他，两人各自生闷气。

白面儿这一路上心惊肉跳，都没敢吱声，他不经意间抬头往石室的穹顶上一看，差点没给吓得魂飞魄散，却见穹顶周围，亮着无数双闪着红色幽光的眼睛，

正狠狠地窥视着这群闯入者！

白面儿屏住呼吸，用肘子推了推身旁的马如龙，朝着头顶上指了指。

马如龙本来就胆小，吓得是哇哇大叫，石室内立时响起一阵骚动，无数只黑乎乎的东西怪叫俯冲下来，那架势铺天盖地，顷刻工夫便将猝不及防的众人给包围得严严实实，放眼望去地面已经成了黑麻麻的一片，像是老天泼了一盆浓稠的墨水下来。

整个后室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不断可以看到火舌子从枪口喷出，却根本听不见声音，枪响和惊恐的呼救声全被那群东西嘈杂的嘶叫声给掩盖，它们的叫声十分尖锐，也很奇怪，不像任何一种动物发出的声音。

阿桓毫无防备，只顾着往后退，一个踉跄没站稳，硬生生地撞在一具厚实的棺椁上，只感觉眼冒金星，后背火辣辣的疼，他这才发现这群黑乎乎的东西竟然是蝙蝠，不过看着这些蝙蝠块头大得惊人，张开双翼能有人大半个手臂那么长了。

这种蝙蝠名曰鬼髯血蝠，乃是西域猴头蝠引进中原后的一个变种，常年聚居在洞穴深处，或是千尺深渊之中，性情暴虐无常，平时以附着在岩石上的爬虫类生物为食，也喜食人畜精血，对鲜血的渴望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值得一提的是，鬼髯血蝠模样也和寻常蝙蝠有所不同，脸长得跟猴子很像，红通通的十分可怕，弯钩似的牙齿直伸到唇外，一旦发动攻击时就会龇牙咧嘴，像水蛭似地死咬住猎物不放，极难摆脱。

茅无极剑锋疾走，风声隐隐，周围的血蝠像树叶似的一排排往下掉，玄空和云中子分别祭起了真气罩，尚且能自保，其他人可就没这么好运了，或仰或躺，痛叫连连，或多或少都被咬上了几口，马如龙叫得最惨，像死了亲爹娘似的，抱着脑袋在地上不住打滚。

阿桓边躲避着攻击，边找寻着巧云的身影，他看到白面儿拿着个火折子在头上挥来挥去，一大群血蝠示威性地朝他怪叫着，却又不敢进身，他灵机一动，难不成这些血蝠怕火？正寻思着，冷不丁大腿上被一只血蝠咬了一口，疼痛钻心，他扯住那只血蝠的翼手，费了好大劲才从大腿上拔了下来，那血蝠的牙齿已经被染得血红血红的，一边不甘心地怒叫，一边狂暴地在阿桓手中大力挣扎，阿桓一阵恼怒，像扔铅球似地将它狠狠摔在墙砖上，顿时砸成了一摊肉饼。

“师父，救命啊！”

一声惊叫吸引了茅无极，是巧云！

此时的巧云被逼到了一处墙角，且战且退，手臂上的衣服已经被撕成了一条条的，露出了白皙水嫩的肌肤，她绝望地挥舞着手中的长鞭，十来只刚刚被击退的血蝠又换了个方向继续朝她飞袭而来。

“急急如律令，收！”

情急之下，茅无极掷出法器‘诛邪网’，将那十几只血蝠全都罩在了网中。诛邪网是一种加持的特殊法力的茅山法器，看起来和普通的渔网差不多，但网眼更大一些，而且韧性更好，每个节点上还串着一枚古铜钱，意指‘借阳锁阴’和‘阴纳阳出’。

诛邪网像通了电似的，每根网线上都放出闪闪橘光，血蝠在诛邪网中大力冲撞着，震得网上的铜钱叮叮直响，任凭身体被灼烧出一阵阵焦臭熏天的白雾却也毫不后退，这让茅无极对这群疯狂又恐怖的生物十分吃惊。

“它们怕火！大家快把火仗集中起来！”阿桓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果然，熊熊火光中，逞凶的血蝠都被逼退了好几尺，只能望着大伙儿干巴巴地瞎叫唤。

“这就好办了。”

茅无极嘴角勾出一笑，捏出一张御火符在火仗上啪的一下点燃，随后边念咒边将火符高高地抛向空中，只见烧烬的符灰腾地一下化作一条炽烈的火龙，接引着火仗上的火苗开始在后室上空盘旋飞舞起来，一时间火光漫天，俨如白昼。

每个人的脸上都被火光映成了红色，被火焰席卷的血蝠开始像下雪似地纷纷往下坠，一股股浓烈的焦臭熏得人直反胃，剩下的血蝠则像逃难似地往后室外飞去了。

就在大伙儿还在为眼前的景观啧啧称奇的时候，保安队的小山跑过来，一脸灰土地哭诉：“我哥不见了，快帮我找找啊……”

最后，在一个棺材底下，大伙儿发现了被吸干了血的大山，他怒目圆睁，整张脸惨白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身上的保安队服几乎被撕成了碎片，裸露的肌肤上满是大大小小的咬痕，随便一数就有好几十处，当大家赶到时，仍有两只吸饱了血的蝙蝠意犹未尽地在他身上爬来爬去。

“滚，给我滚开！”小山拿着火狠命甩去，血蝠受惊，吱吱叫了两声飞走了。

小山痛苦地跪在大山尸体旁，哭得像个孩子。实际上，刚满十八岁的小山

也只是个孩子。

最后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大家或多或少都遭了些咬伤，伤得最重的要属马如龙了，他的脸最遭殃，肿得跟个包子似的，看起来活脱脱像个猪头。

玄空在他伤口处检查了一阵，说道："还好这些蝙蝠只是吸血，并没有多少毒性。"

"那你帮我看看大概什么时候会好啊，我这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啊！"带着哭腔的马如龙含糊不清地说道。

"我倒觉得你现在比以前更好看了呢！"阿发打哈哈道，回头一看大家因为大山的死一脸悲伤的神情，这才发现场合不对，赶紧尴尬地咽了咽口水。

据一泓的手记来看，地宫的第二层更加凶险，他们之前被困的山洞，也就位于第二层的平行位置。

稍上规模的墓冢，为防盗墓贼的光顾，通常都会设立几个疑冢，妖师冢也不例外，这三个入口，哪个才是紫月真正的栖身之地呢？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举棋不定。

茅无极掐指一算，吃了一惊。原来不知不觉已经进来大半天了，只有两个时辰不到就到子时，而子时一过，就是千年一遇的九星连珠天象，如不尽快阻止，只怕天劫降世，一切都晚了。

一个一个探索显然已经来不及了，茅无极当机立断，将所有有生力量分成三组，分别从不同的入口进去，一旦发现紫月踪迹，便以摄魂铃相互通知。

当得知自己和阿桓分到一组后，巧云首先叉着腰表示了抗议："我才不要和师哥一组！"

茅无极摇摇头，"云儿，别胡闹，你们师兄妹不是经常一起行动的吗？"

"不管，人家就是不要！"

阿桓也来了气，反唇相讥道："你当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啊，跟着你的云大哥好了！"

"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妹，何必呢……"

老好人阿发见气氛尴尬，忙出来打圆场，可话才说了一半，巧云和阿桓同时指着他喝止道："闭嘴！"

茅无极也不知道两人为什么怄气，但他是知道巧云那执拗脾气的，为难道："那要不……桓儿和发儿一组？但以你俩的修行，也没到能独当一面的地步……"

“这样好了。”玄空插了进来，微笑道，“我和他们一组吧！道兄可放心把你的两个宝贝徒弟交给我？”

“有大师在，那是最好不过了。”茅无极长舒了一口气。

经过一番商讨，巧云、云中子、牝子、小山一组，阿发、阿桓、玄空、白面儿、李福一组，剩下的则由茅无极带队。

“对了，王四宝呢？怎么不见人？”茅无极忽然想起还有这么个人来。

“在这呢！”保安队的老泉指着一个罩灯后面的位置，捏着鼻子跑了回来。

还没走近，大伙儿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酸臭味。

原来王四宝在地上拉了泡屎，蝇虫乱飞，臭气熏天，望着众人厌恶的眼神，他还恬不知耻地傻笑着，嘴里流出的哈喇子和地上的稀屎混成了一片。

“呀，真恶心！”巧云又是羞愧又是厌恶，赶紧别过了头。

“咦，他看起来好像没被蝙蝠咬哦！”

“臭死个人，身上的泥搓下来能糊墙了，你让蝙蝠从哪下口？”

牝子和老泉几个插科打诨道，引来一阵哄笑。

“这个死疯子，咱还是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这怎么行？好歹是条人命。”茅无极叹了口气，“还是我来带着他吧！”

“善哉，善哉……”玄空微微一笑，“道长菩萨心肠，必然福泽无限。”

第三十三章
黑水镇异变

刚到凤凰镇，还没来得及在茶坊里灌一气儿凉茶，二麻子就火急火燎地往周太爷府上赶。

这周太爷本是黑水镇人，和前任汪镇长是世交，家道中落后，离开黑水镇四处闯荡，后来走了狗屎运在凤凰镇郊发现一片锡矿，开矿场挣了大钱，又娶了个老婆，便在凤凰镇扎根了。周太爷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人是富了，却也不忘接济乡里，口碑顶呱呱，在当地人看来，是个大善人。

前段时间周太爷听说黑水镇里僵尸闹得凶，便给当时的代镇长茅无极休书一封，信里说是要给黑水镇捐五根金条做善款赈灾用，可盼星星盼月亮的等了快一个月却连一粒金粉都没见着，恰好此时镇里的军火库吃紧，子弹箱眼看着就见底了，这没子弹怎么打僵尸？怎么防卫黑水镇？茅无极人又在妖师冢，二麻子心急如焚，无法可想，这不，便厚着脸皮地跑到凤凰镇找周太爷想办法。

五根金条是什么概念？按当时的物价折算，至少可以在军火贩子那买两门汉阳造仿克虏伯的野山炮了，黑旋风引以为豪的轻机枪则能买十挺，三八大盖的子弹能买两万多发！

周家小姐周莺莺二麻子是见过几面的，十六七岁，不甚熟络，但嘴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每次见二麻子都哥哥、哥哥的叫，听得他一个穷酸小子心花怒放。周莺莺的生母去世得早，也就是周太爷的原配，虽然莺莺早早地失去了母爱，却被周太爷宠的紧，虽然不受二姨太三姨太的待见，但因为有周太爷护着，表面上对她都还是客客气气的。

到了周府时天已经擦黑了，远远地看见大门挂着两丈长的招魂白幡，门旁的对联和门神早被白纸蒙了起来，两头石狮子也被人披上了一块白布。二麻子心里咯噔惊了一下，难不成周府出事了？

门口人来人往像集市庙会一般，进的出的络绎不绝，有的一脸悲戚，有的

故作庄重，有的皱着眉头，有的嬉笑自若一脸无所谓。周家家仆都穿着素色的丧服，有来有往的又接又送，招待各位客人，还有的专门点起二踢脚，“吱——嘭！”的响声不绝于耳。二麻子一身下等军装，像他这种身份，是没有人迎接的。他走到门前，见一个家丁打扮的毛头小子皮哭肉不哭地站在门口，凑过去道：“小哥，周府这般热闹，是谁去世了啊？”

小家丁一双势利眼上下打量了他一阵，“你是谁呀，管那么多干吗！”

“嘿，你这小哥……”二麻子干笑了一声，从兜里摸出几吊钱往他手里一塞，说道，“我是从黑水镇来的，是周太爷的朋友，想和他来商量点事儿，还望小哥行个方便啊。”

小家丁将钱收好，无声一笑，故作神秘地道：“恐怕你来得不是时候哟，周太爷昨晚死啦！”

二麻子心中一沉，“啊！不会吧，他怎么死的？”

“后天就出殡下棺了，怎么不会？”小家丁小声说道，“早上三姨太在和二姨太争家产，谁先迎了周太爷回家，谁就能做主办丧事，家产就能多分一份。嘿嘿，你没瞧见三姨太眼都红了？看着吧，周家还有好热闹呢……”

二麻子一呆，旋即想起莺莺。看样子周家两个姨太太现在是攒足了劲要瓜分掉周太爷遗产的，她怎么办？她生母去世得早，现在这情形，她一个女孩子家，虽然生性开朗聪慧，可是夹在两个后母中间，一定要受尽委屈的。

“院里还是周管家掌事吧？”二麻子又问道，他想周太爷死了，没准能找周保要到这笔善款。

小家丁一咧嘴，“现在哪还轮得到他？二姨太三姨太已经撕破了脸，周管家也被撂在一边了，急得他几次都想甩了丧服走人呢。”

二麻子向门内看看，也是乱哄哄一片，便问道：“那你家小姐呢，她在哪儿？”

“不知道，她这几天被闹得心绪不宁的，绷着脸谁都不理……”

二麻子叹了口气，“好好的一大家子，弄成这个样子……”

小家丁拍了拍二麻子肩膀，反倒安慰起他来，“兄弟啊，这都是大家大院里常有的事儿，见多了就习惯了。”说着朝里面努了努嘴，“我看你也不像个有身份的人，是想来混吃混喝的吧？赶紧进去吃口热饭才是要紧，别家的事，就别问那么多了。”

二麻子走进门，只见周家外院里露天摆了二十多张大圆桌，宾客们都坐着

喝茶说话，眼睛却不住地向正堂屋里望去，耳边嗡嗡响成一片。二麻子无心听他们说什么，想来也都是二姨太三姨太的是非，向正堂看，却见周太爷的棺材摆在正中。周家二姨太三姨太一人坐了一把交椅，眉眼不善地暗暗较劲，周保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说着什么。

二麻子摇摇头，绕过正堂便向中院走去，猛地听到中堂中二姨太尖刻的声音大叫道："周保你这是什么意思？老三接了棺材回来她就能当家？屁话！怎么说我都比她大些，我的位子在她之上！我来周府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在哪个窑子里发骚呢……"

"你放屁！谁不知道你的底细？"三姨太也大叫出声，"你还不是八大胡同里的婊子，现在倒跟老娘甩身份！你要是有心，为什么不早点接周太爷回来？谁知道昨晚是和哪个野汉子黏糊着了……"

周保急得快要哭出来，"两位太太低声些吧，这……这么多客人呢……"

等了好一会儿，周保终于出来了，一脸垂头丧气，二麻子见状赶紧凑了上去，将来意说了一遍，接着又拿出周太爷的亲笔书信。

周保扶着个老花镜一边看信一边点头，"我记得老爷子好像是有提过这么个事。"

二麻子一听喜出望外，"周管家，你看方不方便现在把这个善款兑现？"

周保取下眼镜，无奈地叹了口气，"唉，你也看到了，周家现在这么个情况，我也做不了主啊。"

"那怎么办啊？黑水镇等着这笔钱救急呢！"

周保把信一折，拉着二麻子的手道："你随我来，我和两位姨太太说说看。"

"那就有劳了。"

哪知，周保才汇报了一半，二姨太就怒目一瞪："什么？五根金条？你当咱周家是开金矿的吗？"

三姨太翘着个二郎腿，将绣帕一挥，也是撇嘴道："唉哟，这老爷刚一死，什么牛鬼蛇神都来啦，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啊，老爷不在了，死无对证，你现在说什么都可以……"

在钱的方面，先前吵得面红耳赤的二姨太和三姨太倒能保持出奇的一致。

二麻子一听急了，"可这白纸黑字的，能有假吗？你看看，这可是周太爷的亲笔字迹……"

“拿来我看看。”二姨哼了哼，将信接过随意扫了一眼，立刻就撕成了两截，扔进了旁边的火盆里，“这哪是老爷的字迹啊？我还能不知道？分明就是模仿的嘛！”

“二太太，这确实是老爷的亲笔信……”周保看不过去了，小声提醒道。

二姨太一听脸都绿了，“闭嘴！你这老不死的，胳膊肘再往外拐就给我滚出周家！”

二麻子见她死不认账，气不打一处来，“你这分明就是胡搅蛮缠！堂堂周家，怎么像个市井小民一样的抵赖？”

在场的宾客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三姨太见势不对，一下子就趴在周太爷的棺椁上开始装腔作势哭了起来，“老爷呀，你尸骨未寒，就有人上门追债，这让我们几个妇道人家可怎么活呀……”

二麻子被她那副嘴脸弄得直反胃，知道钱今天是肯定要不回来了，便撂下一句话，“你们两个泼妇，等天劫降世，大祸临头的时候，看这些臭钱能不能买你们的命！”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一群围在门口看热闹的宾客还以为是黄毛小子危言耸听，都是哈哈大笑。

还没走多远，周保就追了出来，为难道，“实在对不住啦，代我向茅道长赔个不是，就说是周保替老爷说的。唉，周府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也不想再待了……”

“这事也不能怨你，别往心里去。”二麻子拍了拍周保的肩膀。

三姨太这时也走了出来，轻蔑地看了二麻子一眼，扭着屁股的往后堂的楼上去了。

二麻子不想理会她，又问道：“你们小姐在哪里？我想向她道个别。”

“她啊，在后堂呢！因为三姨太说女孩子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做个大家闺秀。每天的吃喝都有人送进去，连一个周家外的人都见不到，想来也憋屈死了……”

二麻子又是心疼又是担忧，“我去向她道个别。”

周保摇摇头，“别傻了，三姨太早吩咐了家丁看守着，你能进得去？”

“我自有办法。”二麻子神秘一笑。

相比于喧闹的中院，后院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二楼和三楼的两间房还亮着灯。

二麻子拜师徐老倌虽然没多久，但也多少学了点皮毛功夫，他见四下没人，轻轻地爬到二楼的窗户的顶檐上，深吸一口气，使了个“倒贴壁画”的身法，双脚钩住房檐，一头倒吊下去，眼睛正挨到窗户纸前。刚要向里瞧，才发现垂下去的辫子很是碍事，便慢慢拉起用嘴咬住，心里头怦怦直跳，显得有些紧张，他不禁心里自嘲道，“看来老子还是不适合做贼。”

伸手将窗纸轻轻捅破，手扶着窗棂，眼睛凑近了向内看去。

随即便听到里面一阵“呜呜呀呀”的声音，显然三姨太正和人交媾，声音虽不大却清清楚楚地传入二麻子耳中，他心头登时一乱，险些掉下去。忙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张眼向内看。

却是三姨太的房间。

房间里摆满了金银玉器，富丽不凡，靠北面有一张红木大床，却没有落下床帘。三姨太和一个男子正在上面翻滚交合，淫声不堪入耳，行动更不堪入目，那床似乎也在“伊伊吱吱”地响。

二麻子面红耳赤，有心离开，却又被欲火勾住了魂，便按捺着心等着。

过了一盏茶工夫，二人终于瘫软在床上。三姨太意犹未尽，喘息了一阵，娇笑道：“看你生的一副好架子，怎么也是个镰枪头？这才多久就败下阵来……”

“就是一头牛也顶不住你这样弄啊……”那男子转过身在三姨太身上抹了一把，二麻子这才看到他是周府一个叫蛮六的家仆，“一天要三四次，我早就叫你掏空了，只剩下一副架子了……”

二人又说了些疯话，蛮六忽道：“我得走了，伙计们已经起疑心了，说我总往你这儿跑。要是发现了咱俩的事，那我还怎么在凤凰镇露脸？”

“现在周府是我当家，谁敢说三道四！”三姨太冷冷道，“你要是不行，我明儿就叫小勇子来，他平日里看我的眼睛都那么黏糊，估计心里早想过多少次了……”

“不是，不是。”蛮六忙道：“我不是不行，是觉得不合适。这周府好歹还有小姐在的……”

“她算个屁！”三姨太不屑道：“现在是老娘养着她，一个不高兴，明天就断了她的伙食，让她喝西北风去！你说我敢不敢？”

“你现在就是皇上娘娘，谁敢说你不敢。”蛮六满心要讨三姨太高兴，“周太爷活着的时候攒了多少钱，现在七成都归你了，你就是周府的太皇后呀，嘿嘿，

跟我透个底，你到底得了多少钱，有五百块大洋吧？”

“五百块算什么？就老头子那箱金条，五千块大洋也不止。”三姨太得意地一笑，“死老鬼别的不行，这敛财的本事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

“可惜他不长命，再有钱也带不到阎王殿里去，嘻嘻。”

“他要长命，我就还得守活寡。亏他嗝屁了，现在除了二姨太那个贱货，周府就我说话算数，好日子还长着呢。”

三姨太一边说，一边在蛮六身上摸弄着，过了半刻二人便又滚到了一处。

这时三楼的窗户忽然打开了，二麻子攒了攒劲，一个翻身从二楼顶檐上站了起来，刚好站在三楼窗户前，与开窗透风的周莺莺打了个照面。

周莺莺见突然冒出个人来，吓了一跳，被二麻子急忙捂住了嘴，“嘘，莺莺，是我啊！”

周莺莺定了定神，回想了一下，“你是……黑水镇的大哥哥！我见过你！”

“是我。”二麻子见她眼角还带着泪，笨嘴拙舌的不知道怎么安慰，“周太爷的事，节哀顺变……”

周莺莺眼中掠过一丝伤感，点了点头，“你怎么会在这里？进来说吧。”

“不了，我是来向你道别的，半年不见，又变漂亮啦！”

“漂亮有什么用，二妈小妈她们都不让我出去。”周莺莺委屈道，“我怀疑，就是她们害死了爹，昨天白天还好好的，怎么晚上就突然……”

“我也这么觉得，现在兵荒马乱的，死个人官府也没工夫管，你现在这情形，尽量别和她们起冲突，这样对你自己会好一点……”

“谢谢你……你这次来，是找我爹的吗？”

二麻子点点头，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爹和我提起过，还说这个月要周保给你们送去呢，可惜爹他……呜呜呜……”莺莺说着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二麻子一阵好言安慰，莺莺才重新平复了下来。

“好了，不早啦，我要赶紧回去了。”

“你带我走好不好？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了。”莺莺恳求道。

“跟我走你会更危险。”二麻子望着黑水镇的方向，欲言又止。

“我爹不是背信弃义之人，他答应的那五根金条，我会想办法给你的……”临走时，莺莺告诉二麻子。

二麻子的身影消失很久了，莺莺仍呆呆地望着远方出神，这个家对她来说就是一个牢笼一般，她就像被困在笼中的金丝雀，身娇体贵却又空虚无比……

此时黑云遮盖了月光，星辉也似蒙了一层阴影，暗淡阴沉，夜风一丝一丝吝啬地吹着，热意丝毫不退，虽已入夜，蝉叫蛙鸣之声不绝于耳。街上一片乌黑，只隐隐听到镇东头空地上劳工们搬私盐的吆喝声。

二麻子的心就像这街道，空空落落的，他本来是打算用金子买了军火运回去的，没有武器防备，脆弱的黑水镇该怎样度过这漫漫长夜？

“救人啊，快来救人啊！”

一个头发枯黄的老妇人忽然失魂落魄地从一条巷子里冲了出来，边痛苦地拍击着大腿边用尖厉的声音大声呼救着，声音十分急促。

老妇人看到二麻子，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这位军大哥，快救救我闺女，快救救我闺女啊！”

“大妈，先别急，说说怎么回事？”

老妇人带着哭腔道，“有个淫贼在欺负我家梅梅啊，怎么拉也拉不开……”

“岂有此理，竟敢行这等龌龊之事！”二麻子一怒，掏出别在腰间的盒子炮，“快带我过去！”

来到一栋普通民房门口，果然看到一个穿着蓝马褂的汉子正压在一个少女身上，少女的哭声凄惨得让人心碎。

“你个背时砍脑壳的，这么小的妮子也欺负，还是个人吗？”二麻子怒火中烧，破口大骂。

那蓝马褂汉子猛地一回头，眼珠好似黄色晶体，惨白尖牙照亮夜空。

二麻子大吃一惊，这不是黑水镇‘天天米铺’的店老板司徒吗？还记得闹僵尸那会儿，茅无极让二麻子收集全镇的糯米，这司徒老板偷偷藏了一大半不交出来，却私下里高价倒买倒卖，因此二麻子对这个吝啬鬼印象特别深。

司徒望着二麻子，好似野兽望着猎物一般贪婪，殷红的献血不断从他嘴里漫溢而出，覆盖了整个下巴，他的喉头咕噜咕噜地抽动着，像是在吞咽口中的鲜血。

司徒不是窝在黑水镇里吗？怎么会出现在凤凰镇？难道……二麻子心中有种极其不好的预感。

“梅梅啊——”老妇人见梅梅脸色苍白，冲过去就要去抢人，二麻子要去

拦时已经晚了。

司徒长嘶一声，一下子就把老妇人的脖子给锁住按在了墙上，老妇人虽然个头矮小，但看起来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在半空中又是踢又是抓又是吐口水，竟将司徒的脸给抓了个稀巴烂，而司徒却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似的，血口大张，露出两颗钉子似的尖牙。

“嘭——”一声清脆的枪响撕裂了凤凰镇宁谧的夜空。

子弹从司徒左耳射入，又不偏不倚地从他的右耳穿出，随后在墙上留下一个黑咕隆咚的深洞。

司徒牙关紧咬，愤怒的脸皱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形状，他放下老妇人，又咔嚓咔嚓地朝着二麻子走来，两边烧焦的耳洞中不断流出污血和脓水混合的浆液，啪嗒啪嗒地流了一地。然而，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哀嚎一声，像瘫软泥一样倒在地上抽搐了起来。

“叔叔……救……救我……”

梅梅白惨惨的小手微微地抬向一脸沉重的二麻子，声音听起来细细的，十分虚弱，此时的她面白如纸，脖子上被撕掉了一大块皮，肌肉和黑筋都露出来了，鲜血淋漓，童稚的眼睛里带着与这个年纪极不相称的恐惧与绝望。

“梅梅，乖，闭上眼睛就不疼了……”二麻子脸上带着一种极其复杂的神情。

梅梅轻轻“嗯”了一声，乖巧地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眼睫毛仍凝着水晶般的泪水。

在叩响扳机的那一刹那，二麻子感觉心都碎了，眼泪刷地一下就流出来了，梅梅那只抬向他的小手，那只从黑暗中伸向希望的小手，就那样无力地垂了下去。

老妇人像疯了似的摇晃着梅梅冰冷的尸体，仿佛要将她唤醒一样，“为什么杀我家梅梅？为什么！”她的嘴唇剧烈颤抖着，像盯着刽子手一样盯着二麻子，眼里全被愤怒和悲伤所占满。

二麻子默默无言，黑水镇的一切就像一段挥之不去的死亡梦魇，没有经历过的人，怎知他心中的那份无奈与悲凉呢？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二麻子惦念着黑水镇的安危，转身准备离开，却被老妇人死死地揪住衣服，“不许走！杀人犯，你是杀人犯，我要抓你去报官！”

“杀了人还想走？还有没有王法了？”周围的群众也被老妇人悲伤的情绪所煽动，吵吵嚷嚷的，将二麻子堵在中间不让出去。

二麻子被推推搡搡的，没有一个人听他解释，恼怒的他掏出盒子炮就朝天放了一枪，“娘个批的，谁再拦着，老子让他吃枪子儿！”

听到枪声，几个刚才还义愤填膺的路人吓得是屁滚尿流，抱着脑袋就逃，二麻子赶紧快步离开，身后仍不断听到老妇人嘶哑的叫骂声。

妓院‘满庭芳’的门口，老鸨红姨正挥着丝巾招呼着一个满面富态的富商。

“哟，李老板，最近又去哪发财啦？怎么也不来满庭芳来看看妹妹们呀……”

“唉，忙啊，这不，刚从磨山县回来，就来捧你红姨的场了。”

“嘻嘻，李老板可真会说话，喔唷，您这马皮膘肉厚的，可是威武得很呐！”

“那是！十块大洋买来的，咱凤凰镇那些瘦马，哪有这种品相的？一会你可得给我拴好喽。”

“放心放心，一定让下人用最好的草料伺候着！”

“嘿嘿……玉娘今儿个在不？”

“在呐在呐，您李老板大驾光临，哪还轮 得到别的客人？客房好酒好菜可都准备好啦，您要是玩得开心呐，别可望了多给女儿们多点赏钱……”

“好说，好说。”李老板嘿嘿一笑，抹了把胡子，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红姨把李老板送了进去，出来准备拴马时，却发现马不见了，慌得连丝巾都掉在了地上，远处，身着军装的二麻子正骑着马，朝着黑水镇的方向绝尘而去……

第三十四章
密室朱漆门

妖师冢二层，阴气森森。

一人手持法剑，剑尖戳着两张黄纸符，赤色剑光如同桃林落瓣，舞得是轻巧盈盈，但见他身若游龙，目如星斗，一道写意般的弧形芒气过后，六只围攻他的牛角妖鬼尽皆化作粉尘流散在空气中，正是那一代茅山道长茅无极。

身后又传来马如龙惊惶的惨叫，原来三只不知何时出现的鼓面鬼抓着他的手和腿将他高高地托举了起来，稍有迟疑便会将他给撕得四分五裂，情急之下，茅无极从袖口取出三枚轩雷刀飞掷了出去，只听三声尖锐的雷暴之声传来，鼓面鬼肥硕的身躯立马被电链所缠绕，贴在墙上变成了三个人形的焦灰，像是印上去的一样。

死里逃生的马如龙拍了拍胸脯，在茅无极步囊里看到了数枚刚才那乌黑油亮的飞刀似的东西，既像是匕首，又像是铁箭，更像是用乌木削成的孩童玩具。马如龙伸手拿了一只，拎在手里，只觉沉重有力，奇道："你这是什么宝贝啊？这般厉害……"

"这叫轩雷刀，还好我带了几枚，要不然你现在该在冥王那报道了。"

老蔡叹道，"我真是孤陋寡闻了，素来只闻茅山有乾坤镜、收妖符、三清砚，却不知道还有这样厉害的法器。"

茅无极抖抖衣袖，"这可不是什么茅山法器，是我自己炼化而成的。"

"你自己？"

"说起来也是机缘。"茅无极解释道，"半年前，我在安徽的时候，发现一件怪事，每逢下雨打雷，必有雷电击向小仓山后山，我疑心那里有什么玄机，便去查看，发现那里长着一棵奇怪的树。天空只要有雷电，必向这棵树劈击而来，我当时没敢轻动，后来查找古书，终于知道这树的名字叫做'轩雷木'，乃是一种吸引雷电的奇异植物，也是锻造的好材料……"

众人各自称奇，茅无极又道："我研究了炼制方法，把轩雷木砍下放进炼丹炉，辅以成阙，八盒，烟熏火烧，经过数百次实验才算成功，轩雷木制成的飞刀便叫做轩雷刀。刀中加持了雷咒的法术，发射出去由灵力触发，杀伤力异常之大，不过因为材料难找，到现在也才炼成了九枚……"

马如龙一下来了精神，他数了数茅无极步囊里的轩雷刀，还剩六枚，眼珠一转，笑道："道长，那你把这剩下的轩雷刀送给我吧，我也好防身用啊。"

茅无极笑了笑，"就是送你你也用不了，轩雷刀需用灵力催动，方能激发其中的雷咒效果，你毫无道术根基，拿着不是如同鸡肋？"

"小气就小气，找什么借口。"马如龙沮丧地嘟囔着。

茅无极这时从步囊中取出一块刻有节气和时辰的青铜罗盘平放在地上，接着又从一个小巧的紫黑色的袋子拿出一块乌金，硫黄、石矾、五色土等物，众人看得眼花缭乱，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口袋居然可以掏出这么多东西。

"道长，你这是要干什么？"老蔡不解地问道。

茅无极一边将乌金放在青铜罗盘中央，一边挪动着盘中的方位，"你不觉得奇怪吗？符鬼都是灵体，须借助施咒之人的催动方能起作用，刚才一路上到处都是符鬼，不仅能够精确锁定我们的位置，还如同江河一边前仆后继，连绵不绝，我怀疑有一个灵力源在附近作祟，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出这个灵力源。"

茅无极所用的，是茅山术中的一种'天阙定位数'的方法，通过一种'天阙'的青铜罗盘，利用二十四节气及天干地支的等量转换，查测周围的灵力磁场变化计算出灵力源的方位。这种方法和现代数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灵力磁场变化即公式中的变量，但根据这个变量所计算出来的方位只是一个大概的位置，具体还需要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方位。

庚申，辛酉，壬戌，癸亥……茅无极掐算着甲子表，将天阙的指针对准地支方位，随后默念法咒，天阙凹槽中的硫黄、石矾、五色土的混合物竟无火自燃，一丝青烟袅袅冒出，在半空中形成了一个半透明的'反天阙'（类似于天阙投射到镜子中的影像，一切都是反过来的），反天阙的指针飞快地转了几个回合，最后在西南方位和西北方位间来回摆动起来。

茅无极朝着指针的方位回头一望，除了一脸茫然的老蔡，就是疯疯傻傻的四宝，不禁有些失望，"唉，地宫里看不到太阳的位置，算出来的方位误差太大。"

只得摇摇头放弃。

二层的墓道弯弯折折，像迷宫一样，一行人一边往里探索，一边点燃墙上的麝蜡，黑暗深邃的墓道渐渐变得通明起来。

迎面的冷风中裹挟着泥沙的气息，地面上也散落着零星的黄沙砾石，踩在上面劈啪作响。这让茅无极感到有些奇怪，这砌满青石砖的墓道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沙砾？

在一个隐蔽的拐角处，几人发现了一个类似牢房似的地方，周围全是生锈的铁栅栏，年久失修的铁门轻轻一推便和栅栏脱了节，横倒在地上。牢房中央有一个金属拉环，末端套着一块锈蚀得不成样子的铁板，邓九和李卫合力将铁板拉了起来，沉朽的冷风呜呜作响，却是一道结满蛛网的阶梯，斜斜地向下延伸。

茅无极接过火把，顺着阶梯走了下去，发现是一个不过半亩地大小的耳室。

“这是第三层？”

老蔡也猫着个腰钻了进来，这才发现这个倒漏斗型的耳室是多么狭小逼仄，撑死了能并排站八个人。马如龙不敢进来，像鸵鸟似的伸长了脖子在门口一个劲地往里探。

相比于妖师冢第一层的恢宏大气，第二层的狭长曲折，第三层则简陋窄小得多，就像是在土里挖的个坑，和农村里用来存口粮蔬菜的地窖没什么两样，给人一种没完工的半成品的感觉。

土窖的墙壁像是人身上撕开表皮的筋肉一样，沟沟壑壑，上面自上而下地写满了血红色的符文，有横有纵，杂乱无章，那些蝌蚪状的怪异字体和第一层石碑上的冥文有些不同，看起来倒更接近于水文，像是某种咒语一般。仔细看去，墙壁上还糊着一层淡青色的黏液，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有些恶心。

在土窖的中央正首有一个石磨状的机关，看起来很久没用了，上面老鼠屎成堆，再往里走，忽然变得宽敞了许多，火光照亮的区域，出现了一扇巨大的朱漆门，巍峨雄浑，门环是两只铜制的貔貅头，比平常大家大院里的朱漆门要大上不少。

把这样高贵的朱漆门放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就像是给一个满脸黄疸的丑村姑穿上了富贵人家的绫罗绸缎一样不协调。说来也奇怪，这风风雨雨六百年过去了，门上的朱漆竟然还没有看到一丝脱落的迹象。

老蔡习惯性地要去推门，却被茅无极给拦住了，“小心，这门上有毒。”

“不会吧？”

“你没发现门上的朱漆保存的这样完好吗？是因为表面镀了一层水银。”

果然，细看之下，朱漆表面还泛着一层淡淡的银光，有种玻璃的质感。

茅无极将那个石磨状的机关阀一推到底，两扇厚重的木门发出一声悠远绵长的吱呀声，随后缓缓打开了。

让两人感到奇怪的是，门后竟然只是空空的一堵墙，什么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紫月费尽气力弄这么大扇门进来只是个摆设？”老蔡哑然一笑。

茅无极却不这么觉得，不知怎的，他总觉得这扇门怪怪的，还有墙壁上的那些古老的法咒，精巧的门阀机关，直觉告诉他这一切恐怕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道长，你快看，这是什么？”老蔡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将茅无极从门后拉了过来。

老蔡指的是貔貅门环下面的位置，有一个“H”型的凹槽，而这里本应是放锁孔的地方。

“看起来像是某种开门的钥匙……”茅无极卷起袖口研究着，“老蔡，档案馆里可对这种锁型有记载？”

老蔡大半辈子泡在书堆里，也算是见多识广了，这会却也只是疑惑地摇摇头。

这个 H 型的锁孔，左右两边的凹槽都是上宽下窄，上面宽的一端像是一个突出的帽檐，下面窄的地方则带着少许弯曲的弧度，像是一根被折弯的十字镐一样，而这两个对称的凹槽由中间一条笔直的槽线相连接。

这左右两边凹槽的形状怎地瞧得这般眼熟？茅无极闷了闷声，像想到什么似的，从兜里将玄空给他的血如意拿了出来，接着在左边的凹槽上试探性的那么一比对，结果大大出乎两人意料，不多不少，刚刚正好！

“难道说血如意与这扇古怪的朱漆门有关？”茅无极心里想着，疑云骤起。

洞口传来马如龙不耐烦的催叫声，“娘个球的，你们在下面是捡着黄金了还是踩着米田共了？这么久还不上来！”

老蔡只当马如龙说的话是放了个屁，全然不理，指着右边的对称的凹槽道，“道长，看这情形，应该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如意？”

茅无极颔首道，“我是听说玉匠造玉时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必须得是双数，做的倒模都是一分为二，因此生产出来的玉器也都是成双成对的，不仅是因为双数吉利，而且还顺个阴阳调和，相生相克的意头。所以啊，这血如意有一对也并不奇怪，但若是让江湖中人知道还有这么个宝贝遗落世间，恐怕又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

“我就不明白了，紫月整这么一出，到底想搞什么鬼？”老蔡百思不得其解。

正说着，又是一阵难以言状的腹痛袭来，茅无极疼得哼哼唧唧直呻吟，腿上一阵颤抖，险些跌坐在了地上，他赶紧腹部如同火灼一般，用手捂上去竟赶紧温乎乎的，还有些发烫，但这样痛感很快就过去了，一旁的老蔡并没有发现。

这时，洞口处忽然传来几声急促的枪响，接着便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两人对视一眼，赶紧跑出去查看，只见一大群牛角符妖正从不远处气势汹汹的逼近，一个个挥舞着手中的矛叉，如同凶星恶芒一般，粗略一估得有三四十个，前面的牛角妖被枪子打倒了，后面的又踩在它的身体上继续前进。

在附近放哨的邓九和李卫已经倒在血泊中了。

“狗X的，这些杂碎怎么打不死啊！”马如龙手上的王八盒子扣得啪啪直响，子弹盒很快就见了底了。

“你个唠什子的还在那干啥子？还不快跑……”

身后老蔡的声音越来越远，马如龙回头见众人早已走得没影儿了，赶紧慌慌张张追了上去，“喂，一群没义气的，等等我啊……”

穿过一个黑黝黝的如同矿洞似的隧道，眼前豁然开朗了起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截然不同的新天地。

几乎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

好家伙，横在面前的，是一片黄沙山谷，山谷中阴风阵阵，凉气直透骨髓。茅无极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的墓道中刮的都是沙风了。

黄沙尽头，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倒三角形的山洞，洞内透出幽幽绿光，像是海面上的灯塔一样模糊悠远，却又有着说不出的诡异……

阿桓和阿发这对活宝终于又凑到一起了，一路上机关重重，两人却仍没忘记扯皮打蛋，让素来律己自持的玄空好生头疼。

一具尸骨横躺在路边，天长日久，烂得只剩下森森白骨了，衣服也已经炭化，

轻轻一碰就变成了灰。

他胸口的肋骨处还斜插着一盘飞锯，看样子是死于机关，虽然时隔已久，但从那扭曲的姿势依稀可以看出死时是多么痛苦。

尸骨手上还紧攥着一个铜盒，虽然上面结满了蛛网，但从那精致的轮廓仍依稀可看出铜盒做工的不俗。

阿桓摇摇头，“又是一个背时的狗爬子。”

这一路没少发现狗爬子（湘西当地对盗墓贼的称呼）的尸体，从古代到近代的都有，他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盒子里有什么宝贝啊，死了都不肯放手呢……”阿发嘟囔着。

玄空还在阿弥陀佛地为逝者念地藏经的时候，按捺不住好奇心的阿发已经将盒子给打开了，一道璀璨的荧光从缝隙里射出，将对面墙上的颗粒状纹理映得清清楚楚，当整个盒盖全部打开时，只觉周围荧光闪闪，俨如白昼，刺眼的光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仿若来到了一个迷离的世界。

盒中，是一块质地极好的龙纹古玉，饶是阿桓和阿发这类不知深浅的黄毛小子，心中也是大为惊奇。

白面儿咽了咽口水，“这块玉比俺们镇上典记玉铺里所有的玉加起来还要亮，准是个宝贝啊……”

朝着阿桓挤了挤眼睛，说道，“你猜这东西值多少钱？”

阿桓神采飞扬，亮了亮五根指头，“我看啊，至少这个数，五百块大洋……”

“五百块？你给我买哟？”阿发撇撇嘴，“我看两千块也不止！”

“少他娘瞎掰了！就这玩意值两千块？”阿桓挺不服气，转头问着馋的快流出口水的李福，“福子，你不是以前在古董张那里打过下手吗？你是个懂行的，你来评评理，我们俩谁估得对？”

李福捏了捏两撇八字胡，激动道，“说你们是鼠目寸光吧，一点也不假！这可是古玉，又保存得这么完好，要是我啊，没五千个袁大头是绝不出手的，少了这个价卖，就是傻蛋！”

这话听得在场之人都是一阵惊叹，李福得意洋洋，又补充道，“这还只是黑市价，这玩意要是弄到花旗国去拍卖，没准还能卖得更高！那些黄头发高鼻梁的洋鬼子一骗一个准儿！”

就在众人对这比意外之财趋之若鹜的时候，玄空却是一脸严肃，其实，从

一早他就发现古玉上隐隐冒出一股股淡淡的黑气，这绝不是什么祥瑞的兆头。

“兄弟们，马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狗爬子们为这宝贝搭上性命，最后却便宜了我们这些人，哈哈哈哈……”李福要去拿龙纹古玉，却被玄空一把抓住了手腕，“你不要命了吗？这是块死玉！”

“死玉？”李福大惑不解。

玄空脸色一阴，“死玉又称摄魂玉，是用来封禁冤鬼孽障魂魄的，没用过的称为完璞玉，已经施法封禁了的叫做黑死玉，你们看这玉黑色干枯，自内而外散出一股煞气，显然是囚禁了恶鬼的黑死玉，活人要是碰了必会受到玉体反噬，后果不堪设想。”

李福一呆，再看去时，果然看到古玉内部有一大片黑色阴影，隐隐透出黑气，心中不禁一慑。

“五趾为龙，四趾为蛟，你们仔细看玉上的图案，这哪是什么龙啊，分明是厉蛟。”玄空道，“在古代，龙为祥瑞之兽，蛟却整好相反，象征着凶祸和灾难，民间更有‘厉蛟出，血光现’的说法，所以，这个东西你们是要还是不要了？”

“不要了不要了，听着邪乎乎，怪瘆人的呢……”阿发手摆得像扇子似的。

“死玉？我好像也曾听师父提到过呢……”阿桓说着白了阿发一眼，“让你们别这么贪心吧，差点闯了大祸！”

阿发没好气道，“哼，扯犊子哦，刚才是谁说要平分来着？”

说到这死玉，可以这么来理解。在道术界看来，鬼怪是不能完全消灭的，这就好比科学上的物质不灭定律，一块泡沫塑料，想彻底弄没了是不可能的，就算点火烧了也得冒烟污染大气。道术驱邪镇鬼也是一样，碰上冤孽，施法者采取的方法无外乎先找个载体把冤孽封起来，要么深埋野外，要么超度，而封禁冤孽的载体，则大多数是以玉为主，玉埋于土中，如与金相近，时间长了会受其克制，容易变得黑色干枯，易被误认为是水银沁，此之为‘外黑’。而没有使用的死玉其色碧绿，封入冤魂后其色渐渐发黑，这种称为‘内黑’，这块龙纹古玉外表光泽圆润，只是内部隐隐发黑，显然是使用过，但没有埋在土中的。

几人在墓道中继续逶迤而行，火光渐行渐远，狗爬子尸骨的手臂在冷风中摇摇晃晃，终于咔嚓一声断裂了开来，铜盒叮哐一声摔在地上，谁也没注意到，里面的那块死玉早已不翼而飞了。

妖师冢之大，绝非常理可以想象。这里本是唐朝平南王李邈的寝宫，李邈

生前就是个挥霍无度的主，仗着是皇室宗亲，死后的阴宅也是大兴土木，建得无比宏大，唐亡后，平南王冢就成了狗爬子常常光顾之地，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地宫里值钱的东西几乎已全被盗窃一空，就连立柱上的镀金也给铲了下来，平南王的尸骨也在几次明目张胆的洗劫中不知去向，平南王冢因此成了一处废冢。妖师冢在平南王冢基础上扩建，虽然只花了短短几个月，但也是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前前后后绵延方圆十几里，西至黑水镇，东至凤凰镇，南到虎头岭，只要眼睛能看到的地方，挖地十尺，都是它的地界，湘西地质结构本来就复杂多变，妖师冢就像一只庞大的地下蜘蛛，将地表之下的无数暗沟、地下河、地缝、溶洞、被泥石流覆盖的山谷等打通串联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危险重重，杀机四伏的地下世界。

阿桓一行五人此时已经深入到地宫二层腹地，一路上沟沟壑壑纵横不绝，有时路显得很宽绰，只是地上坑坑洼洼，有时候山路又极为狭窄，让人无法踏足，这当然难不住他们，只是羊肠般的窄道经常在意想不到之处便断裂开来，只得另外择道而行，有些地方看起来一马平川，猝然前面便见一道悬崖深沟，或许一个转弯，再往前一步便是万丈沟壑，险不胜防。几人虽然目力过人，不过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又摸黑中走这样路径，也都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也不知走了多久，一行人来到一个空旷的岩洞。

这个岩洞十分巨大，足有十丈来高，看起来像是天然形成的，未经丝毫雕琢，不规则的岩柱有六七处，高耸到洞顶，飞天壁的缝隙中偶尔还能见到不知名的植物，坑坑洼洼的地面湿漉漉的，低矮处积满露水，不时还能听到从穹顶石笋上滴落下来的水声。

在岩洞中央的位置有一处小山高的碎石堆，远远看去像个不规则的梯形，显得有些怪异，阿发此刻正站在碎石堆上向几人直挥手，看样子有了新发现。

当阿桓和玄空几人赶过去时，不禁怔住了。

只见在碎石堆周围，密密麻麻的分布着上百个鸡蛋状的卵泡，这些卵泡大得惊人，有一人来高，卵泡呈一种奇怪的暗黄色，上面还爬满了类似青筋和血管似的东西，看起来十分恶心。

地上全是白浆状的黏液，都快淌成了一条小河，踩在上面黏糊糊的像是胶水一样，简直快抬不起脚来。

卵泡一鼓一鼓的，像是在呼吸，阿桓伸着指头在上面摸了一下，只感觉滑

腻腻的，挤着嘴一脸嫌弃道，“这是些什么鬼东西啊？真恶心……”

“对啊，像狗屎一样……”阿发也接茬道。

“你拉的屎长这样啊？”

“应该是某种动物刚刚产下的卵。”玄空打量着。

“这么大的卵，那母体得多大啊……”

借着火光，隐隐可以看到卵泡里有一个黑色的阴影在挣扎活动着，阿发手贱，拿着把小刀在软绵绵的卵泡上划开了道小口子，一股绿浆喷出，溅了他一身，腥臭无比，他像沾了大便似的，眉头皱了两皱，哇的一下吐了出来。

“日你个仙人板板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阿桓捂着鼻子，避瘟神似地跑开了。

白面儿这时晃晃悠悠地跟了过来，整个人轻飘飘的，脚底像是踩着风。

“怎么这么慢啊，等你好一会了！”阿发抱怨起来。

“你怎么了？”玄空见白面儿满头虚汗，不禁问道。

“没事，就是有点儿不舒服……”

玄空翻开他眼睑，只见他眼神涣散，始终无法聚焦到一点，印堂上更是凝着一股黑气，知道是中了邪了，厉声质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白面儿支支吾吾的答不上话，玄空一把抓过他藏在身后的左手，发现他手上竟抓着方才那块死玉！

死玉此时正闪着幽光，像是魔鬼的狞笑。

玄空心中生气，怒斥道，“真是要钱不要命，死玉也敢拿，再延误半刻，你的魂魄就会被它吞噬殆尽了！”

“啊！”白面儿如梦初醒，将死玉往地上一甩，死玉啪嗒一声摔成两半，一股红烟腾地窜起，喷在他脸上，白面儿如被火灼，捂着脸哇哇大叫起来。

虽然最后没啥事，白面儿的脸却变成了朱红色，如同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油彩，他捧了瓢水使劲揉擦着，泥倒是搓下来不少，颜色却一丁点儿都没弄掉。

玄空叹了口气，“唉，别白费功夫了，洗不掉的，难是难看了点，但最起码性命是保住了。”

白面儿所不知道的是，这是死玉中的煞气凝结的色素，被附着的人称为‘朱漆脸’，除非换了皮，要不然会像瘟神似的跟一辈子。

阿桓一个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以前是白面儿，现在要变红脸关

公喽！”

白面儿垂头丧气，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李福这会儿忽然听到右手边的一个卵泡发出闹肚子似的胀气声，咕噜咕噜的，他心中好奇，凑过去还不到两步距离，冷不丁一只沾满绿浆的蝎钳冲破卵壁伸了出来，钳上的锯齿锋利之极，像是排列的尖刀一样，要不是他反应得快，这会儿胳膊早已落了地了。

众人听到李福“妈呀妈呀”的叫声，都赶了过去，这时整个卵泡已经横倒在地上，黏稠的绿浆像颜料似地从卵泡中霍霍流出，一只庞大无比的巨蝎从膜衣中爬了出来，示威性地朝众人亮了亮两个硕大的巨钳，夹得咯嘣直响。

这蝎子披着一身土黄色的鳞甲，威风凛凛，灯泡一样的眼珠发出慑人的绿色光芒，铁链般的长尾在空中甩来甩去，尾端连着一把镰刀似的弯钩，寒光闪闪。

这正是湘西霸王蝎，是一种生活在地下世界的穴居动物，几万年的进化让它们的身体变得硕大无比。

“我想，我们该走了……”阿桓首先从惊愕中清醒了过来。

“我赞同……”李福的声音带着颤抖。

几人正欲离开，只听嘶拉几声响，周围的卵泡纷纷裂开，一只只霸王蝎纷纷扬眉吐气般的钻了出来，它们的“嘤嘤”的叫声像是婴儿一样，回荡在空旷的岩洞里。

若从上往下看，此时阿桓一行人正在卵泡堆的中央，背靠着背挤作一团，四面八方全是一人多长的霸王蝎幼崽，将他们给团团围住，不一会就累积了几十上百只之多。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阿发跨着个脸，声音呆若木鸡。

第三十五章
地河狼头鳗

此时，另一头，巧云和云中子正面临着两难抉择。

在他们面前，横着两个入口，分别用夸张的魏碑体反写着两个字：生，死。

一个生门，一个死门。

生门已经垮塌了，乱石堵住了入口，云中子拾起一根未烧尽的引线，喃喃道，“是圈哥那伙人干的，看来他们之前走的是生门。”

可他们临走时炸毁洞口，意欲何为？难道是为了堵住什么东西？云中子一时也想不明白。

“看来只能走死门啦。”巧云嘟囔了一声，娇笑着看着云中子。

牦子却是如坐针毡，“唉哟，我的姑奶奶，你这还笑得出来呀，走死门不就是去送死吗？”

“师父交代的事，就是龙潭虎穴也要闯。”巧云毅然道，“自从走进这妖师冢那一刻起，谁不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呢？”

云中子赞许地点点头，含笑道，“云儿说得没错，一个时辰后就是九星连珠了，我们一定要阻止这场劫难！”

说完，云中子和巧云相视一笑，牵着手双双走进了死门之中，留下个牦子在那干瞪眼。

“他们俩平时不是都相敬如宾的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密了？”牦子挠着脑袋，实在是想不明白。

小山这时拍了拍牦子的肩膀，一脸说教模样，“爱情本身就是最大的勇气，懂吗？”说完，又朝牦子抛了个媚眼，“咱俩其实也可以，你明白我意思的……”

“不恶心人会死吗？”牦子打了个冷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赶紧飞也似地逃开了。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就看到一处山洞。洞口低矮，众人弯腰屈身鱼贯而入，

刚走了几步，前方便一片黑暗，看不清路径了。幸而牝子划燃一根火折子，顿时亮堂起来，这才恍惚看到前方路途，只见这洞道如兽穴一般，左右四周都是土壁，手抚上去碎土嗦嗦落地，似乎从未有人来过一般。

大家加着小心，走过百步，云中子沉声道："走了快一天了，没想到妖师冢这般蜿蜒深邃，倒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牝子抖了抖背包，"亏得我有先见之明，带足了火折子，要不然这剩下了的路得摸黑走了。"

他话没说完，忽然巧云停下了脚步，小山走在她身后，险些撞到她后背，叫道："走呀，怎么停下了？"

巧云一动不动，低声道："我踩到机关了。"

众人一惊，巧云道："我感觉脚下陷了一下，只怕一抬脚机关便会发动。"

云中子赶紧说道，"云儿，冷静点，先别动。"

"那怎么办？"牝子急道，忙把火折子凑过去，果然看到巧云左脚已经陷入土中，明明就是触动了机关！

云中子额上沁出一层细汗，他是见识过妖师冢机关的厉害的，只听他说道，"大家散开一点，不要离得太近。"

众人一听，忙向后退了数步。

"云大哥，你要做什么？"巧云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

"嘘，记住，千万别动……"

云中子长剑抵住脚下，然后让巧云慢慢抬起左脚，洞穴中静到了极点，似乎每个人的呼吸之声都能够清晰入耳。云中子手上感觉一下，果然发现地下传来反弹之力，云中子咬了咬牙，叫道："来了，小心！"说着便撤回了长剑。

忽听洞内一阵机关响动"咔咔"连声，随即数支羽箭自前方黑暗中射了过来。

云中子挡在最前面，忙挥剑格挡，他的绝学虽是浮尘与回旋刀，但剑法也相当了得，看似轻描淡写的剑势中却自有格挡暗器的招法，当即只听得"铛铛"连声，前方射出的七七四十九支羽箭均被他扫到一旁的土壁上，震落碎土无数。

众人这才舒了口气，巧云捡起一只羽箭，道："这些箭怎么只有尺长而已？"

云中子看了看，说道："弓箭所射乃是长箭，多为三尺左右，而这些箭都是机栝发出，所以较短。竹箭涂有漆料，虽过千年也不会腐烂。"

出于安全考虑，云中子在前，刚走了几步，忽然听到前方风声一动，忙仗

剑而立，趁着火折亮光，忽见黑暗中三道黑光激射而来。他心中一惊，看此物来势凶猛，下意识便要躲，忽然又想到身后同伴，自己若躲，如此狭小的洞穴，巧云和其他两人必然会受伤。

此时已来不及细想，云中子身形微侧，使出一招“李广射虎”以攻代守，长剑刺了过去，然后手腕一摆，化作一招“凤点头”对着黑光连点三下！只听“铛铛铛”三声脆响，云中子已经将长剑布满了灵力，但右臂仍是一震，却也将来物挑落在地上。

其他几人听到声响，这才知道又有机关，都是一阵后怕。

大家低头一看，却见是三杆臂粗的铁矛，云中子惊道：“刚才一番短箭竟然只是使人放松警惕的，这三只铁矛才是杀招！若是不挡住，靠刚才那股劲力，定将我们四人一齐穿透了！这洞穴中机关，竟然如此厉害！”

牦子不甘示弱，笑道：“现在好了，我便取两只铁矛在守在侧翼。”说着，伸手去抓铁矛。

“慢！”云中子忽然喝道，“铁矛上有剧毒！”

牦子一惊，他手指距离铁矛只有分毫了，听到云中子这么说，忙撤回来，云中子道：“铁矛颜色不对，通体泛着微微紫光，必是涂上了蓝葵花之毒！见血封喉，十分厉害！”

几人都是一阵惊异，巧云逗趣道，“亏得有云大哥，要不然这会儿我们都被扎成了马蜂窝了。”

刚才的连环机关阵让大伙儿心里都有些后怕，再看看前方洞中，仍是一片黑暗，不知哪里才是这洞穴的尽头。

小心翼翼绕过三支铁矛，众人继续向斜下方而行，更加小心。走了几步，却不见刚才是哪里发射出了这么多短箭长矛，机关设计，精巧如此。

洞中逐渐宽敞，慢慢便站直了身体，左右也可二人并肩而行了，云中子担心巧云，回过头来查看，巧云却报以一个无声的微笑，展现出自己坚强的一面，她见云中子这般关心自己，心中自然是温暖无限。

又过了好一刻，忽然小山道：“咦？前方怎么没路了啊？”

巧云也停下脚步，众人这才看到前方竟是一堵土墙，这个洞穴竟然是一条死路！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巧云满心失望，“难不成我们刚才错过了岔

口？”

这要再折回去可得浪费不少时间了，云中子走了过去，用手推了推土墙，道：“这里有道家设置的仙法障眼。”说着手捏剑指，自符囊中取出一纸黄符，口中默念法诀，黄符忽然无风自动，唯敬剑指一点，口中喝道：“疾！破！”

黄符前驱，听得前方土墙“轰”的一声，坍塌而萎，烟尘散尽，露出一片类似峡谷的广阔天地来。

一条麻绳串成的吊桥横跨在峡谷两端，底下是一条暗河，说是峡谷，其实也并不深，桥体和河面不过隔了十来米距离，但暗河水流湍急，飞浪漱珠，若是掉下去连个尸骨都找不着。

吊桥十分简陋，桥面是沉朽的木板，由粗麻绳相连，在呼啸的河风中摇摇晃晃，发出吱吱悠悠的声音。

走近了，发现桥墩的木头上一左一右各插着一颗风干的死人头，舌头直垂到地面，额头上各贴着一张纸符，分别写着：恶口、两舌。

这倒让巧云想起了冥界中的情景。

桥上晃晃荡荡的，脚踩在上面咯吱咯吱的响，几人小心翼翼地靠着扶琐走着，大气也不敢出。

巧云一个重心不稳，险些摔倒，幸而一双大手从身后扶住了她，她一抬头，正看到云中子温和的面容。“大家都拉着手吧，这样稳当些。”

五人手牵着手，亦步亦趋地在桥上挪动着，由于步伐一致，桥面果然没刚才那么晃了，这会儿最高兴的要属牦子了，这糙大汉单身了一辈子，抓着巧云软绵绵的小手，就像捏着一块光滑的玉石一样，心里乐开了花，时不时还会制造机会放到鼻尖闻上一闻，羞得巧云面红耳赤。

走到吊桥中央位置，桥下正对着奔流的河面，队伍最后的小山忽然惊叫起来，“你们快看，水里好像有东西！”

不知何时，暗河里忽然出现了无数条状的阴影，它们在河水里来回游窜，迅速朝着桥下聚拢，速度快若雷电。

“先别管，继续走，马上快到了。”云中子强压下心头不安，几乎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然而，那一大群阴影像是长了眼睛似的，大家每挪动一步，它也会跟着移动一寸，一直保持在众人正下方的位置。


嗖
嗖
嗖
唰！
！
唰！
还愣着
干什么，
快跑啊！
哦！

“它们好像在跟着我们耶……”巧云讶然道。

后面的人一听都慌了神，只听咔地一响，牝子冷不丁踩断一根腐朽的桥木，亏得他及时缩回脚，才没陷下去。桥木断成两节，扑通一声掉进暗河，那片阴影受到惊扰，开始变得骚动了起来，河水开始发出簌簌的声响，听起来像雨点子一样密集。

接着，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河面的阴影变得越来越大，紧接着，无数条黑色的东西从水面飞蹿而出，像利箭一样高高地射向天空，直到高出桥面老远的距离才开始下坠落回水中，它们力道奇大，撞击在桥板上砰砰直响，桥身也开始剧烈摇晃了起来，一刹那间，周围全都是黑色的影子，如同下起了一场汹涌的黑雨！

一条黑影子咚的一下刚好翻落在桥面上，浑身湿答答的，竟是一只脑袋长得像狼头，身子却像鳗鱼一样的怪物！

这怪物长约半米，粗如小臂，和狼一样有着尖尖长长的颚骨，两排锯齿般的牙齿咬的叮叮直响，极是可怕，它刚落下便摆动着身体迅速朝众人游来，像蛇一样灵敏，又似豺狼觅食一般贪婪凶悍。

一眨眼工夫，它便游到牝子脚下，张口就要咬下去，牝子一个机灵，抬脚玩命似地踩下去，生怕它不死，又在地上来回蹭了一圈。当牝子再次抬起脚时，它的脑袋已经烂成一摊肉泥了，连头骨都深深地嵌进了桥木里，身子却仍不甘心地来回摆动着。

这种怪物有个学名，叫做鳗疣，又叫湿地鳗疣，民间俗称狼头鳗，一般生活在湿地和深渊之中，或是天然形成的天坑地缝里，因为这些地方素来极少有人涉足，见过这种狼头鳗的人可以说屈指可数，因此也并未编进典册之中，但确是真实存在的，属于众多隐性物种之一。

又是几条狼头鳗跳了上来，尾巴轻轻一点，以闪电般的速度向众人袭去，其中一只被云中子的回旋刀削掉了脑袋，落在地上时，上下颚仍叮叮当当的咬合着，像被上了发条一样原地直打转。

紧接着，云中子双手一送，两把回旋刀在便在桥身周围的圆弧内旋转飞舞起来，一时间锋芒闪闪，白光灼灼，数十只狼头鳗像铅笔被削成两截，断体残肢如同雨点子般落进河里，将河水染红一片。

越来越多的狼头鳗飞跃到桥上，巧云此时也从腰间抽出长鞭支援，身姿轻

曼，鞭走游龙，卷成了一道莲花，冷不丁就会有狼头鳗撞进一圈圈的鞭影中，发出几声啪啪的脆响，接着皮开肉绽地弹了出去。但狼头鳗数量实在太多，前仆后继，形势急转直下。

云中子指尖剑气开阖，在铺天盖地的阴影中杀出一条血路，牵着巧云就走，回头看小山吓得跟个鸡子似的瑟瑟发抖，不禁恼道，“还愣着干什么，快跑啊！”

小山“哦”了一声，如梦初醒。

一路上不断可以听到狼头鳗撞击在桥板上的咚咚的闷响，本来就不牢靠的吊桥开始剧烈晃动起来，人走在上面没几步就会跌倒，牝子扶着吊索，大气也不敢出，几百年来，许多桥木都已经被虫蛀得千疮百孔了，小山回头一看，身后的桥木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拦腰折断，“咔咔”的响声听的人心惊肉跳。

慌乱间，小山一脚踩空，“啊呀”一声陷了下去，他抓着桥板边沿悬在吊桥上，身下便是数千条饥肠辘辘的狼头鳗。

桥木仍一片片的碎落着，木屑在空中飞舞，云中子听到呼救声要去施救，不想这时一条狼头鳗刚好撞碎了巧云脚下的踏板，她紧抓着连接桥板的粗麻绳，吓得是花容失色，纤弱的身躯随着桥身随风摇摆，境况十分危险。云中子一咬牙，又转身去救巧云。

小山的体重全承在十根瑟瑟发抖的指头上，本来就有些支撑不住了，见状急得大骂，“狗 X 的重色轻友，怎么跑啦，倒是先救我啊！”

“云大哥……”

“快，把手给我！”

巧云刚伸出手绳子就“啪”地一下断了，云中子赶紧身子一弓，正抓着巧云手腕，随后暗暗提气，一拉一带，巧云便轻巧地落到前方三步开外的地方。

狼头鳗不时在身边蹭过，小山两边的裤管子已经被撕成了碎条状，鞋子也给咬掉了，小腿上全是长长的血痕，他眼泪鼻涕流了一脸，心中想道，“没办法了……哥啊，我要下去陪你啦！”

“小山，冷静点别动……等我过来！”云中子边抵挡着周围狼头鳗的袭击，边大声喊道，吊桥这时又是一阵急荡，他身子晃了晃险些摔倒，赶紧扯住旁边的扶绳，他这时发现用来串联桥体的麻绳已经被咬掉了很多缺口，很多地方只剩一根细线相连了，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心中猝然一惊。

一只大块头的狼头鳗飞蹿上来，不偏不倚，咔嚓一口正咬中小山裤裆里那

话儿，钻心入骨的疼痛让小山直翻白眼，他憋红了脸，发出一声来自男人内心深处歇斯底里的痛叫，接着双手一撑，竟自行爬了上来，在三人惊诧的目光下，他别着个腿，怪嚎着又蹦又跳，竟一溜烟神奇地跑到了桥对岸，速度简直堪比百米冠军，看来疼痛的力量还真是无穷的，那条晦气的狼头鳗似乎并没有放口的意思，随着小山别扭的步调晃来晃去，尾巴直垂到了地下，若从远处看，就如同那话儿的加长版，那尺寸，啧啧，就连最谙床事的妓女看了也得面红心跳，瞠目结舌。

“快跑，桥就要断了！”云中子急促的声音不断传来，三人彼此搀扶，一步一步接近终点。

巧云走在最前面，还在三尺的距离外，她便轻巧地一跃，跳到了岸上，云中子也一个倒空翻跟了上来，牦子不会轻功，只得踏着桥沿一点点的挪动，吊桥像秋千似的左右晃荡着，直让他头晕目眩，眼睛里都有重影子了，好几回都差点吐了出来。

离对岸只有三四尺的距离了，这时，只听嘶拉一声响，吊桥上的缆绳断了一边，桥身失去平衡，立刻像右边大角度倾斜，牦子还没明白发生什么事，整个人就斜坠了下去，云中子大急，也紧跟着跟跳了下去。

“云大哥……”巧云吓得脸色煞白，却见牦子像个玉米谷子似地被扔了上来，正滚到自己身边。她趴在岸边往河谷里一望，一汪河水奔流汹涌，哪里还有云中子的身影？她顿时像失了魂似的，朝着河谷大声呼唤着，眼泪唰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泪眼蒙眬中，一个白衣飘飘的身影踩着谷壁的突石，足尖轻点，时而左跳，时而右飞，像鸟雀一样轻盈无比，不消一会儿，他便迎着扬尘出现在几人面前。

巧云发现他的布靴湿了一大片，嗔道，“讨厌，还以为你死了……”

云中子轻轻一笑，替她擦了擦眼角的泪痕，“傻瓜，怎么会呢？你忘记我们的约定了？”

“嘻，当然记得！”巧云破涕为笑，像只小猫似地偎依在云中子胸口。

牦子不解风情地插了过来，“兄弟啊，刚才要不是你……总之谢谢啦！改明儿回了黑水镇我一定请你吃酒！”

“云大哥是出家人，不喝酒的，对吧？”巧云一笑，云中子也配合的点了点头，默契之间，情脉绵绵。

“哎呀，咱老爷们间不就靠酒增进感情吗？阿桓老弟还不是出家人，他就酒肉照吃，可一点不含糊。”牝子兀自叨叨，却不见巧云脸上已是变了色，“哼，你再提他，下次就不救你了！”

“这……”

云中子见气氛尴尬，笑着一摆手，“酒肉都是穿肠毒药，牝子兄弟也还是少吃点为妙……”

几人聊着天，全然没注意一条狗头鳗已经悄悄地游到了巧云脚边。

“啊！”巧云感觉脚上像被钉子狠扎了一下。

云中子目光一凛，一剑刺去，将那只咬住巧云脚踝的狗头鳗给刺了个透心凉。

“疼不疼？”云中子扶着巧云坐下，发现她白色的袜布都被染红了。

“还好，就是有点麻……”巧云咬着牙，尽力掩饰着自己的痛苦。

云中子帮她脱下布鞋，解开袜带，发现左脚上有两个深洞，因为是在脚踝上，血管并不密集，血流得也并不快。

云中子见血的颜色有些发乌，知道是中毒的症状，便道，“云儿，你要忍一忍了。”

“云大哥，你要干吗？”

让她大感意外的是，云中子竟将嘴贴在她脚上的伤口处吸吮了起来。

“别……脏……”巧云脸上一红，显得极不好意思。

没一会，云中子便吸出一大口污血吐在地上，随后又撕下一块袖步给巧云包扎好。

巧云没想到云中子是如此细心的男人，她羞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心中甜蜜无限。

巧云的脚生得是白白嫩嫩的，十根脚趾纤细如葱，指甲光洁如镜，十分好看，牝子看得是心漾神驰，搓着手揶揄道，“毒血吸干净了没？要不要我再来两口？”

小山这时夹着腿跳了过来，一脸憋尿的痛苦表情，“他娘的，疼死老子了……刚谁要吸毒血来着？”

第三十六章
黄沙死亡虫

黄沙山谷。

这里阴风呼啸，沙尘漫天，时不时还会遇到沙陷，这让茅无极一行人步履艰难。风灌在山洞内发出呜呜的怪响，时而像是婴儿的啼哭，时而又似女子的幽叹，听得人是心惊肉跳，头皮一阵阵的发麻。

“怎么还有这么远啊？”阿鹏口干舌燥，将半个人高的三八大盖往沙地里一插，拿出水壶就开始灌了起来。

黄沙尽头，倒三角山洞在霾尘中隐隐若现，虽然看着并不远，走起来才知道工夫，几人走了半炷香时间，却只走了大概三分之一的距离。

“给我也来点。”马如龙夺过水壶，却发现空空的，倒过来也洒不出一滴水来，不禁恼道，“你这是什么嘴啊，漏斗吗？”

“你当自己还是马大队长，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你呐？水没有，尿倒是有一泡，你喝不喝？”阿鹏粗糙的脸上笑出了一脸褶子。

“哟，翅膀长硬了，想飞上天啦！告诉你，老子没了官，照样比你这小杂碎威风！”

“你再说一遍？”阿鹏眉毛一横，一副干架的姿势。

大昌也凑了过来，兜着个手兴冲冲地准备看热闹。

“都别吵了……”茅无极看得直摇头，“湘西是丘陵地带，地下水丰富，过了这片沙漠就有水了。”

正争执着，忽而两道黑色的旋风骤起，从两侧向众人汇聚而来。

阿鹏发现自己插在沙地上的三八大盖忽然开始摇动了起来，疯子王四宝像是见了鬼似的，抱着头一阵哇哇怪叫，众人一阵吃惊，便觉脚底风沙一动，接着半人高的枪竟脱沙而出，如纸片一般被卷向空中！

此时，两道黑色旋风汇聚成了一股更大的强风，远远看去，就像一道黄沙

组成的龙卷风，足有十尺来高，飓风中出现一张巨大的面具人脸，呈半透明状，表情冰冷得像是极地寒冰，不过短短数秒钟，那诡异的人脸又马上消失了。

一时间，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强烈的耳鸣，耳膜震荡得仿佛要爆开一样，无数风沙扑面而来，打在几人身上如刀砍箭射一般，飓风之中根本无法开口说话，眼睛更是无法睁开，脚下想要挪动一步都不行，饶是茅无极这种修道之人，身处这飓风沙暴之中，却也被吹的如娇杨细柳一般四处摇晃。阿鹏与大昌抱做一团，马如龙则干脆趴在地上将手深深地插进黄沙之中，他知道自己一旦身体离地，马上便要被飓风吹走。

正没奈何之时，忽听茅无极艰难地道："大家……向我靠拢……"

但见茅无极指间夹着一张御土符，口中大念五行清明咒，随后疾喝一声"起！"霎时，众人觉得周围压力一减，睁眼再看，却见茅无极扎着马步，如同木桩一样挡在前面，手中符录光芒大盛，灵光到处，风沙如遇到了一堵无形之墙，纷纷向一旁飘飞过去！

这正是茅山的"崑山壁障"的法术，在阵内之人感觉不甚强烈，若是身处阵外，会发现在几人周身筑起了一道时隐时现的半透明土墙壁障，风不透雨不入，如同一道天然的壁垒，十分神奇。

在崑山壁障的支撑下，过了半盏茶的工夫，沙尘暴终于过去了，再看前方，却是一片清新世界，岩石光亮如洗，地上的沙丘也如被梳理过一般，透着狂野辽阔之美。

"哪里来的这么大的风啊，真是怪哉。"马如龙在脑袋上随意一抹，至少掉下了半斤黄沙来。

大昌在鼻孔里挖沙子，也是抱怨着，"是啊，就是前些年随东家出海，也没见过这么强的飓风……"

茅无极并不说话，他仍在回想着刚才那个诡异的人脸，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咦，那个疯子呢？"

几人整理好凌乱的衣冠，又在附近的一个沙丘下把王四宝给挖了出来，此时的他脸色蜡黄，头发都被吹得竖起来了，却似乎并不知道害怕，仍是一副嬉皮笑脸的神经质模样。

没走一会儿，大伙儿都陆陆续续听到一种唰唰的声音，几人都以为是沙子

划过石头的声音，都没怎么去在意。

马如龙看到旁边的大昌在直着眼睛发呆，往他肩膀上一拍，却吓得他一跳，“怎么了？跟见了鬼似的。”

“我刚好像看到一个沙丘动了一下，你看，就是那边……”

马如龙一瞥眼，却并未发现异常，嗤道，“你是疯了还是傻了？沙丘怎么会动？”

“刚才明明动了的啊！”大昌挠了挠头，自言自语道，“难道是我眼花了？”

远处，三个黑色的东西从矮草中钻入沙地，化作移动的沙丘从不同方向快速游来，所经之处留下白色发亮的涎液，若从上往下俯视，就像是三道白色的细线在不断延长，它们在沙地下腾跃盘桓，黑色褶皱的脊背不时会露出来，看起来就像是被烟熏的皮革一样又糙又硬。

大昌走在队伍最后头，他全然没发现刚才那个奇怪的沙丘已经悄然消失，此刻改变了方向，正从右侧向他脚下迅速迫近。

仿若一顶重锤敲击在脚下，大昌像个皮球似地翻仰在地上，周围三尺以内的黄沙全被高高的抛向天空，在他脚下的位置，一只庞然大物带着沉闷的吼叫从地底钻出，巨大的阴影将大昌给完全笼罩起来，在大昌惊惧的眼瞳中，一个满嘴尖牙的毒虫身影被映衬得越来越大，如同恶魔临世。

这庞大的怪虫通体红色，身体呈节状，有点像马陆，腹部有暗斑，体长差不多相当于一名成年男性，粗如水桶，头部和尾部呈穗状，没有眼睛，一张血盆大口几乎占了头部的五分之四，它的尾端很短，就像是被刀切断的一样。

“尖吻蚓蟥！”茅无极望着那怪异无比的身躯，脑海里首先跳出了这个名字。

茅无极曾在一本民间流传的札记里见过这种毒虫的画像，因为模样太过怪异，且行踪诡秘，因此颇有印象。这种恐怖的虫子从外形上很像寄居在牛肠子中的虫子，也被称为肠虫，或是死亡之虫。几千年来，目击尖吻蚓蟥的人偶有出现，但都拿不出有力的佐证，因此尖吻蚓蟥一度被认为是并不存在的，只流传于民间志怪的传说之中。据札记上交代，尖吻蚓蟥多生活在荒无人烟的沙丘之下或炎热的戈壁山谷之中，喜欢吃一种有毒植物，通常目击者看到尖吻蚓蟥都是在每年天气最炎热的六月和七月，其他的时间它会钻进沙丘中过着冬眠般的生活，除非戈壁沙漠喜逢降雨，尖吻蚓蟥会钻出沙丘沐浴戈壁难得的清新湿润。

至于流传尖吻蚓蟥尾部能放射出强电流杀死数尺之外的猎物这种桥段，则就过于传说杜撰了。

此时，一只活生生的蚓蟥就傲然耸立在众人面前，一张血盆巨口如同船上的罗盘一般，周围布满一圈利齿，嘴里的上下颚看起来像是蠕动的肠壁，十分恐怖，大有一番吞食天地的架势。

大昌惊骇无比，取出腰间的盒子炮就朝它啪啪开了两枪，蚓蟥似乎被激怒了，只听嘶拉一声，它的头部探出六根带着尖钩的犄角来，每根犄角间都连着肉蹼，看起来像是一朵巨大的食人花一样。蚓蟥身体一倾，倒扑向大昌，却没咬中，这时茅无极赶了过来，嗖嗖几道剑光斩下了蚓蟥的两根犄角。

蚓蟥怪嘶一声，身子一退，却从嘴里喷出一注绿色的强腐蚀性毒液，正浇在大昌的双腿上，大昌的裤管子刚接触就被烧穿，皮肉上不断鼓出绿色的气泡，白烟滚滚，发出滋滋的声音，不过片刻工夫，腿上的肉便烂了一大半，露出森森白骨。

众人一阵大骇，都是提枪上膛，子弹一梭梭的打在蚓蟥身上，浆血飞溅，皮肉掉了一地，蚓蟥翻倒在地，一头钻回了沙地里。趁着这个当口，茅无极抢下大昌背着就走，此时的他疼得白眼直翻，舌头都快咬断了，两条残缺的腿像是柳絮一样无力地耷拉在身体上。

周围还有好几只蚓蟥在游荡，移动的沙丘随处可见，那沙沙的摩擦声此时听起来更像是死亡的丧钟，马如龙哭丧着脸道，“妈了个巴子的，那些鬼东西把咱们包围啦！”

几人都是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一只个头稍大的蚓蟥突然从人群中间窜出，将几人分割开来，剧烈的颠簸中，茅无极手上一滑，大昌像皮球似的滚落在一旁，接着又被另一只蚓蟥给死死咬中腰部，拖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沙洞里，由于沙洞过小，大昌的身体几乎是被反折成负角度给强拖进去的，腰椎断裂的脆响如同门板被折断，听得人汗毛倒竖。

“大昌——”阿鹏趴在洞口往里张望，却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洞内不断传来腥腥的恶臭，像是没晾干的死鱼一样。

没几秒钟，忽然从沙洞里喷出三米高的血柱，像是喷泉一样，血柱中混着破碎的内脏，残缺的骨头，一股脑地全撒在了地上，阿鹏躲避不及，被溅了一身，一大截肥肠从天而降，像是围巾似地缠在他脖子上，鲜血淋漓，触目惊心，

稍一挤压，肥肠的裂口处就会溢出黑褐色的流状稀便，臭气熏天。

现场惨烈无比，浓郁的血腥味直传开好几里地，如同重炮一般猛烈轰击着在场之人的心理底线，阿鹏像是中了邪似的，怪叫着甩开身上的内脏，将胃里没消化完的食物给呕了个干干净净。

茅无极此时正陷入了一大一小两只蚓蟮的围攻之中，犄角上的钩子打在天师剑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火花子四溅，好在茅无极步法巧妙，在两个庞然大物之间来回穿梭，如同一只灵鼠，好几次让饥肠辘辘的蚓蟮扑了个空，饶是如此，他那宽大的金色袍子上也被溅射的酸液烧出了几个黑洞。

蚓蟮虽然性情凶猛，力大无穷，却也十分笨拙，只能通过滚动身体的方式来调转位置，茅无极兜兜转转了几圈，瞅准机会，一剑刺进蚓蟮腹底，接着暗暗提气，像剪衣裁布似的在蚓蟮腹部划出一大道血口，蚓蟮尖嘶一声，腹部像是爆炸了一样，黄色黏稠的体液混着内脏从血口子里一股脑地喷了出来，垂死时分，它朝着天空吐出最后一口白气，随后如同海绵似地瘫软在地上。

这个时候，马如龙也正被另一只穷凶极恶的蚓蟮给追赶着，他神情紧张，手里头的三八大盖抠得咔咔直响，蚓蟮身上全是大大小小的枪眼，黄色浆液流了一地，可这似乎并未对它造成致命伤害，从它矫健的腾跃可以看得出依然是生龙活虎。很快，枪膛里的子弹就打光了，马如龙暗骂了一句，把三八大盖狠狠地朝蚓蟮扔去，蚓蟮将枪叼在嘴里，咔嚓一声给咬成了两截。

马如龙拔腿就跑，很快又被追上，他这时想起了之前拾到的圈哥的背袋，从里面掏出一把来福枪，恨恨地说道："妈了个巴子的，你让老子吃素，老子让你吃鳖！"

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在封闭的山谷里回荡了好几圈，蚓蟮的身体被打了个透心凉，血浆从后背飚射而出，马如龙不解恨，又连连开了两枪，一时间肉块横飞，蚓蟮的脑袋都掉了一半下来，躺在地上不动了。

就在枪声响起的时刻，一直在攻击茅无极的另一只蚓蟮却突然调转了头，一猛子扎进沙里，朝着马如龙的方向游去。

"小心身后！"

马如龙这会儿正自得意，听到茅无极的提醒，慌乱之下对着追身而来的移动沙丘连开了三枪，却都打偏了，见情势危急，茅无极一个翻身跃到马如龙身前，将手中长剑全插进了沙土之中，只留一个剑柄在外面。

眼看着沙丘越来越近，马如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跑却被像猴子似的提了回来，再看看淡定自若的茅无极，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心中不禁好奇这牛鼻子又在整哪一出戏呢？

蚓蟥在地下的移动速度很快，如同发射的水雷，在身后留下一条扇形的涟漪，待到它离马如龙只有不到半米的距离时，茅无极忽然将马如龙往旁边猛地一拉，蚓蟥调转不及，以极快的速度撞在天师剑上，直到五米开外的地方才停下来。

沙丘静止不动了，汹涌的黄浆渐渐从缝隙中渗了出来，浸湿了周围的一大片区域。

马如龙恍然大悟，拍了拍茅无极肩膀，笑道："你这牛鼻子古板是古板了点，没想到脑子倒挺好使的。"

阿鹏跌跌撞撞的走了过来，看样子是呕得够干净，肚子都扁了一圈，他身上不断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腥臭味，马如龙和老蔡都下意识地捏住了鼻子，他拍着胸口，显得上气不接下气，"老子真是这辈子没这么遭罪过……"

老蔡这时瞅了瞅马如龙肩上的背包，忽然眼睛一亮，从里面拿出一个捆得扎扎实实的土雷来。

"把这玩意儿都搞来了，圈哥看来没少下血本啊！"

"你知道怎么用？"马如龙挠着油腻腻的头发。

"这还用说？县里炸桥拆房子都用这玩意儿。"

又是一只蚓蟥从土里钻了出来，马如龙朝它开了一枪，它嘶嚎一声，又游向别处，老蔡拆开木塞，点燃引线，顺手就朝它扔了过去，蚓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张开嘴就吞了下去，结果是被炸得四分五裂，成了一堆碎肉。不知什么原因，在周围游荡的蚓蟥这时都不约而同地朝它游了过去，只待了几秒又离开了。

茅无极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细节，语气肯定地说道："看来这些虫子是根据声音来判断方位的，大家先别出声，待在原地别动。"

马如龙一听赶紧捂住了嘴巴，大家都向木雕似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动一下。

果然，蚓蟥群开始变得茫然了起来，即使从几人旁边经过也没有任何驻足。

过了一会儿，浑身湿漉漉的阿鹏忍不住了，小声说道，"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一直这么傻站着吧？"

“沙石传声极快，只要走一步都会被听到，咱们得想想其他的法子才行。”茅无极沉吟道。

“要不咱们炸死他狗X的。”可马如龙将背包翻了个底朝天，也只剩下最后两个土雷了，于是犯了愁，“这么多虫子，就是二十个土雷也不够用啊。”

茅无极将土雷攥在手上，笑道，“看来天无绝人之路。”

“道长有办法了？”老蔡眼睛一亮。

茅无极点点头，“一会儿我用土雷吸引它们注意，你们抓紧时间跑到对面的山洞里去。”

“那你呢？”

“我自有办法。”

“可是……”

老蔡还在犹疑，马如龙就不耐烦地催促了，“哎呀，别磨叽了，道长都说他有办法了，咱们赶紧逃命才是正事。”他捏了捏两撇八字胡，“这次要是能活着出去啊，我一定在家供着观音菩萨和三清老爷们，早晚三炷香，坚持三年！”

“咦，什么时候有这觉悟了？真是新鲜事。”茅无极含笑道，接着，又特别交代让马如龙领着王四宝，生怕他中途掉了队。

就在茅无极回过头的一瞬间，却忽然感受到两股冰冷无比的寒光，却是四宝正一脸阴笑地望着他，目中精光四射，茅无极不禁感到一阵恶寒，一个疯子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眼神？

第一个土雷在远处炸响，几乎所有蚓蠕都汇聚了过去，趁着这个当口，马如龙和老蔡一行人玩了命地朝着洞口跑去，老蔡毕竟年老体衰，跟不上几个年轻人脚步，掉在队伍最后头，不一会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蚓蠕只在土雷爆炸处短暂停留，又马上被脚步声吸引了过去，这时几人离洞口还有不到三百米距离了，见蚓蠕速度飞快，茅无极皱了皱眉，又用尽臂力极限朝另一个方向扔出第二个土雷。

大部分蚓蠕都重新调转了方向，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仍有两只蚓蠕在几人身后死命地追赶着。

当马如龙，阿鹏和王四宝都成功到达山洞的时候，发现老蔡还在后面慢吞吞的，脸上沁满了汗珠，而他身后不远处，就是两只尾随而来的蚓蠕。阿鹏心急如焚，身强力壮的他冲过去背着老蔡就是一通飞奔，就在移动沙丘快要贴着

老蔡屁股的时候，他一个跨步跳上了山洞的台阶，两人重心不稳，都齐刷刷地摔倒在地上。几乎是同时，两声“砰砰”的闷响传来，蚓蠕相继撞在洞口坚硬的岩石上，成了两团肉泥。

茅无极见大伙儿都转危为安，心中稍定，只见他从袖口摸出七枚铜钱，飞掷在对面的岩壁上，随后足下一点，腾空而起，随着叮叮几声响，铜钱又分别弹射了回来，茅无极祭起御风之术，减缓身体重力，随后足尖每点在一枚铜钱上，身体便飞跃一段距离，不明真相之人看了还以为遇到了会在空中行走的奇人一般，直至最后一枚铜钱落地时，茅无极已分毫不差地飞落在几人面前。

马如龙看得瞠目结舌，“这是什么法术，教我好不好？”

茅无极揶揄道，“茅山术向来不传外人，你想出家当道士？”

“嘿嘿，我也就那么一说……”马如龙尴尬一笑，忙摆了摆手，让他这种比世俗人还世俗的人去忍受繁多的清规戒律，倒还不如直接杀了他。

“王四宝呢？”茅无极环视了一圈，却是没见到王四宝的身影。

马如龙往黑黢黢的洞内一指，“他啊，不知道又发什么疯，一进来就跑啦，拦也拦不住。”

“不是让你看着他吗？他脑子不清醒，出了意外怎么办？”茅无极一阵责备，向洞里追去。

第三十七章
恐怖霸王蝎

妖师冢一层，石室，幽光环绕。

保安队员豆子正靠在墙上打盹儿，哈喇子流了一地。因为豆子胆儿和他年纪一样小，帮不上太多忙，茅无极便让他守在二层入口处放哨做接应。

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梦到柳儿，那个和他青梅竹马，喜欢在马尾辫上绑一根红绳的可爱姑娘。

天空蓝蓝的，是那样的纯洁干净，轻柔的阳光铺洒在地上，暖得人心都快融化了。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地里，柳儿正哼着山歌采撷着金灿灿的油菜花，时不时插在头上比划着，像鸟儿一样欢乐惬意。

“柳儿，是你吗……”豆子朝着那个天使般的背影跑过去，心中充盈着满满的幸福。

柳儿似乎没听到，依然蹦蹦跳跳的，时不时还会习惯性地拨弄一下马尾辫上的红绳。

豆子从背后紧紧揽住柳儿的纤腰，空空落落的心里瞬间踏实不少，“嘿嘿，终于抓到你啦……柳儿，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为什么每天晚上见到你，你都背对着我，不理我啊？”

柳儿手里的油菜花掉到了地上，她将手轻轻捂在搂在自己腰间的大手上，却像冰块一般寒冷。

“豆哥儿，因为柳儿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

柳儿身体未动，脑袋却像螺丝帽似的自行旋转着，发出“咔咔”的声响。她的脑袋整整旋转了一百八十度，脖子被扭曲得像麻花一样，露出了一张没有眼珠的腐败的脸，正对着豆子诡异地笑着。

豆子倒抽了口凉气，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柳儿却反着脑袋倒着身子一步步地向他靠拢，“下面好冷啊，豆儿哥下来陪我好不好……”

“啊——”

豆子一下子惊醒了，心脏一通狂跳着，他环视一周，发现自己还是在方才那个阴暗的密室之中。

当初柳儿死的时候，豆子正躲在米缸里瑟瑟发抖，那凄厉的声音叫一个惨啊，他都捂着耳朵不敢听。等到他第二天再出来的时候，发现柳儿躺在地上，身上全是血，整张脸都被僵尸给咬没了，露出森森白骨，连肠子都流出来了……自此以后他便记不清柳儿的脸了，他悔，他恨，虽然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她，却只是一个背影，永远只是一个背影。

豆子揩了揩眼角的泪水，感觉心还是一阵阵的刺痛。

“已经过去好几个时辰了，不知道道长他们怎么样了？”豆子心里寻思着，忽然，不经意的一瞥，让他咯噔响了一下。

他发现东北角的一具棺椁的棺材盖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

他咽了口口水，壮着胆子走过去，只感觉一股子刺鼻的药水味儿扑面而来，诡异的绿色幽光下，一具浑身干瘪，浸泡在黄褐色液体中的女尸展现在他眼前。也许是药水的缘故，女尸腐烂程度并不是很高，从面容来看，死时差不多也就是五十来岁光景。

这女尸身着寿衣，眼睛半睁半闭，指甲长得出奇。据说尸体在死后的一段时间头发和指甲也会继续生长的，这倒并没怎么让他在意。

“真晦气！”豆子心里暗暗说了一句。所谓棺盖落地，好运散尽，在湘西民俗里被认为不祥之兆，要损阴德，折阳寿的。

就在他准备合上棺材盖的时候，女尸的眼睛忽然瞪地一下睁得老大，吓得豆子跟丢了魂似的，棺材盖也重重砸在了地上。

女尸此刻已经半坐了起来，浑身湿答答的全是药水，嘴里嗬嗬地发出怪声，像是刚吐出了一口尘封几百年的老气，豆子直吓得魂飞魄散，大喊道：“妈呀，诈尸啦！”

砰砰砰砰——不断可以听到周围棺材盖被弹飞在空中的声音，一具具身着寿衣的老尸从棺椁中爬了出来，身上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走起路来像上了发条的木头人一样动一下停一下，发出咔咔的声音，将快吓破了胆的豆子给死死围在了中间。

豆子慌乱中连开了几枪，都打歪了，只有一枪打在一具女尸身上，而她只

是退了退，又继续朝着豆子逼近。

浓烈的药水味混着刺鼻的腐臭让豆子几乎无法呼吸，他满脸绝望，嘴里呆呆念叨着，“柳儿呀……豆哥儿要来陪你啦……”

才说到最后一个字，一只枯槁的手爪就撞破他后脑盖，爪子上沾满了脑浆和血水的混合物，一尺来长的紫色指甲在摇曳的灯火中发出凛凛寒光！豆子的嘴被撑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弧度，眼睛转了两转，随后双膝一跪，瘫软在地上……

咻咻咻——几颗蓝光灼灼的佛珠从玄空指间弹出，又是一排霸王蝎被掀翻在地。

地上全是霸王蝎残缺的尸体，堆起来能有小山高了，几人的头发上，衣服上全沾满了白浆，像是鼻涕似的，十分恶心，经过一番激烈的近身搏杀，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后面的霸王蝎又踩在同伴的尸体上涌了过来，这时的众人已经渐渐被逼退到了墙角的位置，阿桓站在法圈之中，左手持咒，右手舞剑，时而雷光奔走，时而焰火如炬，五行法术使得是炉火纯青，玄空则大结佛阵，聚气成刃，无形无影，扫尽前方障碍。两人一左一右，将众人护在中间，霸王蝎虽然数量众多，一时也无法接近。

李福到底是个做生意的，脑子灵光得紧，趁着混乱一个人悄悄爬上了卵泡中央的那堆小山般的碎石上，居高临下，俯瞰一切，霸王蝎路过大多绕着走，偶有几只爬了上来的也都被他给一脚踹了下去。

“这鬼地方怎么都没个出口啊？”阿发逃命起来是一流的，连他都这么说，可见这个岩洞有多么封闭了。

大伙儿这时才恍然大悟，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应该是个蝎子穴，都是暗暗后悔。

“有点奇怪啊。”白面儿忽然说道。

“怎么了？”阿桓一分神，差点被一只霸王蝎蜇到，不禁暗捏了把冷汗。

“这里这么多蝎卵，应该有个母体才对，可我们现在为止都没见到呢。”

正说着，忽然岩洞里一阵轰轰的响，那座碎石堆上的石子也开始滚滚下落，没一会儿，整座碎石堆像被人抡了一棒槌，一下子爆了开来，趴在石堆最高处的李福反应不及，像个炮仗一样被弹飞到半空中。

漫天石屑中，一只巨型霸王蝎缓缓现出了真身，这家伙奇大无比，足有两

米多高，尾巴像电线杆似，背上长满了一层长长的黑毛，像放大了无数倍的刷子一样。可怜的李福呈自由落体，正摔在巨型霸王蝎坚硬的背壳上，牙齿都给碰断了几颗，满嘴是血。

“他奶奶个二舅子的……”李福望着身下的庞然大物，吓得面无血色，可话还没落音，巨型霸王蝎尾巴上的尖勾就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胸脯，大量的毒汁源源不断地灌入他的身体，他像羊痫风似地抽搐着，嘴里不断冒出白沫，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膨胀，最后竟像个圆滚滚的气球一样了，两颗眼珠子也弹了出来，毒水不断从空洞的眼眶中喷出，随后，只听一声令人心惊的巨响，李福像是水泡被戳破，整个身体爆炸开来，毒水直溅了三尺来远，哗啦啦流了一地。

白面儿咽了口口水，“狗X的，被包围了，这下可玩完了。”

望着这么个巨无霸，阿发呆若木鸡，“我的个乖乖……你个砍脑壳的白面儿，还真是乌鸦嘴……”

“我哪知道这么准啊，这辈子赌牌九就没赢过……”

阿桓苦笑着调侃了一句，“老娘块头这么大，难怪生的儿子也那么大个。”

蝎后转了个方向，朝着角落的众人逼近，铁杵似的脚踩在地上咚咚直响，霸王蝎幼崽们聚集在它旁边也像打了鸡血似的，变得愈发狂躁了起来。

阿桓双手一合，指尖射出一记气剑，正击在巨大的蝎头上，却如同打在了水里，消弭于无形。

“看起来完全没胜算啊……”阿桓也似乎没了法子。

“茅无极的徒弟都是没种的鼠辈吗？”玄空冷哼了一声，“是生是死还未可知呢！”

玄空怒目一瞪，周身忽然宝光大盛，白雾般的浩气澎湃充盈，颚下白须飘飞，且见他双掌一开一合间，已是推出两道灼热的气浪，气浪在半空中翻滚纠结，形成两排金色的透明佛手，佛手足有一人多高，且越结越大，所经之地皆留下两行凹陷的弹道，金光闪闪，让人不敢逼视。

强大的气流中，霸王蝎幼崽东倒西歪，满地打滚，蝎后却不闪不避，庞大的身躯只是往后斜倾了一阵，安然无恙。

玄空眉头深皱，喘着粗气，额上沁出豆大的汗珠，阿桓看得心里干着急，知道这一击没少耗去老和尚的气力。

“好像没什么用啊……”阿发说完，心里又嘟囔着，“说别人的时候理直

气壮，自己还不是没办法？”

玄空手捂胸口，将脖子上的一串佛珠摘了下来，口中默念六字真言，接着将佛珠一抛，佛珠在空中陡然变大，红光闪闪，仿若一串烫红的铁球般缚在蝎后身上，蝎后周身滋滋地冒出一阵焦雾，它挥动着巨钳想要挣脱，不想佛珠却像弹皮筋似的越缠越紧，极难摆脱。

“大师说得对，生死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死，老子也要拼一把！”

大家一回头，发现白面儿不知何时已经架起了黑旋风的那杆麦德森轻机枪，一脸的豪情万丈。

“都闪开，让我来！”白面儿挥了挥手，摆出一副专业人士的架态，然而，一连打了几十发子弹，却都像没长眼睛似的，不是打在柱子上，就是飞到了对面的岩壁上。

“干啥呢，到底会不会用啊？”阿桓大跌眼镜。

“咦，奇怪，咋和三八大盖的感觉不一样呢，后坐力好大啊……”

“你个土包子，也就配用土枪土炮的了。”阿桓不听他解释，抢过轻机枪自己倒腾了起来。

他算是有些经验的，当初和茅无极在南镇斗兵匪时可没少吃这玩意儿的苦。

刚开了几枪，果然发现肩膀上酸痛得紧，可阿桓没敢放松，咬着牙顶上，一圈圈火舌子从机枪口吐出，霸王蝎幼崽被打得七零八落，惨叫连连，白面儿则一个劲地给他上子弹，两人忙得不亦乐乎。混乱中，蝎后的眼睛也被打瞎了一只。

阿桓很过了一把瘾，感叹道，“这些洋鬼子发明的东西还真是厉害啊，就靠大清国的那些个刀枪棍棒的冷兵器，哪有半分胜算？”

“嘿嘿，我还没使过枪呢，来，让我也玩玩，快……”阿发见轻机枪威力强大，玩心顿起，也想来过把瘾。

枪林弹雨中，蝎后忽然变得暴怒了起来，巨钳一撞，佛珠应声而断，又变回之前的模样撒了一地。蝎后冲刺过来，一尾巴抡在岩壁上，石屑直飞，几人赶紧躲到另一边。

蝎后的身上已经布满了弹孔，却仍然狂躁无比，玄空摇摇头，“你们这样是伤不了蝎后的，看到上面的石笋了没？如果有把握能打下来的话……”

阿桓心领神会，又将枪口转向穹顶，上面密密麻麻分布着无数尖刀状的


你的三八大盖还有子弹没？
就剩一发啦，怎么了？
兄弟啊，靠你了。
啥意思？
阿桓兄弟是想把蝎后引到石笋下去！
Piu!
轰隆
就是现在！
啪嚓

石笋。

一阵看似胡乱的扫射，几根石笋摇摇欲坠。阿桓手心捏着汗，眼中映出蝎后庞大的身影，它此时正大步流星地追过来，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在离几人不到三尺远的位置，一根石笋轰然落下，碎成两半挡在蝎后前方，蝎后受了惊，略一后退，又是几根石笋落地，蝎后歪歪扭扭地躲避着，开始变得慌乱了起来。

阿桓咬紧牙关，眼睛正瞄着左侧一根棱角分明的石笋，这根明显比其他的石笋要大上许多，根部也更加宽厚，以至于在周围扫射了一整圈也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

终于，弹夹见了底了，石笋根部也几乎被完全凿穿，笨重的石笋“箜箜”两声响，倾斜悬吊在穹顶，却死活也不见掉下来。

“就差那么一丁点了。”阿桓一拍大腿，倍感惋惜，接着，他问道身边的白面儿，“你的三八大盖还有子弹没？”

“就剩一发啦，怎么了？”

“兄弟啊，靠你了。”

“啥意思？”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阿桓竟一下子冲了出去，将自己置身在危险之中，一边高声叫喊吸引着蝎后，一边发足狂奔。

玄空恍然大悟，“阿桓兄弟是想把蝎后引到石笋下去！”

果然，阿桓站在那颗摇摇欲坠的石笋之下不动了，蝎后则凶神恶煞地席卷而来。白面儿抬起三八大盖，额头上，手心里全是汗。

是生是死就看这一下了。

在阿桓和蝎后不过咫尺之距时，他忽然快步一退，口中大喊道：“就是现在！”

一声清脆的枪响及时响起，石笋轰隆落下，不偏不倚，正重重地砸在蝎后身上，蝎后坚硬的后盖被砸了个稀巴烂，整个身子像块烂肉似的被钉在地上动弹不得。

白面儿吹了吹枪口的青烟，一脸得意洋洋，任由阿发兴奋地捶打在自己身上。

蝎后发出一声类似蝉鸣般的尖嘶，简直和黑水镇鸣钟的分贝差不多，在整

个空旷的岩洞中回荡着，阿桓一行人赶紧捂住耳朵，仍是觉得刺耳。

足有一分多钟，那尖锐的声音才停下来，与此同时，蝎后的一双巨钳重重地落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呼呼……你刚才要是偏那么一丁点儿，我就要成这些鬼东西的晚餐啦！”阿桓拍拍胸脯，长舒了一口气。

“等等，你们看——”阿发忽然变得紧张了起来，几人循声而望，发现蝎后脊背上裸露在外的镶肉正在一阵阵的抽动着，大伙儿屏住呼吸，当是这蝎后还在垂死挣扎，没想过了一会，从镶肉的缝隙中忽然爬出好几只像蛇一样长的寄生虫来，这些虫没有眼睛，浑身透明，一着地立刻卷作一团，似乎在等待着新的宿主。

几人还没来得及歇一口气呢，剩余的霸王蝎幼崽又从各个角落聚集过来，它们爬过蝎后的尸体，如同潮水弥漫，铺天盖地，这时已经没有子弹了，阿发一步步后退着，忽然感觉背上一松，“啊”的一声，整个人往后栽了下去。

这是一扇翻转的岩石门。

“这里应该就是出口了，大家快撤！”玄空当机立断。

玄空一走，阿桓和白面儿一窝蜂地涌进黑黢黢的岩石门中，却不料脚底是个光滑的斜坡，一个没站稳，都像皮球似地滚了下去……

第三十八章
古画中少女

黑暗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黑暗中的喘息声。

“哗——”最后一根火折子被点燃。

火光照亮了一堵破落的老墙。墙上镶满了一具具姿态各异的尸骨，足足延伸了十几米，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经钙化，看起来像是琥珀。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没有人清楚这些尸骨的来历，只有老蔡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些就是当年那些死于非命的工匠。”

几百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枉死，甚至连个像样的墓穴都没有，还像工艺品一样被镶在一堵墙上，想来实在是让人感觉悲凉。

茅无极叹了口气，继续寻找失踪的王四宝。

没多久，一具鎏金棺材就横在几人面前，刚打开时甚至有种淡淡的香味。

一个发白如雪，戴着面具的男子安静地躺在棺木中，身体完好，但脸上看不到丝毫血色。

“啊——这是——紫月！”老蔡惊叫一声，他认得那个诡异无比的面具。

茅无极摇摇头，“不，这只是一处疑冢。”

说着，他从袖口捏出一张化尸符，啪嗒一声贴在尸体眉心位置，尸首立刻化作一团黑云腾空而起，在半空中形成一个幽灵般的鬼脸朝着茅无极张牙舞爪地俯冲下来，茅无极目不斜视，右手剑指在空气里快速写下一个金光闪闪的“罡”字，点向那团黑云，瞬间将黑云打散。

在茅山术中，罡、破、敕、疾、锁统称驱魔退煞的五字真决。

老蔡大惑不解，“道长，你怎么知道这是障眼的疑冢呢？”

“你们刚才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那是道术中的‘太阴炼形’之法，因为要配合麝香、朱砂、草木灰施为，所以会有香味。”

马如龙趴在棺材上往里头望，果然发现棺木地下有一层人形的草木灰，黑乎乎的，风一吹就散。

在墓道深处的一个斗室里，大家终于找到了王四宝。此时，他正在摆弄着一张古画，时不时用脸贴在上面，一脸陶醉，嘴里哈哈直笑。

“你个挨千刀的死疯子，可让我们一通好找！”马如龙冲过去就给了他两个耳光子，吓得他抱着头哇哇直叫。

几人走近古画，在暗淡的光线下打量起来。

画上是一个清秀的少女，看不出什么年代的人，只是穿着一件粉色长裙，长发披肩，好像刚沐浴完似的，少女的背后空空如也，没有什么背景，茅无极伸手摩挲了一把，发现画布是绢质的，由于年代久远，绢布已经有些发黄了，但是那种黄色很淡很淡，对整幅画的效果没有什么影响，茅山的三清观里也收藏了不少古画，但没有一种是像它这种织法的。

“老蔡，依你看，这古画是什么年代的？”茅无极随口问道，见没人回答，他回过头，发现老蔡正盯着画上少女发痴，不禁笑着摇摇头。

画上的少女微微浅笑，有一种超脱尘气的端庄和美丽，无论茅无极站在什么位置上，都觉得画上的少女好像也在盯着他看，那眼神中流露出极度的温柔与诱惑，像是情人在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你，让你刹那间卸下所有的压力与重担。看着这少女，在场之人都有一种心猿意马的感觉。

茅无极定了定心神，忽然他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古画并不是没有背景的，只是背景极淡，只有离得很近才能看清楚。

茅无极扫视了一眼，不禁怔住了。只见画上的背景是一大群表情各异男人，并排站了两圈，围在少女身后。他们不像是一个时代的，从衣着和装饰来看，最古老的应该是秦汉时期，再看下去，发现各个朝代的都有，最奇怪的是最后两个人，一个顶戴花翎，留着长辫，一看就是前清人士，还有一个穿着长袍马褂，金丝眼镜，打扮是当下民国初年的装饰。

古怪，真是古怪，难道这幅画是近些年的仿制品？但能有如此细腻的做工，也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茅无极数了数画上的人，一共有二十三个。这时，他目光不经意的一转，却忽然呆住了：画中少女原来那浅浅的笑容，这时候却变得诡异神秘了起来，好像是看透了自己的心事一样，茅无极待了一阵，再回过头来看那画上的少女，

又回复到之前温和的表情了。不知怎的，茅无极脑海中忽然闪出一个缠绵的画面，少女正赤身裸体地倚在自己胸口，一双俏手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而自己则一脸邪笑，与少女缠绵在一起……

“荒唐，真是荒唐！”茅无极拍了拍脑袋，一下子像触了电似的反应过来，“这画……这画有问题！”

他一回头，发现身后的老蔡、阿鹏、马如龙三人正盯着画上的少女发呆，眼神直勾勾的，脸上带着迷醉的神情，像是喝了酒似的，身子则僵硬得像根木头杵在原地。

这时，古画发出一阵幽幽的光芒，将三人的脸全都映得惨白惨白的。

茅无极心中一紧，一边用手遮在眼前，一边大声喊道：“快捂住眼睛，别盯着画看！老蔡，阿鹏——”

然而，无论他怎么喊，三人都是纹丝不动，像聋了似的，这时，他眼角的余光发现古画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只是一瞥间，眼神似乎就被勾住了，思维也停滞了，他缓缓放下双手，呆呆地望着古画，任由那幽幽的迷失之光将他的身体湮没……

像是在做一个冗长的噩梦，却又说不清梦的源头，思维仿若是泥浆一般，混沌得无法思考。

“镇长，镇长——”

一个空旷的声音响起，仿若来自原野，分不清是真是假，再听时，又离得很近了，像是贴着耳朵说出来的。

茅无极陡然惊醒。然而，他刚睁眼就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茅无极’正满脸怒态地用桃木剑指着自己！剑尖与自己的脖子不过咫尺之距。

“啊——”茅无极吓了一跳，险些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哈哈哈哈——”二麻子忽然出现在他视野中，他一身西服，头发输得油亮油亮的，“镇长，你怎么被自己的蜡像给吓到了啊？”

“蜡像？”

茅无极再去看那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家伙，果然一动不动，浑身摸起来硬邦邦的，神态举止栩栩如生，和自己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是不是很逼真啊？”二麻子摸着下巴，得意洋洋，“这可是张大帅特地

请鬼佬们给您做的呐，本来上个月就做好了，说是山路难走，七拖八拖搞到现在才送来，唉，就当成好事多磨吧……”

二麻子嘴里叨叨了一大堆，茅无极听得是一头雾水，这时两个黄头发高鼻梁的洋鬼子走了过来，足足比茅无极高了一个脑袋，他们将蜡像抬走，又拿出卷尺在茅无极身上量来量去，一边点着头，一边用听不懂的洋文叽里呱啦地交流着，接着又捏着卷尺去和蜡像做比对。

茅无极一身的不自在，他这时发现自己在一个宽敞的展厅内，中间是一处红毯，路两边的各摆着若干具蜡像，全都用玻璃罩罩着，这些蜡像中有他的三个徒弟，还有徐老倌，猪肉荣等人，放眼一瞅全都是熟面孔。

“我这是在哪啊？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茅无极一脸茫然，他感觉自己似乎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要一回想，脑袋就疼得要命。

“不就在黑水镇吗？难不成还能在茅山啊。”二麻子笑道，“今儿个‘正气蜡像馆’开馆，早上不是咱俩一起过来的吗？”

“我怎么回黑水镇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二麻子见他自言自语，往他头上一摸，“镇长，你是烧糊涂了还是咋的，先是在椅子上睡着了，现在又一个劲的说胡话……”

“去你的。”茅无极把二麻子手一拍，冷着眼说道，“看看你穿的个什么样子，咱自己的马褂不好吗，非得跟人家鬼佬学？”

“我说镇长，思想要与时俱进呐，现在当官的哪个不是西装革履的？”二麻子得意地整了整大红色的领结，“娘个球的，上次去县里，十五块大洋买的，一个子也不少！”

茅无极直好笑，“你一城镇小市民，还学起人家官老爷来了……”

两人话不投机地扯着，一个带着金丝眼镜，带着黑乌帽，嘴里叼着烟斗的人走了过来，他面色枯黄，牙齿微龅，还留着前清的长辫，一看就是个鬼精鬼精的主。

那人朝着两人礼节性地拱手一揖，“茅镇长，张副镇长，蜡像都放好了，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张副镇长？茅无极一口茶快喷了出来，二麻子啥时候成副镇长了？

“唉哟，钟老这就走啦？怎么也不留下来吃个晚饭，让我们好尽尽地主之谊嘛。”二麻子一边赔笑，一边虚留着。

“不啦不啦。”那个被唤作钟老人摆了摆手，“你当我这把老骨头想瞎折腾呐？黑水镇没有西餐厅，鬼佬们吃不惯这里的饭菜，非得当天赶回省城里去，气人不你说……”

从两人应景的谈话中，茅无极大致推测出这个钟老应该是张大帅府的管家，张敬尧在湖南名声本来就不大好，他也不想和这个钟老多有瓜葛，只管自顾自地闷声喝茶。

临走时，二麻子又从兜里抓出一块精致的怀表塞在钟老手里，客气道，“承蒙张大帅费这么个心，我和茅镇长都是打心眼里感激，还望钟老回去能代我们向张大帅转达谢意啊。”

钟老将表在手里掂了两掂，讪笑道：“好说好说。”

“嘿嘿，还有一事劳请钟老能向大帅转达。”二麻子瞅了瞅钟老的脸色，笑道：“就是咱黑水镇外的那条官道啊，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你也知道，镇子本来就小，要是车马商旅不往这里走，经济就活不起来，这经济一不活啊，给大帅缴的税收也会受影响……”

钟老一个劲地点头，装模作样地说道，“修路嘛……这可是为百姓造福祉，是大好事啊！应该的应该的……”说着，他又想想起什么似的，转头向茅无极说道：“茅道长，张大帅说您就是当世的钟馗，只要你想，别说是镇长了，随便湖南哪个地方，县长，市长任你挑！”

二麻子见茅无极一脸不悦，赶紧接了茬，“多谢大帅厚爱，我们茅镇长会好好考虑的。”

待钟老一行人走后，茅无极哑然失笑，“臭小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圆滑世故了？”

“我这也不也是没办法么，形势所逼啊，您是百姓心中的大英雄，为人处世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这些应景的事儿自然是不愿意做的，我二麻子，俗人一个，脸皮又厚，刚好可以给您分分忧，有句话叫什么来着，珠联璧合，对吧……”

茅无极垮着个脸，一句也没听进去，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镇长，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啦？总感觉怪怪的……”

“我还觉得奇怪呢，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来到这里的，总感觉一切都不像是真的，像是在做梦一样。”茅无极皱着眉，接着又一脸严肃地问道：“二麻子，

我问你个事啊，你一定要老实回答我。”

“说吧，啥事？”

“我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做？总感觉心里头慌慌的，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觉得一定是某件重要的事情被忽略了……”

“那当然！”二麻子想也不想，回答得十分干脆。

“你也发现了？”茅无极来了精神。

“那件事情就是——你该换换行头了！都是镇长了，还是这身旧袍子，多土气啊！”

“和你说正经的，净和我瞎扯淡！”

屋外爆竹声声，到了该剪彩的时候了。屋外黑压压的全是人，茅无极一出来就被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所包围。

挂满红绸的牌匾上写着几个大字“正气蜡像馆”，署名是张敬尧。

“字写得真丑。”茅无极讽刺道，“茅某有何功劳，让他搞这么个面子工程呢？”

“您忘记啦？两年前天劫降世，您可是拯救了黑水镇上千口人的性命，这功劳还不够大的？”

“天劫……两年前？”茅无极狐疑道，“那现在是何年何月？”

“民国九年啊，瞧您糊涂的……”

“庚申年？这两年发生的事我怎么完全没印象了，真是怪哉，那妖师冢现在怎么样了？”

二麻子捂嘴一笑，“自从两年前那场劫难之后啊，就被县里开发成旅游景点了，一天能接七八个外省旅游团，没少给县里创收呢。”

茅无极心不在焉地剪完彩，人群蜂拥而入，却被二麻子拦在门口，“要进去的参观的请在隔壁的售票处买门票，每个人两个铜板——”

“乡亲们进去随便看看，还收什么钱？”茅无极不悦道。

二麻子在他耳边小声咕哝道：“道长你是不知道啊，张大帅的税扣得重，咱黑水镇的那点收入还不够交税的，刚好趁着这么个机会可以创点收啊。”

“岂有此理！”茅无极勃然大怒，“这蜡像馆是张大帅搜刮民脂民膏建起来的，本来就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看你是掉钱眼里了！”

二麻子见茅无极生气了，吐了吐舌头，只得灰溜溜地放行。

一辆八成新的福特T型汽车开到门口，滴滴滴地直鸣喇叭。按二麻子的说法，这是磨山县赵副县长之前的座驾，因为换上了最新款的雪铁龙A型车，便将该座驾送给了茅无极。到了民国九年的时候，汽车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事，有钱人家出门早就不坐八抬大轿，都是汽车，那时候在大街小巷比较流行的款式就是福特T型汽车，因为款式时尚，价格平民化而深受欢迎，成为富商和姨太太们的首选，档次再高点儿的就是别克和道奇，NASH和斯蒂庞克（老爷车）因为价格昂贵，则成为政府要员的专属座驾，当时的国民政府总理段祺瑞就有一辆老爷车。官老爷们用车的话一般不用自个儿掏腰包，自然有喜欢攀权附势的富商来送，赵县长的这辆福特T型车就是砖厂老板周贵送的，如今换了新车，便做个顺水人情转赠给茅无极。

汽车缓缓启动，透过后视镜，茅无极发现二麻子正望着自己，脸上带着怪异的笑容。

镇里的街道通通牛车还行，走汽车还是稍显狭窄，一路上避妇让孺，汽笛不断。茅无极拉开车窗帘，发现街上行人如织，商铺鳞次栉比，已经是焕然一新了，粗略一看，还有不少外地游客，小商小贩们眉开眼笑地张罗招呼着，忙得不亦乐乎。

茅无极再抬眼望望天空，像是刚洗过的一样，万里无云，蔚蓝如海水。一切都是那样的祥和美好，美好得让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真的是几经劫难的黑水镇吗？

很快，心细如发的茅无极就发现了一些端倪。那些和顾客讨价还价的小贩，推车赶集的老农，围成一堆叽叽喳喳寒暄的妇女，甚至是含着糖葫芦路过的幼童，每一个人看似都在忙活着自己的事儿，其实一直在用余光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就像是在逢场作戏。那眼神冷冰冰的，像是在监视着自己一样，和二麻子如出一辙。

汽车在镇政府大院门口停下了。二楼的寝房传来吱呦的推门声，一个衣着华美旗袍的少女正倚在护栏上，看着他温婉地笑。

茅无极与她对视着，眼神都快要被融化，嘴里喃喃地吐出几个字："马小倩……"

第三十九章
墓室金甲妖

一个类似天井的地方。

地上满是枯叶，点点星光透过头顶的圆洞投射进来，迷离而诡异。

这个高十丈宽十丈的漏斗型洞穴，大概是整个封闭的妖师冢唯一与外面世界接通的地方了吧。

“好高啊，这得有多长的绳索才能爬得上去啊。”巧云仰着头感叹道。

在洞口的正下方位置，牝子踩在地上咔嚓响了一声，脚下像硌了个什么东西，拨开枯叶一看，竟是一具凌乱的尸骨。

巧云和云中子在周围转了一圈，没什么发现，转头看见牝子蹲在地上，手中拿着一个东西直发呆。

那是一个锈蚀得不成样子的手环。

“一个破铜环，又不值钱，怎么还当个宝似的？”巧云揶揄道。

“他……他是小蛮的啊！”牝子忽然说道。

“小蛮？你是说他？”巧云指的是地上那具尸骨。

牝子点点头，透过洞口往外望，怎么看怎么熟悉，“这不是凤凰镇郊的鼠儿洞么，我小时候经常和小蛮在这附近玩，有一次他从树上摔下来掉到鼠儿洞里，就再也没出来……”

巧云大为奇怪，“你是说，我们来到了鼠儿洞里？这怎么可能啊……”

云中子想了想，“还真是呢，我们之前一直是走的西北方向，正是去凤凰镇的路。”

“天呐，那妖师冢还真是大啊。”

云中子颔首道，“我听闻妖师冢是建在唐平南王李邈的地宫基础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黑水镇和凤凰镇地底下都是它的地盘，而且打通了这一带地下所有的地质地貌，咱们刚才经过的那条暗河就是例子。”

小山兴奋不已，“那还等什么啊，都到了凤凰镇了，咱们赶紧出去吧，我可不想在这鬼地方再待下去了。”

巧云白了他一眼，“拜托，没看到这么高吗，难不成买双翅膀飞出去啊？更何况紫月没现身，咱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云中子发现小蛮的死没那么简单。他的骸骨全碎成了一节一节的碎片，断裂处极其不规则，而且在大腿骨的地方还有一圈一圈的深深的牙印。

“看起来应该有什么东西攻击过他，不像是摔死的。”云中子道。

“云大哥，你可别吓我啊……”经历了这么多诡异的事情，让巧云变得十分敏感。

牦子道，“会不会是豺狼啊，这一带的豺特多。”

“咱们刚才一路走来，你可见过豺狼？或是听到狼叫？”

“那倒没有，不然还会有什么啊……”

“不知道就别瞎猜，这一带都是天然的溶洞，九曲十八弯，咱们一定要互相照应，千万别掉队了。”

几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身后的黑暗中，一个黑色的怪物像壁虎一样在带有弧度的墙壁上爬过，速度奇快，洞外的点点星光将它的人形轮廓映衬出来，一身黑色的鳞片折射出惨淡而诡异的光辉……

五光十色的溶洞中，一大片水沼拦住了几人的去路。

池水清澈见底，越往里走越深，巧云浇了捧水在脸上，顿觉一阵清凉，“前面没路了，怎么办啊……”

“不会要游过去吧？水这么冷……”小山犯难道，“要不咱们折回去算了吧。”

“吊桥断了，就是想回去也回去不了呀。咱们这回真是破釜沉舟了。”

“我说伙计们呐，看我找到什么了！”

牦子兴奋的声音传来，他不知从哪拖来一艘破烂的木筏，筏底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绿苔。牦子小时候学过木匠，几翻倒腾，硬是将那堆块散了架的木头给重新绑紧了。

三男一女的重量，吃水挺深，木筏几乎全淹在了水下，把几人的鞋底都沾湿了。

木筏顺流而下，一个个拱形洞口从身边擦肩而过，或宽或窄，或高或低，

有些甚至需要俯下身子才能勉强挤进去，晶莹剔透的石钟乳像蜡油一般凝在洞顶，抬头就能看见，迷蒙的水汽蒸腾在脸上，冰冰的，滑滑的，各种壮美的天然景色一时洗去了几人心头的沉郁。

一大片浮游生物吸引了几人的注意。它们的身子呈透明状，露出水面的部分像蘑菇一样，边沿有一圈长长的须带，体内像是点着一颗小灯泡，发出幽幽的蓝色荧光，煞是好看。

巧云看得喜欢，想捞一个上来玩玩，却被云中子制止，“不要碰，这些是水母，毒性强得很。”

为了证实自己说的话，云中子用剑尖在一只水母身上戳了一下，哪知一下子就被水母给黏住了，好不容易甩开，在剑尖处却留下了一大圈如同墨水般的黑色汁液，在水里洗也洗不掉，看得巧云一阵后怕。

也亏得巧云没碰，要知道这种荧光闪闪的水母名曰‘深渊水母’，常年寓居水底最深处，以沉积的火山灰里的放射性化学物质为食，毒性比五步蛇有过之而无不及，若是中了毒，恐怕只能在毒性蔓延前将手给砍下来了。

木筏在几处露出头的浅滩旁停了下来。

浅滩上散布着大量凌乱的鱼骨头，还有许多羊屎状的黑色颗粒粪便，有一些看起来还像是新鲜的。

巧云疑惑道，“这里都是水，除了鱼难道还有别的生物？”

云中子很快联想到了小蛮尸骨上的咬痕，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一声洪亮的兽鸣忽然响彻在狭小的溶洞中，吓了几人一跳，听起来有点像是老虎的嚎叫，却比老虎更加铿锵有力。

“什……什么东西？”牝子一惊。

云中子定了定神，“别怕，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在这里。”

他将木筏靠边，耳朵贴在墙上细听，果然又是一声高嚎从墙壁里传来，让他耳膜直颤。

就在几人聚精会神地关注墙对面的情况时，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身后不远的高处扑通一声落入水中，不一会，便看到一个人形的阴影在水里朝着木筏的方向游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此时此刻，墙对面，饕餮眼中两团幽芒烈如火焰。

阿桓，阿发和玄空神情紧张，一副如临大敌状。

在对峙的双方中间，躺着一具被烧成了黑炭的尸体，仍在不断冒出焦臭无比的白烟。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栩栩如生的饕餮石雕，竟然突然会活过来，并狠毒地向毫无防备的白面儿喷出可怕的火焰。

“这是什么怪物——还会喷火！”

“冥兽，来自地狱的恶魔。”玄空紧盯着饕餮的一举一动。

“糟了，出口被它堵住了，怎么办啊？”阿发看着饕餮那寒光闪闪的獠牙，心里直发怵。

无数炙热的火焰缠绕着它的身体，地上的泥水被火焰炙烤得吱吱作响，忽然，饕餮腾空跃起，伴着四射的火星，朝着几人猛扑过来。

“快闪开——”玄空大喊。

心惊之下，三人都向后跳开，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坚硬的地面竟被饕餮一爪击出了一个大坑，泥水夹杂着火焰飞溅。

阿桓身形一掠，不等饕餮转身，一剑便钉到它的爪子上，“嗷——”饕餮一声狂叫，另一只爪子带着火焰横扫而来，他躲闪不及，赶紧身子一低，腰如反弓，巧妙避开，却不知道正好将身后的阿发暴露在利爪之下，阿发大惊失色，忙用手中长刀迎去，他只觉得一股强大得无法抵挡的力道传来，登时觉得虎口如被电击火烧一般，长刀脱手而落，自己的身体也仿佛飞了起来，旋即臀部重重一痛，睁开眼时，自己已倒在三丈开外。

饕餮专挑软柿子捏，见阿发倒地，又喷出一股火焰，欲置之死地，中途却被一道玄妙的宝光所截，如同一堵无形的墙将火焰挡在外面，却听玄空声如雷霆：“孽畜，休得伤人！”

一旁的阿桓被火焰的流火波及，只觉得浑身一暖，一股劲道十足的暖风竟然硬生生将自己吹开了两尺远，流火掠过的地方颇觉焦热，心道：“要是被这火焰击中，哪里还有命？”

玄空高呼佛号，步法前驱，手中法杖疾点，隐隐中仿佛出现了一个宝光形成的金刚罗汉在为自己战斗，将饕餮笼罩在一片灵力的阴影中，力拔千钧，气势如虹，卷起周围罡风阵阵。阿桓这时也手持长剑赶到，四道光芒闪闪的仙符

应声飞出，冰封住饕餮四脚，连地面都是寒气，哪知饕餮力大无穷，只是一震，冰层立刻粉碎。

在两人凌厉的攻势下，饕餮暂时被逼退，玄空这时向阿桓使了个眼色，二人分局两角，向饕餮慢慢欺近。

“嗷——”饕餮尖嚎一声，俯下身来，血红的眼珠不停地转动，警惕地盯着二人，血口张开，流下的涎水落地而燃，地上都是一摊一摊的火苗。

相准时机，阿桓纵身而起，饕餮敏捷地一抬头，伸爪虚空一挠，身上一团火焰跳脱而飞，直击向阿桓。阿桓却早有防备，只见他如猿猴一般双脚在长剑上一踏，随即人剑分离，阿桓自顾向饕餮身后跳去，而飞剑则如电光一般刺向它的头颈。

饕餮大怒，一爪将飞剑击落，阿桓却在它身后抓住了它的尾巴，饕餮的尾巴足有碗口粗细，长长地拖在身后，阿桓一把抓住，觉得像是抓住了一根烧红了的铁棍，手中滋滋冒烟，却强忍住剧痛不肯放开手。

玄空眼神一凛，袈裟猎猎鼓舞，他等的就是现在！

此时玄空的法杖正一起一落地悬浮在身前，散出灼灼光辉，他双手结成莲花，闭眼大念法诀，霎时间，法杖如离弦之箭射向天空，随即又如巨石一般落下，落下时已经变作了偌大的一团闪电，哔哔啪啪响着，不停地左右冲突变化着形状，真如泰山倾倒，东海倒流一般，正是佛家高深法术“如露如电”！

饕餮被抓住长尾行动受缚，正被落雷击中，只听“咤”的一声刺响，三人耳中像是锥子扎一样疼痛，空气剧烈波动着，红色白色的火花在空中绽放，幻化做无数电链火片四散而飞。

一阵尘烟过后，饕餮瘫倒在地上，阿桓放开手时，发现手上已经被烫掉了一层皮，露出鲜红的血肉。

让几人没想到的是，饕餮只是晕了过去，待两人一前一后地前去查看时，它却一个翻身站了起来，眼中怒意更盛。阿桓始料未及，俯身要去拾剑，却被饕餮后爪一下子抓到了肩膀，登时衣破肉开，鲜血喷得他满脸都是。阿桓只觉得肩膀如被烙铁烫了一样疼痛，当时也顾不得其他，忙快步跃开，幸亏饕餮这一击只是顺势，并没有太大的力量，否则自己必死无疑。

“师弟，你没事吧？”阿发赶紧跑过来查看他伤势。

“皮肉之伤而已……这冥兽实力好生强悍！”

玄空道，“此地有冥兽把守，说明里面大有玄机，说不定天劫的秘密就在里面，你们赶紧进去，这里交给我顶着！”

“这怎么行，我阿桓像是那种置朋友于不顾的人吗？”

“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这些哥们义气，若是能化解天劫，拯救苍生，死我一个玄空又何干？”

“可是……”

玄空怒了，“别婆婆妈妈的，能走一个是一个，再多等一刻谁也走不了了！”说完，他又交代道，“要是找到紫月，切莫硬拼，你们不是对手，应该赶紧用摄魂铃通知茅道长才是。”

“知道了，大师……保重。”

阿桓和阿发闪身走进狭窄的入口，身后不断传来饕餮震怒的咆哮，他们只感觉心情无比沉重，甚至连回头的勇气也没有。

两人一路无话，都是心事重重，倒是个憋不住的阿发先开了口，“这老秃头其实人蛮好的，以前真不该那么误会他……”

“终于知道自己错啦？”阿桓挖苦了一句，随即叹了口气，“以后说不定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

“别说他了，咱俩能不能活着出去还不一定呢。”

阿桓摊了摊手，一脸无所谓，“死就死呗。反正小师妹也不要我了。”

“喂，你真打算把小师妹让给那个小白脸啊？”

“人家早已芳心暗许，不不，都是明许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她现在都不想见到我了，我再去找她，不是自讨没趣啊？”

阿发愤愤不平道，“你说小师妹还真是没眼光啊，放着咱这俩大帅哥不要，非喜欢那个瘦巴巴的小奶油。”

“这就叫落花有情，流水无意。”阿桓眼神一黯，“罢了罢了，不提她了，缘分尽了，再想也没有用……”

阿发笑嘻嘻地说道，“嘿，话可别说绝了，你是没希望了，我还有机会呢。”

穿过狭长的窄缝，眼前忽然豁然开朗。

这是一个宽敞的通道，到处都是人工凿刻的痕迹，与之前的天然地道有着天壤之别，高约八尺，宽约一丈，青石铺地，瓦转堆砌，每隔三丈便见一方神鬼雕刻，正是堂堂的一个墓道！

阿桓说道："这便是墓穴阴宅了，看来我们来对地方了。"

墓道尽头，是一个四四方方空空荡荡的墓室，长宽各有数十丈，十分宽敞，四壁都有夜明珠照明，墓室中充溢着清冷的光华。墓室靠南的方向，安放着一座石棺。石棺北面，却立着一块高高大大的黑色石碑，上面刻满了大字，因为距离远，在墓室门口看不清楚。

一阵阴风刮来，阿发打了个寒战，"这里看起来阴森森的，真的要进去啊？"

"老和尚还在外面拼命呢，你不会这时候想打退堂鼓吧？"

"当然不是……"

"胆小鬼，走啦！"

来到墓碑边，却见墓碑高约一丈，上面的字迹个个有碗口大小，却是连笔，极是潦草，像鬼画符一样。

阿发奇怪道，"咦，怎么看起来好像咱们茅山符箓上画的图案啊？但又好像有些不同……"

"你也发现啦？"阿桓托着腮帮子，"确实有点像，不过看起来是倒着写的。道术界有诸多流派，画符方式各有不同，也正常啦，就是不知是哪一派的。"

站在石棺旁，两人都不禁屏住了呼吸。

"里面是紫月吗？"

"谁知道？如果是，咱们立马通知师父。"阿桓握着摄魂铃，手心都是汗，"师兄，你来开棺吧。"

阿发不干了，"为什么是我啊？你来，我在后面掩护你。"

每当师兄弟俩陷入争执的时候，都是老规矩解决，划拳，结果毫无悬念，依然是阿发输了。

阿发喉头抽动，咽了口口水，心想长痛不如短痛，一脚就将棺材盖踹飞。

盖板一开，石棺中一团青雾腾然而起，阿桓忙闪身跳开，再细看时，青雾消尽，石棺中却发出"咯咯"的响声。阿发吓得面如土色，阿桓却道："这有什么？不过是些尸气罢了……"

两人围在石棺旁，却见石棺中头南脚北正躺着一具骨骸，身形瘦小犹如孩童，头戴金盔身穿金甲，身侧放着两柄大锤，夜光珠照耀之下，烁烁闪着金光。

"妈了个巴子的，怎么是个小孩子？"

阿桓也是满心失望，"看来又是一具疑冢。"心里不禁开始担心起师父和

巧云来，不管谁遇到紫月，都是十分凶险的。

两人转身准备在墓室里继续查探，却听到一阵咯咯作响的怪声。

是从石棺里传出来的。

阿桓盯着童尸，发现一切如旧，也再没听到动静。正当他感到奇怪的时候，童尸忽然下颚一开，从骷髅头里喷出一股红烟！

阿桓猝不及防，吸了一口红烟入鼻，随即“啊——”的一声，感觉体内犹如火烧一般炙痛，似乎浑身的血液都要沸腾起来，脸上涨得通红，忙退开两步，“苍啷”一声亮出长剑。

红烟在周围弥散，两人都感觉一股炙热之气扑面而来，如同夏日烈阳，瞬间整个墓室之中都已焦热无比。

“有古怪，快撤！”

阿桓话音未毕，便听“咔咔咔”连声脆响，石棺中那具骸骨竟像上了发条似的一停一顿的半坐起来。

“诈……诈……诈尸了！”阿发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说话也结巴起来。

骸骨身子不动，骷髅头却自动转了个圆周，向墓室中寻望了一遍，最后将目光盯在两人身上，它白惨惨的眼眶里不知何时闪动着红色的幽芒，嘴骨诡异的一张一翕，发出的恐怖尖嘶让人从头直凉到脚……

第四十章
是真还是幻

“在想什么呢？愁眉苦脸的。”马小倩端来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笑得宠溺。

茅无极客气地接过杯子，只感觉一股特有的茗香扑鼻而来，便已知道这是湖南安化特有的黑茶。

“没什么，就是有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心里头慌得很。”

马小倩柔声道，“想不起来就别想啦。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还是你自己说的呢。”

茅无极见马小倩一身传统流苏长裙，语气温婉轻柔，举止端庄得体，不禁笑道，“你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了。”

“是么，哪儿不一样了？”

“我是说，你突然对我这么好，还真有点不适应……”

马小倩扑哧一笑，“夫君说笑啦，哪有做妻子的，不对自己丈夫好的？”

茅无极一口茶险些喷了出来，“你……刚才叫我什么？”

“夫君啊，怎么了？”马小倩替茅无极换下衣服，显得格外温存，“你忘记啦，今天是我们结婚两周年纪念日啊。”

祥和的城镇，幸福的人们，平静的生活，贴心的红颜，这些都是茅无极潜藏在心底的欲望，是他最渴望的东西，没想到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茅无极放下茶杯，踱步走向门外。

“刚回来，又要出门吗？”

“我想去妖师冢看看，要不然这心里总感觉放不下。”

“还是不要去了吧？干吗要去拾起一些不好的回忆呢，事情都过去两年了。”马小倩的眼神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人活一世，不就求一个心安么。”

“等等，不要去好不好……”

“怎么了？感觉你好像很怕我出去似的。”

茅无极开玩笑的一句话却让马小倩脸色有了细微的变化，更引起了他的怀疑。

“现在外面都是大雾，看不清路，出去不安全呢。等过几天雾散了也不迟啊。”

“怎么可能，大晴天哪来什么雾……”茅无极笑随手开了门，却愣住了。

之前还艳阳高照的黑水镇，此刻已是大雾漫天，天空阴阴沉沉，太阳像是隔着几层纱布似的，光线晦暗无比，浓浓的雾霭下，只能勉强看清五步之内的距离。

怪哉，真是怪哉。

马小倩对茅无极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干净的衣服换到身上，可口的饭菜送到手里，接着又用牛角梳将茅无极那头久未打理的头发给梳理得清清爽爽，洗澡水亲自试温了才给茅无极洗，家里更是拾掇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在当时那个年代来看，俨然就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模范妻子。

下午的时候，绸缎坊的伙计来通知马小倩取衣服了，这是她前几天给茅无极定做的一件新袍子，用的是铺子里最好的面料。

马小倩娇嗔道：“你啊，太不会照顾自己了，衣服都脱线了也不知道换。要不要一起去试试新袍子啊？不合身的话我让他们再改改。”

茅无极托着头斜靠在椅子上，“我累了，想休息休息，你自己去吧。”

“那好，在家等我回来哟，晚上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茄子，嘻。”

茅无极心中一暖，又叮嘱道，“外面雾大，多看着点路。”

“知道啦，我又不是小孩子了。”马小倩甜蜜一笑，消失在霭霭白雾之中。

马小倩前脚刚一走，茅无极后脚就出了门，往城关的方向走去。

惨惨白雾笼罩在整个黑水镇，也重重地压在茅无极心头。外面可视度极低，街上行人少了很多，雾气氤氲中，一个个模糊诡异的身影缓缓移动着，如同行尸走肉般从他身边经过，身姿飘浮，如同鬼魅。

城关大门紧闭。四个保安队员守在门口一动不动，如同门神一般。

这时，一个模糊的黑影慢慢向茅无极靠近，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是马如龙。

此时的他看起来精神焕发，头发油亮油亮的，一身队长制服神气不已，和

茅无极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派头别无二致。

“哟，茅镇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马如龙弓着个身子，一脸媚态，“镇长最近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啊？天凉了有没有多加件衣服啊……”

茅无极不理会他的奉承，只是问道，“大白天的，干吗把城门关起来？”

“您瞧瞧，这么大的雾，连官道都封啦，二麻子说怕乡亲们出去不安全，就让我把城门给锁了。”

茅无极这时将马如龙拉到一边，“你什么时候又做上保安队长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马如龙抓耳挠腮，脸上却是止不住的兴奋，“我也感觉跟做梦似的，稀里糊涂就官复原职了，哈哈，当然，这还是得托您的福……”

“做梦？”茅无极狐疑着，“那你可记得昨天在干什么？”

“昨天……在家……不不……是在保安厅里处理公务啊！”马如龙目光闪烁。

茅无极冷冷一笑，“哼，你什么时候这么省心了，还处理公务……不说实话是吧？明天带着辞职报告来见我。”

“别……别啊。”马如龙一听慌了，接着叹了口气，“老实说，我真的记不起来了……这些天好像发生了很多事，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你说奇怪不奇怪……难道是我脑袋出问题了？”

茅无极一愣，难道马如龙和自己一样？“那你记不记得你是怎么当上保安队长的？”

马如龙摇摇头，“我好像是在睡觉来着，一醒来就在保安厅里了，身上穿的就是这身制服，然后二麻子就让我来关城门了……”

“又是二麻子……”茅无极喃喃道。

马如龙见茅无极神色有异，苦着脸道，“茅镇长，你不会真想撤了我吧，我可都实话实说了啊！”

“其实我和你一样，对这几天的事全无记忆……”

马如龙疑惑道，“难道镇长的脑袋也出问题了？”

茅无极道：“我觉得是这镇子有问题。你看到这些雾了没，其实它不是在眼里，而是在我们心里，我们都被表象迷惑了。”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了。”茅无极接着又道，“把城门打开，我要出镇一趟。”

马如龙一脸为难，“这……恐怕不行呢，二麻子再三交代过，雾气一天不退，就不许任何人出城。”

茅无极怒道，“我是镇长还是他是镇长？”

马如龙低着脑袋四下看了看，像做贼似的，只听他小声道，“唉哟，道长啊，您是不知道，现在镇里头都是二麻子在主事，保安队也是直接受命于他，我说的话就跟放屁似的，都得二麻子点头了才算，您这位置说得好听点是名誉镇长，什么是名誉？就是被架空不管事儿的……”

茅无极转身一望，发现城关处的几个保安队员一直望着自己的方向，那眼神冷冰冰的，像是在监视着自己一样，看得人浑身不自在。

茅无极一拂袖，“哼，我就不信出不了这个门。”

他一回头，正和马小倩的目光撞了个满怀。

“你……你什么时候来的……”茅无极吃了一惊，他向来耳聪目明，身后站了个人竟然没有丝毫发觉。

浓雾中的马小倩面无表情，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她看看茅无极，又望了望马如龙，淡淡说道：“夫君，饭菜都凉了，快回家吃饭吧。”

茅无极无奈，只得乖乖跟着回去，身后的城门慢慢变得模糊起来，最后只剩下一条弧形的窄缝，像是一个诡异的笑脸……

刚回到家，马小倩就反身抱住了茅无极，“夫君想离开小倩了么，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惹你生气了……”

茅无极十分意外，“没有啊，这是从何说起呢？”

马小倩幽幽道，“那你为什么不肯安定下来？”

“我只是想弄明白一些事情，现在的一切，怎么说……总感觉太不真实了……”

“人生本来就是虚虚实实的，是真亦幻，能真正分得清的又有几人呢？”

茅无极竟无言以对。

马小倩目光如水，“看看你，都瘦啦。劳碌了一辈子，图个啥呢？不就是现在这样祥和美好的生活么，你看看周围，看看我，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不都是你想要的么……”

“你说得没错，我的确想要这样的生活，做梦都想，可是我更想要的是心里踏踏实实的……”

没等茅无极说完，马小倩就用纤细的食指点在他的唇上，接着又抓起茅无极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亲昵地蹭了几下，眉目含情：“人生苦短，相守不易，就让我们活在当下，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什么都不要管了，好不好？”

茅无极默默无言。是啊，这年头世事艰难，活着就已经很不易了，与其庸人自扰，不如活在当下，至少这辈子不会后悔了。心念至此，茅无极顿时觉得轻松不少，双手情不自禁地将怀中的人儿搂得更紧……

接下来，茅无极真的有尝试去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他将所有的疑窦和心事全装进了一个小匣子里，埋藏在心底。

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担心，仿佛整个人一下被放空了，茅无极这才发现，他这风风雨雨一路走来，虽说是为了心中理想和信念而奋斗，却也忽略了许多路旁美丽的风景。就连寻常老百姓最简单的家常之乐，在他眼里也仿若上天的馈赠一般珍贵。

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好多天，茅无极没有认真算过日子，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用关心时间的流逝，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渐渐忘却了以前的自己。

直到有一天深夜，他被一阵刺儿的铃声所惊醒。

腰间的摄魂铃正在闪闪发光。

仿若一个美满的长梦被打破，虚幻的镜片中，折射出一片片破碎而残酷的现实。

“这是……发儿，桓儿，云儿……”茅无极猛地一惊，那个埋藏在心底的小匣子又再一次打开了。

摄魂铃是他和徒弟们的联络工具，一方有危险，另一方便会摇响摄魂铃来通知对方支援。摄魂铃摇得这么急，显然是遇到了非常紧急的情况。

身边的马小倩正在熟睡，平静的像是一潭湖水，嘴角还挂着甜蜜的微笑。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茅无极满头虚汗，如梦初醒，这个布置得别致温馨的房间此刻看起来是那样陌生，陌生得就像一天甜蜜的陷阱。

他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又回头看了一眼床上背对着自己的马小倩，悄悄

出了门。

黑黢黢的房间里只剩马小倩均匀的呼吸声，谁也没发现，此时的她忽然睁开了眼睛，脸色也变得阴沉沉的，如这诡异黑夜。

屋外仍是浓雾弥漫，似乎完全没有散去的意思。

马如龙正在保安厅宿舍睡大觉，鼾声如雷，冷不丁就被一只冰凉的手在脸上拍了一下，吓得哇哇大叫。

“唉哟，我说镇长啊，大晚上的，这是要去哪啊？”睡眼蒙眬的马如龙被茅无极抓着一路疾走，哈欠连天。

“离开这里。”茅无极说得斩钉截铁。

“你是说要离开黑水镇？”

茅无极表情玩味，“这里根本就不是黑水镇。”

马如龙又好气又好笑，“你是在说梦话吗？巴掌大的地方，闭着眼睛都能走到头，不是黑水镇是哪啊！”

“还记不记得之前我和你说过的话？这里的每个人都看起来很奇怪，以前我还有点怀疑，现在算是知道了，美好的一面都只是假象，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永远困在这里！”

马如龙想了想，又道，“那你怎么知道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因为只有你最真实，最像你自己。”茅无极道，“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爱贪小便宜，这黑水镇除了你马大队长，还能找出第二个？”

“嘿嘿，这倒是……不过我觉得吧，在这里有吃有喝的，快活似神仙，也没什么不好的啊，为啥非得离开呢？”

茅无极不答话，转眼间，城关的轮廓已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

马如龙忽然停下来不走了，“道长，要不你一个人走吧，上头说下周就要把我调到磨山县警察局当副局长呢，我可不想放弃这大好前程。”

茅无极急了，“这些都是糖衣炮弹，用来迷惑你的，难道你还不明白？莫被假象蒙蔽了双眼！”

“管他那么多呢。”马如龙无谓地一甩手，“总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就此别过吧。”

马如龙刚准备开溜，一把剑却冷不丁地抵在他腰间，茅无极冷冷道，“错过今晚，你就永远出不去了，你再走一步，我就杀了你，比你留在这虚妄之地

醉生梦死的强。”

马如龙一听语气立刻就软了，“别，别介啊……我就是开开玩笑，这么认真干啥，走就走呗……”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城关门口，却被两个凶巴巴的保安队员拦下。

马如龙破口大骂：“妈了个巴子的，没看到镇长大驾光临？还不快把城门打开！”

“上头有严令，谁也不能离开黑水镇，两位还是请回吧！”一个保安队员冷冰冰地说道。

“哪个上头？二麻子吗？咱镇长大人明天就能给免了他丫的！老子今天就是要出城，看看那小子敢怎么样！”

马如龙怒气冲冲地要强行冲关，却被两个上了膛的三八大盖抵住胸口。

“再往前一步，格杀勿论！”

茅无极格开马如龙，不动声色，接着竟忽然一掌拍在一个保安队员胸口，他身体直飞了出去，撞在城墙上，另一个保安队员见状赶紧要来抓人，又被他顺势一带一推，给撂翻在地。

“啪啪——”两声枪声响起，茅无极脚下溅起了两块黄土，抬头一看，是城墙上的两个守卫正朝着自己开枪。

“快躲起来！”茅无极将马如龙往角落里一推，接着又手捏剑指，双手呈撑天姿势，只见两道气剑从左右两侧次第飞出，两个守卫从应声从城墙上倒摔了下来。

枪声惊醒了沉睡的黑水镇，远处传来鼎沸的人声，隐隐还有火光，马如龙心惊肉跳，好一会才哆哆嗦嗦地打开了城门。

门后，有一道光刺破迷雾，从远处射来，两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循着光的方向走去。不管什么时候，光总是能给人以安全感。

“夫君——”一个幽怨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马小倩不知何时出现在城关，此刻正依靠在城门口，像一个对出远门的丈夫依依不舍的小媳妇一般。

“为什么不和我打声招呼就走了呢？”马小倩无助地抽泣着，柔弱得让人心碎。

“对不起，因为你根本就不是马小倩。”

‘马小倩’一惊，心中顿时知道茅无极明白了一切，随即沉声道，“她有什么好的？能像我这样毫无保留地对你好吗？我为了你卑微到了尘埃里，照顾你，伺候你，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的确，她没有你温柔，没有你贤惠，成天凶巴巴的，没事老爱找茬，得理不饶人，还喜欢像一块牛皮糖似的跟着你，想甩也甩不掉……”

马如龙听着茅无极像罗列罪状似的点评着马小倩，有些汗颜，忽见他眼中浮现出一丝期待而幸福的色彩，“可是，就算她千不好万不好，她还是那个蛮不讲理的马小倩啊，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她是一道漫不经心的色彩，却装点了别人的黑白世界……”

“不，你骗我！你喜欢的人是我！”‘马小倩’歇斯底里哭喊道，茅无极却已不再理会，摇摇头走开。

“求求你，不要走好不好，求你了……”

‘马小倩’一遍又一遍地哀求着，声音凄怨不已，听得马如龙心里直发毛，他一回头，发现马小倩的脸已经变了一个模样，变成了一个绝美的陌生少女，那少女跪在地上，阴恻恻的眼神像是积攒了千年的怨念，如同刀子一样，直扎人心脏……

马如龙摇摇头，“你还真是铁石心肠，这么漂亮的姑娘居然不为所动，换了我肯定受不了。”

一道强光射来，如同探照灯打在近处，等他回过神来时，发现茅无极的身体已经被强光所湮没，而自己的手脚也在光芒中被慢慢隐去……

第四十一章
溶洞底蛟人

“啊——”

又是一次猛烈的撞击，木筏上的人一个踉跄，险些摔倒。

这已经是水下不明生物的第三次攻击了，它的速度太快，以至于看不清面目，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人形轮廓。

木筏本来就不牢靠，这下更像是快散了架一样，不少用来绑木头的绳子都断了。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巧云惊惶失措道。

“好像是个人，又不太像，哪有人在水下闭气那么久呢……”

大伙儿终于明白那块浅滩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骨头了。

“来了……又来了……”牦子忽然大喊了一声。

只见水面上一道三角形涟漪直逼木筏，不一会，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整个木筏竟从水面上垂直飞出了一尺多高，随后重重地摔在了水面上，散成两截。

筏子上的人都吓坏了，云中子伸手够了够另一边木筏上的巧云，却没够着，急道：“云儿，待在那别动，等我过来。”边说着边把筏子往对面划。

这时，小山忽然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向木筏之前经过的浅滩上游去。这样的惊吓早已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底线，他还是觉得在岸上更加安全。

“小山，危险，快回来！”牦子和云中子一连喊了几声，他却像没听到似的，连头也不回。

“你疯了吗？”巧云一着急，甩出长鞭，想要把小山拉回来，无奈他游得太快，硬是差了一大截。

就在这当口，那个人形的黑影再次出现在众人眼中，它摇曳着身子，从侧后方快速地向小山的方向追过去。

“小心后面——”

“快游，别回头……”

身后传来大伙儿一阵阵焦灼急促的警告声，小山仿佛也察觉到了危险，连气也不敢喘，拼了死命往前游，这时离浅滩还有不到十米的距离。

那不明生物在水中的速度像鱼一样快，溅起的水花噗噗直响，眼看着离得越来越近了。

所有人都揪着心。

小山自小在农村长大，娱乐无非就是掏鸟窝，玩泥巴，扎猛子，水性自然不错，这会儿更是铆足了劲，标准的蛙泳姿势，身子前屈，后腿猛力一登，一下子爬上了岸，紧随而至的黑影这时也跟了上来，一双爪子往前一掏，差点就够到了他的脚丫子，前后只差了不到一公分的距离。这惊魂一幕吓得巧云差点叫出声来。

小山坐在浅滩上，脸色苍白，心里头突突直跳，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水面，却发现那人形怪物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长舒了一口气，向木筏上的伙伴们挥手告知自己已安全，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笑容，然而正当他准备站起身来向浅滩中央走去时，水面忽地一阵剧烈激荡，黑色生物竟从水下向箭一样飞蹿而出，身躯佝偻，四肢大张，将小山整个人压在身下，接着，又尖嚎一声，将他快速的拖入水下。

它的动作十分敏捷矫健，整个过程仅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溶洞晶石的荧光映照在它黑色诡异的身躯上，当众人终于看清了它的真实面容后，都不禁倒抽了口凉气。

这个人形生物长得十分丑陋，只有一只眼睛，差不多半个拳头大小，眼睛上附着一层厚厚的白膜，鼻子扁平，只有两个鼻孔贴在脸上，看上去倒像是人的鼻梁被削掉了一样，脸上的皮肉褶皱如草纸，嘴里的两排牙齿参差不齐，像是锯刀一般。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浑身那坚硬的黑色鳞甲状皮肤，光滑无比，如同披上盔甲，在它背上有一道斜三角形的角质鳍，近似于鱼类，而胸前的一排红色的肉褶则像是鸡冠一样，手指和脚趾看起来更像是兽类的爪子，指间还连着一层肉蹼，这样的身体构造有利于减少在水中的阻力，也难怪会有如此匪夷所思的游速了。

“这是……鲛人！”云中子大惊失色。

准确地说，这种生活在大湖深潭中神秘生物称为‘黑鳞鲛人’，在民间称为水猴子，在日本又称河童，古往今来发生过不少渔民或湖边行人被它们拖下水丧命的惨案，但需要说明的是，鲛人和民间传说的‘水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千万不能混淆，一种是食肉性的可怕生物，另一种则是找替身的幽灵鬼魅。

在小山消失的水面上，鼓起了一连串的水泡，随后，整个水面都被染成了红色。

可怜的小山，都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见了阎王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鲛人没再出现，四周安静得有些可怕。

牡子等不下去了，“怎么办啊？一会那怪物再回来，咱们就要成它的消夜了……”

“这里只有一个出口，无论如何只能拼一拼了。”

云中子指的是一个半淹在水中的洞口，这个洞十分狭窄，水几乎都淹到洞顶了。

巧云一愣，“这么窄，木筏怎么进去啊？”

“谁说用木筏了？咱们游过去。”云中子道。

“你确定没在开玩笑？鲛人在水里等着咱们呢……”

“你还有别的办法？”

牡子头摇得像拨浪鼓，“反正打死我都不下水！”

他话音刚落，远处的黑暗地带里又传来咚咚咚的几声落水声，听得他心惊肉跳。

“你自己看着办吧，云儿，我们走！”云中子一个鱼跃，跳入水中。

湖水冰凉刺骨，像千根银针扎在身上。

由于水面太高，三人几乎是压着脑袋钻进洞里的，这个狭窄的洞穴就像河道里的沟渠，四周黑压压的什么也看不见，几人大半个身子没在水里，一面担心着潜在的危险，一面缓慢地向前探索着。

洞壁上滴水如帘幕，滴滴答答直响，听得人一惊一乍，冷不丁便会撞到一道滑不溜秋的突石，刺激着脆弱的心脏，简直是身体和心理上双重折磨。

也不知过了多久，洞顶越来越低，越来越窄，已经被水完全淹没，仔细一看，竟是与一处岩壁连在了一起，彻底封死了去路。

没办法，几人只能闭着气，一个猛子钻进水里，还好水下是通途，隐隐还

能看到前方有微弱的光。

这溶洞地湖中的水表面平静，没想到水下却是暗涌汹涌，几人被激涌冲得歪歪扭扭，又没地方换气，只感觉头晕脑涨，眼冒金星，简直比死了还难受。

湖水不算太深，湖底铺着许多奇形怪状的鹅卵石，还有一些荧光闪闪的磷虾和长相怪异的青色螃蟹，所经之处，水草摇曳，让几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地底偏禺之地的水草竟长了一人多高，像鬼魅般来回摇摆着，放眼望去一篇墨绿。

经过一处斜坎时，游在最前面的云中子向巧云和牝子做了个手势，似乎发现了什么，两人赶紧游了过去。

又是一阵暗涌袭来，巧云翻了个身子，随后感觉到一阵强烈的胸闷，险些晕了过去，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在自动往前移动，却是牝子正抓着她手臂拉着她前进。

淡青色的光芒越来越亮，是从一个拱形石壁的岩缝中渗出来的，这里显然之前有个门，只不过被人用石块堵住了。

这个岩缝呈一个不规则的菱形，狭小逼仄，光看起来就给人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巧云和云中子挤挤压压的勉强能塞过去，块头颇大的牝子可就遭了殃了，两人好一番生拖硬跩，牝子肚子上的皮都给蹭破了，才从缝隙里钻出来。

眼前终于变得开阔了起来，这是一个筛壶状的大洞穴，里面全灌满了地下水，成为一片水域，这里的水比起之前暗道中的更加温和清澈，因为较为封闭，暗涌也没那么多，时不时有几只铆钉似的小鱼苗亲吻在脸上，给人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

一般像这样的注水洞穴，都会零星有一些气眼分布在水面，因为洞顶并非规则的平面，凹陷处水面淹不到，便形成了一处充满空气的气眼，有的像米缸那么大，有的可能就只有包子那么小，几人支撑着在气眼中轮番换气，顿觉体内一阵清润，疲乏的身体颇有一种大病初愈的轻松感。

在一处倒簸箕状的气眼中，三个湿漉漉的脑袋终于聚在了一起。

“他娘的，憋死老子了。”牝子狠狠地吸了几口氧气，郁闷地昂起脑袋，让身体自由地浮在水中。

由于空间狭窄，说话的声音被放大了好几倍，还隐隐有回声。

“好冷啊……”巧云颤着声音说道，嘴唇已经变成了紫色。

云中子将巧云揽在怀中，“这样有没有好点？”

他到底是修行之人，常年练功，体质优于常人，但手也已经冻得快没有知觉了。

“听我说……这里的氧气撑不了几分钟，咱们不能在这等死，得继续往前游……”

“可前面要是死路怎么办？”巧云哭丧着脸道。

云中子在脸上抹了一把，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清醒，“这倒不会，活水都有发源地，咱们只要顺着上游走，肯定会找到出口的。”

正说话的当口，牝子忽然“唔”的一声，整个脑袋像铅球似的笔直沉入水中，只剩一堆咕噜咕噜的气泡。

“啊，怎么回事？”巧云尖叫一声。

云中子脸色一阴，将巧云湿漉漉的头发捋到而后，叮嘱道：“待在这别动，我下去看看。”

水下，云中子在四周扫视了一圈也没看见牝子，接着，他又换了口气，往更深处潜去。

水底，一个鲛人正抓着牝子的腿死命往一堆乱石堆砌成的岩缝里拽，牝子手脚乱蹬，表情痛苦，显然是呛了水，他张着嘴想喊些什么，却只能吐出一大串气泡。云中子一惊，赶紧追身游了过去。

牝子晕晕乎乎中看到云中子，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下子就把他给紧紧抱住，云中子猝不及防，身子也跟着急速往下坠，眼看着到就要被拖进岩缝了，他赶紧扶住一块硕大的岩石，这才将身子稳住。

见牝子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一脚便踹在牝子面门上，牝子这才把他放开，哪知鲛人的力气奇大，刚一松手，牝子的身子就刷地一下被拖进黑咕隆咚的岩缝里，眼见着人是救不回来了，云中子担心着巧云的安危，只得折回。

巧云见面就问：“云大哥，怎么样了？”

云中子低着眼睛，摇了摇头。

好歹也是同甘共苦过的伙伴，巧云心中不禁有些伤感，就在这时，一个黑乎乎的影子慢慢地从水里浮了起来。

“是鲛人！”巧云眼尖，惊叫一声。

云中子从靴子里摸出小刀，在鲛人背上连捅刺了十几下，它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两人有些奇怪，将鲛人翻了个身子，发现它的头上血肉模糊，下颚已经

没有了，舌头长长地伸在外面，十分恐怖，原来是一具鲛人尸体。

两人被浓重的血腥味熏得受不了，刚准备离开，一个笨重的脑袋却忽地一下从水里冒了出来，满头是血，只剩一双呆滞的眼睛无神地眨动着。

巧云看了好一会才认出是牦子，兴奋道："你没死啊，太好了！"

牦子显然是受到极大的惊吓，嘴唇颤抖着，半天没回过神来，云中子见他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接过来一看，却是鲛人的下颚，上面还连着许多黑色的筋肉，他感到胃中一阵翻滚，像握着一块烫手的山芋，赶紧扔到一边。

云中子拍了拍牦子的脸，想让他清醒过来，牦子一个机灵，神经质地念叨着："那狗X的死了没，死了没……"

"死了，好样的……"

牦子吐了一口闷气，"妈了个巴子的，老子差点就去见阎王爷了。"

出了这么一遭子事，三人更加小心，彼此照应着，提防着鲛人再次来袭。

兜兜转转了几个不规则的天然窄道后，洞顶终于像拱桥似的慢慢抬高了起来，以至于小半个身子都能露在水面外，到了最高的地方洞顶已经高出水面十几米，和几人刚进溶洞时的境况差不多了。

巧云将手伸出水面，发现皮肤都被泡皱了，心疼不已，再一抬眼时，眼神骤然一亮："哇，你们看，终于快到岸啦！"

云中子循声望去，发现是一大片鹅卵石形成的椭圆形浅滩，吐了口水，笑了笑，"那只是浅滩，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游了这么远了，咱们先上去休息会吧！"

不知从哪刮来一阵阴风，巧云下意识打了个寒战，随后她忽然发现云中子和牦子都齐刷刷地望着自己，表情十分怪异。

再一看，他们其实一直在盯着自己身后。

身后？身后是什么？

墙壁上传来清脆的刮擦声，清晰入耳，与此同时，巧云闻到了一阵强烈的腥臭味。

"唔……嗷……"仿佛是闭着嘴由喉骨颤动发出来的沉闷低嚎，一声声地贴着她耳朵传进来。

巧云只感觉一阵恶寒从心底骤然升腾，整个身子像灌了水银般僵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一只雌性鲛人倒贴在墙壁上从她身边擦过，呼出的腥风如同腐败植物发出来的味道，它摇晃着脑袋，白内障似的独眼盯着巧云眨巴了两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嘴中锯齿獠牙磨得咔咔直响。

空气仿佛也在这一刻凝固了，云中子表面不动声色，实则暗运真气，引而不发，只等那鲛人发难便立施援手。

紧张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这当口，一块松动的岩石“咚”地一下落在水中，声音听起来有些远，鲛人猛地一摆头，嘶叫一声，紧接着迅捷地顺着墙壁朝声音传出的方向爬过去了。

几人方才还在奇怪鲛人为什么离那么近也不攻击巧云，这下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凶神恶煞的鲛人是不折不扣的瞎子，是靠声音来判断猎物的方位。

由于常年寓居在幽黑的溶洞或深潭之中，眼睛发挥不了作用，鲛人的视觉系统早已退化，听觉却异常灵敏，一丁点响动都会引起它们的注意，比普通人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爬上浅滩后，眼前的景象让几人都不禁倒抽了口凉气。

只见一大片散乱的死人骸骨被堆砌在了浅滩中央，蚊虫乱飞，臭气熏天，场面十分骇人，随便在上面挪一步都咔嚓咔嚓直响。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里看似希望的彼岸，其实却是死亡之地。这是鲛人进食的地方。

三人疲惫的身躯瘫软在地上，像刚跑完马拉松一样难受，牦子脱掉衣服，拧出的水像瀑布一样。

还没来得及多喘几口气，就听到周围的墙壁上不断传来让人心惊肉跳的刮擦声，像是有无数个黑影在墙壁上爬过，然而目光所及之处，眼睛却无法捕捉到任何东西。

云中子神色一凛，轻声道：“有点不对劲。”

巧云抱着双肩直点头，“我也觉得，这里好诡异，我们还是走吧！”

话音刚落，一具血淋淋的尸首“砰”的一声重重地落在牦子旁边，地上的骸骨被砸得到处乱飞。

当看到那人面目时，牦子惊得捂住了嘴。

是小山。他怒睁双目，眼睑外翻，早已断了气了。

牦子感觉有什么东西滴在自己脸上，十分黏稠，冰冰滑滑的，抬起头一看，

竟是一只鲛人像壁虎一样倒挂在自己头顶的溶壁上，它侧着脑袋，似乎在判断方位，口中不断流出白线状的涎液。

鲛人转了个身子，一下子跳到小山的尸体上，可以清楚地听到小山肋骨被踩断的咔咔声。

牦子此时和鲛人不过咫尺之距，他屏住了呼吸，想要跑开，云中子却冲他摇了摇头，示意让他待在原地别动。

接下来，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鲛人昂着头，仰天发出一声怪异的长啸，那声音十分尖锐，像是刻刀在玻璃上划过的声音，听得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一嗓子嚎出去后，引来了无数回应，远远近近都是这种怪异的尖啸声，整个洞穴仿佛都在这种高分贝的音频中晃动起来，耳膜都快要震破了。

不一会，四面八方的鲛人都汇聚了过来，潭水中，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鲛人，看来要一起共享这顿血肉盛宴。

此时浅滩上已经聚集了七八只饥肠辘辘的鲛人，围在小山的尸体上贪婪的嘶啃着，喷溅的鲜血将周围的水域都给染红了，剩余的鲛人则乖乖地守候在一边，看来这类生物也有严格的等级秩序。

三人被挤到了一处狭窄的边沿，巧云紧贴在云中子身边，大气也不敢出。

饿狼般的啃咬声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几人脆弱不堪的内心，小山残缺不全的身体在一阵狂乱的撕扯中不断移动着位置，血淋淋的内脏被甩得满地都是，他那双暴突的眼球正盯着牦子的方向，只是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看到几个小时前还活蹦乱跳的兄弟，此刻竟被如此摧残蹂躏，连个全尸都留不下来，牦子感觉心都凉了。

牦子只感觉胃中一阵鼓荡，实在按捺不住，低着脑袋干呕了一声。哪知声音却引来了旁边的两只鲛人，它们猛一激灵，像触电般地跳到牦子身边，咧开嘴咆哮了几声，见没什么动静，又继续埋着头开荤了。

牦子胆都快吓破了，脸色白得跟纸一样，回头看看云中子和巧云，也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鲛人越来越多，巧云与云中子对视着，一脸绝望，似乎在说，“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

“云儿，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巧云忽然听到了云中子的声音，奇怪的是，他的嘴却没有动，这声音不像

是耳朵里听到的，倒像是直接回荡在脑子里，穿插在思维中，更像是一种感觉。她旋即明白了，是云中子用了全真派的传音入密之法。

巧云点点头，变幻的眼神仿佛会说话。

“云儿，你听着，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无法全身而退，如果继续待下去，说不定都会死在这里。唯一的机会就是我来引开它们，你和牝子趁机离开，记住，千万不要犹豫，速度要快。”

巧云一惊，赶紧摇头，说什么她也不愿意丢下云中子独自离开。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没得选择了。”云中子中气十足的声音里透出着不容置喙的坚定，“牺牲我个人事小，阻止天劫拯救黎民苍生事大，世伯，玄空大师，还有你的师兄们，大家能来到这里都是豁出去性命了的，千万不能止步于此，云儿，你明不明白？”

巧云咬着嘴唇，眼圈红了。

“云儿，听话。”云中子的声音越来越低沉，缓缓道：“我知道你很难过，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以前的我心无旁骛，觉得活着就是要修道研法，就是要在道术界做到第一，对你的态度也冷若冰山，可是通过这些日子和你的相处，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一切都是因为你，云儿，是你，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加完整，是你，让我不再活得像块石头……”

一颗晶莹的东西在云中子脸上滑落，他赶紧别过头，不让巧云看见自己伤心的样子，“你把一切都交托于我，但我这辈子可能要负你了……以后没有我陪在你身边，一定要坚强，不要再像个小孩子了，知道么……”

可是，没有你，我真的做不到啊。巧云泪眼汪汪地想着，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孩，喜欢有他陪的日子，喜欢心里住着他，喜欢看他一本正经的清秀脸庞，喜欢他故作生气不理自己的样子。她多么希望能亲口告诉他，可是他再也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或许，没有结局才是最好的结局。

云中子没有再说话，当他再次抬起头时，脸上竟带着释然轻松的微笑，那个复杂的笑容巧云一辈子都记得，仿佛了结了心愿，仿佛看破了生死，仿佛终于从混沌走向清醒，仿佛终于明白了一直牵绊着自己内心的东西是什么。

只见他昂着头，注视着在他视线内来回穿梭的冷血生物们，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的怒喝，“啊——”声音拖得很长很长，如同一道惊雷在溶洞中炸开，

又似重鼓在夜间敲响。

“就是现在，快走，不要回头！”云中子高声说道。

巧云和牝子在水中游弋，拼命逃离着这个死亡地狱。她的心在滴血，却真的没有回头，她告诉自己要坚强，可是这样的坚强好残忍。

咦，为何眼睛变得模糊起来，看不清前面的路？

渐行渐远的身后，数十只黑鳞鲛人被声音刺激到，如同一堆干柴被点燃，变得极度亢奋，龇牙咧嘴地咆哮着，纷纷向云中子的身上扑去……

可是这样嘈杂的声音，巧云一点儿也听不见了，她脑海中一直回荡着那夜和云中子许下的约定，一遍又一遍：无论我们谁先离开这个世界，都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带着我们的回忆，带着我们的感情，让它们继续在这世间延续，这样我们就能永远相守相依了……

第四十二章
九星连一线

阿桓睁开眼时，阿发正关切地望着自己。

脑袋还是晕晕乎乎的，这金甲妖的魔音锤实在太过蛮横霸道，他虽全力抵御，仍被震晕了过去。

金甲妖躺在地上，骨头已经散了架了，七零八落地铺了一地，而他那身招牌金甲则被散乱地丢弃在一旁。

刚才发生了什么？阿桓一脸迷茫。

“好点了没？你小子再不醒，我就直接给埋了算了。”阿发打趣道。

“它怎么成这样了啊？”

阿发看了看身后的一堆乱骨，忽然哈哈大笑，“什么金甲妖啊，全是唬人的，把它甲胄一脱掉，就像面饼似的，一捏就碎，比三岁小孩还好对付。”

阿桓迟疑道，“不可能吧？它那身金甲刀剑都砍不进，你是怎么脱下来的？”

“哎呀，这个不重要啦，我有我的办法，你以为我这个大师兄是你白叫的？”

阿桓拍了拍身上的泥灰，揶揄道，“少来，我看你啊，是傻人有傻福，绝对的误打误撞。”

两人一边勾肩搭背一边调笑着走出墓室，身后，金甲妖的尸身上仍在隐隐冒出一股股淡淡的黑气，金色盔甲的背面，一个深深凹陷的黑色的掌印与周围对比强烈。

“前面是死路，咱们要不折回去吧？”阿发提议道。

“死路？你怎么知道？”

“刚才你晕过去时我去探过了。”

阿桓想起凶神恶煞的饕餮，不住地摇头，“回去是不可能了，还是去碰碰运气吧。”

见阿桓如此固执，阿发又劝了几声，只得跟了上去。

果然，是一处封闭的隧道。

“我说了吧，你就是不信，多走冤枉路。”

“他娘的。”阿桓一拳捶在墙壁上，显得有些气馁，“那家伙到底藏在哪儿啊！”

这时，他眼角不经意地一瞥，却停滞不动了。

目光尽头，他看到了几个人，在离得很远的地方。

原来有一处斜勘在墙壁上的甬道，由于太过窄小，即使路过也不会留意，而那几个人，就在甬道的尽头。

阿桓眯着眼看了一阵，忽然眉头一展，惊叫道：“是师父！”

那身招牌的金色道袍，那半旧的冲天冠，即使化成灰他也认得。和茅无极在一起的似乎还有几个人，他们都保持着一个怪异的姿势，像是在看什么东西似的。

“师父——”阿桓扯着嗓子长长地喊了一声，茅无极仍是一动不动。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阿发说道。

“看看去！”

“哼，幸好没信你小子的，要不然就真错过了。”

阿桓在阿发鸟窝似的头发上抹了一把，侧身挤进甬道，朝茅无极的方向追去。

在他看来，师父就是希望所在，就是心安所在。

其实妖师冢二层的地宫，每一条地道都是相通的，连接点就在尽头。如果将三条地道看成三条平行的线路，茅无极的居中，阿桓和巧云则分别在左右两侧。

同一时刻，牝子欣喜若狂，“巧云姑娘，快看！这里有一条甬道！”

“巧云姑娘——”他一回头，却发现巧云不见了。

自从他们上岸后，巧云便一言不发，他知道她心里难受，也不敢去打扰，两人一前一后，就像空气似的走了一路。

牝子喊了好几声都没回音，急得他到处找，没了云中子，要是她再出个什么意外，这让他可怎么向茅道长交代啊？

隔老远就闻到一阵刺鼻的血腥味，这让牝子感到忐忑不安，顺着气味传来的方向找去，他来到一个断裂成两半的墓门外。

乌红色的血顺着墓门的空隙流出，淌了一地，踩在上面啪嗒啪嗒响，一股股白色的寒气裹挟在阴风里从耳室内吹出，凉彻心肺。

牦子从横断成两截的墓门上爬了进去，立刻感觉冰寒刺骨，浑身肌肉直打冷战。原来是一个冰窟！

冰窟中央位置有一个冰柱，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的人形裂缝，冰柱下是一个由血连接成的六角星形图案，牦子被冻得不行，也没工夫去关注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恰在此时，他发现地上有一排浅浅的脚印，一下子来了精神。

顺着脚印往里走，一座百花环绕的冰棺横在眼前。

巧云正站在冰棺旁，背对着他。

“哎哟喂，我的姑奶奶，原来你在这里啊，怎么走也不打声招呼呢？”

巧云没说话，只是盯着冰棺，眼睛都不眨一下，脸上的泪痕清晰可见。

“我刚发现了一个秘道，好像可以通往道长那边……”牦子自说自话，然而，当他看到冰棺里的尸体时，整张脸却僵住了。

冰棺中躺着一个身着古服的女子，面容安详，如同刚刚睡下，而她的长相，竟然和巧云一模一样！

牦子惊诧不已，“她是谁……怎么和你长得一样……”

“一个傻女人。”巧云的声音冷若冰霜，“为了一个不值得她去爱的负心人而死，你说她傻不傻？嗯？”

“你认识她啊？”

巧云微微点了点头。

“可是……她看起来至少死了几百年了啊……”牦子说着，心里犯疑道，“真是怪哉，天底下怎么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呢？”

巧云不理会牦子的疑问，像得了失心疯一样，只是一个劲地对着冰棺自言自语，“千年寒冰制成的冰棺……是那个人将你冰封在此地吗？心死了那么久，留下一副破烂躯壳又有什么用！”

牦子越听越不对劲，一个在妖师冢中出现的女人和巧云长得一模一样，而且看起来关系非同一般，难道妖师紫月的事，巧云也有牵连？

牦子心中疑窦重重，警觉道，“巧云……不……你到底是谁？”

一阵阴恻恻的笑声忽然响起，如同来自地底最深处，比这冰室内的温度还要阴冷万倍，与此同时，巧云缓缓回过头，阴晴不定的脸上绿焰升腾，竟幻化

成一个邪恶的骷髅头模样。

牝子瞳孔大张，如被雷击，一步步后退着……

黑水镇，夜色狰狞。

一具浑身溃烂的男尸步履蹒跚，耳朵里不时还有肥大蛆虫钻进钻出，两根齐下巴的獠牙寒光凛冽，照亮夜空。

枪声响起，子弹从他脖颈里穿出，它咳出一大口脓血，反躺在地上抽搐着，很快，就被身后源源不断跟来的僵尸给踩成了一堆烂肉。

它们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二麻子懊恼地将枪摔在地上，他刚刚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此刻的他满脸黑污，只剩眼珠子是白的。

这一小股突然杀出的僵尸正疯狂冲击着东镇城关，从黑水河吊桥到东镇城关，僵尸所经之处，到处血流成河，二麻子深知，这里一旦陷落，整个黑水镇将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惨淡的月光下，僵尸狰狞的面容触目惊心，嘶嚎声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二麻子和剩下的保安队员被渐渐被逼退到了墙角，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恐惧与绝望。

“啊——”一声惨嚎撕破夜空，在城墙上的担任狙击手的米粒被僵尸插中胸口，头朝地重重地跌了下来，霎时间脑浆迸裂，连脖子都摔歪了，立马就有几只饥肠辘辘的僵尸涌了上去，疯狂的啃咬声让人心惊胆寒。

二麻子心中一阵悲愤，“苍啷”一声亮出腰间佩刀，大喊道，“哥几个，茅道长让咱们死守黑水镇，咱们应该怎么办？”

“战斗到底！！”

“说得好！”二麻子高呼一声，“杀一个赚一个，杀两个赚一双，是爷们的，就和老子一起去剁了这群狗娘养的——”

仿若一把怒火被点燃，一时间群情激愤，众人纷纷取出佩刀，朝着眼前的嗜血怪物冲去……

若是从高处往下俯视，黑水镇城关是一副血肉横飞的场景，七八个身着军装的保安队员使了老力，疯狂地在尸群中砍杀着，残肢遍地，绿血喷涌，其中有几个背时的稍一疏忽，就被僵尸筷子似的指甲戳中，或是被背后袭来的僵尸

咬中脖子。

虽然年轻小哥们都是一腔热血，但数量毕竟还是相差太过悬殊，很快，二麻子就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大为光火，一刀砍进一只女僵尸的肩膀，绿血飙了他一脸，由于力道过大，刀身直没进女僵尸胸腔里，却怎么也拔不出来，女僵尸像是没反应似的，带着刀柄一跳一跳地向他逼近。

死亡的阴影一点一点的笼罩着他，二麻子这时却出奇的平静，他心里只有一个念想，“老子为了黑水镇而死，也算是对得起茅道长的恩情了！”

几个月前，他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市井小民，平时贪点小便宜，闲时耍点小聪明，日子过得跟等死似的，可自从他遇到了师父徐老倌和恩人茅无极，一切都改变了，他开始学会不那么自私，也渐渐有了担当与信任。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当口，他忽然闻到一股浓郁的香味，仿佛混合了好多种不同的花香，清润无比，令人骨酥神驰。

一个修长的人影在城楼与屋顶之间穿梭跳跃，灵如鸟雀，快若雷电，那速度几乎是瞬移式的，以至于只能看到落点的位置。

不过眨眼工夫，二麻子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周围便已炸开一个橘色能量球，光弧像是声波一样地辐射开来，掀倒一大片僵尸。二麻子晃晃荡荡，赶紧蹲下来抱住头才没至摔倒。

剩下的僵尸继续逼来，只听空中传来一声娇斥，一长串灵光闪闪的花瓣如同神龙摆尾一般在欺近的尸群中甩了一整圈，前排僵尸皮开肉绽，应声倒地，后面的也在劲风之中被逼退了好几步。阵阵流苏中，一个娇媚女子单足点地，姿态翩然地落在二麻子身边。她身上萦绕着一圈螺旋状的花瓣，一头青丝在流风中如水纹般漾动，美得极是惊心动魄。

之前被撂倒的僵尸这时已经纷纷爬了起来，口中尖牙咬得叮叮直响，显然已是被激怒了，女子眉头微皱，身上花瓣无风自动，在掌间结成两道月牙般的锋利手刃，一时间寒光凛冽，晃得二麻子睁不开眼睛。且见那女子轻步一跃，斜倾着身子在周围的僵尸肩膀上快速踏足走了一圈，姿态写意，香风流转，当她收势时，手刃上已是沾满了绿血，一注注地往下滴。

周围的僵尸略一停顿，像是陷入了思考，随后脑袋都像南瓜似从身上滚落了下来，喷涌着绿血的身体却仍向前走了几步才歪倒在地上。

二麻子心中一阵激动，向那女子做了个环抱的姿势，“我的女神，你来救

我啦——”

马小倩推了他一把，嗔道，“我只是来还个人情，咱俩这回扯平了。”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僵尸呢？”望着满地狼藉，马小倩问道。

“不知道啊，好像是从西镇那边过来的。”二麻子说起来仍是心有余悸，“唉，刚才要不是你，可能就连我的全尸都见不到啦。”

马小倩一笑，“你还真是尽忠职守啊。年纪轻轻的，连老婆都没娶，就这么死了岂不冤枉？”

二麻子一本正经地说道，“道长临走时交代过我，我当然得负责到底嘛！更何况镇里还有这么多老人小孩呢，我们都走了，谁来保护他们啊？”

“我看你啊，还真把他当成你爹娘了。”

“嘿嘿，说成再生父母一点不为过。”二麻子说完，低了低眼，又道，“小倩姑娘，留下来好不好？你也看到了，这里需要你啊……”

马小倩冷哼了一声，“某人恨不得杀了我，我留下来岂不是自讨没趣？我可没那么贱。”

“其实都是误会一场……”

这时，一个外号叫‘沙皮狗’的保安队员踩着满地血浆走了过来，一眼就看到马小倩，惊骇道：“队长，这个黑巫女又来啦！她是叛徒，快抓住她，快……”

二麻子一巴掌扇得沙皮狗原地直打转，“黑黑黑，黑你的脑壳！”

“噗——”马小倩看着沙皮狗那背时样儿，忍不住捂嘴一笑。

“咚——咚——咚——”

隔壁凤凰镇的撞钟声悠悠荡荡地传了过来，一连响了六声才停下。

子时已过。

二麻子和马小倩脸色一变，都不约而同地向天上望去。

漆黑如幕的夜空中，九颗大小不一的星辰连成一线，闪烁着夺目诡异的妖光，银盘般的满月上也出现了一大块紫斑，很快就覆盖了整个月亮，霎时间，紫光铺地，妖星放辉……

紫云蔽日枝头绕，月缺九星镜中悬。

天劫将至。

第四十三章
紫月的阴谋

一阵天旋地转，仿若日月颠倒，时光倒流。

周围都是光，混混沌沌的光，茅无极强忍刺痛，咬着牙猛地一下睁开了双眼，霎时间所有的光芒都收拢起来，化作古画少女手中的一个小白点。

仿佛被定格的时间再次运转起来，茅无极心里一阵踏实，身体终于能动了。

又回到了阴气森森的妖师冢中。

马如龙一屁股坐在地上，累得直喘气，头上都是虚汗，他和茅无极无声地对视着，都仿佛做了一场梦。

当茅无极的目光再次落到古画上时，不禁感觉头皮直发麻，少女之前那温柔诱惑的笑容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邪恶诡异的微笑，像是暗藏着无数诡计与阴谋，竟和幻境中马小倩的表情一模一样！

老蔡这时拱着个手跑了过来，“可算是醒了！我看你们是被画中的鬼魅给迷了魂了！”

“现在是什么时间？”茅无极定了定心神，仍是有些心有余悸。

“都过了一个时辰啦！”

“子时……”茅无极一怔，“九星连珠，天劫再现，究竟是指什么呢？”

“我和你说。”老蔡忽然小声说道，“刚才那疯子一直不对劲，很有问题啊……”

“咦，阿鹏呢？”茅无极打断道，他扫视了一圈，竟然没发现阿鹏的身影。

老蔡摊摊手，也是没看见。

到处都找不到阿鹏。

茅无极无意间又瞄到了那幅古画，这次他似乎感觉有点不一样了。

仔细一看，一阵冷汗从他的后脊梁冒了出来。

古画背景里的男人，共有二十四个。比之前多了一个。

那个多出的男人，穿着青色布马褂，面容富态，比周围的人都矮了一个头，脸上还有一颗黑痣。

望着那张熟悉的脸孔，马如龙感觉身上直发冷，失声叫道："这个人……不是阿鹏吗！"

阿鹏被永远印在了画里。要不是茅无极和马如龙及时醒悟，下场将会和阿鹏一样。

茅无极心中涌起一阵恶寒，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画中会有这么多不同朝代的陌生男子了。

这是幅魔画，也是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黑洞，它无情吞噬着迷失在欲望中的人们，他们忘掉了自我，永远沉沦在自己编织成的牢笼之中。放眼当时的乱世，不也正是现实的一个缩影么，能真正从'魔画'中走出来的，又有几人？

"又是紫月的阴谋！"老蔡咬牙切齿道，"不杀了这邪魔，只怕会有更多人受害。"

茅无极像想到了什么，忽然问道，"老蔡，你为什么没被吸进古画里去？"

马如龙也是很奇怪，"对啊，连道长都中招了，你竟然毫发无损。"

老蔡失声一笑，"我压根就没去看画啊。你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我活该成阿鹏那样啊？"

"我其实一直在想。"茅无极盯着老蔡，"你们当初在西山遇到了紫月，老黄头和他孙子都死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老蔡一愣，不知道茅无极突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还有那本不知真假的小册子，是吸引我们进来妖师冢的重要原因。而我们刚才险遭不测，我那几个徒弟估计也处在危险之中。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天大的陷阱。"

老蔡一脸不解，哑着嗓子道，"道长能否说明白点？"

茅无极不理会他，只是一步步地朝他走去，灼灼目光仿佛能洞穿一切邪恶。

"还记得之前那些符鬼吗？它们需要灵力源的驱动才能为害，而我用天阙定位法测算的时候，上面的指针一直乱转，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误差所致，现在终于明白了，那个灵力源就潜伏在我们身边，他引诱着我们，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

老蔡头上沁出了一层细汗，被茅无极严厉的眼神逼得直后退。

“紫月诡计多端，擅化他人，这个也是你说的吧？”茅无极的语气越来越严厉，手中天师剑铮铮作响。

“等等，打住，打住！”老蔡情绪激动，“我算是明白了，你们怀疑我是紫月？”

“纸是包不住火的，你机关算尽，差点把我们都骗了！”

“不……你听我说，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弄错了，你要相信我啊……”

“天阙不会说谎，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茅无极怒视着老蔡，大喝一声，“孽障，还不速速现出真身！”

王四宝见几人吵得不可开交，觉得好玩，一个劲地拍手疯笑，只是那笑声怎么听得怎么阴森。

老蔡忽然脸色一变，整个人像触了电似的，抽出一把小刀就要朝王四宝捅去！

大伙儿都被这突然的举动惊呆了，马如龙掏出王八盒子，一枪就崩了过去，茅无极想去拦，却晚了一步。

砰的一声过后，老蔡直接栽倒在地上，手里仍紧紧地握着那把小刀。

马如龙骂道：“老东西，狗急跳墙还想行凶，幸好老子反应快！”

“你开枪干什么啊！”茅无极斥责着马如龙的鲁莽，赶紧跑过去检查老蔡的伤势。

子弹打在脖子上，鲜血直冒，已经没救了。

“看看你干的好事！”茅无极摇摇头。

马如龙满不在意地嘀咕道：“我也是为了救人嘛。”

就在这时，老蔡回光返照地从地上弹了起来，一把抓住茅无极衣领，双眼暴骨，嘴里含着血水咕隆咕隆的像是在说着什么，茅无极只模模糊糊地听到“紫月”二字，接着老蔡身子一软，倒在地上动也不动了。

马如龙吐了口唾沫，“呸！什么邪魔妖师的，这么快就嗝屁了！”

“真有这么容易，母猪都能上树了。”茅无极苦笑道。

他心里越发觉得不对劲。难道是什么地方弄错了？

“带着四宝，咱们继续上路。”

一回头，之前抱着脑袋可怜巴巴的王四宝却不见了。

茅无极忽然回想起一个细节。那是老蔡说的一句话：刚才那疯子一直不对

劲，很有问题啊……

“王四宝呢？”

茅无极问着马如龙，却发现他表情怪异，保持着一个姿势一动不动，眼睛在眼眶里直打转，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别玩了，快帮着找人啊！”

马如龙不说话，身体中间却出现一道发亮的紫色射线，紧接着，整个身子竟裂成了两截，啪嗒两声散落在地上，内脏血水流了一大滩。

“嗬嗬嗬——”

在马如龙身后，一个邪恶的黑影渐渐变得清晰。

他低着头，嘴里发出的阴笑如同来自黄泉地狱，褴褛的衣衫在冷风中飘荡，一双赤脚离地悬浮，十分诡异。

“王四宝，你干什么！”茅无极屏住呼吸。

此时的王四宝缓缓抬起头，像是玩偶一样，每动一下骨骼都会格格作响，他的脸扭曲而癫狂，双眼精光四射，嘴角还挂着嘲讽的狞笑，哪里还有半分疯子的模样？

茅无极只感觉脑袋嗡的一声，一个个之前没留心的细节画面像胶片似的在脑海中放映起来——

圈哥身首异处，在这死亡之地的王四宝又怎可能独活下来？

当初在进入二层人员分配时，王四宝疯疯癫癫地跑进中间的入口，从而将茅无极吸引进来，现在看来，这里是最危险的一处，目的岂不就是要让茅无极殒命当场，有去无回？

鬼髯血蝙攻击了所有人，为何只有他没被咬到？

在遍布死亡之虫的沙地中，每个人都面临最严酷的生死考验，他为何能神奇的毫发无损？

离开沙地后，他看似巧合地将大家带到这幅魔画前，其实又何尝不是精心设的套？

茅无极终于明白了。只有老蔡听过紫月的笑声，所以刚才王四宝笑过后，老蔡就已经知道他就是紫月了，所以才会动了杀机。

“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幻化众生相，谁识真面目？”

一个混沌的重音响起，似男非女，与此同时，王四宝的身体像积木似的打

乱重组，变回了紫月真身。

一袭黑袍，魔鬼般的面具，遮天的煞气。

紫月阴声一笑，“你们处心积虑要找的人，其实一直潜伏在你们身边，是不是很讽刺？”

“紫月！”茅无极冷声道：“是你，故意引我们到这里来的。”

“没错。地冢里有我花了数百年布置的机关，就是要将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一网打尽！”紫月顿了顿，玩味地说道：“可是你，茅无极，居然能破了画里的幻阵，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

“哼，相信我，待会儿会更让你刮目相看的。”茅无极冷声道。

紫月的实力深不可测，茅无极全神戒备，手持天师剑，一副如临大敌状。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如何？”

茅无极不明所以，“打什么赌？”

紫月嘴角勾勒出一丝谜样的微笑，“赌你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

黑水镇，之前的喧嚣慢慢平静了下来，保安队员们正有条不紊地将僵尸尸体搬运到焚化池里焚烧。

二麻子望着深邃的夜空，忽然说道：“其实我一直相信，你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黑巫师另有其人。”

“哦？为什么这么觉得？”马小倩的秀发随风飞舞，发香阵阵。

二麻子挠头一笑，“这天底下哪有这么漂亮的黑巫呢？”

“呸，嘴巴跟抹了油似的。”马小倩娇嗔一声，“你们男人啊，果然都是只看外表的。”

“嘿嘿，女人还不是一样？我觉得吧，虽然你不是黑巫师，但也绝非普通人，如果你哪天肯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了，记得告诉我一声。”

“告诉你？”马小倩笑道，“你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分别啊？”

“虽然你喜欢的是茅道长，我可也是一直关心着你的呢。”

二麻子见马小倩奇怪地望着他，脸上一红，赶紧别过脸去。

马小倩沉默半晌，忽然说道：“我知道那个黑巫师是谁。”

“啊！是谁？”二麻子一惊。

那天晚上，马小倩被镇民围攻审判之时，那个人同样在场，本以为可以瞒

天过海，可百密一疏的是，他虽然换下了夜行衣，却没来得及换鞋子。这怎逃得过心思敏捷的马小倩的双眼？只是当时太过激愤，赌气没揭穿罢了。

“阿发。”马小倩脸色一沉，一字一顿地说道。

一条短短的甬道，走起来却觉得分外漫长。

马上就可以和师父团聚了。

“怎么不走了？”阿发问道，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

“师哥，我觉得我越来越不了解你了。”阿桓说道。

“哦？怎么说？”阿发的笑声里透出一丝冷意。

“譬如说，连我都无法接近的金甲妖，你是怎么打败它的？还有，那天在师父房间里，你到底在找什么东西？”

身后没有任何回应。

阿桓耸了耸肩，“唉，不想说就算了。还是快去和师父会合吧。”

对于巧云，阿桓的心里一直感觉沉甸甸的，在妖师冢里经历了这么多，鬼门关都不知道闯了几个来回了，愈发让他觉得人生的不易，这世间除了生死，其他的真的都不算事儿，更何况是和自己青梅竹马的小师妹怄气，想想就觉得幼稚，等再见了巧云，不管她喜欢的是自己还是云中子，都不会再计较了，只要她开心幸福就好。

思及此处，阿桓的脸色变得轻松了起来，一步步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彼岸。

只有不到二十步的距离了。茅无极的身影也变得愈发清晰起来，此刻他正背对着自己，对面似乎还有一个陌生的男子，与他两两对峙着。

阿桓心里一阵激动，刚准备唤他一声，可嘴还没张开，瞳孔却一阵急速收缩，整张脸瞬间僵硬住了。

一阵筋断骨裂之声清晰入耳，他只觉喉头一阵腥甜，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随后瘫倒在地上。

阿桓整张脸都变黑了，他感觉一阵灼热的气流在浑身流窜，仿佛血液也跟着沸腾起来，痛苦至极，他头上青筋大鼓，身体动弹不得。

朦胧的光线下，阿发仍保持着出掌的姿势，手上不断冒出一股股黑色妖气，脸色冷若冰霜。

他冷冷一笑，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看起来十分怪异，脸上的皮

肤一半萎缩一半正常，像是人和尸体的结合版，一身南疆巫祝特有的祭祀服，上面绣满了各种拗口的苗族咒文，他盯着在地上痛苦挣扎的阿桓，右边脸上浮现出一丝似笑非笑的阴冷表情。

阿桓的嘴角渗着血，已经没力气说话了，视线也慢慢变得模糊起来……

妖师冢的另一端。

牦子直到死也没想通为什么。他倒趴在地上，眉毛已经结霜了，脖子上还缠着一根勒紧的皮鞭，脸上仍保持着死前惊骇万状的表情。

冰棺旁，巧云早已不见了踪影。

同样的时刻，妖师冢三层地窖，满身伤痕的玄空慢慢地走下楼梯。

当他看到那扇朱漆大门时，眼睛嚯地一亮。

“天机之门……终于让我找到了……”

“原来传说是真的。”玄空在轻抚在门上，眼中精光四射。

“天机之门一旦开启，吾将获得永生之力，哈哈哈哈——”

玄空癫狂地大笑着，一道贯穿整张脸的抓痕将他衬得更加扭曲诡异。

第四十四章
命运的玩笑

“驾……驾……驾……”

深夜的官道上，一辆没有遮雨棚的破旧马车正朝着黑水镇的方向疾驰。

“小姐，山路颠簸，您可坐稳喽。”正在御马的周保回头看了一眼身娇体贵的莺莺，说道。

此时凤凰镇已经越来越远，夜色中变得影影绰绰，看起来像是狰狞的鬼魅。

车上，还平放着一具用毛毯包裹的尸体。

“爹，不怕，马上就要到了。”莺莺抚摸了一下毛毯，柔声说道。

这次离家出走是她和周保早就计划好的，那个姑且还被称为家的地方，早已变得乌烟瘴气，没有她的容身之处了。由于纠结着家产分配问题，两位姨太太吵得不可开交，周老太爷的尸体也一直搁在后堂没有下葬，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尸体都放臭了，这不，刚好周保在黑水镇有个认识的老哥哥是做丧葬的，便和莺莺一起把尸体给偷了出来，准备在黑水镇周边找块风水宝地给就地埋了。周老太爷是从黑水镇走出去的，葬在那儿，也算是叶落归根了。

想起两位姨太太对自己昔日的冷眼和刻薄，莺莺满肚子委屈，又趴在周太爷的尸体上哭了起来。

车轮颠簸间，毛毯滑开一角，露出周太爷那张乌青的死人脸，已经是浮肿不堪了。

周保安慰了莺莺几句，便点了个烟炮兀自吸溜起来，却没发觉，身后的周太爷猛地一下睁开了眼睛，眼珠子像是绿色的玻璃球，幽幽惨惨……

虎头岭的黑山悬崖边，一轮紫月高悬夜空。

一个女子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目光虔诚地望着星空，正祈求着神明的庇佑。

忽然，一滴珠泪从她妩媚的眼角滑落，啪嗒一声落在地上，泪水晶莹如镜，

映照出了她那双红色晶体般的妖冶眼珠，和那倒三角般的兽耳，还有身后九条如水草自由游弋的白绒长尾。

“如果今晚真是他躲不过的劫，就让我用第九条命来换吧……”

一直在周围嬉戏的宝儿此时也落在她肩头，学着她的样子做出双手合十的动作。

她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千年修行，千年孤独。

她是一直渴望真爱的狐，真爱不在，伤痛连牍。

她是阿狸，她也是马小倩，她幻化众生，只为来到她爱的人身边。

他是人，她是妖，他伤了她八条命，误了她修行，毁了她一生，却也让她第一次有了做人的感觉，让她无拘无束的心中第一次有了牵绊。

什么是情？什么是爱？她会毫不犹豫地说：哪怕给我一千年的光阴，也比不过与他在一起的一分一刻。

她曾无数次的嘲笑自己，命运真的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明明是自己最讨厌那个人，最后却成了自己心中最大的牵挂。

命运的手掌翻云覆雨，我们都是它手中的玩物吧。

天劫之夜，同样忧心忡忡的还有二麻子。

他刚刚将连接东西镇的吊桥重新拉上，正从哨塔上下来。今夜不能再有任何疏忽了。

紫色月光下，两只僵尸忽然从草丛里爬了出来，低嚎着一步步向他逼近。两只都是行动迟缓的紫僵，没有太大威胁。

“妈了个巴子的，还有漏网之鱼！”

二麻子掏出盒子炮，一枪就把其中一只打倒在地，当他的枪口对准另一只紫僵时，却怔在了原地。

那只僵尸浑身脏兮兮的，破烂的衣衫没有一处完好，走起路来也歪歪扭扭，十分迟钝。

略显富态的脸，扁平的鼻梁，凌乱的胡茬子，油乎乎的头发，所有的特征都指向那个人，那个半夜和他偷偷爬起床打牌九的人，那个想和他逛窑子却兜里没钱的人，那个不善表达却和自己很有话聊的人，那个生性胆小却侠肝义胆的人，那个最不起眼却甘做绿叶的人。

“阿发——”二麻子痛苦地干号一声，情不能自已，眼泪夺眶而出。

阿发停顿了下，歪着脑袋似在思考，随后又龇牙咧嘴地朝二麻子抓过来。他的脸色惨白惨白的，和白纸没有什么分别，眼珠子已经变成了荧绿色，早已看不到任何生气。

“阿发——你醒醒啊——”二麻子情绪失控，嘴唇颤个不停，他似乎忘记自己正在和一具无知无觉的死尸说话了。

二麻子沙哑着声音一遍遍地呼唤着，可阿发又哪里听得到？他伸直手臂，一下子就朝二麻子扑了过来，可速度实在太慢，二麻子随便一侧身就躲了过去。

扑了个空的阿发撞在一块石头上，腿也给摔折了，骨头都露了出来，可他却感觉不到任何痛苦，爬起来后仍像打了鸡血似的围着二麻子乱转。

往事如同黑白电影，一帧帧在脑海中重现，泪水模糊了双眼。

“你……你他娘就是个混蛋！”二麻子抹了把眼泪鼻涕，一脚将他踹翻在地，“你不是最恨这帮畜生的么，怎么现在也和他们一样了？你说啊！”

阿发恼怒地咆哮一声，拖着条残腿又围了过来，一次又一次，二麻子将他放倒，结果他每次都爬了起来，对血的原始欲望让他执着得可怕。

终于，二麻子明白，那个熟悉的阿发再也回不来了，眼前的不过是一具臭烘烘的烂肉而已。

当黑洞洞的枪口抵着阿发脑袋的时候，他不知躲避，反倒拼命地将脑袋往前压，嘴里的尖牙咬得叮叮直响。

“兄弟啊，我送你走，总好过死在别人手上……”

“砰——”一声清脆的枪响传了好几里，惊得周围树上栖息的鸟儿都飞了起来。

阿发静静地躺在地上，黑红色的污血从眉心的拇指粗的小洞里缓缓流出。他终于不用身不由己的狂躁，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

二麻子无力地跌坐原地，双目涣散，连枪托也拿不稳了。

阿发双眼望着的方向，是西面，茅山的方向，那个曾给他带来无数快乐的地方，那个梦开始的地方。

可直到最后，也没能再看上一眼亲爱的师父和师兄师妹们。

良久，二麻子站起身来，从怀里摸出半吊钱塞在阿发手心里，又帮他把手合上，这是上次打牌九输给阿发的钱，一直赖着没还。

“混球，收账啦，耳朵都被你催出茧子了。”二麻子强颜做笑，接着又目光一暗，“你放心，等我啥时候下去了，咱哥俩再好好玩个痛快……”

可是阿发再也不能回应了。

他是否还记得，几个月前，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初来黑水镇的他和阿桓，巧云并排而行，三人嬉笑打闹，亲密无间，而茅无极则和颜悦色地望着他们，时不时也会挤出一丝微笑，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温暖美好，就像一幅画一样。

那是记忆的起点，也是记忆的终点。

说好的一起吃到老，玩到老呢，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

有人说，死亡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只要跟着光走，就能到达天堂，可怜的阿发啊，你半睁未闭的双眼，一定也是看到那道光了吧？

愿你的灵魂安寝。

（敬请期待大结局）

天下霸唱

《鬼吹灯》作者

当这本《鬼遮眼》摆在我面前时，我一度以为又是《鬼吹灯》的跟风之作。当翻了几页之后，我发现我错了。这是一本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品，作者思维缜密，甚至有些密不透风，以至于让我一度怀疑这些诡异离奇的事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

圆太极

《鲁班的诅咒》作者

一双鬼手悄然遮住眼睛，然后被牵引进入到一个诡异、恐怖却不失情感的世界里。这就是你翻开此书会有的感觉。

红娘子

“惊悚女王”

这是一部结合湘西民俗、茅山术、民国志怪等元素的作品，非常精彩，悬念重生，线索错综复杂，最后结局太出人意料了。作者是国内新锐作家，请大家多多关注！

建议上架：畅销/悬疑小说

ISBN 978-7-5699-0011-8

9 787569 900118

定价：34.80 元